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 29
三位一体 CD-ROM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时光回廊

轩辕剑3外传 天之痕

六万字剧情小说倾情奉献

国产PC游戏最缠绵的爱情篇章

数码恶魔传说

PS2经典游戏剧情大作

全新演绎那段扑朔迷离的故事

◆特别企划

游戏世界人际关系不完全分析

◆游人故事

凡人物语

——从2月到8月

◆官方小说 **魔兽世界**

阿尔萨斯：巫妖王的崛起

光环 丰饶星战役

超级机器人大战OG

◆同人馆 **银铃之泪**

——《天诛4》同人

史蒂夫的回忆

——《生化危机 代号维罗妮卡》同人

■炼金术士



乡愁

乡愁是三千公里的距离，地图上看似不远，却经常让我感到绝望；

乡愁是一张昂贵的机票，真正让我“痛，并快乐”的东西；

乡愁是故乡夏季的凉爽，它能让我不依靠空调而安然入睡；

乡愁是妈妈张罗的饭菜，无论何时都会让我食欲大增；

乡愁是故乡冬季的大雪，这是我目前所在的城市绝对没有的景象；

乡愁是爸爸脸上的皱纹，一道道岁月的痕迹提醒了我他在慢慢变老；

乡愁是故乡低廉的物价，坐出租车从城东到城西，只需要五块钱；

乡愁是极其质朴的乡音，虽然“si”“shi”的发音是一样的；

乡愁是故乡清新的空气，偶尔还能欣喜地闻到烤肉的香味；

乡愁是同窗好友的重逢，彼此述说着自己在毕业之后的经历，然后互相鼓励；

乡愁是故乡的种种变化，四处林立的高楼让我彻底地变成了“外乡人”；

乡愁是三五知己的相聚，他们的孩子奶声奶气地喊我“叔叔”，我感觉自己变老了；

乡愁是故乡盛产的水果，各色的瓜果梨桃是那么清香甘甜可口；

乡愁是离家之前的不舍，仿佛背囊有千斤重，我的脚步也会随之踉跄；

乡愁是带回来的土特产，同事们的每一句夸赞都让我更加眷恋那片土地；

乡愁，其实就是对故乡的思念……

……夜蓝

游小说 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

Tot.29



封面画师：堀部秀郎
封面设计：紫血漪

游小说主编：暗　星
责任编辑：陈　欣
出版单位：云南出版集团公司
云南科技出版社
印　　刷：深圳佳好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0931) 8674805
开　　本：32开　128毫米×158毫米
版　　次：2009年8月第一版
印　　次：2009年8月第一次印刷
印　　张：8.5
印　　数：0001-3500册
字　　数：200千字
出版日期：2009年8月
定　　价：12元（1CD+1手册）
ISBN 978-7-900747-37-2

郑重声明

未经《游小说》同意或授权，任何单位及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转载和引用本书内容，一经发现，将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实施条例》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计算机网络著作权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有关规定，向其追偿因此而带来的所有损失。

CONTENTS 目录

感谢levelup.cn提供部分资源和游戏试玩

■卷首语 …… 001

■特别企划
游戏世界人际关系不完全分析 …… 003

■时光回廊
数码恶魔传说 …… 018



轩辕剑3外传 天之痕 …… 063

■官方小说



魔兽世界 阿尔萨斯：巫妖王的崛起 …… 128
光环 丰饶星战役 …… 160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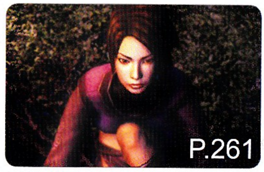


超级机器人大战OG …… 194

■游人故事
凡人物语——从2月到8月 …… 224

■游漫堂
宿命传说 转瞬即逝 …… 234

■同人馆



银铃之泪——《天诛4》同人 …… 261
史蒂夫的回忆——《生化危机代号维罗妮卡》同人 …… 271

■游戏议会
零 月蚀假面 …… 282
勇者斗恶龙IX 星空的守望者 …… 284

■游书苑 …… 286

■四格漫赏 …… 288

■神魔乱舞 …… 290

■名人堂 …… 294

■名场面 …… 29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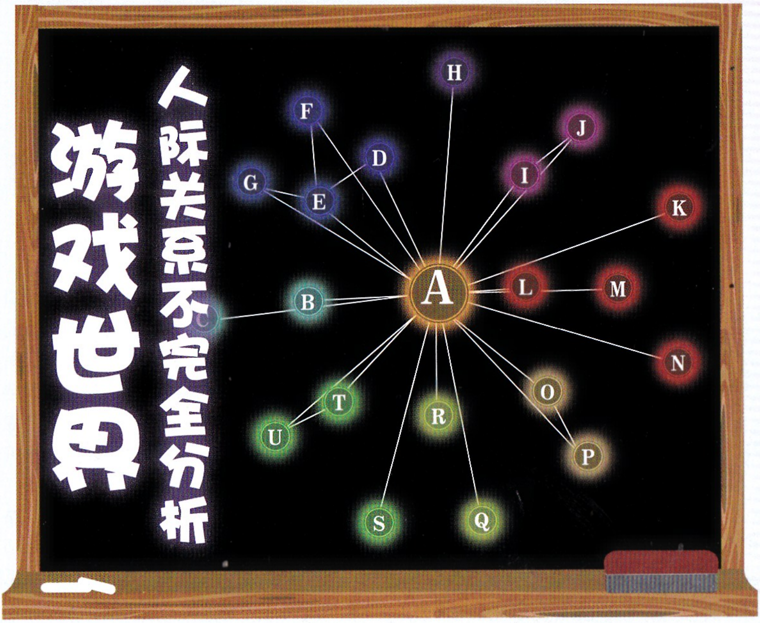
■读编往来 …… 299

■小编寄语 …… 304

《游小说》通信地址：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邮编：730020
Email：g-novel@vip.163.com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寄回读者服务部，由本部负责调换。

游戏世界 人际关系不完全分析



文／多拉◯梦　编／YULA

大家好，我就是人称“以破坏梦想为最大梦想”的那个谁谁谁，现在又到了破坏大家梦想的时间了，欢迎大家来听我的讲座。应编辑要求，我这次打算破坏的是各位的人际关系——当然，是另一个世界里的。

日子过到今天，想必大家也基本认清现实，不再幻想哪一天上课时突然地动山摇，跑到屋外一看有张牙舞爪的怪兽路过，或者从睡梦中被惨叫惊醒，往窗外一看满是丧尸了吧？当然可能还会有人继续幻想父母突然离婚或有一方辞世了，自己跟着的那位再婚，新的爸爸或妈妈带来一位要多可爱有多可爱的妹妹，虽然你的动机我可以理解而且有一定实现的可能，但我依然不打算在这件事上鼓励你。

既然各种理想在现实生活中无法实现，那就只能寄希望于百亿分之一的机会被召唤到异世界，只要在地球以外的地区（当然可能那儿也叫地球），总有机会开始新的人生和探险吧？

很好，朋友，首先恭喜你有这样的觉悟，但是我还是觉得你的愿望不可能成功。我们都知道异世界是什么样的存在，那里有着独特的世界法则，虽然“容量无限轻巧灵便的背包”这种福利是很方便，但“没有钥匙就打不开的门”和“不触发条件就过不去”的小溪相信也不是你想要的。

喔耶，我知道你想要啥，总之就是这种小规则小改变不能阻挡你重获新生的想法，你认为只要有时间，所有的世界规则就都能适应。当年我们在海洋里的老祖先用了多少亿年才爬上了陆地，可人类只用了几千年就飞上了天，而杀出大气层只花了几十年——从之前种种穿越的资料来看，一个健康正常的人适应异世界只需要几天，像《黑客帝国》里的尼奥那样浑身插满管子和钢针在床

上躺一个月简直是耻辱……

是的，物理规则很容易适应，甚至你还能发现自己有魔法潜质，但你是否想过，那个世界的人可能连观点和想法也和你不一样？你认为理所当然的人际关系，会不会在异世界遭到大崩坏的待遇？当然啦，下列情景可能不是每个世界都存在的，但只要遇到一件，那就足够让我们重建人生的宏图大业受到惨烈打击，所以在大家把“前往异世界”作为梦想之前，还是应该做好功课才行。

友情篇

另一个世界的友情是非常令我们羡慕的。和物欲横流金钱至上的地球社会不同，其它的世界相信友情与正义的还大有人在，我们经常看到这种人物出现在队伍中，比如关键时刻有某个同伴挺身而出为主角挡下子弹，有某个同伴奋不顾身将主角救出险境，有某个同伴始终跟在身边不离不弃……等等感人画面，但是，要想获得这种友谊真的很容易吗？

按照“我们这边”的世界观，坚固的友情是需要时间来培养、困境来检验的，像刘大耳朵忽悠着关二哥张三哥一个头磕下去，起来就跟亲兄弟似的，然后哥仨就能同心协力保护唐僧西天取经……啊不对，哥仨召集义军对抗黄巾，这种事情绝对千载难逢，除非你像刘皇叔那样天生“王八之气”，不然上哪儿找人结拜去？

不过还好，至少有一件事是和桃园三结义相同的：只要成为同伴，那就肯定是能给你挡子弹的好同伴，就算他要背叛，也会在最后一刻手下留情给我们一个翻盘的机会。所以要获得友情的办法其实很简单直接，把他拉进我们的队伍里——事实上，在队伍之外我们几乎看不到“友情”的存在，偶尔有几个NPC不自量力想当主角的朋友，绝对半小时内就被灭口了……

但是拉人入伙这件事，到底要怎么做呢？

大多数情况下，要能做到短时间内聚合成军，只能像《水浒传》那样：先是有几个好兄弟聚在一起，合谋着说只靠我们当山大王不行啊，再拉点人吧，然后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动不动就使绝户计，先培养目标好感度，再断了目标后路，连宋江都是被现实所迫上山的，要说水浒一百零八将是怎么聚在一块儿的，估计八成的人都只能想到“逼上梁山”这四个字来。

但是在游戏世界里你要这么做，那就是死路一条了！暗害别人亲人前程后，还想拉拢其当作同伴？这是大魔王才能干的事儿，而且最后必定会真相大白，你就等着那个老兄全身爆气拖着你同归于尽吧！

当然也有当面摊牌的，比如善使钩镰枪那位“金枪手”徐宁，就是被表弟“金钱豹子”汤隆摆了一道，最后被拽上梁山，让人把家小都接来了，然后汤隆笑眯眯地跟徐宁摊牌：“我又教哥哥再知一件事来。在半路上撞见一伙客人，我反哥哥的雁翎甲穿了，搽花了脸，说哥

哥名姓，劫了那伙客人的财物。这早晚东京已自遍行文书，捉拿哥哥。”徐宁只有苦笑：“兄弟，你也害得我不浅！”

但是这办法在游戏世界一点都行不通，那儿的人都傲娇啊，要加入你那一方，绝对不会是因为你断了他后路，所谓士可杀不可辱，要是因为这个原因低头弯腰，说明骨子里就意志不坚定，背叛是迟早的事儿！要想彻底断掉他后路，你还得让他认清现实，那个帝国已经腐败透顶了！那个魔王已经摆明了自绝于人民了！你回去也没有好下场！哦对了，你老婆孩子已经在广场上被吊死了！……总之，如果他的原本立场是属于善良的一方，那绝对没有屈服的可能，只有当他的所属势力已经让他绝望，他才会死心加入。所以我们常常看到义军首领被帝国抓住后宁死不屈，帝国将军被义军抓住后却很快反水，就因为他们的投诚必须站在道义的制高点：“听好了哦，我加入你们，不是因为你们绝了我后路哟！纯粹是因为帝国已经让我失望了哟！这一点直到END画面时也不要忘记哟！”

这个世界就是这么质朴，要是老百姓都安居乐业，那就真的没人愿意陪你打天下闯世界，如果有人是为了“名声”“权势”“利益”之类的玩意来投靠你，那用着也不能放心的。和这种人发展友情？指望他舍身救你？你的脑袋没有进水吧？



同样因为这个原理，惟一共通的抓到后直接投降的类型那就是反派势力了。比如《水浒传》里大名鼎鼎的“没羽箭”张清，宋江把他抓住后的劝降仪式是一气呵成：先亲自迎接，宽慰说“误犯虎威，请勿挂意！”。然后鲁智深“恰好”提了一把禅杖冲上来要找张清报仇，被宋江骂了回去，想那花和尚能倒拔垂杨柳，乃是和三国能单手拽牛“虎痴”许褚同一水平级的壮汉（两人的外表指标都是“身高八尺，腰大十围”），当年曹操看到老许时大为赞叹，当天就封为都尉（相当于市级公安局长），震撼力可想而知。张清当时看到鲁提辖的杀气就腿软了，“叩头下拜受降”，这就是典型的反派势力，换成代表正义代表月亮的那边你看看，绝对到了刑场上还嘴硬。和张清特别像的就是《幻想水浒传》一代的帝国五将军，被抓住以后只要根据地规模上去了，去招降那一抓一个准，充分反映了这帮家伙的势利眼。

可这些在我们身上用不了啊。大部分的勇者都没本事拉起一支超过10人的队伍，更别提抓到敌方成员让他回心转意了，基本上肯浪子回头抛弃BOSS方荣华富贵的不是本身和BOSS八字不合，就是一开始在队伍里当间谍后来无法脱身，除此之外几乎没有办法。

还有个办法，那就是“童年好友”，尤其是男性童年好友（你好意思让女孩子给你挡子弹啊？），日本人还是很看重童年好友的，一般来说如果游戏里出现一个主角的“童年好友”的话，那基本肯定就是主角的死党，能力说不定比主角还要高一些，很有所谓的“里主角”风范——这样的家伙应该很容易拉进队伍吧？忠诚度总会可靠一些吧？

嗯，要在Galgame里的话，确实是这样没错。男主角肯定会有一个从小玩到大的死党，长得还不坏，号称“会走路的美女资料库”，学校里所有美女的电话号码家庭住址兴趣爱好全都一清二楚，但是只喜欢其中的一个，其他的资料全都是给主角义务做贡献，就算主角全都搞不定还能把他妹妹泡了弄个安慰奖。问题是，这家伙绝对不会给你挡子弹，而在剧情方面的发展他也几乎帮不上忙，更何况在一个Galgame里你说你要“友情”这种东西干吗？

结果最后我们又回到刚才的问题上。童年好友在勇者的冒险中有用吗？确实是有用的，有时候他们确实冲锋在前，但问题就在于，所有在队伍中露脸时间和主角相当甚至超过主角的角色，命中注定都是早夭的面相，所以不管鸟不鸟他们都会死，所以有很多童年好友不甘受命运摆布，走上了另一条路，那就是和主角为敌！运气好一点的在剧情中后盘幡然悔悟，死硬派那就是最终BOSS，“本来是童年好友的二人，最后却不得不兵戎相见，只有一个能活下来”，这比“童年好友为了主角毅然献出生命”的段子曲折感人多了，很多厂商都喜欢用，甚至还能出现《最终幻想战略版》里迪利塔·海拉路那种一路腹黑到最后，在结局里成功窃取主角功绩让自己成为“英雄王”的例子（虽然很快就被老婆杀了），所以现在连童年好友也不保险了……



这时候异世界关于友情的荒谬就显现出来了：我们都只能依靠队中的同伴，但在关系到出人头地的人生大事上，童年好友的友谊基本靠不住，又不能学大魔王坑蒙拐骗威逼利诱，敌对方角色一个个不到黄河心不死，倒是临时刚加入几天的人能为你赴汤蹈火在所不辞，这简直就是挑战我们对同伴的信心。

既然现实如此，那也没什么好招了，先孤身上路吧！反正大多数勇者都是独自出发，而且这个世界至少在言论方面管制很松，只要你没有在路上被史莱姆吃掉，来到下一个小镇的酒吧里大声喊出自己的理想，搞不好就能收到小弟哦！毕竟像《DQ》初代那样勇者一个人从头跑到尾的不人道现象近年来已经几乎绝迹，就算你收不到人类，收几个口袋妖怪也是可以的嘛！

亲情篇

不管在外面混得怎么样，我们至少还有一个可靠的家庭，虽然游戏世界中对“亲情”刻画不多，但那毕竟是自己的亲人啊，是可以信任的对象啊，要是连自己的家人都不能信任那也太惨了吧？

那么我们拥有的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家庭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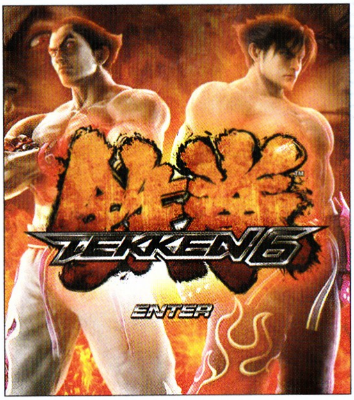
很遗憾，家人都健在而且还有份出场的局面，几乎全都出现在本来就少得可怜的现代题材游戏里，而且还不是每个游戏都有份。经常出现的段子是，父亲长年在外工作（而且是相隔万里的海外），家里只有完全不显老的母亲一位（而且多半是后妈，如果是亲妈的话，那百分百跟老爸一起“长年在外”）——这还算比较人道，凶险一点儿的直接来个父母双亡，现在你正寄宿在青梅竹马或哪个表亲家里，偶尔有个姐姐妹妹相依为命，让你感受到最后的一点亲情。

这种设定其实倒也无可厚非，男主角一般是不满十八岁的毛头小伙子，尚没有独立自主权，如果老爸老妈在家里守着，要泡美女要打怪兽要变身要冒险都会很不方便，就只能麻烦家里长辈出去住几天了，不用太久，等儿子大功告成就把你们接回来。

不过还好，虽然家庭天生残缺不全，亲情倒是满浓的，至少每天早上会有人叫你起床（这个人肉闹钟一般都由妹妹完成），有人给你做饭，有人关心你是不是今天感冒明天考试，用一句很俗的台词来说：“好歹有个家呀……”

相比起来，身为男主角的某些人就显得很不地道，每天放学后不在街上晃悠几小时就没有回家的打算，从来不见他用周末帮老妈妹妹做点家务，不关心长辈健康不关心晚辈学习，和家人的交流少得可怜，回到家就只知道宅在自己的房间里给妹子打电话……像《女神异闻录4》里男主角每天回家还陪小表妹菜菜子谈心的，已经算很有人性了！

而换成那些世界观不怎么温馨的故事，我们就要做好家庭成员随时给自己找不痛快的准备了。比如说伟大的父亲大人，如果他没有过早化作天上星星的话，也多半会在我们记事以前踏上无法回头的征途，下次再见时往往威风凛凛地站在必经之路上发出这样的怪笑：“桀桀桀！儿子啊，想要再往前进吗？那就来打倒我试试看呀！老爸我可不会手下留情的！”极端一点的像《铁拳》里的三岛家族，爷孙三人每代都演出骨肉相残的惨剧，甭管儿子打爸爸还是爷爷揍孙子，反正殴倒一个就往火山口里丢，相比起来SNK里的老爸们比如草薙柴舟啊坂崎琢磨啊金家藩啊全都只能算家庭暴力……嗯，当然也有像《DQ5》的帕帕斯那样为了儿子献身的伟大老爸，但是这种老爸多少年才摊得上一个啊！



如果是身为王族后裔的话，倒是不必担

心在冒险途中，我们那位没什么存在感的国王老爸会跑来添什么乱子——反正他肯定已经在保卫王都的战斗中为国捐躯了。但是在之前短暂的和平时光里，他依然能抓紧时间恶心你一把，比如把你叫到宝座前说“我的儿子啊，你也长大了，是该给你一些考验的时候了，你去把城外的野狼啊秃鹫啊杀个二十只怎么样？”

然后身为一国王子的你就只能可怜兮兮地捏着两颗最低级的补血药，穿着一件普通布衣，提着一把地摊上有售的铁剑（有时干脆是一把木剑），孤身一人去野外砍怪。拜托啊老爸，我真的是你的独生子吗？真的是亲生的吗？就算你舍不得宝库里的极品武器，至少给我一套正式装备吧？派两个卫兵跟着我总可以吧？你就不怕我在野外被什么坏人拐走了，被凶暴的野兽当点心了？结果我被KO了就真的GAME OVER了嘿！

难缠的老爸之后则是更加没有存在感的老妈。现在我们很难想得起勇者的母亲长什么样，虽然像《DQ3》那样“被老妈叫醒后开始伟大冒险”一度是很流行的勇者人生转折点，偶尔也会有如《时空之轮》里老妈一直安然在世的情况，但大多数时候“母亲”这个词离我们还是很远，她们扮演的是“和丈夫一起死去”“为生下孩子失去了生命”“为了不连累儿子而献身”“在家里一直等待丈夫归来的同时，目送孩子也踏上征途”等伟大角色（也就是“勇者自从开始冒险后就无法提供任何帮助”的意思），至于成为队伍同伴这种事就根本想都不要想了，祈祷母亲大人在家里平平安安长命百岁比什么都好。

接下来我们看看同辈儿的，比如说，姐姐。“姐姐”这种存在和“母亲”性质相近，都是白天管你吃饭晚上哄你睡觉给你心灵的温暖肉体的慰藉……呃，最后这个一般没有。所以有了姐姐的场合，就没有母亲出场的机会了，你想要一个温柔美丽善良能干的姐姐么？那就让老妈也成为天上的星星吧。

大部分情况下，姐姐不会随勇者征战四方，而是选择留在故乡等待主角归来——就像“母亲”常做的事情一样。这意味着，她会成为主角的精神支柱之一，但甚少有机会占据主要位置，只能偶尔在回忆里出出场。因此说起在亲情方面的作用，姐姐往往扮演的是比母亲更标准的女神角色，相信广大玩家也愿意有这样一个可以倾诉烦恼，寄托希望的雕像……不，亲人吧？我们可以嘶声大叫：“姐姐！我是绝对不会输的，你看着吧！”你把这句话的称呼换成“妹妹”看，萝莉控的帽子立刻就扣上来了。



由于一般情况下姐姐的形象过于高大完美，因此为了保持自身形象，主角很难把自己对姐姐的仰慕转化成爱慕乃至更变态的执念，但其它角色就没有这种顾忌了，反正不是主要角色，形象崩坏就崩坏吧，变成反派也没关系，姐姐是我的！我一个人的！所以大家最好祈祷女主角没有弟弟妹妹，不然铁定会以恋姐狂的变态身分登场，比如《浪客剑心》里的雪代缘，严重败坏了姐控一派的形象。

当然，姐姐们并非完全是温柔的恢复系，偶尔也有《女神

侧身像》里的亚莉、《钢之炼金术师》里的奥利维亚·阿姆斯特朗这种战斗型姐姐出场，这种情况下就别说朝她倾诉了，稍微表现丢脸一点的话，她打人比敌人还狠。

然后我们来说说“兄弟”。不得不说游戏世界里的男性年长亲属确实是一种神奇的存在，如果他们没能在游戏序盘或前期成为主角的踏脚石，那么百分之九十的可能性会转而化身BOSS拦在我们前面，而且这剩下的百分之十都是拿给老爸壮烈就义用的。至于哥哥？我们只能希望他快点死掉，死得越早越好，免得最后骨肉相残。

真的就是这么要命，我们和兄长的亲情只能存在于童年时期与和平时期，那时候他高大强壮不可战胜，温柔体贴，和父亲一样是我们最可靠的后盾和尖矛，直到灾难发生时他也还有可能挺身而出，为我们最后一次挡住致命的箭矢——可是再往后就不行了，身为主角的弟弟一步步成长起来，失去主角光环的哥哥已经没有必要再担任守护者，于是转而露出狞笑，台词一般是“弟弟哟……如果跨不过我这一关的话，你是没有资格继续前进的！”或“我们兄弟两个，只要活下来一个就够了！”之类，于是兄弟和睦齐闯战场只能出现在不需要剧情的纯动作游戏里，比如马里奥兄弟啦，《三国无双》里的孙家兄弟啦，《饿狼传说》里的伯加德兄弟啦……至于《鬼泣》里的维吉尔这种万年BOSS级兄长，就只能一次次打发他回魔界了。



而弟弟则算得上家族男性成员中最无害的一类，至少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哪个正太突然露出狰狞表情，一刀朝身为哥哥的主角捅去这种惊悚的情节，我们可以放心地给他一个拥抱。事实上，在游戏世界中弟弟是非常稀少的存在，他们的存在纯粹是为了满足女性玩家（和少数男性玩家）中的正太控，因此我们经常看到小正太带着纯真无暇的眼神说出“哥哥/姐姐是世界上最棒的人！”这类台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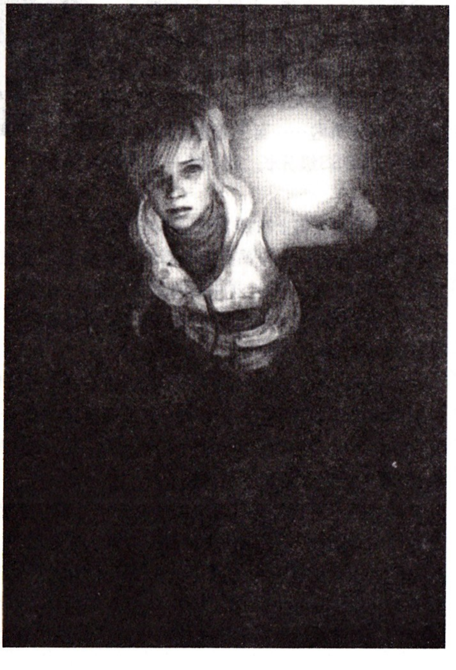
然后正太控们就泪流满面了：这种孩子能上战场吗？能让他去送死吗？老弟，你和姐姐一起乖乖地呆在家里吧！……哦，好像有弟弟的场合就没有姐姐……总之，虽然游戏里的兄弟组合很多，但是身为主角的弟弟，基本不允许有发挥的空间，不然按照“越年轻越有搞头”的游戏界定律那还不乱套了。

最后一个要提到的家属成员是“妹妹”，这个角色可算是家族中幸存率最高的（至少在游戏序盘是这样），主角如果只有一个亲人在世的话，超过一半机率是有个妹妹，可见日本玩家的道德底线是个什么样子。“妹妹”的构成意外简单，反正百分之百是萝莉，性格也一般只有开朗任性和文静内敛两种，而且有很大机率和主角其实没有血缘关系——在这里再次感慨一下日本玩家的道德底线——和这种妹妹达成“特殊结局”的游戏也大有市场。

有血缘关系的妹妹，正常的游戏里自然没法下手，所以她们几乎肯定会变成大魔王的祭品，是游戏里最容易被抓走的角色，大部分时间不在队里，无法培养感情。但是鉴于玩家们的意愿，妹妹又很少有死掉的情况，除非在序盘就病死，造成主角“要复仇！”的偏执心理，比如NDS上那款《女神侧身像　负罪者》，男主角就是因为妹妹死掉才踏上弑神者这条光辉大道的——当然这方面还是有例外，有些妹妹可是堪与兄长相提并论的强力存在，说不定在哥哥还没意识到的时候，她就已经能独当一面了哦。

至于没有血缘关系的妹妹，那更简单了，怎么能凑成一对怎么来吧，常见的段子是我在最开始说的那种，老爸或老妈再婚，对方带来一个水灵灵的妹妹，看到你就红着脸喊哥哥……不得不承认这是异世界才有的待遇，现实中基本不可能如愿。我曾经有个朋友“有幸”遇到父亲再婚，事先听说继母有个上高中的孩子，心里充满了期待，结果见面时发现那孩子是个体重比他重两倍的弟弟……OK，言归正传，如果这个妹妹没有血缘关系的话那恭喜你了，不是恭喜你有很大机率能把她“吃”到嘴里，而是她被大魔王抓走当祭品的机率更高，因为这种妹妹的身分绝对不一般，多半有“XX后裔”“XX试验品”“XX转世”之类的来头，女主角的位子是坐定了。

除此之外，有时还会出现一些非常罕见的家人，比如“女儿”或“儿子”，这种关系一般出现在续作里，彰现主角的幸福生活，这时候的初代主角多半已经退居二线，变成了“伟大的老爸”，例如《宿命传说2》（也有《DQ5》那样在原作就出场的孝顺儿女）。但我们需要防备初代主角也作为让现任主角提升战力的牺牲品而挂掉，典型的悲剧是《寂静岭》一代男主角哈利，在初代里神勇无比，最终以失去亲生女儿为代价，捡了个养女回来，辛辛苦苦养了十八年后终于小丫头在三代里要当主角了，自己又作为祭品死掉了……



现在我们可以看出，在游戏世界里我们会面临一个怎样的家庭关系。老爸不是长年在外就是天人永隔，老妈不是随丈夫永诀就是在家里当背景，哥哥总喜欢在最关键时刻给你添点乱，姐姐和妈妈相斥，有她就没老妈，弟弟帮不上任何忙，妹妹得满世界去救……同学，当一个主角，光处理家庭问题就是很累很累的呀！

爱情篇

终于说到爱情了，好得很，我就爱说这个，分析这个最来劲了！

无可否认，“那个世界”里美女的比例之高简直就是丧尽天良，虽然当年也有《魂斗罗》那种比尔和兰斯跟怪物从头搏斗到底的悲剧，但拜近年来飞速提高的游戏机能所赐，对角色外表的勾勒越来越充实，以至于大家都觉得这个游戏里如果没有漂亮妹子那简直是犯罪（就连《实况足球》，据说也要加入女足了……），所以如果你真的头顶主角光环出世，那么必定有着“自幼美少女围绕”的天赋异能，在这里先表示祝贺。

不过，周围有美少女，是否意味着我们就不用担心日后的感情生活了呢？那可不一定。早年的游戏倒是一条路笔直，想要和美女白头到老？简单得很，勇敢地一路杀下去吧，杀到关底打败大魔王，公主就是你的了，保证对你一见钟情白头到老。现在可没戏，想要哪家公主不经过任何铺垫，看到你就两眼放光扑过来，估计不会比她自己解决掉大魔王的难度小——当然也有例外，《半熟英雄》里的那位“巨美神”大公主就特热情特主动，可你敢要么？

现在我们要获得美女芳心，可比以前困难得多了，光是一个人在路上跟邪恶军团拼死拼活那是不行地。你看那个谁，对，那个汪达，辛辛苦苦弄死那么多巨像，后来下场是什么样？所以你得做到和美女并肩作战，同甘共苦，通俗一点说，你使的那把劲得让妹子看到才行，现在不流行老黄牛了！典型例子我们可以看看《寂静岭4》，亨利同学就是因为在艾琳妹妹面前表现优异，才能得到妹子邀请“我们一起去找新的住处吧”这种幸福结局，要是一个人闷头杀怪，搞不好回来就看到艾琳和另一个帅哥说说笑笑地走人，运气好的话亨利能拿到一张好人卡。



但是要注意一点，勇者冒险道路上的爱情，是突如其来而且没有什么逻辑可言的，比如《DQ5》，我们都知道男主角在游戏中段会为娶哪个妹子当老婆而烦恼，但童年就认识的比安卡还好说，这半路杀出来要和主角结婚的弗洛拉妹妹到底有哪点感情基础可言呢？再比如说《生化危机 维罗尼卡》，克莱尔跟斯蒂夫怎么能在那么短时间里发展出超友谊关系呢？你要说是因为在极端危险状况下容易对别人产生依赖感，那克莱尔和里昂当年咋没发展上呢……哦好吧，里昂和艾达的关系进度更不可思议一点。

近期最莫名其妙的爱情则来自《最终幻想XII》——相信结局CG里艾雪泪流满面呼唤空贼巴尔弗雷的场面让不少人嘴巴都张成“O”型，这两个人什么

时候勾搭在一起的？！巴尔弗雷不是正把兔子御姐抱在怀里吗？艾雪不是半个小时前还在缅怀死去的老公吗？他们不是在剧情里直接交谈连5次都不到吗？到底是什么条件触发了女主角"告白的结局"，而且还轮不到男主角啊？！

另一个大家可能不怎么熟悉的游戏则完全揭露了"爱情"是多么不可靠，这个名为《圣龙传说》的游戏乃当年Square在SFC上推出的RPG，里面男主角好不容易和公主私定终身海誓山盟，结果公主转过头就跟敌人私奔了，而且就在主角的面前，就在当初定下誓言的教会里，和敌人说同样的甜言蜜语！此外在终盘还有给予主角致命一击的台词："对不起，你是我重要的人，但我们回不去那个时候了……"要知道，最开始我们是可以给男主角和这位公主改名字的，想想这种剧情会对那些把男主角取成自己的名字、给公主取自己心仪女孩名字的纯情玩家造成多大伤害吧！

如此种种奇怪的现象，让我们对勇者的爱情之路充满了疑惑，我们不知道爱情的花会在什么时候、在哪个种子里萌芽，甚至于我们都不敢打保票说老兄你这次肯定能功成名就顺便把到妹子！因为说不定在结局里女主角就挂掉了也是有可能地！

然后就有人拍案而起："老子买双保险，同时攻略几个，多拉几个妹妹到队里来，总有一个能到手吧？"很遗憾，现在就连后宫都不安全了，除非你觉得像《鬼泣4》里的但丁那样被两个大胸美女压榨免费劳动力还克扣工钱是件很快乐的事情。



说起但丁，我们发现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是"续集"这种东西的可怕。几乎所有的续集都会忍不住想要拆散勇者的好事，让初代梦幻浪漫的爱情在瞬间就崩坏掉，可见做人不能太高调，人气太高了就容易被抓出来做续集，那时想哭都找不到地方。就拿但丁来说吧，第一集结束后都以为他搞定了崔西，结果二代他又独身了；后来厂商告诉我们说二代是很后面的事情，你看他在三代里还有个妹子哟！四代里俩妹子都出场了，但是很显然，但丁根本一个都吃不到！

但丁的例子绝对不是个案，与他同病相怜的人还有很多，例如克劳德，大家在《最终幻想Ⅶ》结局CG里看到最后蒂珐抱住他都以为这两个就成了，没想到《AC》里这两人还是一脸的要死不活；例如斯内克，明明已经和梅丽尔坐着雪橇去阿拉斯加过小日子了，下一集还得臭着脸一个人回来；例如马里奥，现在还挣扎于救公主的路上……

你说这勇者当得危险不危险？可见枪打出头鸟这句话绝对是正确的，大家如果侥幸在冒险途中泡到妹子，千万记得别太招摇，别太让玩家喜欢，不然后果就是悲剧！我们应该采用的人生格言是——"不要迷恋哥，哥只是个传说！"



现在看来比较保险的就是Galgame了，一开始就冲着爱情为主题去的游戏，不管怎么样也可以抓到一个吧？比如公认的恋爱游戏始祖级游戏《心跳回忆》，你如果最后连“安慰奖”馆林见晴也没弄到手，那还真是需要实力的！早期的恋爱游戏里，男主角都只能对一个妹子下手，天天辛苦地搭讪，约会，送礼品，打电话，哪怕在最浪漫的时刻也不能意乱神迷，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按错一个选项你就完了！这一点看上去很不可思议，为什么小姑娘都肯陪我看电影吃晚饭圣诞节晚上一起度过了，按理说再怎么也该算友达以上了吧，结果迟到一次就给我在全校女生那里安炸弹，这哪儿和哪儿啊！

在早期严守道德底线的时代里，主角连身处H游戏都丝毫花心不得，只有少部分是特例，比如《青涩宝贝》的男主角，丫利用女主角们不在同一个城市的特点，一路吃过去，把12个妹子都纳入手中，虽说在结局里只能搞定一个，但是中途和12个妹子打情骂俏已经很让人痛恨了！而在二代序盘里这人更过分，不知道搭错哪根筋，居然一口气约出了12个女孩子，明摆着是要建后宫，这时候玩家的怨恨终于发挥了作用：他在实行这个邪恶计划之前被车撞死了……苍天有眼，策划组万岁啊！（至于著名的人渣诚，只能算他的后辈吧）

当然，在这方面还是有不惧天谴的“神”存在，那就是我们不朽的后宫之王大神一郎，这人运气之好，脸皮之厚，直逼各路黑暗系H游戏主角，像他这样游刃有余周旋于众多美女之间，而且还能一边保持其正义外表，一边在续集和再续集中面不改色地增加后宫成员，甚至后宫团在知道彼此竞争对手存在的情况下还能和谐相处……什么叫人才，这就叫人才——虽然我们无法从他那里吸取到任何经验就是了，毕竟不是随便哪个人和一群妹子们坐在邮筒状机器人里都能发展出超友谊关



系的，能搞定一个就不错了何况是全员PASS。

现在我们可以明白了，即使在美女遍地走而男性都是眼睛呈阴影状的背景角色的世界里，要赢得美女芳心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我们没赶上好时候啊，那个只要全身缠绕王八之气，用眼神和肌肉就能勾得小姑娘芳心扑通扑通跳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这年头流行的是什么患难见真情啊，爱上的人成追忆啊，悲剧更能打动人心啊……和你是不是真的喜欢那姑娘没关系，反正不折腾个天翻地覆你是追不到手的！

职业篇

其实在大多数游戏里，主角都是没有正经工作的，要知道他们可是忙得很，为了收集一个道具能跑出几千里地去，要有工作早被炒鱿鱼了，看看蜘蛛侠的下场就知道，一个有正当职业的人要做英雄是多么不容易。

但是无业游民太多，有时也会让玩家产生不真实感：“这家伙到底本职工作是做什么的呢？为什么他会知道这些这些和这些呢？”毕竟一个脱离社会也能生活的人很难让人产生代入感，比如以前武侠小说里的大侠们，全都没有固定工作，偏偏还能去高档酒楼点大餐，没事还能施舍谁几两银子，这要深究起来都很有问题，当初还有人考证过金庸的《射雕英雄传》里郭靖第一次请黄蓉吃饭花的那“十七两七钱四分银子”折合当时物价是至少两万块钱，黄蓉姐姐果然不是谁都有本钱去泡的！郭靖不愧是成吉思汗的养子，大少爷出手就是有气势！

绕远了，我们说回来。如果要给主角们安排一个正常职业的话，那就需要注意几点，第一是这个职业不能过于引人注意，你总没见过联邦大总统孤身冒险吧？就连《最终幻想Ⅷ》里成功爬到大统领位置的拉古那，当勇者也是在从政之前的事儿；第二是这个职业必须有大把空闲时间，而且管理不严格，甚至到后期根本就没人管你了，就算主角是军人，他的所属部队也必然是“某某独立小队”这种自由度极高的配置；第三，这个职业必须适合主角的特点，有一定技能，游戏世界里可以容忍主角是豪门少爷，也可以容忍他是盗贼或渔夫，但绝不会容忍他是公交车售票员——因为这个职业对冒险一点帮助都没有；第四，职业必须贴近玩家身分、年龄段和需求，所以我们至今没有看到哪个主角的职业是屠夫或废品回收站管理员，谁愿意把自己代入这种形象呢？

这样限制下来，主角能选择的职业其实已经很少了，通过对游戏世界的扫描，我们可以很轻易地排出主角职业的前几名来。

第一名：学生

毫无疑问，这个职业满足上述的所有要求，学生既不容易引人注目，也有放学后和寒暑假这种可供大把挥霍的时间，而且作为学生参加一些奇怪的兴趣小组拥有特殊技能，或是



天赋异禀隐藏身分也能接受。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玩家们可大部分都是学生，要代入这个形象乃是最容易的！

但是身为学生的主角们，却甚少有学生的自觉。除了"《女神异闻录》系列"等少数游戏里主角还要专注一下学业之外，诸多主角们迟到逃课早退乃是家常便饭，放学后按时回家？别开玩笑了，我要去后山打怪，去寺庙里驱鬼，去医院里探险，去公园里约会，事儿可多着呢！你替我瞎操什么心啊，没看见我半夜回家爸妈也不管我吗？……嗯，没错，我爸妈在国外，怎么着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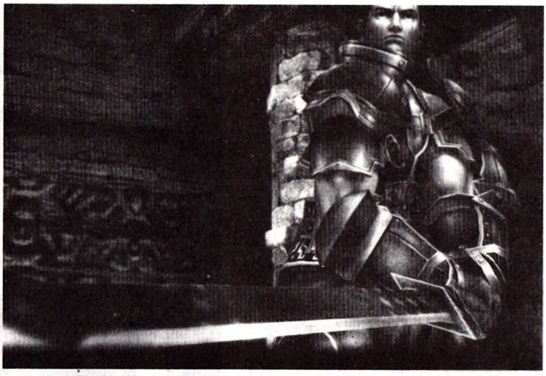


由于按常理来说，主角要完成的丰功伟绩和学习不可能有太大关系，"学生"身分的主要职能也就只能顺理成章地往后排，打得轰轰烈烈的时候谁还有心思学英语啊？我们常常看到的，是一个或一群精力充沛的学生，致力于探访都市怪谈，和异性交流内心感受，去孤悬海外的荒岛露营，参加各种课外兴趣小组，甚至在学校里画魔法阵都行，反正绝对不会看书！

其实让我们觉得诡异的倒不是"荒废学业"这件事，而是诸多学生们表现出的超强实力。日本的中学生里真是藏龙卧虎，随便抓一个出来都是强者，能顺手画个法阵召唤恶魔的法师简直稀松平常，一拳能砸碎水泥墙，动不动就变身附体的武斗家比比皆是；有些学生没有天赋异能，却能搞出个密室杀人事件来让警察头大，最后还得靠另外几个天才学生来解谜；脑子不灵光也没有关系，哪怕是自闭少年被拖上巨大机器人后都能发动400%的同步率狂暴化……相比起来，《生化危机》里的克莱尔也是大学生，虽然不知道从哪里学来的各式枪械操作方法和从浣熊市逃生都是很有面子的事情，但比起这些牲口还是要羞愧欲死。

第二名：佣兵

佣兵是一个在游戏世界里被极度美化和夸张的职业，比我们这个世界的佣兵光彩多了，一个个都是天生身经百战的样子，视生死为无物，豪爽又讲义气，简直比正规军还



可靠。

佣兵同样能满足所有主角职业的条件，首先就是作为炮灰在战场上不会引人注意；其次想接任务就接，不接任务就在酒馆里泡着，谁都没他自由；第三，佣兵会什么技能都不会有人惊讶，毕竟这种职业就是要求毫无道理的全知全能嘛，说好听点就是"为了活命，什么都要学会"；最后，大家似乎觉得当佣兵也满帅气的？

于是我们就看到满地都是佣兵了。确实这个职业很好用，不管是在古代还是现代都能毫无障碍地亮相，出现在任何场合都理直气壮："我是某某雇来的！"，甚至有时候一国国王都要雇佣兵来守王宫，只能说这个职业的信誉度还真高。

但是普通佣兵也就罢了，主角当佣兵，那就和当学生一样，只是披一个皮，佣兵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这可从来不管！我们经常看到某主角酷酷地出场，深沉地宣布："只要你给钱，我就给你搞定。"其深邃的目光让人很有信任感，于是雇主大喜："你给我把这个小姑娘杀掉！""知道了。"你看吧，转身主角就心生恻隐带着小姑娘跑了……

在主角当佣兵的场合，我们很少能看到他坚持佣兵的规则，倒是很看重自己的原则："不管怎么样，也不能无差别屠杀！""连女人和孩子也不放过吗？""我拒绝，我退出！"等等早就该让他从佣兵名册上除名的行为一样不缺，同情心泛滥带着幸存的萝莉偷偷离开也是常事，耍帅不收佣金就更不用说了，甚至偶尔还有佣兵最恶劣的行径"倒戈"，总之，他所做的一切都是在败坏佣兵行业的名声。

到目前为止，主角们依然以佣兵为幌子，进行着完全不顾行业守则的活动，这些家伙至今没有遭到佣兵界的集体追杀，实在是非常不可思议的事儿。

第三名：记者

记者这个职业的特殊性在于，持有者可以有充分的理由乱入到各种剧情发展中，好奇心又重，在各种以悬疑为主的故事里，记者毫无悬念地担任着揭开谜题的重任。而让主角成为记者的话，探究事件进展真是再理所当然不过了，而且还不会像某些傻乎乎的NPC记者一样交出情报就挂掉。

和"学生"、"佣兵"比起来，"记者"算是主角职业里最敬业的一种，在大部分游戏里，"记者"和"自由记者"是划等号的，主角们拥有着足够多的空闲时间、活动经费、好奇心和人脉，碰到什么风吹草动就杀上门去翻箱倒柜，直到把整个事件完全理出来为止。

可是，就算有亡命级的记者会翻过高墙，爬过下水道，深入传说中的禁忌之地，也不至于武能空手殴翻保安，文能随手破解电脑密码吧！自从主角们开始干起记者这一行后，"记者"的整体素质直线上升，这帮记者思维敏捷，能独自推断出各种支离破碎的事件联系；他们身手不凡，一个人晃荡在充斥丧尸的城市里如入无人之境；他们胆子奇大，端着一部老相机就敢闯鬼宅；他们求生经验丰富，地震来袭也能镇定脱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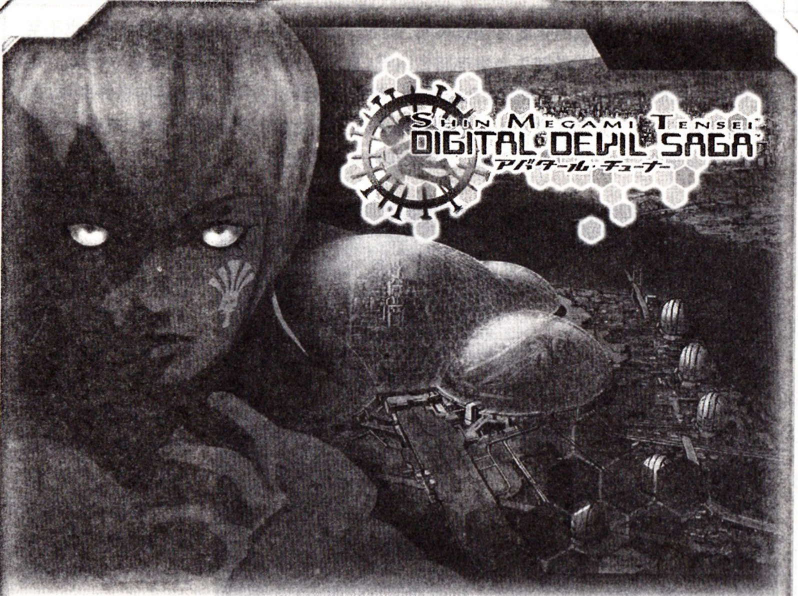
他们除了不写报道之外什么都干。



这就是问题根子所在了，你是记者，记者哎，让你掺和进来是为了什么，不就是为了揭露真相嘛。但是等这帮记者折腾完，最后的结局如果是"但是，这篇文章最终没能发表，真相依然掩盖在谜团中"已经算好的了，更烂一点儿的根本就忘记了自己是记者这回事，搂着从事件中救出来的小妹子过二人世界去了。

除了以上列出的三大职业还勉强能和本职工作沾点边，主角从事其它的职业就真的只能用"不务正业"来形容了，你想选个心仪的职业？免了吧，别费这劲了，当军人的，迟早会被上司抛弃；当医生的，眼里只有护士；当骑士的，大部分时候在流浪；当司机的，手里拿个扳手在寂静岭敲怪物已经很敬职了……最狠的是某个大胡子水管工，你觉得他什么时候干过正事儿？惟一能让主角们安心工作的，就只能是那些强制性的游戏，比如"航空管制官"之类。

现在大家对"理想中"的异世界还有什么想法？在工作上，在家庭上，在友情和爱情上，你们真的觉得和自己最初的设想还吻合吗？你对在这个世界生活还有信心吗？没有的话，该干吗干吗去……哦，你说你还是有信心？……那也给我该干吗干吗去！你以为我知道怎么"穿越"过去啊？！



文/MONKEYKING 编/YULA

数码恶魔传说
——过去、现在、未来

前 言

这篇小说的大纲前后推翻了几次，是我至今为止写过的游戏剧情小说里写得最头大的。

因为游戏原作里作者想要表达的东西太多，其中不少又是很晦涩的概念（比如很多来自印度教、佛教的哲学观点），再加上一些现有科学中还没有得到证实的假想。游戏本身也因为长度关系，导致很多在剧情连接上甚为重要的前因后果，在游戏里都只是轻描淡写地提到，甚至根本没有表现。

所以我就面临着二择的难题：

是按照传统的游戏剧情小说那样，跟着游戏流程亦步亦趋呢（这样的剧情小说一般可以兼做流程攻略），还是完全放弃游戏的流程，自己另起架构呢？

我思考之后选择了后者。

原因在于，如果按照前者那样写出来，不仅篇幅不够用，而且会非常晦涩难懂。原作者塞进去的大量概念，如果一一加以解释，势必造成满篇注解，严重破坏小说的结构。而如果对这些概念只是写出来不加以注解，可能读者看完剧情也不明白这故事到底说了个啥。

毕竟小说是小说，不是对于游戏的再现也无法再现游戏。

适合游戏的剧情结构，也未必适合小说。所以尽管会删减大量东西，我还是决定另起炉灶来维护小说的结构性。

这篇小说每章都试图解说原作里的一些概念和剧情关系。

第一章是改编自官方的外传小说内容，解说希特和萨弗友情的前因。了解了这个前因的读者再去玩游戏，应该能更容易体会红发希特的心境。

第二章是尽可能向读者解说游戏里关于“业”的概念，以及游戏里的安吉尔变得痛恨一切的心理动机。

第三章是尽可能向读者解说游戏里关于“情报”的概念。

第四章则是交代一下小说里的主要登场人物（真人萨弗、真人希特、丘比耶夫人，真人安吉拉）最后的下场，算是给小说作个总结。尽管在游戏中后面还有剧情，但作为小说体裁这里就不再继续涉及了。

每个章节的内容，对于理解游戏剧本的主题都不可或缺，但游戏里严重表现不足。

所以本文也许会让很多玩过这两作游戏的玩家感到失望了，因为“大部分都不是游戏里的剧情嘛！”

即使是游戏里有的剧情，台词也并非按照游戏中逐句翻译，而是根据我自己的理解和小说的需要来加以变化。

所以严格来说，这并不是一篇标准的游戏剧情小说，而是加入了大量我自己的理解，从我自己的角度来解说原作剧情的文章。有些部分太缺乏资料只能全靠自己的想像来补完，性质上已接近同人。



所以这篇小说其实不是“《DDSI + 2》的剧情”，而是“我所理解的《DDSI + 2》的剧情”。

另外要提醒各位的是，人物介绍中的部分内容有提前泄漏后面剧情的可能，因此请在阅读完正文后再行观看吧。

主要登场人物



赛拉

具有用大脑自由操作电脑空间里的数据这一能力的女孩子。被用作实验的核心。

实际上是原作里最大的麻烦人物。外貌18岁，实际生理年龄12岁，但有5年在沉睡中度过，所以心理年龄只有7岁。她仿照身边的真人制造了主人公在内的4名AI，因而引发了《DDS》一代的故事。并且无视模特的心情，一律做成“大家都喜欢我”的听话的洋娃娃，也因此造成了AI和模特的性格完全不同。

关于游戏里赛拉唱的歌，看似有阻止狂暴化的魔力，但根据官方解说，这首歌其实只有精神上的镇定作用而已。因为赛拉支配数据的能力只能在电脑空间里发挥，所以她也只能在电脑空间里阻止主人公们的狂暴化。到了二代的真实世界里就没有这个能力了。

而官方设定说是赛拉听安吉尔唱过而学会的（所以文中不得不安排安吉尔唱歌的场面，可能的话我是希望永远埋葬这首歌的……）



萨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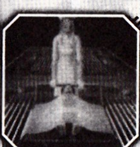
原作里其实有两个萨弗。黑头发的是真人，银发的（游戏主角）是赛拉仿照黑发萨弗的外貌制造的AI，但性格被赛拉加工得更符合自己的理想。

这个AI在陪伴赛拉玩排球时只是个听话的玩具，没有灵魂。随后被投入虚拟空间的战场，感染恶魔化病毒，在与伙伴共同战斗中发展出了自己独立的人格（可以看作原AI的1.1升级版）。

所以从人格上来说，主人公萨弗既不是黑头发的真人萨弗，也不是玩排球那个听话的玩具，而是个独立的、有自己灵魂的“人”了。（光是解释这三者的关系就够复杂的……）

真人萨弗恶魔化以后是黑色，1.0版AI萨弗恶魔化以后是白色。主人公恶魔化以后则是黑白相间的灰色。足见三者的关系。

至于真人萨弗，游戏里只有很短的戏分，完全描述为没有来由的邪恶。但这样脸谱式的人物照搬进小说的话就很糟糕，所以这里结合官方外传小说《That's catch—22》里的描写，尽可能把他塑造为一个活人，也根据我自己的理解来尝试解析他对于科研的执着。



安吉拉

原作里戏分比丘比耶夫人还少的角色，但对于真人萨弗和布特之间的恩怨有重要作用。角色定位同上。

希特



原作里也有两个希特。和萨弗的情况完全一样。AI希特其实也只是外形和真人希特一样，性格是赛拉原创的。所以游戏里这个AI希特对于赛拉没来头的爱，仅仅是因为赛拉把他造成喜欢自己罢了。

因此一代中里希特热烈地追求赛拉却总是被拒绝，是因为赛拉制造他时就已经把他定位于“单恋者、萨弗的情敌”了。到了二代里，希特了解到5年前发生的事，误以为主人公萨弗＝真人萨弗，将主人公视为仇敌而铸下大错。最后他被主人公萨弗切开肚腹而死，所以文中将硬译为“想要了解一个人，必须切开那人的肚子”而不是意译为“知人知面不知心”。因为他也的确可以说是死于“不知心”。



安吉尔

真两性人（能自我受精那种），一代的最终BOSS。无论在一代还是二代的剧情里都起到了重要作用的角色，但游戏里绝少对其作心理描写。与追求秩序管理的丘比耶夫人不同，她希望将世界导向破灭。游戏里的解释是恋人戴维德死后对于人生和世界的绝望，因此这里就从我的理解角度，试图解说她对于世界绝望的心理感受。

由于戴维德跟盖尔其实是两个人（只是情报有少许混同），所以文中朝着盖尔的相反方向来定位戴维德的性格。

丘比耶夫人



原作里心理描写为0，是个没活多久就被安吉尔枪杀了的角色。但毕竟是在剧情上来说非常重要的人物，小说里描写的丘比耶夫人近乎个人原创。



特兰斯·E·贝克上校

真人在游戏里没什么戏分，被恶魔化的黑发萨弗吃掉了。但他也在虚拟空间拉留下了拷贝AI（原因不明。主动参战？），在JUNK YARD发挥上校的军事才能，成为了最强的部落首领巴隆。也因为曾经被真人萨弗吃掉，所以对AI萨弗恨之入骨。

第一章 "That's catch-22"

水滴声。是血滴在地板上。在以纯白为主的无菌环境里，血的颜色异常刺眼。

希特惊疑地看着旁边的安吉拉——她面色煞白，但颤抖的手中分明握着一支枪，硝烟还未散去。

是吗……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啊。希特苦笑了一下：你操纵人心的魔法，已经占领了EGG的每一个角落吗，萨弗？

不，不只是安吉拉，整个设施的人应该都已被萨弗感染。KARMA协会也好，军方也好，不过都是萨弗掌中的棋子罢了。只是一些语言交流和肢体语言，却能让对方不知不觉中接受他的意愿，这是自己多年来熟知的萨弗的魔力。

研究计划被萨弗的热情驱动着，疯狂地加速，向着自己看不见的方向驰去。

现在想来，萨弗当年选择心理学课程多半就是为了掌握这种魔力。而自己，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他掌中的提线木偶。

希特又苦笑了一下，捂着左胁腹的弹孔，像断了线的提线木偶一样缓缓瘫倒在地板上。

脚步声。是萨弗走近了。希特吃力地抬起头，看见萨弗拾起自己掉落的手枪，像孩童欣赏玩具般把玩着。

"按在适当的地方，就一定会'砰'的一声。"萨弗把食指放在扳机上，扣动了扳机。枪并没有响。萨弗带着胜利者的眼神摊开手，"人也是这样。很简单吧？"

"你……"希特的眼神重新充满了愤怒。

原本内心还抱有一丝期待，能够在萨弗的脸上看到一丝昔日的温存。结果很明显，即使是自己的性命也无法打动萨弗的心了。

只想阻止萨弗，把有着7年交情的友人从偏离的轨道上拉回来。心里却很清楚，自己阻止不了他。

7年了，萨弗在想什么自己依然看不透，而自己内心的想法萨弗却一览无遗。

枪里并没有上子弹，只想通过威吓阻止萨弗，这种小聪明在萨弗面前无异于孩子的把戏。所以他面对枪口毫无惧色，那不是强作镇定。

萨弗知晓自己的一切底细，自己却无牌可出。

自己一步一步被逼到绝境，不得不亮出了獠牙。这时候，早就等在一旁的猎人收网了。

视野开始模糊。血发出刺鼻的铁锈味，出血量大概已经超过3000CC。身为医学博士，希特很清楚自己的生命系统已经来到危险区。

据说人在临死时，生前的回忆会走马灯似的闪过。虽然实际上只是一瞬间的事，当事人却觉得如同慢镜头回放一般。

熟悉的铁锈味把希特的思绪带回到7年前。7年前，自己闻到过同样强烈的铁锈味。

那是2013年，我还在耶鲁大学时的事了。我的老师，遗传学的权威哈理斯教授在位于四楼的研究室被杀——发现教授时，他正倒在血泊中，喉咙急促的呼吸声听起来如同马的嘶叫。

斑马条纹的领带正中插着一把手术刀，把领带和教授钉在一起。屋子里充满了血液的铁锈味。

我正想要对教授施行急救时，却被赶来的其他学生当作杀人凶手围攻殴打，直到警察来了为止。现场一片混乱。结果自己只得又一次眼睁睁地看着人命在眼前消失。

上一次是16年前了，当时八岁的自己眼睁睁地看着妹妹死去，并为此而立志学医。结果现在却救不了传授自己救人知识的老师，真是造化弄人。

事情并没有到此结束。1小时后，作为杀人现场的第一发现者兼最大的嫌疑人，我遭到了警官反复地盘问。

事发前一周因为某件事和教授发生了激烈的争吵，当晚我来拜访教授也是打算寻求私下的和解。现在这件事令我陷入了麻烦。尽管第二天有绝对不能拉下的讲义，但事已至此，只好准备跟着警官去NewHaven市警局过夜了。

那个时候，萨弗出现了。

洁净的黑发跟白衣形成鲜明对比。身高比一米八的我矮半个头，十六岁的脸上还带着稚气，碧绿的瞳孔里透着旺盛的好奇心。

萨弗以证人的身分来到现场，声称事发同时看见了可疑人物，并愿意出面担保我的清白，尽管那时候自己跟他仅止于学会上照面的关系——“你也想早点回去吧？”萨弗挤了挤眼睛，表情像个在策划恶作剧的孩童，“那么配合我。”

现在想来，那个时候，自己就是被这样的表情所迷惑，着了魔似的开始配合他。从此一发不可收拾，配合了他7年，直到我举起手枪。

在萨弗的魔力下，值班的警官变得必恭必敬，有如中年上班族面对青年老总。交涉结果，以随时保持和警方的联络为条件，准许了我的自由。对于绝对不可以拉下学习进度的自己来说，这实在是帮了大忙了。

因为，第二天是关于catch 22的重要学术讲义。

catch-22，全称“22q11.2缺失症候群”。第22号染色体端粒11.2部分短缺造成的先天性的染色体异常遗传病。代表性症状有心血管异常（Cardiac defects）、面部软组织畸形（Abunormal facies）、胸腺（Thymic hypoplasia）、口裂（Cleft palate）、低血钙（Hypocalcemia）……等各种繁杂的病症。取全部症状的头一个字母加上染色体号码，组合起来就是catch-22。患病率为五千分之一。

然而早在该病被发现以前，“that'catch-22”已经作为成语为人常用，用以表达“四面楚歌、走投无路、没有头绪、矛盾、无法逃避的束缚”的意思。这恰好是对于catch-22患者所处境况的最好形容。真是令人无法付之一笑的巧合。

16年前死去的妹妹正是catch-22患者，而当时八岁的自己对于遗传病一无所知。尽管母亲一再说明这病不会传染，但我依然尽可能避免和妹妹的一切接触，

给常年卧病在床的妹妹送饭时都努力屏住呼吸。

那年冬天爆发了大范围的流感。无视母亲的告诫偷偷出外玩耍的我也染病了，并将病毒带回了家里。

一周后，妈妈把妹妹放进了小小的棺材。

葬礼后我才知道，catch—22患者免疫力异常低下。小小的感冒都可能恶化为致死的重症。是自己的无知和任性间接害死了妹妹。

那个时候，我才理解到世界上并没有神。不，假如这世上有神，也不会是教会宣扬的那个禁止人类获取智慧果实的上帝。在这个神眼里，人类最大的罪孽一定是无知。

爷爷奶奶是爱尔兰古老的名门贵族，但是无知，认为妹妹的病根源于母亲的血统不正。被逼着和父亲离婚后，母亲带着我和妹妹来到了东海岸边的小镇。

镇上的人善良，但是无知。因为害怕被传染，所以脸上挂着笑却从不登门拜访。

自己也是无知的。在外和伙伴一起玩耍时，窗口总会出现妹妹孤寂的身影。然而我不敢叫她出来。伙伴们不会接纳她，自己这个亲哥哥也遁入了伙伴们的冷漠。

无知的人类是有罪的，因此遭到了神的惩罚，并要为此用一生来赎罪。

这就是我为什么走上医学之路，并专攻遗传病的初衷。如果神已经抛弃了妹妹这样的孩子，那么，就由自己来代替神拯救他们吧。

catch—22，这个魔鬼是自己一生的敌人。也因为这个魔鬼，我认识了萨弗。

“你到底用了什么魔法，警官会乖乖听你的？”

第二天，耶鲁大学餐厅学生食堂。面对我的疑问，萨弗露出了得意的笑容。

“因为有妖精在暗中帮助我呗。”

“……喂，我看起来是会信这些话的单细胞么？”

“哈哈哈，不要那么心急嘛。真是跟名字一样性急。”（注：希特英文名写作Heat，有热浪、热诚的意思。）

“是么？学园里的人可是叫我ICE MAN来着。没人愿意接近我这样冷冰冰的家伙，像你这样主动跑来的怪人还是头一个……”

“学园里的人不明白你。”萨弗一本正经地说，“可是我明白。你是Heat。所以我帮你。”

“……那么，你也是Surf了。跟海浪一样看不透、摸不准的家伙。”（注：surf＝浪花，发音同萨弗）

“哈哈哈哈哈，正好是火与水。这一定是上天的安排呢。”萨弗大笑，露出健康的牙齿。

虽然这种文字游戏的客套不合乎自己的性格，但是无形之中，我对萨弗的感觉又亲近了几分。

“我的名字其实是Serph不是Surf。全称Serph · Sheffield。”萨弗耸耸肩，“其实，再加两个字母的话就是Serafph了，可惜。NewHaven的Serafph，这样多帅！”（注：Serafph=六翼天使）

“Heat · O'Brien。不要继续扯什么魔法什么天使了，公布答案吧。”

“其实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东西啦，稍微运用了一下交涉学的常识而已。”

交涉学？记得萨弗的确是选修心理学的。所谓交涉学，是指交谈时通过一些语言暗示和肢体动作，在不知不觉中掌握谈话的主导权，将交涉引向对自己有利的方向。

脱掉了印有学舍标志的领带以免被看出不属同一个学舍；刻意昂首阔步、放慢动作，面带自信；表现出高于自己实际年龄的老成；抢在对方之前开口打招呼以夺取对话的主导权；面对比自己个头高的警官，把手举到胸口位置再伸出去，手心偏向下，警官就只好从下方向上去迎合萨弗的手，无形中形成了心理上的压力；“我看见了疑似犯人的人物”，“希特，明天不是要赶早吗？”，“小儿科的孩子们还等着你呢”，“在外面等着的伙伴会担心了”，将实际上没有相互联系的事实放在一起说出，煽动警官内心的不安感。

这些就是昨夜在案发现场，萨弗运用的交涉学的知识。通过如此一系列的小动作，最后成功将我从前往警局的路上救了下来。

一旦说穿了，其实并不是什么惊人的魔法。

但是萨弗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了素昧平生的自己出面和警官周旋？

“交涉术不是万能的魔法。”萨弗笑笑，“警官也不是傻瓜。虽然放你回来了，监控可没有放松呢。”我顺着他手里的餐叉望去，餐厅外，昨晚见过的警官和一个陌生人正站在木荫下。

由于教授随身保管的一张资料盘失窃，无孔不入的FBI介入了此案。据说盘内记录了教授参与的某个重大工程的资料。现在盘失窃了，案件也变得带有了间谍性质。

我没有见过那张盘，也不想知道教授参与的工程。尽管7年后，我也参与到了那项工程中。

到2013年为止，此前连续数十年内，由于臭氧层空洞的扩大阳光中的紫外线逐年增加，到了这一年，暴露在日光下已经必须着长袖衬衣，戴墨镜和帽子。而在日照强烈的地区，小孩子被禁止在阳光下玩耍。

紫外线增加除了引起皮肤老化，产生皱纹外（事实上，人类脸上的皱纹，完全不受日光影响的所谓自然老化仅占二成），甚至开始威胁到全世界蛙类的生存。蛙卵分为黑白两部分，黑色部分盖在上面起着防护紫外线的作用。然而近年来紫外线的异常增加使黑色部分已经难以奏效，从而造成蛙类的显著减少。

两栖类的减少不过是环境恶化的冰山一角。紫外线超量辐射最为可怕的结果，是产生了称为“丘比耶症候群”（Cuvier）的恐怖病症。患者身体的一部分由于DNA的突变造成细胞结晶化，患处如灰白的石灰一般，并开始徐徐崩落。而医学界对此束手无策。

该病以发现者马尔戈 · 丘比耶夫人的名字命名，目前在全世界仅有少量病例出现。大学生时代的自己也仅仅是在学会上听过这种病的名字。丘比耶夫人所属的

WHO——国际环境保健机构着手对此病进行了研究，并敏锐地注意到了病患数量和日光紫外线辐射量之间的联系。

但在那个时候，谁也没有料到，这种推翻人类医学常识的疾病会在今后改变世界。

太阳是生命的源头，是太阳给地面上带来了生命。这个太阳现在却又逐渐变得对生命有害，多么讽刺的事。

仅仅十多年时间里，人类的生活方式已经给环境造成了无法修补的破坏。这个时代的人会羡慕二十世纪初期的影片里在阳光下悠闲漫步的人群。但羡慕归羡慕，最后还是心安理得地躲在墨镜和防晒霜的保护下，继续保持以往的生活方式。

无知是罪。我再一次痛感到这点。

“什么！”

警官、FBI调查员和我自己，都对萨弗说出的话作出了共同的反应。

“我昨天并没有说过看到了犯人，只说看到了可疑人物吧。”萨弗再次强调。

结果，根据萨弗的叙述，案发当时他只是看到一个人影从教授所在的小楼往学生宿舍方向跑去。并没有任何决定性的证据可以证明人影与案件的联系。认为该人可疑，仅仅是萨弗的臆测罢了。

“可是昨晚，你不是因为看到了犯人，所以来保证希特绝对不是犯人的吗？”警官很失望地追问。

“那样的保证要多少有多少，作为希特的好友兼同学。”萨弗耸耸肩，“我可以保证希特不是会做出那种事的人，现在也是。”

“………”警官和调查员面面相窥，对话一时陷入沉默。以救星身分出现的萨弗，突然变成了流星。

看出了我脸上的表情，萨弗依然是面带微笑：“放心吧，我不是说了吗，有妖精帮助我呢。你就看着吧，看我如何证明你的清白。”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警官向我们讲述了尸体解剖的结果。

案发前，教授正坐在自己的书桌后写信——这一点从抽屉里写给丘比耶夫人的半封信得到了证明。抽屉有被翻过的痕迹，但这封信并未被带走。

凶器的手术刀是教授研究室存放的手术器具。除去刺进心脏那致命的一刀外，全身其他外伤仅有两处。

一处是后脑轻微的跌打伤，一处是胫骨的挫伤。后脑的伤是被刺中后倒下时的碰伤，胫骨的伤则是撞在客席的茶几边缘留下的痕迹。客席面对教授的书桌，分别处于房间的两端。

根据以上情形，警方判断受害者在遭到致命的一刀之前和凶手有过并不激烈的扭打。凶手也许是临时起意动了杀机，拿起现场的手术刀杀死了教授。

而以上勘察结果使我陷入了更不利的境地——案发时间是夜晚，只有熟人可能进入教授的研究室。事前和教授有过激烈争吵这点在警方看来非常符合临时起意的杀人动机。此外，在濒死的教授和我被赶来的学生发现前大约5分钟左右，有人

目击到我正通过一阶的楼道向上走去。在没有更新一步的情况发现之前，警方断定我是最合适的作案嫌疑人。

“你们听说过个人空间没有？”萨弗突然插进来打断了警官的案情介绍。

所谓个人空间，是每个人在面对他人时无意识地为自己保留的距离。关系越好的人，越能被允许进入这个空间内部——例如家人、恋人、亲密好友会被允许进入距离自己半米以内。没有什么深刻交情、礼仪性的应接场合，距离则会保持在三米。越过这个距离会引起心理上的不快——虽然这一切都是在无意识的情况下完成的。

“从教授被刺时的位置来看，他当时走出了书桌，站在客席前和来访者说话，距离客席不足一米，因此扭打时胫骨才会撞在茶几边缘。”萨弗竖起一根手指，“大家想一想，正是深夜，所谓熟人也不过是学生，而且还是先前激烈争吵过的对象。换了你们，会主动向对方靠近吗？”萨弗很夸张地做了个两手抱臂的姿势：“不正该是以这样的姿势据守在书桌后面，冷淡地对待来访者吗？”

这个时候我觉得萨弗简直就是亲眼目睹了一切。事实上上周和教授发生争吵时，教授正是如此傲慢地坐在书桌后面，自己则自始至终没有能越过客席前进一步。盘踞在书桌后面的教授仿佛镇座在城堡里的国王，对于教授这类带有官僚气质的大人物来说，书桌在这里成了其个人权威的城墙。

这些常识，即使不是选修心理学的我，也知道一些。

“你是想用个人空间来说明教授不应该离开书桌？”警官反问。

“正是如此。对方是希特的话，教授没有理由特地离开书桌走到一个和自己有过口角的学生面前。如果是希特接近并刺杀教授，教授倒下的位置应该是书桌那边才对。”萨弗不顾旁人惊疑的目光，继续扮演他的侦探角色，“假如教授在书桌后面被刺然后被拖到客席的话……聪明的警官先生们应该明白这是不可能的吧。”

警官再次沉默。胫骨的撞伤痕迹是在茶几前扭打时发生的，扭打发生在教授被刺中之前。不需要福尔摩斯的说明，也能明白这伤痕的含义。

“假设一开始教授保持了距离，随着争论的升级教授怒上心头，离开书桌走到客席前打算赶对方出去的话呢？”一直不发一言的调查官突然开口。

“那么，时间又对不上了。”福尔摩斯继续阐述他的理论：“从有人目击希特上楼，到希特在四楼现场被人发现，中间只有5分钟。从1楼走上4楼、与教授逐步升级的争论、刺杀、在房间里翻找那张硬盘，并在其他人赶来之前将盘藏好。这一切根本难以在5分钟完成。”

在我眼里，此时的萨弗又恢复了头天晚上，作为救星出现时神奇的光辉。

那张看似将案情加重的硬盘，此时竟然成了自己的救命稻草。

如果凶手一开始就是冲着硬盘来这里，很难想像凶器会是现场随手抓起的手术刀。而且，面对手持手术刀杀气腾腾的对手，教授全身仅有两处跌打伤也不合理。照常理，和这样手持凶器的对手扭打，手臂、身体不先留下刀伤是不可能的事。人在面对危险时会本能地保护自己，想要干净利落地一刀刺中处于防备状态下人的心脏，即使是专业的杀手也难以做到。

除非是在教授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突然袭击，但扭打的痕迹又否认了这个可能。

“难以想像身为一介学生的希特能够老练地在5分钟内完成这一连串事情。”萨弗说出了自己的结论，“因此我建议各位，与其浪费时间在这里盘查希特，不如换一个方向来调查案件。比如说……这是一起意外杀人？”

这次，在场所有人都表现出了惊讶，包括刚才为止一直面无表情的FBI调查员。转瞬又一同露出恍然大悟的神色。

的确如此，刚才萨弗所说的那么多不合理之处，用意外来解释就容易了。假如，以职业级杀手的老练度刺中教授心脏的那一刀，其实是扭打中发生的不幸的话……

“很有趣的推论。”警官合上手中的笔记本，刻意用不以为然的语气来掩饰自己的惊讶，“遗憾的是，你所说的全都没有证据支持，不过是想当然的假设……”

“那希特不也是一样吗！又有什么证据能证明希特杀了人？！”萨弗突然大声打断警官的话，到刚才为止一直平稳的他，竟然露出了一丝愤怒，“希特留在手术刀上的指纹是左手，但他并不是左撇子。你听说过杀人时故意用自己不擅长的手，还能瞬间刺进他人心脏的事吗，警官先生！？”

警官惊愕了，但那个时候，更惊愕的是我。

第一次看到，一直面带微笑的冷静的萨弗，竟然露出了愤怒的神色。是对于警官轻视自己的推论的愤怒？还是因为自己依然被视作嫌疑对象而感到痛心？

还是说，这也是交涉术的一环，通过突然的断喝来加强给对手的印象？

不管到底是什么，那个时候的我，只确定了一件事——自己可以信赖萨弗。

尽管不明白萨弗为什么对于素无交往的自己仗义相助，也不明白萨弗为什么要为了证明自己的清白而跟几名成年人周旋。

但是，萨弗为了自己而愤怒了。在这所有着两万人的大学里，为自己愤怒的人萨弗是第一个。

由于家境贫困，因此上大学以来，我一边拼命打工赚钱，一边勤奋念书以获取奖学金和缩短课程年数。读医科大学需要花费莫大的金额，即便已作出上述努力，到了毕业的时候负下的债务也会超过12万美元。为了减少负债，也为了不给家乡的母亲增添压力，我必须尽可能提前完成学业。

学级第一名的成绩是我惟一的骄傲，但也是我仅有的东西。

时常处于极限的疲劳状态的自己，疏漏了和同学的交往，不知什么时候得了个“ICE MAN”的绰号。

“可是我明白。你是Heat。所以我帮你。”耳边又响起了萨弗所说的话。

母亲说过，神会平等地对待每一个人。也许萨弗就是神对我这个缺乏友情的孤独者给予的补偿。

如果萨弗是浪，是水的话，那么，为了他，我这ICE MAN就化作炽热、化作火焰吧。

数日后，案情终于真相大白，结果一切正如萨弗所说。

教授那天晚上会见的是一个女学生——教授偷情的对象。那个女生怀孕了来找教授商量，随着谈判发展为争论，最后女生抓起桌上的手术刀要割脉自杀，教授急忙去阻止，从而发生了一场小小的扭打。

推搡中，手术刀刺进了教授的心脏。

惊惶的女生设法掩饰自己和教授的关系，擦去指纹后，翻找了教授的衣兜和书桌抽屉，把教授的日记、钱包、打火机等一切可能和自己有关的东西都带走了。桌上那张硬盘虽然不知道内容，但她害怕可能会有偷情的记录，于是也一并带走了。

数日后，当警察终于来到她的宿舍时，她把自己关在浴室里割脉自杀了。

当然，这些我都是事后才知道的。警察进入她宿舍的同一时间，我和萨弗正在大学附属的贝尼克图书馆内翻阅藏书。

"我之前就觉得，关于教授参与的工程，似乎和阿拉斯加的HAARP有关。"萨弗翻着手中的资料，"今年教授也去过阿拉斯加几次。"

"……你对于教授的行踪真是了如指掌啊。"我苦笑着，已经习惯了萨弗这种似乎知道一切的态度。

"这并不奇怪，因为我一直在注意教授。"萨弗表情平淡，"问题是，遗传学的权威教授，去HAARP做什么呢？"

关于HAARP，我多少也知道一些，HAARP全称是High Frequency Active Auroral Research Program，按国防部直接管辖的公开说法，是进行电离层通讯的研究设施。设立在隔离带的森林中，由360台高达72英尺的巨大的天线组成。总功率超过17亿瓦，如同科幻影片中的超级兵器一般令人不寒而栗。

"实际上，学生之间也流传着一些关于教授的传闻。"萨弗放下资料，看着我的眼睛，"据说，教授去阿拉斯加是为了调查HAARP的超低周波磁场对于人体的影响。这个部分属于你的学科分野，你觉得如何呢？"

生物的体内都存在着简写为MAG的生体磁石——体积微小但数目巨大，人的一克脑细胞里即含有500万个。人与动物就是依靠这种微小的磁石来判断方向。超低周波的电磁波会对MAG产生干扰，造成MAG共振。严重者会引起内分泌失调、免疫机能低下、甚至遗传子的突然变异等等——我运用学科的知识做了简短说明。

原来如此。手机程度的电磁波都能对人体造成影响，何况巨大的HAARP。教授被招去HAARP的理由，HAARP和遗传学的联系点，我多少有些理解了。

"还有一件有趣的事是，WHO的丘比耶夫人，目前也在HAARP。"萨弗摊开手，"你还记得么，希特，教授被杀那晚没写完的信是给谁的？"

以发现恐怖的遗传说奇病而闻名的丘比耶夫人——HAARP——遗传学的权威哈理斯教授，三者之间的接点是……

"对了！"萨弗赞许地点头，"也许这说明丘比耶症候群跟电磁波有关，因为这一点，看似不相干的两个人才会聚集在HAARP。"

此时的萨弗眼里透出接近真相的喜悦，为新的发现而狂喜。对于我来说，是那么耀眼。

无知是罪，在对这点深信不疑的我的眼里，似乎知道一切又想知道一切、为求知欲所充满的萨弗，简直就是完美的化身。

然而我也感到，萨弗求知的欲望里隐隐透出了欲速不达的焦躁。为什么你会那么急于想要知道一切呢？

大概是察觉到心中的疑惑表现在了脸上，萨弗收敛了喜悦的表情，变得认真而严肃起来，又似乎轻微地叹息了一下。

“我们得抓紧时间，希特。”萨弗缓缓说道，“平等地分配给每一个人的只有时间，像我们这样的人是没有时间停下来的。”

“……”

“因卷入案件，你已经损失了宝贵的时间。从今以后再也不要有丝毫的浪费，那样你才可能跟上我要走的路。你愿意随我一起来吗？希特？”

我无法思考，也无法出声，惟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点头。

“那么，在即将到来的盛宴上，你拥有了其中一席。”



身体开始感到寒冷。金属地板冷的感觉将希特的意识从记忆拉回到现实。

回想起来，那一天的萨弗是那么耀眼，有如门徒眼中的基督一般散发着不可抗拒的支配力。然而现在，那个萨弗正带着不屑的神情，站在垂死的自己面前。

萨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变的呢？不，也许不是萨弗变了，是自己逐渐感觉到了萨弗碧绿的瞳孔深处的疯狂——从遇见了名为赛拉的小女孩开始。

赛拉——EGG工程的核心，一个无罪的孩

子，却要因人类的无知而受苦。

第一次见到她是在被隔离的特别病栋。金发的医务部主任安吉拉微笑着对我说："遗传学的博士先生，这里有个患者需要你看一看。"

隔着玻璃，我们看到了一个苍白的世界。苍白的无菌房、苍白的灯光、苍白的床单、苍白的皮肤——一个黑头发的女孩子躺在一无所有的世界里，睁着黑色的大眼睛呆呆地望着我们。眼神里带着那种常年卧床的患者特有的黯淡，和当年妹妹从小窗里透出来的眼神一模一样。

仿佛被雷击一般，我的思考瞬间停止了。

我的目光转向安吉拉发来的病历，搜索刚才被自己忽视的年龄一栏。

NAME：SERA
SEX：female
BIRTHDAY ：2013

果然没错，这是早老症。而且属于很特殊的病例。

早老症（progeria）是比catch-22更恐怖的遗传奇病，由于核酸的双重螺旋重叠时的酵素异常，引起染色体不稳，肌体以十倍于常人的速度老化下去。因此很多患者明明只有几岁，外貌就已如老人一般。

早老症并不剥夺患者的生命，但剥夺患者的青春、健康、幸福生活的权利，并且将死亡摆在患者可以看见的地方。这是比死亡更可怕的地狱，比世上任何刑罚更残忍，简直就是来自神的恶意。

发病率800万分之一，患者在全世界约30名。目前依然没有有效的医疗手段，倾尽自己所学，能够想到的不过是减速剂的大量投放。根治这种病已经超过了自己所能，超过了当前医学界所能。

这孩子实际上只有7岁，外观看起来已经近似18岁少女。但是比起同龄的女孩子，明显又出现了头颅大、皮肤苍白、关节细小、肌肉组织无力等发育不全的特征。令我在意的是，她的发病阶段很特殊，和通常出生时就出现症状的早老症患者不同，这孩子发病时间是1年前。

根据病例记载，一年前这孩子在阿拉斯加的WHO病栋接受治疗。莫非当时发生了什么事，外界的干扰促成了这孩子的DNA异常？脑子里闪过一丝疑惑，但很快又被抛在脑后。反正，自己也不具备萨弗那样的侦探才能。

对于我来说，catch-22已成了遗传病的代名词。也是为了对死去的妹妹赎罪，我用一生来向遗传病宣战。7年以后，我再次被带到一个和妹妹同样年龄、同样被遗传病缠身的女孩面前。讽刺的是，此时的自己和7年前一样无能为力。

这也许真的是神的恶作剧——冥冥中似乎传来了嘲笑声。

安吉拉带我来这里的用意，我已经完全明白了。

既然这是一个被神抛弃了的孩子，那么，就由我来代替神，握住她的手吧。7年前自己没有握住妹妹的手，但这一次，决不会放开了。

从短暂的晕眩中清醒过来时，萨弗已经坐在床沿，温柔地握住了女孩子的手。

"……大哥哥，你是……？"女孩子的声音很细小，眼神里带着7岁孩子的天真。

“被囚禁在城堡里的小公主啊，王子乘着马车来接你了。”萨弗温柔地对女孩子微笑着，话调听起来却像轻轻的叹息。

工程疯狂了。

萨弗也疯狂了。

以拯救人类为名的工程，现在却以18个孩子的死亡为代价维持着研究。

被验者18号死去了。前一天，这个来自南美的黑人少年还微笑着向我打招呼，用心梳理着自己满头的卷发。实验仅仅进行了三分钟，他就失常了。

现在，只剩下19号赛拉了。

造成赛拉的DNA突变的原因，是当年HARRP的接触实验——过去，他们曾经在HARRP和哈理斯教授合作。当丘比耶夫人告诉我病情原委时，我简直不敢相信，原本是保护人类免受遗传病之苦的医学组织，竟然以人的生命为代价来攻克遗传病。

更令我不敢相信的是，萨弗毫不犹豫地接受了实验的管理，并毫不犹豫地继续将赛拉推向实验台——尽管他的脸上依然挂着学生时代纯真的微笑。

“到底要进行到什么时候！”那一天，我终于对萨弗发出了怒吼，“对这样不浸在减速剂里就无法生存的孩子的实验应该结束了！”

“希特……”萨弗皱起了眉头。一向微笑着的他，第一次显出无法理解的神情：“你以为我们在做什么？

正如俗话说的，‘想要了解一个人，必须切开那人的肚子’，求知必须以破坏为代价，科学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么？”

是啊，知人知面不知心。想要了解一个人，也许真的只有切开肚子。

那一天，为了我这个陌生人而激烈辩护的萨弗，那个灿烂地微笑着的萨弗，那个和我一同度过了七年，笑起来会露出洁白牙齿的萨弗，到哪里去了。

眼前的，只是一个嘴角挂着冷笑的陌生人，眼神里还透着失望和轻蔑。

“我明白。你是Heat。所以我帮你。”耳边又响起了那句话。可是我终究未能明白你，surf。七年了，你依然还是和海浪一样不可捉摸。这浪花已经失去了往日的温柔，变成漆黑的风暴，令我不寒而栗。现在这风暴将要卷走一个和我妹妹相同的女孩子。

那一天，你将盛宴的座席分给了我。然而我实在跟不上你的道路了，萨弗。

现在的我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救下那孩子，那个被神抛弃、但是要由我来救的孩子。

“That's catch-22”——四面楚歌、走投无路、无法逃避。有如被关在漆黑的囚室里四面皆壁。为了打破这令人窒息的疯狂，我举起了手中的枪……

耳边突然响过细碎的铃声，但希特已无力去追寻铃声的来源。

回忆的碎片如火花一般闪过，越来越快，越来越短，在瞬间的爆发后沉寂了下去。

年轻的爱尔兰遗传学专家希特停止了呼吸。这一天是2020年，太阳发生异变的同一天。

第二章 KARMA

“KARMA协会？”

面对美国人困惑的表情，丘比耶夫人只是笑笑。

“所谓KARMA，是东方哲学里用以表示行为因果的词语。种恶因得恶果，种善因得善果。”丘比耶夫人解释道，“我因此用以命名重组以后的WHO，表示今后的活动宗旨——将尽可能追求善的因果，为人类谋求幸福。”

“原来如此，不愧是夫人。”其他人露出恍然大悟的神情，并一同鼓掌。都知道丘比耶夫人年轻时曾在东方留学，于是不再有任何异议，改名的提议一致通过。

然而丘比耶夫人内心真正所想的却是另外一回事。

她并不指望这些来自富国的西方人里真正有人能够理解东方的哲学。因此名词的含义，不过是自己说了算罢了。

KARMA一词，的确是古印度哲学里“行为”的意思，原本只有梵文，佛教将之译作“业”。

用意都一样，用以指代具体的行为所引起的因果。然而其包涵的范围已经超出了人直接看到的显性因果关系，用现代语来说，就是将所谓蝴蝶效应，以及比蝴蝶效应更隐性的对于人心理的影响、人的心理对于外界的反馈等全部包括了进去。

生活在千年前的东方人已经敏锐地注意到，人的行为引起的因果会积累，并形成看不见的循环。对于用近代科学武装起来，只看到最直接的因果关系的西方人来说，是难以理解的。

种恶因得恶果，种善因得善果，的确是KARMA的一层意思。但丘比耶夫人内心真正所想的，却是“罪业”——恶的KARMA，负面的因果。

无知是罪，人类个体的无知，最后促成了人类全体的罪业。身为现任领导人，在国际环境保健机构WHO工作的几十年里，丘比耶夫人看过了太多人类的罪业所带来的因果。

每年，被称为地球之肺的雨林在刀锯下高速消失，WHO对此却无能为力，因为既没有足够的钱也没有足够的干预力。过度采伐问题下隐藏的是错综复杂的经济问题，而这个因果又可以追溯到西方世界。

也是由于经济因素，对防护林的砍伐和浅海珊瑚礁的破坏，导致沿海地区完全裸露在海啸的侵袭下。原本是可以通过环保大大减轻损失的问题，却只有在灾难过后，人们才会想起WHO的存在。

肆无忌惮地用水、水资源的紧张和水质污染，引发了地下水的过度开采，过度的地下水开采则导致地面沉降，而地面沉降又进一步带来比缺水更大的损失。这些，是WHO的初级学生课本上都写明了的因果关系。然而一旦牵扯到具体的经济利益问题，国家和团体却纷纷变得盲目而无知。

环境的恶化带来资源纷争，资源纷争引起局部战争，战争继续引起资源恶化。

WHO的环境考察员根本无法深入到动乱地带考察战争对当地环境造成的危害。WHO不是联合国，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连派驻人员的自保也做不到。

在WHO上世纪末提供的世界环境白书里，明确提出了紫外线增强和遗传病多发的关系，并呼吁各国对臭氧层空洞进一步扩大提高警惕。然而会议结果达成的却是一项“三S运动”——Slip、Slop、Slap&Wrap，要求暴露在日光下的人群搽防晒霜、穿长袖衫、戴帽子和眼镜，以此来对抗日光中日益增强的紫外线。“三S运动”由澳大利亚政府提倡，从赤道线国家开始，现在已经发展到北欧国家。虽然对于环境来说这完全是治标不治本的妥协方法，丘比耶夫人却不得不苦笑着接受了这个提议。

一如握有全球最高科技的国家政府，却在能源巨头的示意下拒绝在环保协议上签字。人们并不是没有知识，但是被眼前的利害关系蒙蔽了头脑。

今朝有酒今朝醉，就是对这种短视心态的最好描述。无视环境恶化的根本，只要还有余地就避免面对问题。人类就像酒宴上烂醉如泥的主人，拿出最后的家底置办美酒佳肴，看不到明天的窘迫。

WHO本来的宗旨很单纯：关注全球的环境问题和因环境污染引起的人类健康问题。

但成立几十年来，WHO却大多是疲于满世界奔命，做一些亡羊补牢的善后工作。组织一直追求的通过环保来改善人类健康，将灾难防患于未然的宗旨，从没有被正视过。以环境保护为宗旨的国际组织，最后却不得不沦为人道主义慈善机构，为环境问题带来的恶果买单。

因为人类无知，目光短浅，看不到自己今天的行为积累成明日的因果。

丘比耶夫人想起了当年自己还是WHO一介志愿工作者时，在街头针对环境问题所做的一次社会调查。

针对10年～30年内后果可见的问题，人们回答踊跃，表示关心和支持。至于50～100年以后才会显现的长期环境问题，占问卷比例最多的回答则是“多半活不到那个时候，对于自己死后的问题并不关心。”

这是人的本性。只为自己活着，世界只为自己存在。自己死后天塌下来也无所谓。身后的问题，大多数人看不到也不想去关心。

因为这样的本性，人的目光被局限在短短几十年的人生里。个人的短视集合起来，形成群体的短视、国家的短视，于是地球一边的人不得不承受地球另一边的人造成的因果，几十年后的人不得不承受上一代的行为带来的因果。在熟悉东方哲学的丘比耶夫人看来，这简直就是KARMA的直接体现。

无知的人类是有罪的，无知的人类需要得到指引。这是丘比耶夫人多年来的信念。正是在这种强烈的正义感驱使下，她接任了WHO的一把手位置。

如今，命运的转机似乎来了。

当技术部得出结论，丘比耶症候群和太阳光有着直接联系时，丘比耶夫人暗地里笑了。

丘比耶症候群是令全世界为之恐慌的奇病，但对于几十年里一直惨淡经营的WHO却是个福音。从现在起，丘比耶夫人要利用这个和自己同名的奇病，为WHO换来地位、权力、利益……所有一切足以令WHO成为世界头号团体的东西。

首先把名字从WHO改为KARMA协会。表面上是以此来纪念经营性质的转变，从环境命题改为丘比耶症候群专攻。在丘比耶夫人内心里，这个名字却是对于世界的嘲笑——KARMA协会，将要见证世界的KARMA，并通过榨取世界的KARMA飞黄腾达。

KARMA协会，将再也不是跟在大国背后低声下气的慈善机构了。

人类的行为积累了太多KARMA，并因此遭到了业报。如今人类赖以生存的太阳，竟然成了给人类带来丘比耶症候群的根源。这也许就是报应。

在人类被自己的行为毁掉之前，必须对于人类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管理。KARMA协会未来的宗旨，不再是治标，而是治本。

“这次改名以后，”丘比耶夫人的思绪从回忆中回到会场，面对各国政府代表，继续未完的发言，“吉娜·安吉尔，这次发现丘比耶症候群病因的本协会人员，将升任为本协会技术部主任。”她示意身旁的黑发女子站到台前来，“作为本协会最杰出的年轻技术工作者，今后她将作为新生代力量，和我一同进行针对丘比耶症候群的研究。

“诸位知道，丘比耶症候群不同于传染病等区域性的病症，以阳光为媒介发生，只要是阳光所及的地域都有出现患者的可能。不分人种、阶级、民族，患病的几率众生平等。因此，说我们人类正面临着有史以来最为严重的病魔威胁也不为过。”丘比耶夫人神情严肃，努力把危机感传达给到会代表，隐藏在墨镜下的眼睛却带着笑意，“因此，处于阳光下的人类应该联合起来以最终攻克这种恐怖的病症，保护人类共同度过这次难关。请各位不要忘记，当你处于阳光下的时候你就具有了患病的机会。KARMA协会需要你的大力支持，以换回人类站在阳光下的权利。谢谢各位。”

2015年前后，随着丘比耶症候群的患者数量急剧增加，KARMA协会的势力飞速膨胀。协会获得了HAARP设施的使用权，开始进行针对该病的实验。

丘比耶夫人对此并不满足，开始在澳洲筹建协会本部——巨大的医学建筑城。已经年老的她，心里自有更深的打算。

“Light shines on the heaven　the earth the spirit
Light brings gloly and grace　May it open your eyes,
to the truth Shanti　Santi……
请将我
从虚构带往真实
从黑暗带往光明
从死亡带往不死
Santi……”

白色的无菌病房内，回荡着细微的歌声，有如经堂里的祈祷声一般虚无飘渺。

黑发的吉娜·安吉尔坐在赛拉的病床旁，轻声唱着歌。

同样黑发的赛拉躺在床上，睁大黑洞洞的眼睛听着歌声，不一会儿就沉沉睡去。

赛拉很喜欢在睡前听安吉尔唱这首歌，通过歌声她能感到安宁和祥和，并因此得到一个好梦。而每次安吉尔来看望她时，都会满足她这小小的愿望。

安吉尔没有停止歌唱。每当她心绪烦躁时，就会低声唱起这首歌来稳定自己的情绪。

这首歌，是她派驻印度期间随当地的修行者学会的经文的英译版。

《SHANTI MANTRA》——光明真言，在古印度据说可以带来安宁、和平、光明的梵文经文，对于安吉尔来说，这些都是如魔术般具有诱惑力的词汇。

为便于咏唱，她把难以发音的原文意译为了英文。身为科学工作者的她并不相信经文的魔力，但承认经文带来的精神镇静作用。

尤其是现在。每当面对赛拉、这个和自己一样有着漆黑头发的小女孩的时候，安吉尔总是难以压抑心情的起伏。这个时期萨弗和希特还没有进入协会。安吉尔时常会来看看赛拉——虽然名义上，只是医师和患者的关系。

尽管外表看上去是不折不扣的黑发美女，但安吉尔却是亦男亦女的真性半阴阳人。知道这个秘密的，现在世界上只剩丘比耶夫人一人。

医学上所说的半阴阳人，也是染色体异常引发的遗传病受害者。按照类型来也分为真假两性，常见的多为假性阴阳人———DNA为男性，持有女性器官的男性假性半阴阳，和DNA为女性，持有男性器官的女性假性半阴阳。这类场合器官并不具有机能，患者可以通过外科手术矫正。

而真性半阴阳人也被称为第三性，极为罕见，身体两侧一边是卵巢一边是睾丸，并且同时具备有效的机能，属于医学界也无法定性的真两性人。她（他）们到底是男还是女，完全取决于对自己身分的认同。

安吉尔就是这个少数人群之一。从小她就明白自己和世界上绝大多数人都不同，明白要活下来就必须隐藏起自己的秘密。成年后安吉尔以女性身分进入社会，并且和希特一样，选择了遗传病专攻——她内心梦想着的，依然是有一天能够治疗自己的畸形，堂堂正正和众人一起站在阳光下。

童年的那段日子无比黑暗，对于现在的她来说连回想的念头都不曾有过。父母给她起名安吉尔（天使），寓意神话中没有性别的天使，但来自社会的目光却不这么看。

苦闷中的安吉尔想到去宗教中寻求安慰，但在基督教的教义中，她没有找到自己这类人的立足场所。直到认识了遗传学上的老师，马尔戈 · 丘比耶夫人。

受丘比耶夫人的影响，安吉尔将视线从欧美转向了东方，最后停留在印度。

不同于执着于正义的基督教，古老而温厚的印度文化，也给予了半阴阳人平等生活的机会。

在印度，有一个被称为“希吉拉”（hijira）的第三性群体（“希吉拉”在印度古语里是“男女两性具有”的意思），由天生的两性人、后天的去势者、女装癖者等不属于正统两性的人组成。以家族为单位，最后组成制度化、社会化的经济生活共同体。人数在数十万以上，共同体范围从印度到巴基斯坦、孟加拉，形成一个三角地带。

在印度文化圈，自古以来两性人并不被视为耻辱和畸形，相反人们相信两性人具有超自然的能力，能给人们带来诅咒或幸福。因此希吉拉被当作一个特殊的种姓，独立存在于婆罗门、刹帝利等种姓之外，担任各种活动上的唱歌、舞蹈、技艺表演等工作。社会地位和婆罗门同等，却不受种姓隔离制度的约束，可以接触任何种姓的人。

在等级森严的印度社会，希吉拉俨然成为了超越种姓制度之外的自由人群。因此不光先天性的两性人，一些羡慕这种平等，或者天生具有性别转换欲望的人也会离开自己原来的家庭、抛弃原来的种姓，加入到希吉拉。

这种气氛深深地吸引了安吉尔，第一次惊讶地发现，原来世界还有自己这样的人可以挺起胸膛生活的地方。于是，趁着WHO在印度开展工作期间，安吉尔主动要求派驻印度，一住就是三年，并且认识了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同属WHO的学者戴维德。

回忆如潮水般涌来，安吉尔的嘴角开始扭曲。

戴维德是金发的北欧人，皮肤很白，一张书生气的脸配上一副眼镜，十足的古板学者形象。

和他相遇是在一间古寺，我的课题是调查当地居民的遗传病，却在不知不觉中为古寺的风骨所吸引，走进了殿堂。

越过700mX60m宽的寺院环沟，面前是金字塔型的古老寺院，5层坛壁上的壁雕已经剥落但仍然可以看出轮廓。

千年的时光随着清晨的阳光渗入骨髓，自己在古老而神秘的石雕前出神了。

不知不觉，我轻声地唱起了光明真言。在这样的殿堂里尽管英语显得不合时宜，但这是自己此时能表达敬畏之情的惟一手段。

“请将我，从虚构带往真实，从黑暗带往光明，从死亡带往不死。Santi……”生平第一次，内心里如同虔诚的教徒一般祈祷，向这寺庙千年的历史祈求自己未来的光明。

唱到最后几句，我突然发现背后有个男人静静地站着，明显从刚才起就在偷听。

我立即停止了歌声，感到几分尴尬和气恼。

“请、请不要在乎我。”男人有些不好意思地摸着头，笑着走过来，“我不是有意偷听。只是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不禁就…”

彼此都身穿白色的WHO制服，不用解释也大概明白了。这人无论从哪方面看，都是属于那种脑筋顽固的书生，应该没有什么共同话题。

我不再理会男人，正要转身走开，男人结结巴巴地说：“别，别，如果不介意的话，请让我听完你的SHANTI MANTRA吧。”

我有些意外，这个看起来地道的西方文化养育出的男人，居然知道自己唱的歌，而且是已经被自己蹩脚的翻译改变得面目全非的版本。

交谈中，我知道了男人叫戴维德，来这里调查文物的风化状况已经两年多了。多年的考古工作使他对于东方文化有着深厚的了解，知道SHANTI MANTRA的

出处自然也就不奇怪了——包括自己翻译里的两处错误，事后很久，戴维德才小心翼翼地指出，这令我对这个男人有些另眼相看。

“啊？为什么说不可思议？”戴维德用中指扶扶眼镜，苦笑着说，“你想啊，这种已经荒废的小寺庙，大清早的又没人，一进来却看到一个全身白衣的西方女子在唱着经文改编的歌曲。简直就像希吉拉的歌姬一样嘛。一瞬间我是真的被镇住了。

“那个时候我觉得，这不就是自己一直梦寐以求的、古文明和现代人的和谐存在嘛。”戴维德口才并不好，但能表达出自己想说的东西。

我一时之间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对于长期以女性身分度过的我来说，心理上已经自认为女性，突然面对一个男人的坦率居然手足无措。

直觉地感到，自己不讨厌这个男人，并为这个直觉感到强烈的不安和恐怖。

不安和恐怖源于对身体的自卑。然而在此后的交往过程中，戴维德表现出的包容却逐步地融化了这不安和恐怖。

一年后的那天，和预料的一样，戴维德平静地接受了我。

“嗯嗯，其实啊……”戴维德扶扶眼镜，有些出神地望着天空，“那次遇到你的地方是7世纪的哈利哈喇神庙。你知道哈利哈喇神吗？她是印度神话中两性具有的阴阳神，希吉拉们时常去那里祈祷。而在那里我遇到了你。我后来一直想，也许这是神给予我的暗示。嗯……怎么说呢，是暗示你，第三性和我们这些第一性、第二性一样，也是具有神性的吧。哈哈……”

戴维德并不善于言词，甚至有些口才拙劣。但安吉尔需要的就是这样的人，能如同阳光一般包容我的男人。

事后，我从内心里由衷地感谢哈利哈喇神。20多年来自己一直藏身于黑暗中，被隔离在全世界99%的人之外。渴望光明的自己唱起祈求光明的歌，而戴维德则随着光出现在了自己面前。

这也许，是同为第三性的哈利哈喇神赐予自己的恩赐。

我的世界为之变色了。尽管全世界只有一个人接受我，我却因此获得了一个世界。

在印度，我和戴维德在休吉拉当中度过了一生中阳光最多的日子，直到戴维德患上丘比耶症候群。

最初几日是麻木，痛觉丧失。不久整个手掌开始变色，手指也失去了活动机能。用尽了任何办法，也无法阻止患部的扩大。

即使截肢也无济于事，因为病灶在全身都有出现。除了抚摸着戴维德冰冷的手以外，自己再也做不了任何事。

医学界面对自然的无能为力，却要戴维德一人来承担。

我们离开了印度的希吉拉人聚集地。那个时候丘比耶症候群的病因还未查明。戴维德必须被送进WHO设在南美的病栋，丘比耶患者的集中疗养地。

“实施暴行的人既不是凶残的德国鬼子，也不是飘扬过海而来的食人生番。他们全都来自我们自己这个国家，来自我们居住的村镇，和我们住在同一条大街上……有一百多男人和女人志得意满地杀人。他们双手沾满鲜血，嘴里骂骂咧咧，

兴奋地殴打别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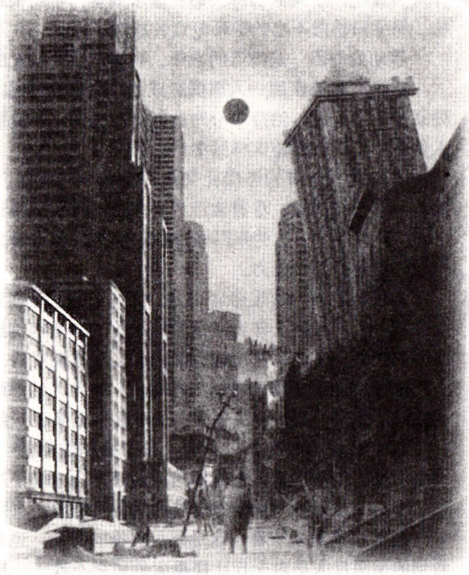
学生时代读过的这段关于法国解放日的文字，多年以后在自己眼前成为现实。

人都具有兽性。并且在正义、复仇、爱国等名义下，兽性特别容易被理直气壮地激发出来。

从"那个时候"开始，安吉尔就时常想，其实，每个人内心里都有一头野兽，在机会到来时都会暴跳起来吧。

那是戴维德在南美养病的时候。

在自己记忆里，南美的天空永远是红色的。自己对于南美的印象，定格在了那个日子。



"丘比耶患者的隔离病栋被袭击了？"

"是啊，糟透了！大批伤员现在根本运不出去！喂，不要等消防队了，赶快先把救护车叫来！"

"畜生……这些可恶的恐怖分子！"

警笛声、烟、以及火红的天空。耳边充斥着警卫班人员的喊声。

没有人理睬还是一介工作员的我，只记得自己疯狂地拨开人群向病栋方向挤过去，最后在一副急救担架上发现了已成血人的戴维德。

"……"看见我，他什么也没说，脸上带着苦笑的表情，我知道那是歉意，为不能继续陪伴我而感到抱歉。

戴维德的脸变得模糊了，已经看不清他的表情。

"不要哭……我的歌姬……"

他把还能动的那只手放在我的脸颊，轻轻地叹息着。

"吉娜……不要怨恨任何人……"

那个时候，我并未听懂明白他这句话的含义。

"你一定能发现丘比耶病症的疗法……成为世界的光……"

这是他留下的最后的话。

事后，WHO对外宣称这是一次恐怖分子的袭击。然而事实上，这却是一次当地人发起的暴动。"他们既不是嗜血的野兽，也不是食人生番。他们全都来自这个国家，来自我们居住的村镇，和我们住在同一条大街上……"

这是一个贫苦的国家，WHO在这里进行的医疗工作近乎慈善性质。就在昨天，那些老实巴交的当地人脸上还堆着笑，领取着免费的药品，不住地向每一个工作人员道谢。今天他们却突然变成了暴徒，手持棍棒农具和猎枪，怒吼着袭击了病栋，将平日感恩不尽的医师赶走并放起了火。

暴动的原因，是附近的城镇、村落里逐渐多发的丘比耶症候群。

听说，有的家庭一人患病造成整个家庭被驱逐。更多见的是患者被送到密林深处从此不知所踪。治疗中心对此却无能为力——这里是西方国家的疗养中心。有幸入住者，只有戴维德这样的中产阶级。

人们对于患者的恐惧比艾滋病尤甚——在这个贫穷的小国，人们对于艾滋病患者早已习以为常。尽管治疗中心多次向他们解释遗传病并不会传染，但遗传病、DNA、染色体……这些东西距离他们的生活实在是太遥远了，接连不断出现的患者更是令这解释苍白无力。

由于早在当地出现患者之前，病栋里就已经住满了世界各国汇集而来的丘比耶症患者，因此当地人作出了简单的结论——是病栋里的患者传染给了当地人。对于医学和疾病只有简单常识的他们来说，这是直观的、惟一的解释。

随着附近丘比耶患者的陆续增多，当地人的忍耐终于到达极限。对前所未有的凄惨病症带来的恐惧和失去亲人的悲痛，汇集在一起，终于化为暴力的宣泄。

带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地人袭击病栋的目的，却出自简单的卫生常识——用火来消毒。自古以来人们就相信火能够净化一切不净之物，有害的东西只要烧掉即可。那么，对于给大家带来灾难的病毒污染源，只要放火销毁就可以了。

从他们的角度来看，这是无可指摘的想法，也是无可指摘的动机。毕竟，他们看到的是医疗人员对于丘比耶患者的见死不救——虽然其实是无药可救。

于是本来老实淳厚的当地人，在为民除害的冲动下化为了野兽。

我并不恨他们，听说了事件经过以后，我只觉得无比的悲哀。无知的人是可悲的，因自己的无知而犯罪，却浑然不觉。

那么，我又应该恨谁呢？

“请将我
从虚构带往真实
从黑暗带往光明
从死亡带往不死
Santi……”

那个时候我流着泪，一遍又一遍地默念他喜欢的这首歌。跨越大洋以后，远在亚洲的哈利哈喇神似乎听不到我的祈祷了。

我失去了戴维德，失去了生活中惟一的光，这个恨，我又应该向谁渲泄呢？

“请不要悲伤了，这是命运啊。”

这是事后我收到最多的安慰语句。

我不明白，万事总该有个因果。如果是命运的不公，我拒绝接受这样的命运。

然而丘比耶夫人却没有这么说。

“老师，你不是常说，恶有恶报，善有善报么？”那天，我终于向丘比耶夫人质问，“戴维德做了什么，要遭到如此报应？”

沉默了良久之后，丘比耶夫人开口了。

“吉娜，还记得你在印度期间学习的KARMA的观念么？”

“KARMA……业？”我想起了在印度时和当地学者谈过关于业的话题。虽然当时自己只是一笑置之。

“对。人类犯下的业，终究要人类来承受，所以说恶有恶报。但是…”丘比耶夫人的目光隐藏在墨镜后，深不可测，“这并不是说，一个人犯了罪业，这个人就一定会遭到报应。也许你多少误解了我的意思。”

“……那么，什么是恶报？”

“吉娜，你还记得，当年你去考察某国沙漠化的事情么？”

想起来了，那是我还是一介基层工作者，四处奔波的时候。

那个国家原本拥有广阔的草原，却因为泛滥的山羊养殖造成大半的草地沙化。那时候他们想起了WHO。我是当时被派去的调查员之一。发回总部的报告书，内容现在还能大致记得：

“这里原本一直饲养绵羊，生态环境保持良好，但人均收入一直在低谷徘徊。后来，西方来了收购山羊绒的人。高昂的价格使得当地人纷纷放弃绵羊转为饲养山羊，而山羊对草场的破坏力是绵羊的20倍。于是沙漠来了。

草场的急剧劣化造成羊群数量下降，引发牧民争夺草场，收入的降低导致牧民更加大范围地追逐水草，饲养更多的羊，如此恶性循环下去不可收拾。”

“杀鸡取卵，竭泽而渔”。报告书用了这么一句话作为总结。

当时我只觉得不理解。人为什么会这么无知，眼睁睁地把自己逼上死胡同呢？

最终，WHO在当地展开的环保援助活动以失败告终。减少羊只数量并圈养是挽救草场惟一的方法，然而大部分资金还未分派到农户手中就在各级周转中消失了大半。援助活动前后持续5年，沙漠依旧，最后不了了之。

那里也没有石油、天然气等任何足以吸引大国目光的资源，因此尽管WHO多次在年会上要求大国的资金援助，这里依然成为了被遗忘的角落。

那次事情使我体会到理想和现实的差距，也明白了他们不是无知，是没有选择。个人是无力的，所谓自由，所谓把握自己的未来，所谓掐住命运的咽喉，不过是象牙塔里衣食无忧者的痴人说梦罢了。

对于没有选择权的牧民来说，饮鸩止渴是没有选择的选择。

“吉娜，如果说沙漠化是恶报的话，你觉得造成这个恶报又是哪些人的错呢？”

“哪些人的错……当然是羊群的饲主吧？”被丘比耶夫人问到，我才发觉自己从来没有思考过这个问题。

“摆脱贫困，追求更好的物质条件是人的本性和权利。因为养绵羊收入太低，所以选择了养山羊，这不是理所当然的选择么。你觉得他们做错了？”

“可是，不是因为他们太贪心，过度地放牧造成了沙漠化么？”

“我们假设一个牧人是很有环保意识的，约束自己的羊群只吃适度的草。可是结果，无非是留下来的草被其他牧人的羊吃掉了吧。”

“……”

“所以牧民的做法从个人角度来说无可厚非，不合理但是合情。个体的睿智，只能被淹没在群体的无知里。除非所有牧民都自觉地适度放牧，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没有法律的约束，不会带来自觉。”

“……那么，是那些大批收购羊毛的跨国集团，因为他们对于羊毛的高额需求刺激了当地人的过度放牧……”话刚出口，我就觉得自己的回答不妥，也隐约感到了夫人话中暗示的方向。

“他们只是履行商人的本职罢了。到产地购买产品，然后卖给消费者。”丘比耶夫人果然否定了我的回答，“我想，你不会跟着这条关系追溯下去，又认为是错在购买羊毛产品的消费者身上吧？”

“……”

“你看，牧人、商人、消费者……这条供求关系商的每一个环节，都只是做了站在自己的角度理所当然的事。答案是没有人做错。”丘比耶夫人摊开手，“可是土地却沙化了。如果你对于恶有恶报的理解是必须有人做错了，然后这人遭到惩罚，那么你的确是误解了我的意思。”

我没有开口，等着夫人说下去。

“吉娜。”夫人的表情变得凝重起来，“人类与自然的矛盾、富国与穷国的矛盾、白人与黑人的矛盾、宗教与意识形态的矛盾……这些都会带来因果，而且难以找到具体的责任者。但是，后果总要有人承担。地球这一边的沙漠化，因果可能在于地球另一边对于自然资源的大量消耗。但更深的因果，又可能在于历史原因造成这一边的长期贫困无力发展自然资源以外的产业。

一处地方今天的苦难，因果甚至可能在几十年、上百年前……”

“吉娜，你感到悲哀是理所当然的。戴维德只是很不幸地成为了牺牲品，成为了别人的业造成的恶果的牺牲品。”

“……结果，你还是想说，只是因为他运气不好，这是命吗？”

“这是不幸，吉娜，但不是命运，而是人类的业。人是安于逃避现实的，命运之类的说法，只会让人将一切责任推给命运而疏于自省。

由于奇病患者的增加，在全球修建的疗养机构数量急剧增多。而其中大多数为WHO资金支援国的专利。对于当地居民来说，疗养机构进占了他们的土地，干扰了他们的文化，影响了他们原有的生活方式，这些早已不是免费医疗的小恩小惠能掩盖的问题了。”

“我早就知道病栋带来的问题，但无能为力…因为这背后牵扯到复杂的政治问题。我们的事业为什么这么难，也是因为看起来是很单纯的气候、生态、医学问题，但最后总是会变成政治问题。即使没有恐怖的丘比耶症候群，矛盾还是会在某一天爆发出来。而这恐怖的病症将矛盾激化的速度大大提前了……”

“事实上……”丘比耶夫人望了一眼墙上巨大的绿色屏幕，“遭到袭击报告的

病栋并不只是你所在的那一处。死亡的患者也不止是戴维德一人。他和其他无数无辜的病人一起，成为了当地人暴力的牺牲品……而激发当地人暴力的深层原因，则是富国对于健在的风景胜地疗养所的大量需求……"

"你明白我的意思了吗，吉娜？因为一些人的行为造成的恶果，却很可能由另外一些人来承受。这才是恶有恶报的真正含义，遭到恶报的，终究还是人啊。"丘比耶夫人深深地叹气。

尽管以前也听夫人说起过关于业报的话题，但从来没有如此详细地听她解说自己的理论。

"人是很短视的。人们责怪砍树的人，却看不到迫使他们砍树的因果；同样人们责怪放牧的人，却看不到迫使他们放牧的因果。一部分人造成的恶果，很多时候却是像戴维德这样无辜的人来承受……"

"业就是人的行为带来的因果，所以只要人类有行为，就会产生业。除非人类停止生命活动。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所以人类的行为必须得到管理。但是各国政府都拘泥于各自的利益和立场，不可指望。世界需要一个超越国家和政治的组织来管理人类的行为。我将国际环境保健机构改名为KARMA协会的意义，也就在于此。今后，KARMA协会将要管理人类的行为，引导人类的业，避免像戴维德这样无辜的牺牲者再次出现……"

我觉得自己明白了夫人的意思。

巨大的绝望感突然席卷了我的胸腔。原来如此……我从此将要面对的是，找不到任何复仇对象的现实么？

"吉娜，不要恨任何人…"

戴维德临死前说的话，我现在也明白了。他不希望我寻找造成他死亡的责任者，并陷入对"做错了的人"的憎恨。

那个时候，他已经预见到了我的想法，并为了将我的注意力从寻找复仇上引开，而赋予了我战胜丘比耶征候群这个任务。

"吉娜，你愿意和我一起来吗？"夫人突然正视着我的眼睛，透过墨镜我能感受到她期待的目光，"你有才能，从小尝够了辛酸，现在又失去了最重要的人。你最能体会到因为人类的业而无辜遭受苦难者的痛苦。所以，请你随我一起来引导人类的KARMA吧。"

我无法思考，也无法出声，惟一能做的就是默默地点头。

我已经一无所有了。此时的丘比耶夫人对我来说，既是学术上的老师，也是惟一还可以依靠的人了。

数年的回忆，在几分钟内如流水般经过大脑。安吉尔猛然清醒过来，发现是护士长安吉拉摇着自己的肩膀。

"抱歉，需要给赛拉用药了。"

安吉尔站起身来，默默地看着安吉拉熟练地在赛拉身上接上各种导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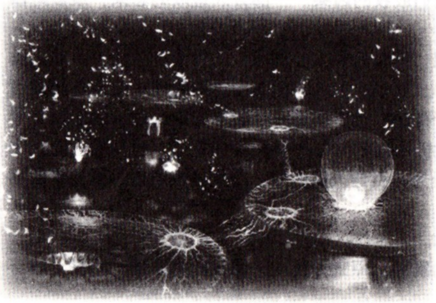
对于这个孩子，安吉尔现在更多的是厌恶感。

这孩子身上没有戴维德的血，为了获取最优良的实验对象，6年前，用安吉尔的精子和卵子作出的试管婴儿。

在安吉尔看来，这孩子简直是自己的业，随时提醒着自己想要忘记的双性身分。外表上，这孩子也继承了自己白皙的皮肤和漆黑的头发。但这孩子是完全的女性，这令安吉尔嫉妒和痛恨。

孩子还未诞生时，安吉尔就早早给孩子定名为赛拉，全名Seraphita，源于巴尔扎克同名小说。这部小说描写了名叫Seraphita，同时具有男女两性之美的天使。

从两性具备的安吉尔（ANGEL）生出来的两性具备的赛拉（Seraphita）——安吉尔想要通过这个小小的文字游戏，牢牢给孩子留下自己的烙印。但她失算了。



很快，这孩子就要参与实验了。计划的核心——人类担当者的素质是与太阳的信息交流成功与否的关键，也因此需要赛拉这样具有特殊体质的孩子。

这孩子是治愈丘比耶症候群的惟一希望，也是实现自己理想的最后手段。

但是自己却无法抑止对这孩子的痛恨，无法抑止对这孩子反衬出来的自己的痛恨。真是讽刺。

安吉尔的眼神重新恢复了平日的冰冷，站起身来走向门口。

“阿、阿姨…”背后突然传来赛拉怯生生的声音。安吉尔停下脚步，但没有回头。

“阿姨，赛拉最近都好好地表现了。赛拉什么时候可以去迪士尼玩呢？”

自从来到阿拉斯加以后，赛拉就一直闹着要去迪士尼乐园玩。但是天生免疫力有缺陷的她不被允许走出医疗设施。

“再等等。”安吉尔尽力使自己的语调听起来较为温柔，“很快，就会有王子来接你了。”然后头也不回地走出门去。

“请将我
从虚构带往真实
从黑暗带往光明
从死亡带往不死
Santi……”

安吉尔心里又响起了SHANTI MANTRA的旋律。从戴维德去世以来，一晃已经5年了。自己依然没有看到新的光明。

丘比耶夫人终日忙于和政要应酬，醉心于追逐权利交易，曾经答应过令自己恢复彻底女性身分的手术也遥遥无期。内心里的希望和期待，一点点黯淡下去，往前只看到一片黑暗。

那么，就让世界随自己一起，沉入黑暗中吧。

第三章 情报

安吉拉走进寝室，脱下外衣坐到沙发上。

感到依然有些手足无措，于是伸手抓过桌上的镜子，看看自己的脸。

果然有些绯红。安吉拉不禁觉得有些好笑：自己已经23岁了，居然会跟高中小女生一样脸红心跳。

不过这种感觉并不讨厌。"Serph · Sheffield……"安吉拉在心里默念着这个名字。

这一年是2020年，金发美女安吉拉进KARMA协会工作已经两年了。能够进入全球性的环卫保健机构，本是足以令旁人羡慕的事，但实际情况却比想像中要沉闷得多。

KARMA协会本部——KarmaCity，座落在澳洲南端的袋鼠岛(Kangaroo Island)，全长144公里宽52公里，通过两座16公里长的桥梁与澳洲大陆相连。这里远离城市，自然环境保护完整，岛上有许多澳洲独有的野生动物。在全球野生环境严重恶化的今天，这里简直就是人间天堂。

2015年更名为KARMA协会以后，丘比耶夫人没有费多大口舌就说服了澳洲政府，以环保、卫生、经济三头并进的诱人条件，得到了袋鼠岛的开发权，耗时4年半完成。说是协会本部，如今已发展为一个都市。

以协会本部大厦所在的行政区为中心，周围环绕着公园、市街地、研究设施、动力设施、工场群5个区域。6个由滤光玻璃组成的巨大球形玻璃罩，将整个城市与外界隔离了开来。尽管对外宣称是为了避免阳光的干扰，创造有利于研究和医疗的封闭环境，实际则是在探明丘比耶症候群与阳光有直接联系后，丘比耶夫人就开始策划这么一座完全笼罩在玻璃罩下的城市。

环绕在城市外圈的，是12个巨大的射电望远镜。尽管总功率略逊一筹，但工作效率却远远超过已是20年前装备的HARRP。不再需要HARRP的丘比耶夫人，在城市竣工后迅速把研究活动从北美全盘搬到了澳洲。

KarmaCity竣工前夕，丘比耶夫人带着安吉尔巡视了全址，年事已高的丘比耶夫人难得地露出了笑容，并说了一句话："如果有一天人类被自己的KARMAS毁灭，那么这个KarmaCity就是最后的方舟。"

来自全球的丘比耶症候群患者源源不断地被送来，丘比耶夫人以独家掌握的症候群医疗技术为筹码，换取了经营KarmaCity所需的金钱、人才、物质。

第一次登陆岛上时，安吉拉也和旁人一样被眼前的巨作所震撼。这个由科技武装起来的城市，简直就是人类向自然展示自己力量和自信的象征。这里有着全球一流的科研和医疗设备，完善的生活区，到处是绿色的植物，在世界环境日益恶化的今天，简直像伊甸园一般完美。那个时候，安吉拉觉得自己如同被神选中一样激动和幸福。

然而当初的兴奋如今早已冷却，在日复一日的工作中，安吉拉开始察觉到自己的生活缺少了些什么。

KarmaCity有着医疗机构特有的卫生和规划整齐，就连身处其中的人也不外如

是。从会长到一般职员全都身着白色的长衣，就连警卫班的士兵也从头盔到靴子一身白色装备，如同一个模子似的没有个性。整齐划一的制服是丘比耶夫人追求的秩序、纪律的象征，但对于正年轻貌美的安吉拉来说，却是讨厌的束缚。因此每当回到宿舍里，她都会早早脱下制服。

2018年，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于医大看护系的安吉拉，直接担任了护士长的职位。一年以后，技术部主任安吉拉把她领到赛拉的病房，只冷冷地说了一句："这孩子是工程的核心，要是死掉了你就准备辞职吧。"

这孩子令她感到毛骨悚然，不仅仅是孩子的出生、父母、家庭等等资料一切不明，也不光是早老症带来的魔法般的成长速度。

每隔一段日子，她都会奉命把赛拉送到研究设施内部，在那里目睹赛拉全身被插上各种导管。等接到命令去领回赛拉时，赛拉总会处于昏迷状态，心跳血压脑波急剧紊乱，少不得她带领护理班又进行一场急救。

安吉拉不知道他们到底对这孩子做了什么，也不想知道。对她来说，这孩子可怜，又可怕。

一年下来，赛拉外表已经成长为18岁的少女，却和7岁孩童一样对周围的人有着强烈的依赖。这种外表和心理的差异令安吉拉很不舒服。

在护理赛拉以外的日子，安吉拉时常看着窗外的景色发呆。这里是个精英都市。也因为这里人人都是精英分子，缺乏一般的城镇洋溢着的人情味。丘比耶夫人平日里都把自己包裹在中世纪式的巨大头饰和墨镜后面，深不可测。安吉尔是个带有中性气质的美人，但更是少言寡语，且目光中偶尔透出的寒意令安吉拉感到战栗。

23岁的安吉拉渴望着出现一个人，能够打破自己日复一日单调生活的人。

现在，这个人来了。

黑发的少年，来自耶鲁大学的萨弗和金发的男子希特一同出现了。两人不仅有着一连串夺目的学位头衔，更是诞生无数政界名流的耶鲁大学骷髅会成员，这令一向自视甚高的安吉拉都感到炫目。

单从外表上看，身为名门之后，比萨弗高一个头，长相英俊的希特更加引人注目。但就在机场出口简短的几句交谈里，安吉拉从两人的位置和态度中，隐隐感觉到了一种主从关系。

参观设施时，萨弗很迅速地成为了众人注意力的焦点。这个脸上还带着一丝稚气的年轻人在死气沉沉的医学大楼里爽朗地笑着，向每个职员打招呼，对着精密的设备吐吐舌头表示惊叹。而一贯对于下属作风有严格要求的丘比耶夫人，竟然带着一丝赞许的微笑默不做声。

这个比自己小一岁的的男子，彷佛不懂事故的唐吉诃德，向门规森严的医学都市发起冲击，身边则跟着一个金发的贵族随从。

安吉拉从失神中清醒过来时，萨弗已从身边走过去了，并给她投来一个调皮的目光。

"安吉拉，你难道从来没有想过要了解EGG工程的内容吗？"半年后的一天，

萨弗突然问躺在身旁的安吉拉。

“嗯？工程么……”安吉拉摇摇头令自己清醒一些，嘟嘟囔囔地说道，“当初也有一些好奇吧……后来慢慢就不去想了。反正也是跟自己无关的事。”

“不行呀，怎么可以这么消极呢，科研人员必须保持旺盛的求知欲才行啊。”萨弗像孩子似的抱怨。在年长一岁的安吉拉面前萨弗时常会露出孩子气的一面，令安吉拉感到，这个能颐指气使所有人的男子还是需要自己的。

“反正我这样级别的人，最多只被允许进入那里接送一下赛拉而已。他们在做些什么我根本就无权知道，哪像你……”安吉拉眼神里带着醉意，“再说……眼下我倒是对你更好奇些。”

“不要这样说嘛，好像事不关己似的。自己被别人悄悄复制了也不在乎吗？”萨弗夸张地瞪着眼睛。

“什么？”安吉拉一下从床上坐起来，睡意全无，“这话什么意思？”

“哇哇，反应不要那么激烈么，吓死人了。”萨弗得意地笑了，“准确地说，是被仿造了，被天才的techno shaman赛拉小姐。”

接下来萨弗所说的事，令安吉拉仿佛进入了科幻的世界。

工程地被验者19号——也就是赛拉，天生具有特殊的素质，在将脑部与电脑相连以后，赛拉能够通过意识支配电脑空间里的数据流向，接受和发送信息。在EGG工程里赛拉并不是惟一具备这样素质的孩子，却是惟一能从实验中坚持下来的。超量的信息交流会引起DNA信息的紊乱，因此赛拉必须终日被浸泡在EGG卵形的核心里，离开了希特开发的减速剂，她就会迅速地老化。

不能像同龄人一样自由地玩耍，定期面对枯燥的实验，令赛拉精神上孤独不堪。于是她利用被废弃的空间悄悄制造了一个虚拟世界——一个蓝天白云的海岛，岸边停泊着巨大的游船。

有了环境还得有人。赛拉从身边认识的人里挑选了几个关系最好的，按照这几个人的形象制造了一模一样的AI，放置在这个海岛上。

于是，在没有实验的日子里，7岁的赛拉就把自己的大脑连接到这个虚拟世界，和这些AI一起玩耍，借此忘却寂寞和无聊。尽管在外人看来，她只是陷入沉睡罢了。

而成为这几个AI原型的人，则是萨弗、希特、安吉拉，和来自南美的黑人少年谢罗——也就是不久前死去的18号实验者。这些都是平日里和赛拉接触最为频繁的人。

得知原委，安吉拉多少松了一口气，但依然觉得很不自在。谁叫自己的工作就是天天陪着这孩子呢。

“真是头痛呢。她的数据处理能力比我想像的还强。加上偷来的知识，做出来的冒牌货看起来跟真人简直一模一样。”萨弗抓着头皮，“对了，只有头发颜色不同。她把我们几个人的头发都弄成动画片里的五颜六色去了，我是银色，你是粉红色。哈哈哈……”

“是么？”安吉拉摇摇头，“粉红色真是太俗气了！不过，我倒是蛮想看看银发的你什么样子。”

“而且最讽刺的是，你知道她是怎么安排希特的角色的吗？”萨弗突然很兴奋。

“是什么？拯救灰姑娘的王子？”希特对于赛拉的关心，连安吉拉也能看出来。为了减少实验的负担，近两个月希特没少和萨弗发生争执。

“是王子，不过是坏王子。在她创造的舞台上，她是处于焦点的公主，所有的演员都围绕她而来。我被安排为和公主相恋的好王子，而倒霉的希特……则被安排为我的情敌，单恋公主的坏王子。

每当我这个好王子和公主一起玩排球、游泳、捉迷藏的时候，坏王子希特就会跑出来捣乱，但最后总是不能成功。而她则好好享受着这种处于三角恋中心的虚荣，哈哈哈……可怜的希特！”萨弗大笑，露出洁白的牙齿。

“怎么会呢？我看希特明明很关心她的啊？自从接手病情主治以后，我就经常看见希特在资料室里弄到半夜。”

“没有法子，这就是孩子。”萨弗摇摇头，“儿童看人就是这样。你对她好，她就觉得你是好人，你是喜欢她的。我只是希望她能好好配合实验，所以说些中听的话，没想到还真的被她当成王子了。可怜的希特则因为老是板着脸在赛拉面前出现，还时常妨碍我的工作，于是就被赛拉安排了个反派的角色——因为嫉妒而老是跟我捣乱的情敌。这真是讽刺啊。”

“真可怕……这孩子才7岁，女人的妄想那套已经全学会了啊。”安吉拉露出厌恶的表情。一想到自己的仿制品也混在演员当中，众星捧月般围绕着这个公主，她就越发觉得恶心了。

“啊，没错。被关在笼子里太久，为了安慰自己而制作的无聊的妄想。”萨弗啐了一口。

“萨弗……”安吉拉有些惊异地看着他，“虽然大部分时候你很可爱，但有时候又让人感到可怕。你就一点都没觉得她其实也挺可怜吗？我觉得我能理解希特为什么老是找你麻烦。每次实验过后赛拉就发作得吓人，连累我们医护班的都很头痛呢。”

“我是同情她，但我不会因此中止实验。”萨弗收敛了笑容，正色道，“既然她注定要成为人类的业的牺牲品，为了人类的科学探求而参与实验，那么我惟一能做的，就是早日完成实验罢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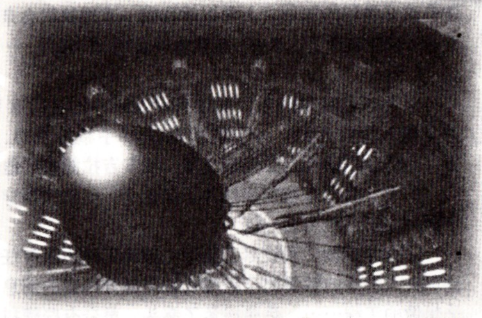
“业？KARMA？你也信丘比耶夫人那套东西？”

“不不，我的小姐，这并不是丘比耶夫人发明的东西。”萨弗摇着食指，“其实她那套东西不坏。只不过，她把关于业的概念加入自己的解释，导出对自己有利的结论罢了。真要完全按照她的理解来的话，人类要么全员进入冬眠，要么像家畜一样被管理起来。”

“那么你呢？”安吉拉睁大眼睛，带着崇拜的表情望着萨弗。

“我？我嘛……只有神才能超脱业的循环，所以我将会成为神。”萨弗的语调听起来调侃，但眼神很认真，“科研人员是没有必要被业的观念所束缚的。科研本身就是一项很深重的业，人类以同胞为祭品从神那里盗取知识，因偷来的知识而变得傲慢……如果老是想着自己今天的行为会不会造成什么不好的因果，那科研根本就没法开展了。”萨弗摊开手，作了个无奈的表情。

见安吉拉对自己的回答不以为然，萨弗耸耸肩：“你不信也无所谓。如果我告



诉你，制造EGG的技术都是从太阳上偷来的，你大概以为我在说梦话。”

“那个巨蛋？那东西不就只是个羊水容器嘛？建成以后赛拉就被浸在里面。”

“那东西如果只是那么简单，也犯不着建造4年了。”萨弗夸张地竖起4根手指强调这个数字，“协会还在阿拉斯加活动的时候，他们就利用HARRP来向太阳发射并回收信息。这个巨蛋，是根据那时候回收的信息建造的太阳的拷贝。”

“那么，拷贝太阳做什么呢。”安吉拉的好奇心被萨弗勾了起来，用手肘撑起身子，“你说话可真够浪漫的。不过，我知道你不说无谓的漂亮话。”

“没有足够浪漫心的人，没有可能发现真理，好比希特这样本分的人……”萨弗带着惋惜的神情，叹息了一下，“他是个好伙伴，可惜也到此为止了。这么多年来，本想让他随我一同去发现真理的，可是他现在完全被赛拉迷住了眼睛，沉溺在过去的兄妹爱中不能自拔。结果，现在他为之拼命的女孩子却给了他一个嫉妒者的角色。这大概就是他死去的妹妹借赛拉之手来给他报应吧，所谓恶有恶报？”

“至于太阳么……”萨弗把手伸进床边的衣服兜里，摸出一张纸，展开。

这是一张彩色复印件，从图和文字、还有纸张的颜色来看，原件非常古老。上面是一些奇妙的图案和文字。文字像拉丁文又像阿拉伯文，但完全无法辨认。图上用笨拙的线条画出像是植物似的东西、又有类似解剖图的图案，一些像显微镜下的毛细血管般的管道汇集在一起，从血管里流出许多细小的裸体女人。

最大的一张图，画了一个像是天体运行轨道般的多重同心圆。一个红蓝两色的光芒构成的太阳盘踞在正中，太阳的圆心是一张傲慢的人脸。

尽管完全无法理解，安吉拉却直觉地感到一股寒意从脊椎爬上来。这古老的文字和图画令她感到莫名的恐惧。

“Voynich Manuscript，现在大家都叫Voynich手稿来着。Voynich是发现者的名字。”萨弗抬起头，声音有些惆怅，“1912年，由意大利古书收藏家Voynich在罗马古寺发现。全书现存104页，为耶鲁大学贝尼克图书馆收藏。制作时间估计为14～16世纪，却记载了大量似乎是和天文学、解剖学、生物学、细胞学等有关的知识，被称为古书中最大的谜团。这张是当初我和希特在耶鲁读书时，去贝尼克翻拍的复印件之一。”

安吉拉没有出声，认真地听萨弗说下去。

“这本书，也是造成我对未知事物强烈好奇心的根源。”萨弗苦笑着，“还是孩子的时候，从电视上看到关于这本书的介绍。那时候只觉得太奇妙了……原来世上

还有这么神秘的东西。上学以后我就一直想找机会亲自去看看这本书，而且有个念头——谁能破译了这本书，谁就能接近宇宙的真理……现在看来是很可笑的话吧。”

“……”

“不过我这样的人，既没有希特那样的名门家系，也没有腰缠万贯的父母。为了进入耶鲁大学，为了解读Voynich手稿的梦想，能留给我的时间和余地并不多。”萨弗的话听上去轻描淡写，但安吉拉能感到他内心的伤痛。

“不，真正令我伤痛的并不是这个。”彷佛看穿了她的念头，萨弗突然提高了声调，令安吉拉为之一惊。

“大学期间，我绞尽了脑汁，破译工作也没有任何进展。这个时候突然得到丘比耶夫人和她的智囊团已经成功破译部分内容的消息。并以此为启发，开始策划超乎想像的工程……”萨弗握紧了拳头，声音有些颤抖，“你能想像我那时的心情，那种挫折感吗？”

安吉拉怜爱地把手放在萨弗背上。这个比自己小一岁，总是充满自负的男人，竟然也会露出无助的表情。

萨弗没有谢绝她的好意，自顾说下去：“……也许你听了也不能理解吧。那本书记载了不得了的理论——虽然谁也不知道在没有计算机的年代，作者从哪里获得了这些知识。丘比耶夫人和安吉尔在其基础上，发展完善为‘情报循环说’——如同计算机的01一样，将地球上的万物分解为基本情报，经由太阳作为推动引擎，不断在地球和太阳之间循环的理论。”

“……情报在地球和太阳之间循环？”安吉拉反复琢磨着这句话的含义，“没想到那个古板的老太婆竟然也会弄出这么SF（科幻）的东西……”看到萨弗认真的眼神，她赶紧把后半句吞了下去。

“没错，在20年前，这还是SF式的假想。这假想早已有之，但他们把它给实用化了。”萨弗直勾勾地盯着安吉拉。碧绿的瞳孔里透出兴奋和疯狂，“就拿你来举例吧！假如将你分解，就会变为细胞，细胞再分解变为分子，分子再分解变为DNA，再分解为原子，再分解为质子、中子、再分解为夸克……如此，随着观测的进展还可以无限地继续分下去。这20年来，随着观测技术的进展，人们得到的信息已经太多了，多到光是建立分类就需要消耗庞大的资源。人们只能用‘情报’来概括这一切。而其中最为神秘的，也最接近神的领域的，就是关于生命的情报。”

萨弗指指窗外的树荫：“喏，就连这样一片树叶上，也蕴含着天文数字的生命情报。但是，只要我掌握了这个情报，这样的树叶我想要多少就有多少。”

不顾安吉拉是否听懂，萨弗继续兴奋地阐述着不可思议的理论。

“那么，生命的情报又是哪儿来的呢？是什么给地球上带来了生命呢？”萨弗展开手中的纸，指着上面最大的那张图，“是太阳。没有太阳，地球上就什么也没有。太阳通过阳光将生命的情报带到地球上，产生万物。而生命的情报最后又会以波的形式回归太阳，经过循环再生，再次投向地球。地球上的生命情报就是在这样不断的轮回循环中，死亡、再生、繁衍、进化……。”

“……这样说来，岂不是和人体的新陈代谢类似，太阳相当于心脏？”从萨

弗惊人的理论中，安吉拉好不容易找到了和自己本行的一丝联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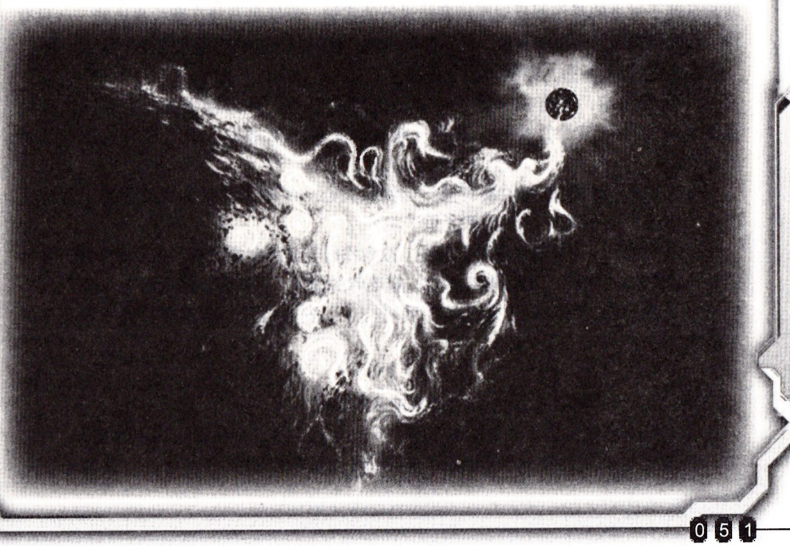
“没错，就是那样。”萨弗赞许地点头，“既然生物都可以解释为情报，那么我们每日吃下的鱼、肉、蔬菜，也可以看作是摄入新的情报，以维持情报系统的循环。任何情报系统，都必须不断摄入新的情报、不断循环代谢才能得以维持和进化。从原理来说，不管是所谓天然的生命还是人造的计算机AI，都是一样的，并没有本质的区别。”

“这听起来真是难以置信……”安吉拉叹道。但是，这理论又是那么充满诱惑，彷佛在自己传统概念构筑的世界里打开了一扇光芒四射的门。萨弗身上沸腾的求知的欲望，自己多少能够理解了。

“这个理论最大的突破之处就在于，认为行星上的情报也能反馈太阳，对太阳产生影响。在以前这被认为是疯狂的念头。因为按照经典物理的理论，质量相差如此巨大的两者，地球对于太阳的影响小到可以忽略不计。”萨弗继续说道，“但是，假如换个角度，把太阳和地球两者都看作是情报集合体的话，情况就不同了。你联想计算机程序就明白了，一个细小的病毒，可能在容量相差天文数字的程序里增殖、爆发，造成程序的崩溃，皆因两者本质都是01的缘故。EGG工程就是根据这个理论建立起来的，利用被称为techno shaman的人类作为系统的核心，在巨蛋内部模拟太阳上的情报循环、流动，再通过那12个射电望远镜将信息射向太阳，实现techno shaman与太阳之间直接的信息交流。而建造这个巨蛋本身所需要的资料，又来自HARRP连续数年的信息回收。”

“这么说来……”安吉拉突然插嘴，“去年我也在HARRP负责照顾被验者。当时不是说是在检验电磁波和丘比耶症候群的关系吗？”

“情报嘛，自然有真有假 。”萨弗耸耸肩，“但最难分辨的还是真假掺半



的情报。可能，连哈理斯教授也蒙在鼓里吧……"

"丘比耶症候群的发病根源的确是太阳光。由于这个缘故所以现在的疗法也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阳光正逐年变得更加有害，终有一日，人类将会失去站在阳光下的权利，像老鼠一样钻入地洞，只有夜里才出来活动……"

"这真可怕！"安吉拉惊呼。一想到再也不能穿着泳装晒太阳，那真是很实际的威胁。

"哈哈，这点你可以放心。"萨弗立即安慰她说，"为此KarmaCity才建造了巨大的滤光玻璃，你只要留在这里就没有危险。而如果我们的实验完全成功了，利用信息发送能影响太阳的光谱，最终达到滤去有害成分，也不是不可能的事了……不，也许到了那一天，丘比耶症候群早就已经不成问题了。"

萨弗的目光又回到那张Voynich手稿的复印件上，那个长着一张人脸的巨大的太阳。

"安吉拉，你能想像吗，每日相处的太阳，是个我们无法想像的巨大的情报集合体？

那是超乎人类理解水准的情报宝库。如果说世上有神的话，太阳就是神自身。而能够从太阳上盗取生命情报的人，等于踏入了神的领域……我想，留给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所以，我需要你的帮助。"

"我？"安吉拉有些意外，但又有些欣喜地回答，"我能帮你做什么呢？"

萨弗小心地把手稿复印件折叠起来，重新放回衣兜里，沉吟了半晌回道："我曾经把伙伴的席位分给希特，他也跟随了我7年。但现在，我想他快要离开我了。所以，我需要新的伙伴来帮助我。"

萨弗看着安吉拉的眼睛，碧绿的瞳孔令她神志恍惚。

"现在还存活的techno shaman只剩赛拉了。赛拉是整个工程能否成功的关键，但希特却沉迷于过去的感伤而反对围绕赛拉进行的实验。能够每日待在赛拉身边的——只有你，我需要你帮助我控制赛拉。只要控制住她，我们就始终要比别人领先一步了。"

安吉拉看着萨弗，默默地点了点头。

"我就知道，安吉拉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萨弗伸手搂住安吉拉，又恢复了平日里孩子气的笑脸，"跟我一起来探求神的情报吧。世上还有比这更浪漫的事么？"

安吉拉表情似笑非笑地看着他："我只关心一件事。要是你真成了神，我怎么办呢？你该不会利用完以后就把我甩了吧？"

"这个嘛……"萨弗夸张地挠着头，故意作出苦苦思考的表情，然后做个龇牙咧嘴的鬼脸向安吉拉扑去，"那我就吃掉你，吸收你的情报，这样我们就永远在一起了！"

"好啊好啊，那你现在就来吃掉我吧……"安吉拉开心地笑着，随手拉灭了床头的灯。

第二天，在EGG。主要人员全员集中在控制室。

今天是来自军部的大人物，特兰斯·E·贝克上校来参观实验演示的日子。

40来岁的贝克上校是长期以来KARMA协会最积极的支持者之一，目前也正是

军部最炙手可热的人物，纵然是已经财权在握的丘比耶夫人，也不敢怠慢这位来自军方的重量级人物。

同时，丘比耶夫人也想趁这次机会达成一项交易。

控制室巨大的屏幕上，一个窗口映出赛拉细小的身体，悬浮在充满液体的巨蛋中心，无数的导管像蛛网一般缠绕在她身上。

几个小一些的窗口跳动着各种数字。

最大的窗口，映出的则是和控制室气氛很不协调的画面：

阳光明媚的天空、大海，椰子树。不知名的小岛。

4个人正在沙滩上进行一场2对2的排球对抗赛。

一组是萨弗和满头卷发的少年，一组是希特和安吉拉。看上去和站在屏幕外的本人毫无二致，惟一的区别是头发的颜色——萨弗是银发，希特是红发，安吉拉是粉红头发。

几个来回，萨弗一个漂亮的扣球得分，希特懊恼地咧嘴。站在场外的赛拉兴奋地跑进场内搂住萨弗的脖子，开心地笑着。

那边希特捡起球砸过来，正中面门，萨弗仰面倒下。赛拉慌忙一把扶住他，安吉拉和卷发的少年则在一旁哄笑着。

但很快，比赛又没事似的继续进行。

“哦！这个可真是了不起！”贝克上校大声地赞叹，“这么说来，这个虚拟空间里的一切都是近乎完全接近真实？”

“是，上校阁下。”控制台前的萨弗回过头，毕恭毕敬地回答，“我们完全没有参与开发，是19号在我们完全不知情的情况下，独自一人做成的。不光各类物理碰撞运算几近真实，人物AI也完全不需要指令控制，而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符合各自性格的判断——也可以说，这4名是已持有一定自我的AI。”

“不错，的确了不起！”贝克沉吟了一下，转过头看着站在身旁的丘比耶夫人，“不是亲眼目睹，我还不相信真有达到如此高的拟真水准。你们这儿的电脑已经把军部的设备盖过去了啊……哈哈。如此一来，应该可以迅速整合进计划中去吧。”

“请等等！上校阁下！”丘比耶夫人还未开口，前台的希特突然大喊。众人愕然，萨弗则暗暗冷笑了一下。

“能够控制这个虚拟空间数据的目前只有19号一人。一年多的实验已经损害了19号的健康，如果继续加重负担，我怕会对今后的计划造成障碍。请上校阁下能再考虑一下！”希特话音很急切，但很清晰地突出了每一个字。

“嗯……”贝克思索片刻，试探性地问道，“那么，你认为应该怎样呢？”

“没有任何问题！上校阁下！”萨弗大声地抢在希特之前回应，“我可以保证，计划完全可以立即推行！”

希特转过头看着萨弗，眼神里包含着惊疑、愤怒、失望。

结果，在萨弗的力推下，实验演示顺利完成，和军方的交易通过了。

交易的内容，是KARMA协会协助军方进行战斗AI的开发、育成。KARMA协会

则因此获得组建自己的保安部队的权限。

贝克上校即将在陆军全力推行次时代作战士兵的计划。而计划的关键部分，是给士兵植入高性能的战斗AI芯片，由AI代理大部分战斗情报处理，使新人士兵也能够如同久经沙场的老兵一样，具备丰富的经验，和超乎常人的反应判断速度。

为此需要大量高性能的战斗AI。并且，需要一个虚拟的战场来促成AI的学习。

就在这当口，赛拉为了自我娱乐，悄悄给自己制造的这个虚拟空间被发现了。以赛拉身边熟悉的4个人为蓝本，仿造的4名AI，在逼真的海岛上举行着和真人毫无二致的排球赛。

丘比耶夫人大喜，这简直就是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如此一来，建立属于协会自己的武装的愿望，也能得以实现了——为了建立合理有效的秩序，暴力机关是必要的手段。而军队是现在的KarmaCity惟一缺少的东西。

原来的计划立即被全盘推翻，围绕赛拉制造的这个空间为中心，进行空间扩建和AI量产化的策划。

丘比耶夫人给这个计划命名为“ASURA PROJECT”。ASURA就是阿修罗，印度神话里的战神，佛教修罗道里进行着永无休止的厮杀的战鬼。

这是因为，这些作为未来的战斗芯片生产的AI，需要先在一个虚拟的战场通过不断的相互厮杀来学习战斗经验、升级、进化、淘汰。直至最后筛选出战斗力最强的5名AI。

这些AI将持有高度拟真的自我意识，但除了战斗意识外，将删除感情、欲望、喜怒哀乐表达等一切不必要的东西，简直就像修罗道里的修罗一般，只知杀戮。



计划很快开始执行。赛拉用来逃避现实的那个虚拟空间，容量被扩充了数百倍，更名为STAGE-1。协会在其中投放了大量真人的人格拷贝，用以作为最原始的AI。

人格拷贝来自广泛的社会应征。由于KARMA协会的号召力，人们像以往献血一样蜂拥而来，一个月就完成近万份拷贝。

本着丰富性的原则，样本从社会各阶层人种里都有挑选。有乐队歌手的人格拷贝，有黑社会毒品贩子的人格拷贝，有普通的上班族，有公司老总。性别也有男有女——虽然在删除了欲望机制以后，性别已经变得没有什么意义。

但是，没有老人和小孩——这两类人被认为处于人类战斗力最低下的时期，从而被从挑选的标本中删去。

原有的4名出自赛拉之手的AI——也就是萨弗、希特、安吉拉、卷发少年谢罗的AI，官方记录上是在空间改建过程中被删除了。

但没有人知道，赛拉悄悄地把这4名AI也投放到了STAGE-1——要隐藏一滴水，莫过于藏进大海。在有数千名AI活动的STAGE-1内藏进4名AI，就算是协会也无法察觉吧。

对于此时的赛拉来说，这4个AI是自己花费心血做出来的玩伴，最后的依靠。并且，在萨弗的AI上寄托了7岁女孩子刚刚萌发的恋爱。

数月后，STAGE-1正式开始运行。数千名AI开始在虚拟的战场上组队厮杀，有如20世纪末盛行的网络游戏一般。

萨弗大学时代的游戏兴趣被激发了出来，特地花了一天时间写了一份企划书，绕有兴致地给STAGE-1制定了一套游戏规则：

AI们根据各自的个性来自由选择组合，人数达到一定规模以上的团队可以称为“部落”，部落首领必须是这个区域内战斗力最强的AI，成员忠于部落首领，禁止成员之间的私斗，以首领带领，部落之间进行战争。

首领战死、战争失败的部落成员无条件为胜利者的部落吸收，成员向新的首领效忠。

战死的AI，情报回收再利用，重新造出新的AI参战。萨弗诗意般地给STAGE-1全域加上了一层烟雨的3D特效。永不停息的雨水冲刷着大地，战死者的情报随着雨水流入地下的暗河，通过暗河输送到情报再造的加工场，以新的人格、新的外貌重新诞生加入战斗。

STAGE-1被分为6个区域，位于中心的是高耸入云的高塔——KARMA教会。这里是预备将来取出AI的地方，所有的AI都被输灌了同一个意识“战胜所有部落，成为最后胜利者的部落，将有资格登上KARMA教会，离开充满硝烟和废墟的战场，前往乐园。”

萨弗知道，对于这群多少还保留有人类意识的AI来说，任何强制性的命令，都不如“离开苦难，前往乐园”这一诱惑来得有效。

在日复一日的厮杀、淘汰中，一个年轻的部落崭露头角。

这个部落的核心成员是萨弗、希特、安吉拉、谢罗4名出自赛拉之手的AI，和名叫盖尔的冷峻男子。他的体内混合有戴维德的情报。

终章 NIRVANA

2025年 X月X日·人造太阳拷贝EGG

银发的萨弗躺在中空的巨蛋底部，为绿色的液体包围。

“应该醒来了。”

萨弗听到一个声音在耳边说。

“就这样被神召去的话，也许是轻松了。但是，你还有责任需要担负起，和你有缘的人还在等着你。”

萨弗睁开眼睛，眼前是丘比耶夫人恐怖的脸，额头有个黑洞洞的弹孔。血像烟雾一样弥散在她周围。

不对，说话的不是丘比耶夫人。

萨弗努力使自己清醒一些，转过头，看到那只时常见到的黑猫蹲在一旁。

即使是情报的伪装，能说人话的肯定不会是真正的猫。

看出萨弗的疑问，猫先开口了。声音不是通过耳膜而是直接在大脑里回荡。

“姑且叫我schredinger吧。虽然名字这情报只是在这个世界才有必要。”

“正如你的原型所发现的，这个世界的一切都是情报构成。这点上你我都一样。你们认为的神，其实就是情报的起点和终点，轮回的圆。”

伴随着黑猫的话，萨弗的眼前出现了地球和太阳的幻影，自己则飘浮在两者之间。

“因为情报的轮回，有了你，有了世界。也许你现在还不能理解这些……接下来，睁大你的眼睛，去看看5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切吧。”黑猫抬起头来，望着黑色的天空。

情报的洪流开始流入萨弗体内。

这是5年前发生的一切残留在巨蛋内的记忆。

“大哥哥，赛拉今天很乖的，和太阳说了两分钟的话呢。”是赛拉的声音，但比在JUNKYARD时更加虚弱无力。

“你做的很棒，辛苦你了。”一个温柔的声音说道。这声音是……自己？

“大哥哥，你答应过，我能做到10分钟的时候，就带我坐大船玩的吧？”赛拉的声音充满了期盼。

“是啊，我们不是约好了的吗。到时候我们去坐大船，还去迪士尼，还去好多好多好玩的地方……”

“太好了……”

声音逐渐远去，新的一组声音响起。

“到底要进行到什么时候！对这样不浸在减速剂里就无法生存的孩子的实验应该结束了！”

是希特的怒吼声。

“希特……你以为我们在做什么？正如俗话说的，‘想要了解一个人，必须切开那人的肚子’，求知必须以破坏为代价，科学不就是这样走过来的么？”依然是自己的声音。声音很像，可是语气和自己完全不同。

眼前一亮，一幕画面像宽屏的电影般出现在眼前：

阳光、大海，椰子树，小岛。

自己、希特、安吉拉、谢罗正在沙滩上玩一个球。记得人类的资料里把这种活动叫做排球。

是自己扣球得分了。赛拉兴奋地跑进场内搂住自己的脖子。

希特懊恼地咧嘴，捡起球砸向自己。安吉拉和谢罗在一旁哄笑着。

没有盖尔。他果然和我们不同……此外，为什么这一幕里我们4人，看起来都双目无神，彷佛只有躯壳一般？

“辅助情报循环系统异常！STAGE2～5全部停止运转！”

耳边传来赛拉痛苦的呻吟声。

“不要停下来！快投入镇静剂！”又是自己的声音，“赛拉，再坚持一下！”

“已经够了！”是希特的怒吼声。砰，拳头砸在控制台上的响声。眼前突然一亮，可以看见了。

是的，一定是刚才的震动启动了屏幕的双向连接。现在自己正在巨蛋内部，通过屏幕可以清楚地看到控制台发生的一切。全身缠满导管的赛拉悬浮在自己旁边，但是她看不见自己，眼下正和自己一样睁大眼睛望着控制台。

因为这些都是5年前的情报了吧。

被希特用枪指着的，是自己？……不对，是黑色头发的另一个自己，对了，这个希特也不是红头发。

这两人一定就是5年前自己和希特的原型，真正的萨弗和希特了。在两人不远处，是金发的安吉拉，抱着病历卡不知所措。

“事到如今还想说什么呢？”黑发的自己面对希特的枪口冷笑着，“当初不是你亲口答应愿意随我来的么？即使赛拉死掉了，还可以找下一个孩子、下下一个孩子来代替。扔掉你对catch-22无聊的情结吧！”

“住口！”以如此语气说话的希特还是第一次看见。对了，这是真人希特…

“真是个了不起的家伙。”希特的脸因为愤怒而扭曲，每个字都咬着牙说出来，“别以为你能随心所欲地操纵任何人！你并不是神！”

“是吗……”黑发的自己依然冷笑着，表情没有丝毫变化。

令人窒息的数秒钟，接着突然响起了枪声。

一瞬间，他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是一旁的安吉拉开了枪。金发的希特和自己一样，一脸难以置信的表情，随即缓缓倒下。

安吉拉脸色煞白，语无伦次：“这……我、我并不是……要……”她全身不住地发抖。

黑发的自己对她露齿一笑，“我就知道，安吉拉一定不会让我失望的。”说完，他走到倒地的希特身旁，捡起落下希特的手枪。像孩童欣赏玩具般把玩着。

“按在适当的地方，就一定会‘砰’的一声。”他把食指放在扳机上，扣动了扳机。枪并没有响。然后以胜利者的姿态摊开手，“人也是这样。很简单吧？”

“你……”躺在地上的希特眼里几乎要冒出火来。大量的血开始在白色的金属地面上铺开，异常刺眼。

“科研就是探求真理。”黑发的自己嘲笑着垂死的希特，“而我将会得到真理成为神。你过去不是信教吗？向我祈祷吧。”

脑子里突然回忆起POINT 136的广播：

“好王子狞笑着，从怀里拔出手枪，杀死了坏王子
公主这才知道，她以为是坏王子的人，才是真正爱着自己的善良的人
她以为是好王子的人，才是利用自己的恶人
………
公主的心破碎了
公主的悲戚唤来黑暗
整个国家和公主一起沉入了绝望的深渊”

喇叭里响起缀泣的声音，是赛拉在抽泣。

刚才发生的一切，她全都看在了眼里。黑发的自己和其他人都惊愕地望着屏幕。

赛拉抽泣着，死死地盯着黑发的那个自己，深吸了一口气，不顾一切地哭叫起来。

整个EGG震动了。KarmaCity也随之颤抖了起来。发电设备方向冒出了火花和浓烟。

12台巨大的天线疯狂地运转着，将赛拉的恸哭转化为电磁波情报，以超过几十亿瓦的功率向太阳抛去。

虽然是5年前的记忆，处于情报乱流中的自己还是被巨大的冲击压得透不过气来，脑子里塞满了赛拉的绝望。

Om　man1 padome Mm　VARNA

眼前的屏幕突然显出这么一行字。当初第一次和VARNA同步时也看到过这行字。是谁和VARNA发生了同步？

努力睁大眼睛，想要把握周围的局势，眼前全是杂乱的电磁漩涡，什么也看不清。

耳边传来兽的咆哮，是VARNA的吼声，吼声中夹杂人的肢体被吞噬的声音和数人的惨呼，其中一个是安吉拉的哭声：“萨弗！是我啊！别吃我……”

一切突然沉寂了。

萨弗睁开双眼，发觉自己还是和刚才一样躺在EGG底部。黑猫蹲在身旁，脖子上的铃铛叮当作响。

“你刚才看到的是5年前这里发生的一切，以及，真正的VARNA的觉醒……

赛拉的悲痛化为情报感染了太阳。太阳的情报紊乱了，发生了黑化。这就是此后5年里你们看到的黑色太阳的来历。



你的原型，黑发的萨弗被从太阳泛滥而出的情报感染，他对于真理畸形的执着，唤醒了掌管宇宙真理的司法神VARNA……很讽刺吧？安吉尔不是对你们说过吗？‘所谓神魔，无非就是人的本质的体现罢了’……

就这样，VARNA吃掉了在场的所有人，包括希特，包括安吉拉，包括后来成为你敌人的贝克上校，并在随后被安吉尔的警卫部队杀死了。而安吉尔从VARNA的DNA里提炼出恶魔化病毒，给自己注射，化为了阴阳神哈利哈喇。”

萨弗睁大双眼看着自己的双手，无法接受这样的事实。自己的化身也是VARNA，自己竟然是这样一个人的复制品。黑猫看着他，没有再说话。

“5年中，赛拉关闭了自己的心扉，一直待在这蛋里，和自己那个被变成修罗场的乐园一起……”背后传来希特的声音，很平静，透着哀伤。

萨弗回过头，站在眼前的是5年前死去的金发希特。“但是现在不同了。”希特对这个银发的萨弗露出友善的微笑，“你既是萨弗，又不是萨弗。你是从虚拟的战场上成长起来的真实的人，不是任何人的复制品。”

“闭嘴！他不过是赛拉自慰的产物，一个AI罢了！”希特背后液体的漩涡里，出现了咬牙切齿，黑发的萨弗。更远处，是半裸着上身，陪伴赛拉玩排球的那个AI。AI环顾左右，用虚无飘渺的声音喊着：“赛拉……赛拉在哪里？”

“AI也好，自然的生命也好，本质都是相同的，都是情报。你忘记了这话是你说的了吗？”希特冷冷地看着黑发的萨弗。

“That's catch-22——萨弗，你还记得这个词的含义吗？”希特突然扭头向银

发萨弗问道。

萨弗一愣。“四面楚歌、走投无路、无法逃避。有如被关在漆黑的囚室里四面皆壁。”原本不应该存在于他记忆中的含义，此时清晰地浮现了出来。

“本来，万物的情报应该流向太阳，从而完成再生的循环……但是这个伪造的太阳搅乱了情报的流动。丘比耶夫人等试图改变太阳，最后只是引起了更大的灾难。人类是无知的，并因此而获罪……想要盗取神的情报，最后却堕落为恶魔。”金发的希特黯然地低下头。

“这5年来，我们这帮亡者被EGG所束缚，有如被关在漆黑的囚室里走投无路。你会记得只有那个萨弗才知道的词，就是由于情报的乱流。情报的乱流不光造成了太阳的黑化，给环境带来灾难，也给赛拉带来了悲哀，造成了像戴维德和安吉尔那样不幸的人……现在，是请你解放我们，斩断过去的束缚的时候了。”

银发的AI萨弗默默地站起身来，面对另外两个自己，摆出了战斗的姿态。

半小时后

KARMA CITY机场候机室，两个人影对峙着。

一边是黑发的安吉尔，一边是绿发绿瞳孔的男子盖尔。

“我不会破坏最后的移动手段？”说话的是面无表情的安吉尔，“但你为什么会这么判断？”

“那样等于断绝了最后的生路，没有人会执行这样的命令。”外号“铁面皮”的盖尔此时依然是面无表情，“起码，在这个城市是这样。”

“所以，你判断机场的飞机没有被销毁……还真是聪明。”安吉尔沉吟了一下，露出冰冷的微笑，“差不多也该作个了结了吧？”

“是啊……该作个了结了。”盖尔平淡的语音突然发生了变化，“你差不多也该醒悟了吧？”

“说教的话就免了。”安吉尔不耐烦地说道。根据STAGE1的战斗记录，这个男人擅长寻找对手的心理弱点，眼下不论对手再说什么，都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心理战术罢了。安吉尔如此判定。

“希望你成为世界的希望，而不是黑暗。戴维德这么说过吧？”盖尔的这句话产生了巨大的效果，原本如坚冰一般的安吉尔明显发生了动摇，露出诧异、悲哀、怀疑的眼神。

“抛弃你的怨念吧！吉娜！”盖尔再次投下的这句话，彻底击溃了安吉尔的心理防御。

多年前的一幕、火光、血、戴维德的脸，瞬间在眼前闪过。

安吉尔后退两步，抬起头，惊恐地瞪着盖尔：“不、这不可能！你不可能是那个人！”

“对，我不是他。”原本冷面的盖尔，此时竟然露出一丝温柔和怜悯的眼神，他缓缓举起左手放在自己胸前，“但是他在这里。这是事实。死者的情报，最终会回到太阳。而你们用盗自太阳的情报造出了我们……因此我身上带有他的情报，也

并非那么不能理解吧？”

“……这一定是谎言。”安吉尔回过头，露出无助的神情，“……他死在那些无知的人手里，我和他，是被那些无知的人活活分开的！我一再说，丘比耶病是不会传染的……”从戴维德死后，安吉尔就隐藏起来的柔弱、无助的一面，此时毫无保留地展现了出来。

“……他是幸福的。即使肉体已经毁灭了，到现在，依然有人深爱着他……并且……”盖尔轻轻地叹息着，向前踏出一步。

“不要说了！”安吉尔大喊，眼神里充满绝望。

“他也依然还爱着你。”“不要再说了！”已陷入半狂乱的安吉尔挥起右手，猛然刺进盖尔的左腹。

盖尔微微颤抖了一下，用左臂抱住安吉尔，微笑着看着她，眼里充满了爱、悲哀、怜悯、和别的复杂感情，接着用右手刺进了安吉尔的心脏。

两人一同倒在机场的地板上，血流在了一起。

“一开始，你就打算拉我一起死掉么？”安吉尔看着盖尔，泪珠不断落下，却露出一丝微笑，“你这个臭AI……”

然后把头靠在盖尔胸前，和他一同死去了。

2025年 X月X日·太阳

萨弗、希特、赛拉、安吉尔、安吉拉、丘比耶夫人……还有其他无数死者的灵魂，向太阳流去。

那里是神的领域，万物的起点与终点，生命的轮回之地。

(The End)



后记

简易事件年表

199X年～2025年

地球环境逐渐恶化。植物大面积枯死，阳光开始变得有害。马尔戈 · 丘比耶夫人成为第一例丘比耶症候群发现者。

1997年

希特的妹妹死于遗传病。

2013年

希特认识萨弗。赛拉出生。同年哈理斯教授前往HAARP和丘比耶夫人研讨电磁波对于DNA的损害。

2015年

安吉尔发现丘比耶症候群的根源在于日光中的有害射线。同年WHO改名为KARMA协会。

2019年

KarmaCity建成。

2020年

萨弗和希特进入KARMA协会。

赛拉运用生命情报，做出萨弗、希特、安吉拉、谢罗四人的AI和假想空间，作为自己玩耍的场所。

ASURA PROJECT启动。假想空间被扩建为STAGE1 · JUNKYARD。

萨弗和希特发生争执。安吉拉开枪杀死了席特。萨弗变为恶魔VARNA，吃掉了安吉拉、贝克上校。

太阳黑化，阳光所及之处人畜全部患上丘比耶症候群。KarmaCity以外的人类转入地下城市生活。

太阳黑化后国家崩溃，以武装士兵为目地的ASURA PROJECT失去了存在价值被封存。

2020～2025年

STAGE1 · JUNKYARD内的AI反复进行着无休止的战斗。六大部落形成。AI萨弗成为最小部落首领。

2025年以后

协会推行全人类恶魔化计划，以存续人类，获得在阳光下生活的能力。不愿恶魔化的人类形成反协会组织.

安吉尔私自将恶魔化病毒投入STAGE1 · JUNKYARD。为了挽救4个AI，赛拉随后也进入STAGE1 · JUNKYARD，造成记忆丧失。

《DDS》的游戏剧情

控制程序被AI萨弗破坏，STAGE1 · JUNKYARD消灭。AI萨弗、AI希特、AI安吉拉、AI谢罗和AI盖尔（戴维德）5人来到现实世界。

《DDS2》的游戏剧情



文/Nearfar　编/清雨

人物介绍

陈靖仇



为隋朝所灭之陈国后裔，生性善良，被陈辅救下后跟随其修行鬼谷道术，喜诗词歌赋而厌恶争斗，性格有些软弱。



陈辅

大陈国遗臣，曾与陈靖仇同为故国将军，起兵失败后潜心修炼鬼谷道术，抚养陈靖仇长大成人，并试图寻找复国之法。

拓跋玉儿



北方鲜卑拓跋部落的美丽女子，生性刚烈，好打抱不平，对自己的武功有强烈自信，容易做出决断，但偶尔也会自大迷失方向。



于小雪

出生在月河村的白发少女，因满头白发被人视作灾星，天性善良温柔，娇小可爱，但似乎身负某种奇特能力。



张烈

北方突厥与南方汉人通婚之后裔，相貌堂堂武功盖世，胸襟广阔，有成大事之心愿，生性豪爽，喜交朋识友。



宇文拓

大隋朝当朝太师，年纪轻轻已拥有万人之上的身分，生性冷漠孤僻，做事冷静，但心中似隐藏着什么秘密。



独孤宁珂

当朝太后的侄女，美丽柔弱的女子，曾学过一些法术，是隋炀帝极为疼爱的一位郡主。



古月仙人

隐居在仙山岛上的仙人，传说擅长医药与奇术，生性冷淡，对周遭事物兴趣都不是很大。

然翁

古月仙的好友，看似和蔼的老人，实际上是一位御剑高手。

序章

世界沉默着。

天边的云落在山峦河流之间，形成重叠飘渺的迷雾，万物被笼罩上灰白的雾霭，一切仿佛被无形的手扼住，停滞了流逝。从未有过的沧桑从大地深处向着四周蔓延，笔直渗入一望无际的辽阔和悠远中。

连风也停住了，只留下悠长无奈的呼吸，在梦魇和回忆中残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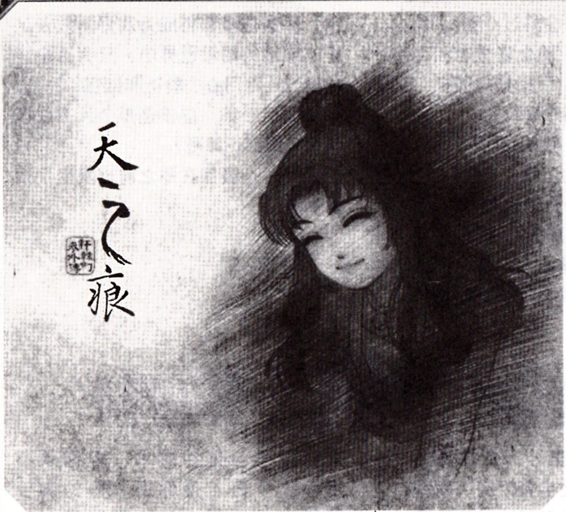
女子低头望向自己洁白秀美的赤裸双足，微小动作中，几缕金发从两侧垂下，提醒她那是已不属于自己的时光和记忆。

轻轻抬起手，女子摩挲着如阳光般的金发，微微叹息一声。

叹息顺着山谷轻轻飘走，融入重重雾霭之中。

曾经在这里度过的数万个日日夜夜，就在这样看不见日出日落的灰色雾霭中缓缓流逝。岁月扭转了一切，以至于心中炽热的情感都慢慢冷却，强烈的爱与恨在内心反复磨砺，化作风轻云淡。往日深刻的，执着的，想念的，盼望的，努力的，希冀的……那些林林种种的悸动，在心头犹如抚琴之手轻轻掠过，最终化成一缕清音消散于这浩浩荡荡的世界里，终不可见。

只有脚步声在背后缓缓响起。



没有回头，金发女子只是冷漠地抬起双眸，聆听自山间漫漫而来的脚步声。那些笼罩在云中的潺潺流水之音里，阵阵脚步声仿佛要踏破这死去一般的宁静，声声入耳，最终落于身畔。

“又在想过去的事？”

微微嘶哑的嗓音里，带着一股孤傲味道。原本冰冷孤独的女子猛然瞪大双眼，扭头盯住身畔那个落寞的影子。纵隔近百年的光阴，依稀的痛楚与欢乐仍时时点燃她内心的点点烛火，灼烧曾经哀恸的心。

“……是，是你？”

“是我。”

清冷的影子在女子身畔坐下，冰凉台阶上的青苔蔓至云雾之中，遥不可见。伸出自己白皙的手指在空中微微一拢，俊俏的面容上挂着苦涩的微笑。

女子侧头盯着这张脸看了许久，心中万千思绪在这一刻仿佛被凝固成了血与泪，歌与阙，失落与困苦，悲伤与磨难浇筑出的一块参天磬石，压在喉间，抵在心头。

良久良久，世界仍沉默着。

女子深情的目光在时光流逝中一刻也未转动，天空中淡淡的金色轮廓在云雾间飘渺，男子白皙的双手指尖朝地，轻轻扣动着某个旋律，一点一滴犹如雨滴垂落，敲在女子心间。

“这是最后的机会了。”嘶哑冷漠的声音在空中微微漾起，女子目光中的那张面容微微耸动了一丝表情，继续说道，“最后的岁月，最后的记忆，一切的一切，都要结束了。我来找你，我们共饮一杯，如何？”

口气貌似询问，言语之中却颇多肯定之意。女子目光停在那双冷峻眼眸上，没有半分犹豫地点头应允。

一阵清风吹过，吹散袅袅云雾。石桌，清茶，几颗鲜果，金发的女子与那清冷的影子席地而坐，彼此间的呼吸近在咫尺，两人的神色却像走过天涯海角般遥远陌生。

“还能记得一切吗？”

“记得。”女子扶着自己如玉石般温润的额，“因为记得，才更痛苦，可一旦即将失去，又觉得更难过……”

“这一切都是天道使然。”嘶哑冷漠的声音微微缓和，“有因有果，

你若懂得这些，想必会好过一些。”

女子淡淡点头，脸上表情也和周围的云雾一样淡然，手指拈起茶杯，一点朱唇轻轻触上杯中碧绿。

“……谢谢你，我明白。”

又是不知多久的沉默。

温茶飘香，女子似也放松了心情，眼神渐离面前那人。悠悠往事如同舌尖醇香，丝丝沁入心脾。不管好与坏，是与非，成与败，抑或对与错，那些往事都将成为灰烬消散在这虚无缥缈的浩瀚世界中，只有这宁静片刻，让她用心去聆听和回忆。

“那一年，应该是那个人去往雍州伏魔山那一年吧？”

“对，虽然在那之前也发生了很多事……”

…………

………

…

一章

雍州城北十余里外，自古矗立连绵不绝的山脉遮住半壁天空。高峰入云，林荫遍野，晴日间吹过阵阵清风，林海随风抖动，山上山下一片浩荡。望见眼前这一片盛景，山脚下面庞仍显稚嫩的少年犹豫着迈动脚步，眼神闪烁地跟随一名老者的身影，顺着山路缓步拾阶而上。

老者身着古朴布袍，肩负宝剑，双眉怒目中自有一股威严，双足踏着自古以来被登山者踏出的小径飘然穿过竹林，时不时回首扫视少年一眼，目光锐利得让少年不时低头避开那如刀锋般目光。

越过山脚小径，老者停下脚步，回首盯着步履不稳的少年，沉声说道：“靖仇，为师今日除了带你来伏魔山寻复国之上古神器外，还要看你修炼之成果！”

少年见老者神情前所未有地肃穆，原有些低沉的双眸陡然一跳，低声应道：“师父，别这样，徒儿……”

老者皱眉斥道：“靖仇，为师一直让你学习鬼谷道术，但你从不用心。今日若是你连为师的脚步都跟不上，那今后也不比再叫老夫师父了！”

老者声色俱厉，让少年脸上现出一片惶然，被称作靖仇的少年只怯怯叫了声“师父”，便不敢再说什么，惟有快步跟上老者脚步，登上伏魔山之路。

少年知道自己师尊就是这般脾性，长久以来，他也早已习惯了。

登上伏魔山，少年遥望山下景色，想到那些曾包围自己的林海如今都在眼底，心中有些兴奋，高声对着始终在自己眼前的背影喊道：“师父！”

早已站在山顶的老者缓缓回首，脸上仍是没有一丝笑容。

“靖仇，为师早就跟你说过，凡要做大事之人，都要喜怒不形于色，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

少年一愣，随即心直口快地脱口而出：“可是师父……徒儿……徒儿根本就不想承担什么复兴陈国

的大业啊……”

“你，你在胡说什么！”

一声断喝，打断了少年首次流露出的退缩怯意。老者满面怒容地望着自己的弟子，声音都带着颤抖地怒道：“你，你在胡说什么……陈靖仇！你祖国被北虏灭国，迄今已有二十余年。十六年前你父亲也为复国大业牺牲，如今未来复国之希望，全都寄托在你身上，你现在说的是什么鬼话？”

陈靖仇也是习惯了师父这种怒气勃发的模样，有些怯意却仍把心中的想法照直说了出来：“可，可是……陈国都亡了这么久，大家差不多都忘了，现在还要将它复兴，实在没什么意义啊……”

“靖仇，你，你，你……”

老者被陈靖仇这番话气得几乎语不成声，伸出手指连在虚空中点了几下自己弟子，浑身颤抖着责问道：“十六年前，隋虏大将杨素四处搜捕陈国后裔，为师为了救你，牺牲了自己惟一的孙儿，你可还记得？”

陈靖仇心中一凛，想起那些曾被许多人说起的前尘往事，立即低头半跪于地。

“弟子明白！弟子能有今日，都是师傅深恩。”

老者顺了口气，脸上怒容未变：“哼，既然知道，你刚才满口鬼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徒儿知错……请师父息怒。”

“哼……”老者拂袖怒道，“若今后你再出言不逊，为师就将与你永世断绝关系，明白了吗？”

“是，弟子明白……”

老者脸色稍缓，微哼一声，转身走向山顶。陈靖仇快步跟上，却隐约觉得有些不对，自己和师父的影子在地面上竟渐渐黯淡，最终消失不见，周围天光只是片刻之间已如午夜一片漆黑。

“师父，这是怎么回事？”

老者抬头望了一眼天边，冷声道：“不过是天狗蚀日罢了。”

陈靖仇若所有所思地哦了一声，抬头再度望向天边，陡然发出又一声惊叫。

“啊……”

老者对自己这个年幼的徒弟简直毫无办法：“你又怎么了？”

“那，那颗星星好奇怪，带着尾巴，红色的那一颗！”

老者转头顺着陈靖仇的目光看去，原本冷峻的神色竟化作一股喜色：靖仇！这是妖星现世……此乃隋家将亡，陈国将兴之兆，有何可惧？区区几个异象就让你戚戚不宁……万一为师谢世了，在地下要如何安心？”

“师父……请您别说不祥之言，弟子，弟子知错了！”

老者摇摇头，看着这名在自己眼前长大的少年，放缓声音说道：“靖仇，师父想问你，你是否觉得……为师太过严厉了？”

陈靖仇摇头：“不，师父恩重如山，弟子……”

老者长叹一声：“你也不用与为师客套，师父怎么会看不出你现在心情低落？为师也不想对你如此严厉……你年纪还小，就要承担这般重任，为师明白你的确内心凄苦，却不知与谁诉说。”

看陈靖仇低头不语，老者口气更



缓几分："也许为师方才对你是严厉了一些……这是为师的不对，希望你别太挂在心上。"

陈靖仇抬起头，用力摇头："不会的，师父。"

老者挥挥手道："那就好，我们走吧。"

师徒二人步入伏魔山顶的天然石洞中。伏魔山上的石洞早在数千年前已无人踏足，洞内一片森然寒气。陡入洞中，老者和陈靖仇已望见安放在洞中的一枚古镜，双掌合并大小的古镜貌似古朴无华，浑身遍布铜锈，上刻世人不识的字符与花纹，伫立石壁一隅。看到这样事物仍安放此处，老者立即面露喜色。

"靖仇，这就是昆仑古镜了，能够助你复国的五样上古神器之一！"

"能够复国的神器？"

老者满面红光，显然异常兴奋："没错！古书上记载中原自顾有十大神器，分别是钟、剑、斧、壶、塔、琴、鼎、印、镜、石。由古书上所记，只要能凑齐其中的琴、鼎、印、镜、石'五样，就能获得天下！"

陈靖仇愣了一下，虽然并不相信这种事，对师傅的一向尊崇还是让他好奇地走近那块古镜："收集齐五样神器就能获得天下？好神奇……"

老者赶忙伸手拦住少年："靖仇，不要乱碰，待老夫研究一下书上是如何记载的，再做定夺。"

陈靖仇安坐在老者身畔的岩石上，看老者静静阅读手中竹简。

"师父……"过了半晌，少年忽然想起一事，抬头试探着问道，"我可以问你一个问题吗？十六年前，我爹爹他……究竟是怎么死的？"

老者放下手中竹简，看着自己刚满十六岁的弟子。

"你想知道？"

"嗯。"

“好吧……”老者低头叹道，“你也已经不小了，为师就告诉你吧。十六年前，师父与你爹号召当时南方遗臣旧部，集结了万余人的军队在江南起兵，意图复兴你的祖国陈国。当时的北虏之君得知消息后，立即派兵南下。领兵之人正是昔日灭我大陈的名将杨素。在决战当日，为师与你爹爹得知对手乃是名将杨素，不敢轻敌，调用所有将士全力出击，不料那杨素竟只带了二十余骑前来！”

陈靖仇讶然：“二十骑？那爹怎么会败给他？”

老者眼神渐渐阴沉下来，脸上露出不可置信的表情，声音却依旧沉稳：“靖仇，接下来你听好了……这也是为师何以后来会去苦学十年鬼谷道术，并严格要求你也须修行的原因！当日击溃我们大军的人，并非杨素老贼，而是他一名拥有阴阳妖瞳的弟子杨拓！”

“杨拓？”陈靖仇首次听到这个名字。

老者低下头，声音里充满了无奈和愤怒：“更让人寒心的是，后来为师才得知，当日此战不过是杨素拿来给那杨拓练习的考验罢了，那老贼他甚至都未出手！”

“啊？”陈靖仇对这些往事闻所未闻，第一次听师父说起，顿感惊讶。

“我军全军覆没……那之后为师和你爹爹身受重伤，各自逃生。你爹娘半路不幸被捕，最后为国牺牲……至于你，也是因老夫事先以自己襁褓中的孙儿与你暗中调换，你才能够幸免。”

陈靖仇对于这一段往事倒是所知甚少，少年愧疚地低下头：“对不起，师父……”

老者挥挥手道：“算了，都是往事……那杨素老贼已于十多年前病故，但他那可怕的弟子杨拓仍在人间。你若不好好学习鬼谷道术，让自己与他势均力敌，那我大陈可真就复国无望了！”

陈靖仇知道自己师父绕来绕去总会把话题回到复国和修炼上，只能硬着头皮点头：“是，弟子明白了。”

老者点点头不再说话，而是专注看完古书上的注解后收起竹简，抬手对少年道：“靖仇，退后一些。”

“是。”

“书上记载此镜寒气甚重，需以炎劲渗入，将其森寒之气化去才可拿取。”老者双手在空中飞快结印，一股炽热气流随之荡漾扩散，陈靖仇眼见老者手中燃起一股烈火，随之这股火焰被悉数送入古镜之中。

老者将炎劲送入昆仑古镜，石洞内的寒气顿时化为乌有。陈靖仇走近这枚上古神物，试探着问道：“师父，可以直接拿起来了吗？”

“嗯，你来将它拿起来吧……”老者点头，“且让为师看看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老者话音未落，陈靖仇双手已捧起昆仑古镜，霎时间一股妖气自镜下冲天而起，让两人始料未及。

“怎么……”

无形波动自空中荡漾，无数妖气在空中旋转汇聚，陈靖仇尚在懵懂之际，老者已一把拉住少年疾步后退。安放昆仑古镜的位置慢慢浮现出一个淡淡影子，那影子身高数丈，浑身洋溢七彩光芒又青面獠牙，仿佛噩梦中才会出现的可怖巨兽一般。

老者见多识广，看到这一幕心中陡然一寒，低声叹道："不好。"同时双手发力，将陈靖仇拉至洞口。

"师父，这是怎么回事？"

"可恶……这是上古魔兽饕餮……为何古书上没有记载此事？靖仇，你快逃！师父也不是这饕餮的对手，你趁它还未成形之前快逃！"

"师父……我，我不能就这样丢下师父……我们一起上吧！"

老者扭头看了一眼自己的爱徒，威严肃穆的眼中流露出一丝欣慰，但声音却愈发严厉。

"快走，要为师说几次？"

一掌轰在陈靖仇胸口，老者将少年推出洞外，自己牢牢站在洞口，一身道袍无风飘扬，声音中透着决绝："靖仇……别怪师父，你根本不知这饕餮之可怕！呵……既然天意今日让我陈辅亡于此地，我就与你一同封在此洞之中吧！"

陈辅双手合拢，五指向外翻飞结成数个手印，背后宝剑冲天而起，刹那间已使出浑身解数，全身功力凝成无数寒气，在洞中四散蔓延，丝丝寒气在空中结成无数冰丝，片刻之后已将整个山洞彻底封住。

…………

…………

不知过了多久，陈靖仇终于从昏迷中醒来，发现头顶的天空已恢复如初，眼前山洞已被冰丝覆满，只有师傅微弱的声音从洞中隐隐传出。

"靖仇……刚才那魔兽是上古魔兽……饕餮……为师用全身元神之力制出冰丝……再过片刻之后，为师和这饕餮就将被彻底冰封于洞中……"

陈靖仇扑通一声朝着洞口方向跪下，心中悲痛，眼泪止不住地流下来："师父……"

"靖仇……"陈辅的声音仍断断续续，思路却是极为清晰，"为师在冰丝之中元神会渐渐耗尽……所以……最多只能活个……一年不到……"

"师父，别这样，别丢下我一个人！"

陈辅的声音不为所动，继续说道："靖仇，万一师父死了……冰丝就会……失去力量……饕餮它又会再度……危害世间。你，你离开此地后……去雷夏泽，找师父的师兄公山先生……请他前来救师父……消灭饕餮……若，若是还无法救出师父……你就自己好好修炼……尽力搜集余下四件神器，无比要重建大陈……"

陈靖仇一生之中从未遭遇如此孤独痛苦的时刻，泪如雨下的少年早已不知如何是好。一直都是师父带领自己东奔西走，这一刻忽然孤苦无依，他只能以模糊的双眼望着被冰丝填满的山洞。

"师父，不要说了……"

"记住……若，若遇那杨拓……切勿与他交手……能逃就……马上逃走……知道了吗？"

"师……师父……"

"别哭，快去……"

陈辅的声音渐渐弱了，终于消散在伏魔山顶的风声回响之中。烈日当空，无依无靠的少年垂泪站在洞口对着恩师的方向拜了一拜，心中万千惧意和凄苦都无从说起。遥望雍州城通往雷夏泽的官路，孱弱的少年咬牙顺着山路迈开脚步，开始了今生首次独自一人的旅程。

二章

月河村的客栈里，陈靖仇独自一人坐在窗口对着炽烈的阳光发呆。从窗口向下看去，整个村子的景色尽收眼底：贫瘠的土地露出的赤黄色裸土周围顽强地生着少许杂草，大部分田地已经荒芜。破败的房屋周围堆满碎裂的砖瓦，就连覆盖在水井上的茅草也染满了灰尘，仿佛随时被掸抚就能落下簌簌灰砾。楼下街道中时不时有低声的耳语传到耳畔，也尽是些唉声叹气之语，听着这些慨叹的声音，陈靖仇自己也忍不住叹了口气。

"唉……没想到会是这样。"

从伏魔山上下来已有两天了，按照之前师父曾说过的方位，越过这只有独桥过河的月河村，向北再走不远就能抵达雷夏泽。偏偏月河村即将举行河神祭祀，惟一能通过月河的独桥禁止通行。即使陈靖仇怎样苦苦哀求，守桥人也不肯通融。少年只能和大多数想要通过这里的旅人一样，暂时在客栈安身，等待祭祀结束。

轻柔的脚步声自楼梯下慢慢走近，陈靖仇收回目光，对着走上楼的少女微微一笑。

"小雪姑娘，你好。"

缓步走上楼梯的少女仰起头，阳光正洒在她略带哀伤的面容上，让人更容易注目她那一头如雪白发。和陈靖仇一样尚显稚嫩的脸上有着太多悲伤，仿佛那娇小身躯藏也藏不尽。少女举手投足之间带着一股浑然天成的温柔羞怯，也是陈靖仇从小到大从未见过的温婉柔姿。

"陈大哥……明天就要举行河神祭了，被抽中签的姑娘……"

陈靖仇低下头，声音也跟着低下来。

"我知道，是岳大夫的女儿吧？"

一时间两人无语，最后还是于小雪打破沉默。

"听说……岳大夫和他夫人，都哭得很伤心。"

陈靖仇摇头："我之前也问过这客栈的贺老板，他说抽签决定送谁家女儿给河神祭祀是岳大夫、村长和几位长老共同的决定……只是可恨这些人都不相信我的话，断不会有如此残暴的河神……"

于小雪叹了口气："可是陈大哥……就算你阻止了他们，他们也会为了平安偷偷祭祀的，这是月河村的命运，你我都没有办法阻止。"

多日来一直梦见自己师父的少年猛然抬头，在面前少女的眼神中似乎感觉到一丝不同。

"小雪，你怎么了？今天客栈不忙吗？"

于小雪羞涩地笑笑："不忙，陈大哥，我去干活了，你好好休息。"

只说了几句话的少女转身离去，陈靖仇望着这和自己一样孤苦的少女背影，心中略感惆怅。

于小雪和陈靖仇一样也是孤儿，自幼被月河村的客栈老板老贺收养，在客栈里遇到这位彬彬有礼的少女，让陈靖仇首次感受到异性的温柔与美丽，只是那头白发却美丽得近乎于诡异，让人在赞叹之余心中不免带了一丝异样。和自己无依无靠只跟师傅相依为命一样，小雪只有一位腿脚不怎

么灵便的弟弟跟在身边一同生活。陈靖仇对这位美丽少女抱有一丝好感，无奈最近村中正举行河神祭祀，来往旅人多半滞留在客栈之中，异常忙碌的于小雪和少年并无多少机会交谈。

于小雪离去不久，陈靖仇重新坐到窗口眺望客栈斜对面的药铺门口。抽签结果公布后，药铺的岳大夫家里哭声就从未断过。哭哭啼啼的岳夫人也阻止不了村中传统，正值妙龄的少女被几名村民看管着，等待祭祀之日奉予河神。整个月河村都笼罩在一片愁云惨淡之中，只有一些上了年纪的村妇对此早已见怪不怪，脸上挂着麻木的笑容。

片刻之后，陈靖仇发现药铺里的哭声渐小，反倒是楼下传来小雪弟弟小朔和客栈老板老贺的说话声，小朔的声音里拖着哭腔，显得异常悲伤。

“老板，这是怎么了？”

从楼上下来，看到小雪的弟弟跪在地上哭得伤心，陈靖仇心中已隐约猜到几分真相。

“唉……小兄弟你有所不知，刚才这孩子的姐姐，就是你见过的那位小雪姑娘，刚才突然去跟村长说，他想要代替岳大夫的女儿去当河神祭品！”

“什么？”

跪在地上的少年小朔抹着眼泪：“都怪我不好……昨天晚上我跟姐姐闹别扭，怪她以前没有好好替我治脚，才害我变成现在这样子……”

贺老板叹息一声：“傻孩子，当年是因为你家里没钱，那势利大夫不肯替你治病……你其实早就知道，还这样胡乱说话让她伤心，也许她就是伤心了，才会突然想去寻死……”

听贺老板这么一说，少年哭得更伤心了。陈靖仇摸了摸自己背后宝剑，低声问道：“老板……我大概明白了，你们那个献祭女孩给河神的仪式，什么时候举行？”

贺老板看了一眼这个十六七岁的少年，有些意外地答道：“应是明日一早，可外人一律不准过去。”

陈靖仇一只手握住自己背后宝剑，摇头道：“老伯，你们村中这习俗真是太过分了，我一定要去阻止他们。”

贺老板愣了一下，赶忙拉住陈靖仇的衣角低声道：“客官，您的心意我很感动，毕竟小雪也是我从小养到大的……只是，不会有人理您的。就算您真的能把我家小雪救回来，村人害怕河神爷生气，照样会把别家女孩献给河神……”

贺老板的话说得凄然又无奈，陈靖仇听了心中也有些茫然。少年握着剑站在门口犹豫了片刻，看着瘸腿的小朔一瘸一拐走出客栈，不知为何，他竟回忆起自己当年一个人在雨中嚎啕大哭的日子，一股莫名的冲动让陈靖仇快步追着小朔出了客栈，在河畔他拉住哭泣的小朔。

“小朔，告诉我，他们举行祭祀是在哪里？”

原本掩面而泣的少年睁开双眼，望向一脸坚决的陈靖仇，慢慢停住了抽泣。

“大哥哥……你说的是真的吗？你真的愿意去救我姐姐？”

“嗯……只要你告诉我怎么去到祭祀的地方。”

小朔抹了一把眼泪，又擦擦鼻涕，指着自己背后一片密林低声道：

“大哥哥，沿着这边的树林走下去，就能找到月河河洞那儿，他们一直都在那里献祭。求求你了大哥哥，一定要救姐姐出来……”

“放心，我一定全力以赴。”

做出这样承诺的陈靖仇，快步穿过密林，顺着小路来到月河河洞。

天空中烈日炎炎，月河洞口却冰凉潮湿，脚下的路因进入河洞变得湿滑，周围空气里也透着一股诡异的咸腥。陈靖仇拔剑在手，仔细聆听河洞深处的细微声响。

越过几个转弯，陈靖仇赫然望见了村中年长的村民们围成一圈，聚在地面一处应是为河神准备的巨大洞口前念念有词。负责献祭的巫女、村长和岳大夫分立在于小雪的左右，白发少女被绳索捆住不能动弹，只是跪在那里闭目不语。火把和烛光照亮了黑暗的洞窟，在众人身后拖出长长的影子，把这些村民的面容照得扭曲又狰狞。

“河神大人，请接受我们的献祭……”

巫婆挥挥手，有两人正要把于小雪推下洞口，陈靖仇一个箭步冲过去，高声喝道：“等一等，你们都给我住手！”

两名汉子正欲将小雪推下漆黑地洞，被这一声呼喝吓得手一抖，没有发力。披头散发的巫婆扭头瞪了陈靖仇一眼，阴阳怪气地责备道：“哪里来的无知小辈？竟敢耽误献祭这头等大事！”

陈靖仇被这些眼神麻木的村民包围，明知劝说可能无效，仍大声说道：“这个河神根本就是骗人的神，你们都被它给骗了！”

女巫身旁的一名巫师怒道：“死小鬼，你胡说什么？！”



"是啊，你凭什么知道河神爷是真是假？"月河村的村民们不为所动，仍把目光牢牢锁在小雪身上，不让陈靖仇前进半步。

"你们……"

对着这些普通人，少年的手握紧剑柄，却无法拔出。从小到大从未体验过的无奈阵阵袭来，让陈靖仇满腔怒气却无处宣泄，只能死死盯着带头祭祀的女巫。

村长叹了口气，上前一步劝道："小兄弟啊……这十五岁少女献给河神爷以求全村之平安，是我们月河村中自古以来的传统。若不献祭少女，河神会大怒，让水源断绝，五谷不继，使我们无以为生啊……"

"这神根本就有问题！"陈靖仇仍试图劝说村长，"如您所说，这行径完全是妖魔所为，你应该想法子将妖魔赶走，而不是找可怜的姑娘来做牺牲！"

村长后退两步，轻轻摇头："不行，小兄弟……此事攸关全村安危，老夫也不能冒险……来，把祭品扔下去！"

"你们！"

随着村长右手一挥，两名壮汉已将小雪推下地洞。看到这一幕的村民们仿佛如释重负，纷纷转身离开，竟不出一言，也不再理会这个打断献祭的外来旅客。陈靖仇想要叫住村长责问两句，却发现村长的眼神也和周围的村民一样极度麻木。

犹豫一下，陈靖仇放弃了与村民继续沟通，他转身跳入那个漆黑地洞，没有半分犹豫。

很多年之后，想起这些往事，陈靖仇总是觉得欣慰。

是与非，不用抉择，已有答案。

三章

从这里向身后遥望，山坡下的小路尽头就是月河村。陈靖仇眯起眼睛看着大风吹过，吹起阵阵白幡，招魂的颂咒声在风声中时隐时现，山坡上青草荡漾，却掩不住身畔女孩的戚戚悲意。闭上眼睛，少年又想起师父严厉中偶露温和的面容，陈辅的声音透着苍老，在陈靖仇耳畔回荡。

"做一个顶天立地的人物，为你父亲报仇，复兴大陈国……"

失去亲人的悲痛，再也没有谁比自己更清楚。那一霎那传来的悲伤，能让周围的一草一木、一沙一石都冰冷彻骨。那一刻伤心人只觉得天地苍茫，这世间唯自己孤独一人，心中悲苦，已非语言所能说与。

"小雪……不要太伤心了……"

于小雪仍啜泣不止，眼泪滴落在草尖，犹如朝露般晶莹美丽。陈靖仇想起之前的一幕一幕，也忍不住叹息摇头。若非自己莽撞大意，跳下地洞之后贸然出手，恐怕那假扮河神的鲛鱼精还不会去找村人报复，也不至酿成惨剧。

陈靖仇走到少女身旁，犹豫了一下，终于还是把手放在她柔弱的肩膀上。

"是我不好……你不要哭了。"

少女抬头，脸上的泪迹犹如两条晶莹刺痕，刺中了少年的心。

"我，我没怪你，陈大哥……你只是想救我……"小雪摇头，泪水仍不住滑落，"我只是想起我弟弟还有贺老板，还有我死去的爹娘……人家都说我的白发不吉利，跟我在一起的人真的都遭了噩运……"

"小雪，你不要胡思乱想，我觉得你的头发很美丽，再说也你没有给我带来噩运啊……"陈靖仇竭尽自己所能劝道，"你实在太过善良了，总是把责任揽到自己身上……那岳大夫女儿被选中，你是为了让他治你弟弟的腿才决定替他女儿的吧？"

"陈大哥……我……"

陈靖仇看着这个善良美丽的少女，叹息一声："小雪……你可知道，当时你在鲛鱼精地洞里使出治疗之术时，我有多惊讶？我想那岳大夫一定更惊讶——他分明是嫉妒你，怕你抢了他的生意，才故意说你天生异能是妖术。这样的人，就算你死了，他也不会为你弟弟治腿的……"

于小雪啜泣着默默点头，哭泣的声音却比刚才小了许多。

陈靖仇思索片刻，轻声劝道："小雪，你现在也无家可归，又有类似鬼谷道术的天赋，不如同我一起去雷夏泽找师伯救出我师父，等师父他老人家出来后，求他收你为徒，你就算是有安身之处了，你看如何？"

"这，这可以么……"

陈靖仇用力点头："你很有天分，师父他一定会答应的。"

"谢谢你……可是我，我担心也会让你遭遇噩运……"

"所谓噩运，都是你们村人自己胡思乱想才造成的后果，我才不信这一套。"陈靖仇拉起少女的手，让她站直身体，"来吧，向你的故乡告别，我们就要出发了。"

于小雪含泪点头，掸去自己身上的尘土，朝着月河村方向放声喊道："再见了，月河村，我的故乡！再见了，小朔！再见了，贺老伯！再见了，爹娘！再见了……"一声声道别，犹如信天飞舞的白鸟，穿过天际，飞跃村落，消散在无穷无尽的穹空碧野之中。陈靖仇默默看着少女一直喊到喉咙嘶哑，浑身乏力颓然坐在地上，这才伸手过去搀扶小雪。少女的泪打湿陈靖仇的衣裳，让他心中一阵难过。此时就算没有师父在身旁，少年也渐渐感觉到自己心境的微妙变化。两人并肩走下山坡，走过小桥，走入山野，一连串脚印在地上印出坚强的记号，留在那些曾经痛苦悲伤过的往事中。

从月河村到雷夏泽路途并不遥远，越过于小雪的出生、成长和伤心之地，两人来到一汪被山林环绕的湖水旁。经历了月河村的阴霾和压抑之后，陡见这里芳草菲菲，荷花飘香的景致，陈靖仇和小雪都不禁眼前一亮。

"好美的景色。"

和风吹送，于小雪一头胜雪白发随风飘动，美丽异常。陈靖仇看在眼里，心中微微一动，正想说些什么，身边少女却已把目光转向湖畔茅屋。

"陈大哥，这里就是你师伯的住所了吗？"

"大概吧……"陈靖仇也不确定，索性走过去直接问正在茅屋前玩耍的女童，"小妹妹，请问这里是雷夏泽吗？我是公山先生的师侄，来找他老人家的。"

女孩抬头看了一眼二人，目光立

即被小雪的白发吸引过去："这里就是雷夏泽，爷爷就在屋里，你进屋后先问奶奶，看爷爷肯不肯见你们。"

陈靖仇深吸一口气，推开茅屋虚掩的柴门，阳光和他的影子一起投入屋中。一名慈眉善目的老妇人站在茅屋前堂，看见陈靖仇进来，愣了一下："两位是……"

少年朝着老妇人深躬一礼："晚辈陈靖仇，是公山先生的师侄。我师父陈辅遇到了极为凶险之事，他老人家吩咐我来找公山先生救他的。"

老妇人尚未作答，屏风后传来阵阵咳嗽声，一个虚弱的声音低声说道："阿寒啊……让他进来吧，是自己人。"

老夫点点头，带着陈靖仇和小雪越过屏风来到里间。陈靖仇一眼就看到自己师伯躺在床上，双眼黯淡，皮肤枯黄，似是虚弱到了极点。

公山铁咳了两声，喘着气问道："咳……你就是当年稷业师弟牺牲自己孙儿，救出的陈国少主是吗？"

"是，晚辈陈靖仇，拜见公山师伯！"

公山铁挥挥手，让陈靖仇站直身体，这才继续问道："咳……方才老夫听到你在外面说稷业他遭遇危险，这是怎么回事？"

陈靖仇和小雪对望一眼，开始娓娓道来他与陈辅前往雍州伏魔山后的离奇遭遇。公山铁听得连连叹息，最后听到陈辅用自己毕生元神将饕餮锁在伏魔山洞中后，长叹一声："这魔兽饕餮是上古妖物，老夫应付起来尚十分吃力，你师父自然绝非它的对手。要救你师父，只有将它重新封入那昆仑古镜之中才成……咳……"

陈靖仇大喜："这么说，师父有救了？"

身旁的小雪却轻轻拉了拉少年的衣袖。

公山铁黯然一叹："咳……师侄啊，恐怕这次师伯也帮不了你了……"

"啊？师伯，您不是说……"

公山铁又急促喘息几声，这才缓过气来，沉声说道："孩子……若，若要镇住那妖物，除了必须那只上古神器外，还需耗费大量元神。若在几年前，老夫尚可应付……但老夫两年前为人所重创，剑气至今仍留在体内……咳咳咳咳……咳咳……"

"师伯，您没事吧？"

公山铁摇摇头："咳……别担心老夫。你师父所用的冰丝之法……将自己和饕餮共封洞内，按照老夫对你师父的了解……他至少应可维持半载性命。这段时间……你可去寻访其他高手，若天佑稷业……你师父或许可以得救，咳咳……"

陈靖仇此时心中一片冰凉，少年绝望地喃喃道："师伯……我，我应到何处去找其他高手呢？"

一直站在公山铁身旁的公山夫人此时忽然轻声道："铁哥，你为什么不告诉这孩子那个方法？"

公山夫人此言一出，公山铁的脸色立即变得十分难看。老者咳了几声，大声说道："阿寒啊，你别开玩笑了……这孩子可是稷业当年牺牲自己孙儿才救出的陈国少主，我，我岂能……让他……冒那等大险……"

纵然公山铁说得异常严重，陈靖仇仍如一个溺水的孩子陡然抓住一根稻草，连忙追问道："师伯，我一定

要救出师父，请问刚才师伯母说的方法是什么方法？”

“那，那太危险……你，你不需要知道……咳咳……”

公山夫人叹道：“你自己都只剩下半条命了……事到如今，还不肯让这孩子试试么？”

“不，不行！咳咳……阿寒，别说！咳咳……”

公山夫人摇摇头，转身带着陈靖仇和小雪初了茅屋，雷夏泽的阳光照在身上暖洋洋地带着一股舒畅，陈靖仇却无心再观赏周围美景，一心望着公山夫人，希望师伯母能说出救出自己师父的关键。

公山夫人整了整衣裙，望着雷夏泽周围的水波粼粼，低声说道：“靖仇，你师伯是因两年前同情百姓遭受暴政迫害，协助他们揭竿而起，不料受到官军镇压，才受了重伤。”

“师伯会被官军打败？”陈靖仇觉得难以相信，“师伯的道术，不是比师父更厉害么？”

公山夫人闭上眼睛，微微摇头：“是啊……你师伯的鬼谷道术实力，可说是当世最强之一了，但不幸他所遇到的对手，并非一般的寻常将领，而是朝廷的宇文太师！这宇文太师的实力远比你师伯更强，你师伯被他重创，勉强逃回来，从此再没康复。”

陈靖仇想像着自己和师父的差距，又想着师父陈辅与师伯公山铁之间的差距，心中顿时生出一股无力感：“真是不敢相信，天底下竟有这么厉害的人？”

“那宇文太师拥有一柄黄金宝剑，威力无穷。”公山夫人黯然道，“可瞬间击杀千军万马……你师伯的伤就是当时中了宇文太师一剑，至今无法驱散体内剑气。”

陈靖仇急问道：“那师伯母所说的解救方法应当如何？”

“伤了你师伯的那把黄金剑据说也是中原上古神器之一，所以如果想要祛除它的剑气，也需要上古神器的力量。若能找到传说中炎帝昔日炼药之神农鼎，以它所炼之药给你世博服用，就能顺利将黄金剑气驱散。”公山夫人忧道，“你师伯之所以不愿让你冒险，是因为那个神农鼎，据说现在在那宇文太师手上！”

“什么？”

公山夫人脸色放缓，低声道：“不过这只是传闻而已。师伯母为了救你师伯，就只查到这些消息……”

“好了，师伯母，我决定了。”陈靖仇面色平静，对公山夫人说，“师伯行侠仗义才会受此重伤，我很希望能替师伯治好病。更何况师伯身体恢复，才能去救师父……我去找神农鼎。”

公山夫人看着这个不过十五六岁的少年，眼中噙满泪水：“孩子……说实在的，师伯母希望你去，也不希望你去……这样吧，你此去可先去北方，寻找原本保管神农鼎的鲜卑拓跋部落，确认神农鼎是否真如传闻所言被宇文太师夺走。倘若是真的，那就千万不要与他以命相搏。不然师伯母再也无颜面对面对你师伯、师父。”

“我明白了，师伯母放心，我会自己斟酌。”

原本破灭的希望在这一刻得以重燃，陈靖仇的心情格外地好。尽管他不知道北方鲜卑拓跋部落身在何方，也不知神农鼎是否已被宇文太师夺

走……雷夏泽的风光被陈靖仇抛在脑后，少年和银发的少女行色匆匆奔向北方。

这个时候，陈靖仇还不知道人与人之间的相遇如此奇妙，也不知道这之后发生的许多事，值得他用一生去回味和铭记。

间之一

茶凉，风停。

细长的手指划过杯沿，无形的雾霭和心思一起荡向远方。

“你怎样看那几个人？”

对面嘶哑冷漠的声音传来，金发女子轻笑一下，没有说话，只是低头以双手拂过石桌。

重新布上滚烫的茶水，几枚青果在桌面顽皮滚动，金发女子的手指在石桌上轻轻画下一道痕迹，顺着痕迹末端一转，再转，汇成一个三角。

对面那个嘶哑声音也笑了笑，他的笑容像这世界里的艳阳天一样珍贵。

“说的没错。”

“相逢是很有趣的事。”

“你现在也这么想了？”

金发女子微微一笑，将杯中剩茶一饮而尽。

“去掉是非和功利之心，这世人一切遭遇，难道不都是奇妙又有趣的经历么？哪怕是生离死别，生老病死，也不过是轮回中有生皆苦的一道坎坷，越过之后自有无限风光。”

“说得不错，你若一开始就能这样想，也许会更好一些。”

“因果循环，我亦无回头之路。”金发女子低下头，低声道，“他若知之后林林种种，当初也会义无反顾踏上那条路吗？”

冷漠的身影沉吟片刻，颔首道：“想必还是会的。”

“所以这一切都是天道使然。”女子仿佛看透了什么似的，柔声说道，“是非成败，转头皆空，这一切都非你我所能决定，我已不再纠缠往日恩怨。”

“我们都是。”

两个声音又一次沉默了，谁也没有再说话。云雾笼罩了整条山路，这个世界又一次淹没在云海之中。

四章

“从师伯母给的地图上来看，从这里向东北再走几天，就能到达一直保管神农鼎的拓跋部落了。”

“陈大哥，这个镇子的男人好像很少哦……”

按照公山夫人所说的，陈靖仇和小雪先去寻找鲜卑族拓跋部落所在方位。从雷夏泽出发北行不过半日路程，就是三面环山的小镇黑山镇。陈靖仇和小雪在这里略作休息，却发现镇上男丁几乎被征用一空，只留下少数妇孺和年迈老者，整个镇子显得破败又荒凉，犹如战时一般。

在客栈要了些吃食，陈靖仇和小雪盘膝而坐，正打算吃了东西上路，门外传来阵阵哭喊和叫骂声。已拿起筷子的少年和白发女孩对视一眼，不约而同放下手中的竹筷。

——“求求您了，不要啊！”

——“臭婆娘，放手！”

冲出客栈，陈靖仇看到不少人围在镇中广场周围，几名凶神恶煞般的隋军正拎着两名幼童要离开，可能是幼童母亲的妇人拽着隋军的衣角死不放手，苦苦哀求。

“求求你们，求求你们……”

“死娘们，烦死了！”其中一名隋军踢了妇人一脚，高声骂道，“这都是京城里的意思，我们给郡主办事，哪个敢阻？”

陈靖仇低声问身边一个不住叹气的老者：“老伯，这是怎么一回事？”

拄着拐杖的老者回道：“唉，小老弟你有所不知……这些家伙是京城里某位郡主派来的亲卫队，最近在到处搜刮我们这一带的男童……”

“收刮男童做什么？”

老者目露悲愤：“这……这说起来实在是伤天害理啊，他们将这些男童抓走，然后活活杀死，说是把男童的鲜血拿去献给他们的什么郡主，说这是养颜美容的圣品……”

陈靖仇大骇，再看向那几个隋军军官的目光已然大为不同：“这太过分了，难道镇上的人都不反抗么？”

“壮丁都被皇上征走了……剩下我们这些老弱妇孺，哪有什么能力反抗啊……官府也不管，听说是皇亲国戚，想巴结都来不及，哪里还会为我们这些小民主持公道？”

陈靖仇听得怒火中烧，伸手去摸背后宝剑就要动手，却被小雪一把拉住。

“陈哥哥，你不要太冲动了。”

少年深吸一口气，后退两步，却瞥见一名军官从远处走来，对这几个拎着男童的卫队兵高叫道：“你们几个，还在这里拖拖拉拉干什么？”

“队长，这些刁民不让我们带走男童。”

“没用的东西！”

军官抽刀指向那名哭喊的妇人，刀光一亮，周围围观的百姓立即四散奔逃，就连那名哭喊的妇人也发出一声尖叫。陈靖仇和小雪在人群混乱之中后退两步，少年目光紧紧盯住那名军官握刀的手，随时准备出手。

军官手中长刀刚刚举过头顶，一颗石子嗖地一声激射而来，正中他握刀的手腕。陈靖仇愕然看着军官手中长刀落地。举目眺望，少年看见一名身着华丽胡服的妙龄少女正从远处走来。少女双目圆睁，一双好看的眼睛里充满怒火，单手持刀，足踏牛皮马靴，火红色胡袍在人群中煞是惹眼。

“没什么本身的家伙，只会欺负妇孺，你们觉得这样很开心么？”

少女的声音也很好听，说的话却毫不客气。几名隋军脸色大变，纷纷抽刀对准少女，为首被打落长刀的军官高声叫道：“快，快把这无礼的家伙给我抓起来！”

胡人少女冷哼一声，莲步轻移间手中刀光翻飞，将首当其冲的两名士兵一击毙命，这才收刀卓然而立，冷冷望着那名军官。

“没有什么真本事的家伙，只会欺善怕恶，接下来，该轮到你了！”

于小雪轻轻赞叹道：“这位姐姐好功夫啊。”

陈靖仇点点头：“是啊，这位姑娘的功夫很是了得。”

两人说话间，眼前形势陡然又

生巨变，那名军官狞笑了一下，对自信满满的胡人少女冷笑道：“你以为郡主手下亲卫队都是刚才那样的脓包吗？小姑娘，你错了！”

下一刻的变化谁也未曾预料，陈靖仇猛然皱眉，拉着于小雪再后退两步。从伏魔山洞逃离后，少年对妖气异常敏感，此时感觉到异常波动，立即拉着小雪避开妖气侵蚀。

一道无形波动自空中漾开，隋军军官身体陡然撑破了军服，震开同伴尸体，瞬息间扩大数倍，双足双手也格格作响延长了几分，身躯衍生出无数鳞片，数道骨刺自脊背中央冲天而起，整个头颅也化成诡异的三角形，活生生从一个军官变成一头幽冥厉鬼！

“啊？你不是人？”

少女惊诧之中仓惶出手，刀锋再度落下却只在妖魔身上留下淡淡白痕。妖魔狰狞着怒吼一声，一股力量推出，将少女震飞出去。

“这一次我们可不能坐视不理了。”

纵然震惊，陈靖仇此时也无法多想，手中宝剑注入炎劲，一剑挥出。剑光越过陈靖仇与妖魔之间的阻隔，渗入妖魔体内。

“鬼谷之术？”

妖魔惊讶之余想要动手，却被于小雪手中铁环扣住，浑身动弹不得。

“啊，你也是……”

少年未给妖魔任何机会，手中宝剑脱手而出，化作摩天利刃，自上而下贯入妖魔身体，同时手中祭起一道雷光，劈中宝剑。轰然一声巨响中，妖魔化成齑粉，仿佛从未降临过这世间一般。

收起宝剑，陈靖仇转身去看那位受伤的胡人少女：“这位姑娘，我们来帮你……”

未料胡人少女仰起头，对着陈靖



仇厉声斥道："走开，不用你们多管闲事！"

"啊，我们只是想扶你一下……"

"哼，不用了！我拓跋玉儿才不会接受你们隋人的帮助！"

陈靖仇一时语塞，多年来跟随师父的枯燥生活让他完全不知该如何面对性格强硬的少女。正在为难之际，远处传来一阵爽朗笑声，几名胡人打扮的男子快步走过来。

"找到了，总算找到了。"

跟在胡人男子后面的是一名华服男子，男子相貌堂堂，浓眉虬髯，说话声音也很洪亮，看到陈靖仇和小雪，先是行了一礼。

"这位小兄弟，刚才真是感谢你挺身而出，救了我家这位麻烦姑娘。"

陈靖仇偷偷看了一眼面色不快的胡人少女，心中暗暗肯定了虬髯汉子的说法，却拱手谦虚道："没什么，只是举手之劳罢了。"

"哈哈，小兄弟你也不必太客气。"虬髯汉子朗声说道，"刚才我们在山坡上看得清楚，只是远水救不了近火，若非两位及时相救，我家这位麻烦姑娘，恐怕就要送命在这里了。"

"姐夫，你在胡说什么？"自称拓跋玉儿的美丽女郎怒道，"就算没有这两个隋人，我也能消灭妖魔……"

"嘴硬的丫头……"虬髯大汉摇头叹道，"来，独孤贺，贺兰明，你们两个帮我把这别扭丫头带走，找地方先治伤，再帮我看紧点……别让她又跑出来惹麻烦。"

两名胡人应声答应。

看着少女在不断抱怨姐夫为何对隋人这么客气中远去，虬髯汉子对陈靖仇拱手道："刚才诸多冒犯，请多多海涵……为了表示感谢，今日就让愚兄好好款待两位吧。"

"啊，不必了，我们……"

虬髯大汉却不给陈靖仇推辞的机会，拉着少年的手再度进了客栈。经过方才一战，少年也觉得有些疲倦，没有再推辞，与虬髯汉子相而坐，等店家给摆上一道道精美时令菜肴。

虬髯汉子性格豪爽，盛情好客之余口才也很了得，三言两语中大家谈得颇为投机。陈靖仇这才知道眼前这位虬髯男子姓张名烈，是北方突厥族的部族首领。几人互相介绍后，话题不自觉地落在了陈靖仇和小雪的身手上。

"小兄弟，我看你们两人年纪轻轻，就能有如此身手，真是让人佩服。"

陈靖仇苦笑道："这其实不过是鬼谷道术的一些皮毛罢了，我师父才叫厉害，我只是学了他的一两分本事……"

"哦？"张烈奇道，"原来这叫鬼谷道术？愚兄对此倒是颇感兴趣，如果遇到尊师，真想向他老人家请教一二，不知哪日能让陈兄弟帮愚兄引荐一下？"

说起师父，陈靖仇的心情又一次低落下来："好是好，不过师父他目前被困一座山洞中……"

陈靖仇粗略讲完自己的经历，张烈低头扶首道："哦……原来你是在找一个能炼药的神鼎，好治你雷夏泽师伯的病，再去救你师父？"

“嗯，那神鼎就叫做神农鼎，据说是上古神器之一，以前由鲜卑拓跋部落长久保管。”

张烈愣了一下，随即哈哈大笑起来：“哦？神农鼎？你我两人，还真是有缘之人啊！”

“张大哥，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张烈笑道：“不满陈小兄弟你说，你所要找的拓跋部落，正是愚兄内人的部落。内人名为拓跋月儿，也是你刚才所见那位女孩的姐姐。”

事情来得太过突然，峰回路转得让陈靖仇几乎无法适应。少年愣了半晌，这才怯怯地问道：“可是……当时师伯母给我的地图上说，拓跋部落应该还在更东北方的草原上啊。”

“没错。”张烈沉声道，“他们部落去年被你们那个昏君皇帝给灭了，神农鼎也在那时被夺。我当时人在中原，听说发生重大变故，便火速赶回北方，如今他们残余族人受我领导，正在寻找适合的水草丰美之地。”

陈靖仇觉得自己的声音都颤抖了：“那……张大哥你可知神农鼎现在的下落？”

张烈摇头：“这就不太清楚，不过应是落入朝廷的手中。但小兄弟你不用担心，愚兄手下人手尚且不少，可帮你四处打听一番。这种事一时着急也没用，两位还是先用膳，随后咱们再做打算。”

陈靖仇看着张烈的爽朗笑容，心中颇为感触。少年不知自己何年何月，才能有这般豪迈的笑声。师父和故国像是两把枷锁，捆在少年身上，让他无从动弹。正如现今所做的一切，虽然看似自由，其实也不过是自己不情愿的努力罢了。

少年端起酒杯，神游天外，低头将心中惆怅遮在酒杯之后，心中许多凄苦难过，不知与谁诉说。

五章

拓跋玉儿把头发拢成一束，在黑夜中深吸一口气，右腿上的伤口仍在隐隐作痛，她却毫不在意。月明星稀的夜晚，部落里的大部分男子已经沉沉睡去，只有执行军务的少数人仍在火把劈啪声中走来走去，低声交谈。

拓跋玉儿从怀中掏出伤药，挽起裙角，给自己的小腿轻轻抹上。一阵清凉沁入肌肤，痛楚已被减至最低。在黑暗中少女深情地注视着自己的部族帐篷，脑海中忍不住浮现出一年前的种种惨状，不禁又一次银牙欲裂。

“狗皇帝……你一定要血债血偿！”

独自发出这样的誓言，少女纵身一个起落已跃出部族营寨围栏，借着夜晚的风声和树木隐蔽，消失在茫茫夜色中。

走出营寨，独自潜行在旷野之中，拓跋玉儿仍会想起方才张烈对自己的呵斥，还有对那几名隋人的热情。这种对比之下，让痛恨隋人的拓跋玉儿心中愤恨难平。这一次既是为了复仇，也是为了让姐夫哑口无言。

“我拓跋玉儿才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月色下的旷野空无一人，只有红衣少女独自一人奔向运河沿线。拓跋玉儿回忆起刚才姐夫张烈同那两名隋人所说的话，脑海中渐渐形成一幅清晰的图画，哪怕是她这样性格刚烈的女子，也时常揽镜自照知晓自己的容貌比普通少女美丽许多。若那隋炀帝真是个昏庸好色之人，只要在运河沿线的小镇上稍作等待即可……

拓跋玉儿到达运河码头附近的时候，天色正渐渐泛起鱼肚白。以人力凿出的大运河一望之下只能让人感慨人的智慧和力量。纵贯南北的大运河以前无古人之势浩浩荡荡奔流而下，水波荡漾中朝阳初现，少女摘下束着长发的发带挽在手上，一只手将匕首拢入袖口，另一只手则轻轻整理了一下自己微乱的发梢。

——“这神农鼎原是被宇文太师私藏起来，后不知为何让隋炀帝知道了，异常震怒。现在内庭太监前往涿郡命令宇文太师马上回到东都接受皇帝训斥。神农鼎则被太监押送南运……”

这是昨夜姐夫为那两名隋人打探来的消息，拓跋玉儿想到姐夫对那两名隋人的客气尊敬，气就不打一处来。

“可恶，姐夫为什么总是对隋人那么客气？神农鼎本是我拓跋部落的神物，难道又要送给隋人做人情？”

阳光出来洒在少女秀美脸庞上，引得周围守卫码头的隋军士兵目光都落在这位身穿异族服装的女子身上。一名隋军军官低声问旁边的随从道：“这妞儿是从哪来的？”

随从摇头：“我也不知，好像是周围哪家番族的姑娘。”

军官托着下巴嘿嘿笑道：“最近韩公公奉命在运河沿岸给陛下搜集妙龄少女，这女娃姿色不错，我们若是能献上，也算是大功一件。”

两人对话一字不落尽入拓跋玉儿的耳中，少女心中怒意大起，原本计划好的一切轰然坍塌，就在那名军官授意随从朝自己走来之际，少女双足点地，整个人犹如蝴蝶一般飞舞到空中，一头长发在朝阳中怒放，手中长刀化作一片刀光，将那两名隋军官兵当场击杀。

剧变之下，其余隋军尚未来得及反应，拓跋玉儿甩出数枚飞镖，正中三名隋军咽喉。顿时守卫码头的隋军只剩下寥寥数人。

“你们这些败类！”

少女再也压制不住心头怒火，手中长刀化作灵蛇舞动，瞬间又收割掉两条人命，最后将刀锋架在幸存那名隋军身上，厉声问道：“快说，你们送给狗皇帝的鼎在哪里？”

那名隋军早已被吓得魂不附体，战战兢兢不敢说话。拓跋玉儿刀锋一转，割裂了隋军腰间护甲，冰冷的刀锋刚刚触到肌肤，那名隋军已如杀猪般嚎起来。

“侠女，侠女饶命啊……我，我说！”

“快说！”

“这，这运鼎的船就在那里……”隋军指向远处浩浩荡荡的龙舟阵列，说道，“可是侠女，那鼎，那鼎是给陛下龙舟添祥瑞之物，陛下很快就要来接手了……”

“什么？狗皇帝也要来这里？”

“陛下南游，因此才要抓这些少女做纤夫，拉龙舟……”

拓跋玉儿闻言大怒，手中刀锋向下发力，将这名隋军也杀死后，才微微喘息着收起武器，她能感觉到自己右腿仍在隐隐作痛，但一想到自己被屠戮一空的族人，少女又打起精神收拾好码头尸体，换上早已准备好的宫女服装，朝那浩浩荡荡的龙舟队列方向飞奔而去。

不知为何，隋炀帝所率龙舟队列在大梁城外的运河沿岸开始缓缓停住，不再前进。拓跋玉儿见龙舟靠岸，在大梁城外又一次仔细给自己腿上抹好伤药，这才靠近隋炀帝的龙舟大队。

从远处看已是十分壮观的龙舟大队在近处更显震撼，延绵十数里的龙舟宛如一座座水上宫殿，在阳光下金碧辉煌着。拓跋玉儿纵然再看不起隋人，也被眼前这一幕震撼得呆立了片刻。

“这……这要多少民脂民膏……”

身穿宫女服的少女寻了个机会，纵身跃上龙舟，周围竟无士兵巡逻阻拦。拓跋玉儿在船上左右寻觅了一会，终于看到一名落单宫女。一掌击晕宫女后，拓跋玉儿利落地将宫女藏在角落里，自己则拿起宫女手中的酒壶，低头朝着龙舟中心，也是卫兵最多的方向缓缓行去。

远处龙舟上传来阵阵乐声，只有隋炀帝自己的行宫里才会有如此寻欢作乐之声。拓跋玉儿压抑着内心的激动，端着酒壶的双手没有一丝颤抖。那些同族被杀的回忆像是一块巨石，压住了少女心中最后一丝紧张，她端着酒壶，面容平静地走进龙舟中心，向布满灯盏的宫殿深处看去，

龙舟大殿中央以鹅黄色绒毯铺地，四周绣刻锦簇花团，穹顶以红木为梁，纵横交错暗合九宫八卦之意。大殿两侧分立十八根梁柱，以红绸包裹，梁柱四侧则安放着大小夜明灯四盏，整理华丽。大殿中央设高台一座，五级台阶上摆着玉石桌案，一名身穿明黄色长袍的老者携一名宫装女子端坐在案后，两旁数名宫女为二人扇风纳凉。

“狗皇帝……”

看到仇人，拓跋玉儿托着银盘的手终于还是忍不住微微颤抖。隋炀帝此时正在与群臣宴饮，台下舞女翩翩起舞，一派其乐融融。少女犹豫了一会，终于等到一曲舞毕，这才端着银盘和酒壶缓步上前。

眼见隋炀帝正饮到兴头，拓跋玉儿将酒壶举起，朝着皇帝万福一记，柔声道：“奴婢请为陛下添酒。”

隋炀帝愣了一下：“咦？朕并未吩咐啊？”

拓跋玉儿耐住杀意，低声道：“陛下响宴已久，酒冷馔凉，让奴婢为陛下添酒助兴。”

最是喜欢别人阿谀奉承自己的隋炀帝听了哈哈大笑：“哈哈，好，你们心思倒是细腻。朕倒是疏忽了，来，速速替朕斟满吧！”

拓跋玉儿应了一声，端着酒壶欲上台阶，却忽被隋炀帝叫住。

“等等！”

少女心中悚然一惊，以为行迹败露，脸色微变，跪在原地。

隋炀帝盯着拓跋玉儿的脸，奇道：“你别动，对对……头慢慢抬起来，让朕看仔细点。”

拓跋玉儿的心中痛骂一声，缓

缓扬起下颌，露出自己绝世美丽的容貌。隋炀帝只看了几眼，已然惊呆了，击掌叫道："天杀的，竟有如此美人在朕奴婢之列，朕竟不知！美人，你何时来的？"

"禀陛下，奴婢前日方来……"

"好好，来，告诉朕，你何姓何名？"

拓跋玉儿心头转过千百个念头，终于还是低头微声道："奴婢姓元……"

"原来是元美人！"隋炀帝大喜，"快来快来，让朕参详仔细一些。"

拓跋玉儿深吸了一口气，顺着台阶缓步走近隋炀帝，看着这个大仇人离自己越来越近，少女的心激荡出一股一生中可能只有一次的豪气。

五步台阶，拓跋玉儿觉得自己像是走过了一生。

踏上高台，少女对着满脸色相的皇帝怒喝一声，全身力量自内而外爆发出来，一身宫女服被震碎，露出平日行侠仗义所穿的胡服劲装。一柄柳叶长刀自背后冲天而起，被拓跋玉儿振臂握在手中，霎时间大殿哗然，座下官员纷纷尖叫着四散奔逃。

"有刺客，快，快将她拿下！"

守卫在隋炀帝周围的士兵一拥而上，手中武器纷纷刺向拓跋玉儿。少女足尖踏上玉石桌案，手中柳叶长刀在空中左右划过一道厉痕，登时有两名士兵丧命。左右卫兵被这股气势所震慑，纷纷向后退几步。拓跋玉儿却丝毫不留情面，又割开两名士兵喉咙，在血雾喷薄之际，快步走到隋炀帝面前。

隋炀帝一生之中哪曾见过如此场面，吓得浑身发抖，不住向后退缩，却退无可退。

"你，你是什么人？"

到了这最后的时刻，拓跋玉儿反倒平静下来，她以刀锋指向隋炀帝，怒道："无道昏君，荒淫奢侈，好大喜功，只会滥杀无辜小族自我吹嘘，今日我要杀了你昏狗替我父母报仇！"

"救命啊！"隋炀帝吓得浑身发软，拼命叫道，"你，你要多少金银财富，朕，朕都给你，不要杀朕啊……"

"哼，谁要你那些沾满血腥的东西？纳命来！"

拓跋玉儿纵身而起，飞向隋炀帝，手中长刀笔直刺向皇帝胸口，这一刻她信心满满，对自己的决断终于松了一口气。管它是与非，对与错，只要自己杀了这狗皇帝，便能对死去的父母，还有姐姐和姐夫做一个交代。

就在拓跋玉儿手中刀锋贴近隋炀帝之际，一道人影从天而降，一掌拨开拓跋玉儿的长刀，另一掌轰出一股气劲，正中拓跋玉儿胸腹之间。少女一瞬间只觉得天旋地转，胸口仿佛有无数气血翻腾搅动，整个人也不受控制地飞出数丈，跌落在那些卫兵尸体旁。

"什么人？"

拓跋玉儿强忍着小腿和胸口的痛楚，挣扎着起身，望向那个甚至不愿正眼看自己一眼的华服男子。

男子缓缓转身，浑身散发出一股杀气，望着拓跋玉儿的目光犹如在看一个死人。

"大隋宇文太师！"

拓跋玉儿早在部族之中就听过这个名字，此时见到此人年轻又充满霸气，知道自己真是遇到高手了。只是骨子里那股不服输的精神让少女又一次将长刀握在手中，朝着这个宇文太师飞扑过去。

“隋家的走狗，我，我连你一起解决……”

宇文太师冷笑一声，弹指一挥，一道指势已刺中拓跋玉儿。少女只觉自己小腿一凉，仿佛万千被隐藏的痛楚都奔涌而出，整个人跌落在地上，再也爬不起来。

“很抱歉，你现在的实力，连我一根指头都无法抗衡！”

“你！”

宇文太师冷冷地看了少女一眼，朗声道：“既然你有种上龙舟行刺，恐怕早就有必死的觉悟，那对不起，得罪了……”

宇文太师抬手欲落之际，天空中忽然传来一阵紫色烟雾，原本面容冷峻的宇文太师见到这股烟雾，心中悚然一惊。

“鬼谷道术？”

陈靖仇自大殿横梁上飞掠而下，也顾不上男女有别，挽起拓跋玉儿转身就逃。宇文太师站在紫色烟雾中惊疑不定，却没有挪动脚步。隋炀帝在背后不满怒道：“宇文太师，刺客都逃了，你还在这里干什么？”

宇文太师摇头：“陛下，这股烟雾是高人制造出来的，我怕还有陛下军队无法应付的情况，故不能离陛下左右。”任由隋炀帝怎样叫骂，宇文太师仍是站在大殿中央纹丝不动。

隋炀帝南下在龙舟上最后一次宴请群臣，就在追杀刺客的喊叫声中结束了。宇文太师的目光透过那层层紫雾，仿佛想要穿透迷雾，看清隐去的那几个身影一般。满朝官员带着畏惧又崇敬的心情望着这个年轻人，谁也不知道他的真正想法是什么。

间之二

飘渺的世界中，女子垂首不语，似在回忆前尘往事。冷漠的身影手持茶杯，双目只盯在那杯中碧绿之上，既不眨眼，也不转动目光。偶有云雾飘过，目光也无甚变化。

金发女子低头良久，终于眼中溢出几滴泪水。

往事如刀，纵然千万般宁静常驻心中，也被砍出几道斑驳淤痕。

“又想起什么了？”

金发女子抬起头，看着眼前那双朝朝暮暮的双眸，内心中一阵凄凉。

“没什么。”

“后来的种种变化，都是由那一次开始的吧？”

“也许……”

“也许？”

金发女子双手握住茶盏，手指因用力而发白。

“真正的开始，也许从千年以前就已是了。凡是陷入这个局里的所有人，无不是循着某种天道而行，所做一切，最终也无非是那样的结果。”

“你想说人生不过是徒劳么？”

“总还是有些不同的吧。”金发女子皱起眉头，低声说道，“譬如正义、纯真、善良，诸如此类，林林种种，最初我并不相信。”

“现在呢？”嘶哑声音带着一丝嘲讽，反问道。

金发女子眼波流转，泪痕已干的双目在对面身影上停留良久，悠悠叹了口气。

"你说呢？"

世界再次静默下去，只留下潺潺水声。

六章

陈靖仇目送张烈的背影远去，回首朝着坐在江畔茅屋里的拓跋玉儿行了一礼："拓跋姐姐，如今我们就要一路同行，靖仇这里有礼了。"

拓跋玉儿昂首哼了一声，目光也随着张烈远去的背影转动。片刻之后，张烈那魁梧身影终于消失在官路尽头，风吹尘扬，一切都恢复平静。看了一眼朝自己行礼并未收回姿势的陈靖仇，拓跋玉儿有些无奈地道："谢谢你……"

陈靖仇愣了一下，与小雪对视一眼："刚才的是……"

拓跋玉儿扭过头去，不再说话。小雪笑着拍了陈靖仇一下："陈哥哥，拓跋姐姐好像是在对你说谢谢……"

"真的？"

拓跋玉儿冷冷看了一眼陈靖仇："哼，你别弄错了，我这人最讨厌欠人情。我跟着你们，是怕你们拿了神鼎不还给我们拓跋部落，并非出自自愿。将来若有机会，我一定会把这份人情还给你就是……"

陈靖仇笑了笑，自从认识拓跋玉儿以来，他也算熟悉这位姑娘的刚强个性了。一旁的小雪却高兴道："真好，拓跋姐姐终于和我们说话了。"

拓跋玉儿皱了皱眉，对这位白发胜雪的少女却无论如何也凶不起来。经过小雪简单治疗的小腿已不再刺痛，美丽的少女站直身体。

"我们走吧！"

因为皇帝遇刺的缘故，运河沿岸大多数城镇都已被官兵占据，三人只能顺着山路前行。陈靖仇趁机对拓跋玉儿讲述了自己和张烈小雪寻找拓跋玉儿的经过。

"我和小雪还有张大哥潜入那艘被皇帝选中的秀女船中，后来被掌管选秀的韩太监发现了身分，就大闹起来……"陈靖仇说起这些往事，脸上露出一丝迷惘，"张大哥一掌打死了那个韩太监，最初我还觉得他有些残忍……"

"哼，姐夫一向做事极有分寸，哪里会像你那么妇人之仁。"拓跋玉儿虽不想说话，又忍不住讽刺陈靖仇。

陈靖仇笑笑，自是毫不在意拓跋玉儿的讥讽，顺手给自己左臂伤口缠上几缕布条。拓跋玉儿看到那道伤口，知道这是陈靖仇为了救自己被追兵射中的伤口，顿时再也说不出什么嘲讽的话。

"是啊，张大哥也是这么说的。"陈靖仇点头道，"后来我们放走了一个太监，他逃命之后立即喊来无数隋军追杀我们……我们也是那个时候知道了这皇帝船上的神农鼎是假的，真正的神农鼎早就被一帮土匪抢走了。"

"那帮可恶的土匪，真是无耻！"

“唉，听说这个消息后，我们想拓跋姐姐你可能会来行刺皇帝，就顺着龙舟到了皇帝设宴的大殿，果然……”陈靖仇摇头苦笑道，“可惜的是遇到了那宇文太师，果然是个厉害的人物，我和张大哥觉得我们跟他对抗的话，并无胜算……”

拓跋玉儿没有说话，只是看着平淡说出这一切的陈靖仇。少年目光中的澄净让她暂时忘记了对隋人的仇恨，脚下的路似乎也因心情变化平坦起来。

“拓跋姐姐，我们不如在这里先吃些东西，之后再寻找机会去那土匪山寨，你看如何？”

行至一处偏僻山村，打听到这附近有一座黑风寨后，陈靖仇看小雪露出一丝疲态，试探着询问拓跋玉儿。

“你们……明明土匪就在这里，我们现在就去把神鼎夺回来吧！”

性子急躁的少女却等不及想要动手，陈靖仇笑着摇摇头，想到少女曾经孤身犯险，更是不答应拓跋玉儿的决定：“你性子还真是急躁……我们已经走了这么远了，不如先在这里稍作停留，只是一时半刻那神鼎也不会飞走，不如休息一下，如果真与土匪碰上，也能全力以赴与之作战，你说是不是？”

拓跋玉儿冷哼一声：“胆小鬼，本姑娘不饿也不累，如果你们不想去，我自己一个人好了！”

“拓跋姐姐，你不要这样嘛……”小雪怯怯地拉着拓跋玉的衣角，让异族少女的脾气再也施展不出来，“我，我肚子真的饿了，我们先休息一会嘛……”

对这个柔弱又善良的白发少女，拓跋玉儿也没有任何办法，她叹了口气：“好吧好吧……我就坐在这里看着你们吃饱，之后再动身。”

三人在村中找了间客栈，坐下歇脚吃饭。陈靖仇和拓跋玉儿自从行刺皇帝之后，对周遭一切都变得极为敏感，一入客栈就发现对面桌的两名客人和常人不同。那两人身材比常人魁梧许多，只是其中一人面色黝黑，另一人则整张脸蜡黄一片。这两人似在说着什么，那脸色蜡黄的汉子不住说话，对面黝黑巨汉不停点头称是。

“这两人看上去面色不善，身材这么高大，会不会是那黑风寨的土匪？”小雪小心低声对陈靖仇道，“尤其那个脸色黝黑的大哥，看上去好可怕哦……”

拓跋玉儿冷笑一声：“笑话，如果按照身材魁梧就是土匪的话，我姐夫岂不是十恶不赦的大土匪了？”

陈靖仇笑着点头：“是啊，玉儿姐姐说的有道理，的确是我们不对。”

三人正在说话间，客栈门外又传来叫闹声。陈靖仇很小雪对视一眼，少年叹了口气：“这乱世怎么总是有事发生……你们等等，我出去看看。”

拓跋玉儿正闲极无聊，连忙起身：“等一下，我也去。”

三人放下正吃到一半的酒菜，出了客栈即看到几名隋军正在恐吓两名商人。那两名商人身穿华服，其中一人跪在地上求饶道：“大老爷……我们，我们真的不是土匪啊，我们只是做生意的……”

“住嘴！”一名隋军喝道，“时局这么乱，你们还敢带着大批货物

从这里经过，不是土匪一伙的会是什么？快说，那个混世魔王人在哪里？”

看到又有隋军欺负平民百姓，拓跋玉儿猛地拔出自己腰畔长刀，怒道：“可恶……这些人只会欺负无辜百姓么？真是忍无可忍，你们要不要一起动手？”

陈靖仇也是看得满腔怒火，看到拓跋玉儿已抄起武器，少年抽出长剑，朝着其中一名隋军冲过去。

三名隋军哪里想到居然会有人胆敢对他们动手，为首那名军官愣了一下，怒道：“大胆刁民，活腻了吗？”

站在陈靖仇等人身旁的黑脸巨汉看着这一幕，嘿声一笑：“这些娃娃都能挺身而出，若是咱还不动手，是不是会被人看不起了？”说话间也挽起袖子，露出一双粗壮手臂，朝着一名隋军士兵大步逼去。

“都，都反了！”那名隋军军官眼见自己和手下被几人包围，色厉内荏地叫道，“你们去收拾那个黑汉子，这几个娃娃我来对付！”

陈靖仇也不说话，整个人飞身而起，一脚踹中军官胸口，剑鞘犹如天外飞仙，从空中重重落下，砸在军官头顶。

另一侧的黑汉子已经一拳一个，将两名隋军士兵打翻在地。

几名隋军眼见毫无取胜机会，干脆扭头四散奔逃。陈靖仇想起张烈的话，本想追上去了结几人，转念又想到这乱世之中，这样的人可能杀也杀不尽，更无法改变天下大势，干脆放任几人逃走。

看着几名隋军逃走，那黑脸汉子也没打算追上去，而是看着陈靖仇朗声笑道：“哈，这几位小朋友倒是好打抱不平，真是让人佩服得紧。”

脸色蜡黄的汉子抚须颔首：“没错……这倒是让畏首畏尾的愚兄惭愧了……不知里小兄弟怎么称呼？”

陈靖仇把自己和身边两位少女介绍给对面这两人。黝黑汉子笑指着自己道：“哈哈，这乱世之中，小娃的本事都这么厉害了。老子名叫程咬金，这一位是我幼年到现在的老朋友，大名叫秦叔宝。”

秦叔宝拍了拍程咬金肩膀：“咬金，官府人马很可能马上就要过来了，我们还是尽快散去，免得到时遭遇不测。”

程咬金这才想起什么，急乱地点点头：“这倒是……那不好意思了几位，我们先行离开，改日遇到咱们再好好喝几杯。”

看着两人匆匆离去，拓跋玉儿忽然惊呼一声：“不好！”

“怎么了？”

拓跋玉儿抚掌道：“那些可恶的隋军应该很快就找来这里了，我们得立刻上山，赶在他们之前抢回神鼎。”

陈靖仇知道这件事对自己和拓跋玉儿都关系重大，再也不敢提休息膳食之事，连忙带着小雪和玉儿朝山顶奔去。

黑风山名字凶险，山顶风光却如伏魔山一样，也是秀美中透着一股天然神韵。陈靖仇远远望见山顶木栏围起的山寨，知道那就是众人口中所说的土匪老巢。

“我们这就冲上去吧……”

拓跋玉儿一有机会就忍不住嘲

讽陈靖仇，不住揶揄道："哟，陈国的王子殿下，您难道打算跟这么多土匪正面较量嘛？我倒是小看了您的勇气……"

陈靖仇闻言一愣，随即明白了拓跋玉儿的意思，笑着挠头道："这倒是，玉儿姐姐教育得是，我差点犯了某人只身潜入龙舟行刺皇帝的错误。"

"你……"拓跋玉儿见自己的错事被陈靖仇提起，脸色一红，"你就揪住这件事不放了是吧？"

"哪里哪里……"陈靖仇笑着指了指一旁水潭道，"玉儿姐姐，我倒是觉得这里水深不见底，可用一些竹管储气，让我们三人在水下屏住呼吸一段时间，顺着水路潜入寨中，你看如何？"

"水，水路？"拓跋玉儿面色一变，"你，你明知道我……"

"那我们还是正面冲进去咯，好让土匪有时间带着神鼎逃离？"

"……"

拓跋玉儿沉默片刻，咬咬牙道："好，这一次我就听你的！"

美丽的胡人少女也不知道自己为何会开始渐渐听从这个隋人少年的吩咐，她将自己的长发再度挽起，咬住心爱的匕首道，跟在陈靖仇和于小雪的后面，纵身潜入冰冷的水潭中，再也没有半分犹豫。

与此同时，一名面容俊秀的男子从远处走来，凝视着峰顶的山寨，嘴角露出一抹难以察觉的诡异笑容。

七章

程咬金举起手中宣花巨斧，朝着陈靖仇怒道："小朋友，老子敬你们的义举，将你们奉为上宾，你们就这么报答老子吗？"

陈靖仇拉开手中长剑，护着于小雪和拓跋玉儿不住后退，朗声回道："程大哥，我并不是什么官府派来的奸细，你要相信我。"

"相信你？"程咬金怒道，"你们鬼鬼祟祟潜入这里，我当你们是对那神鼎好奇，对你们好生招待。后来那位什么拓跋玉儿姑娘说神鼎是她们部落的圣物，想要跟我讨回去。我混世魔王费了多少心机才夺来这神鼎，传说有了神鼎我们就能问鼎中原，怎么可能三言两语就还给你们？"

"就算那样，我们也跟隋军无关！"

程咬金冷哼一声："我呸！你们来了没多久，那宇文太师就闯进来抢走神鼎，这世界上还有更巧合的事吗？他临走之前还多谢你们，你们还想狡辩？"

一直站在一旁没有言语的秦叔宝这时忽然拉住程咬金，摇头道："等等，咬金……你仔细回想刚才那宇文太师闯进山寨时，是否有些不对？"

"哪里不对？"程咬金怒吼道，"那宇文太师居然会妖术，几道雷光打得我毫无招架之力，这小子也会些古怪的法术，他们没准就是一伙的！"

"不不，咬金你错了……"秦叔宝面色平静，看不出半分激动神色，

娓娓说道，“你想刚才那宇文太师的喽罗叫他什么？我似乎隐约听见有人叫了一声郡什么，随后那宇文太师虽出手狠辣，却像是故意留下我们互相猜疑一般，还主动暴露了陈小兄弟是内应的消息。倘若他们真是一伙的，为什么要在这种时候暴露同伙呢？难道想让陈小兄弟在我们这里送死？”

秦叔宝的话有理有据，程咬金仔细想了一下，终于将手中宣花巨斧缓缓垂下，嘴上却仍兀自说道：“我不管，反正那宇文太师是他们来了之后紧随而来的，跟他们一定脱不了干系！”

陈靖仇也在仔细聆听秦叔宝的分析，回忆起刚才宇文太师出手的几道雷光，总觉得似乎哪里不对。就在自己闯入黑风山，见到程咬金并说明来意不久，宇文太师带人闯入山寨宝库，将神农鼎夺走，还挑唆程咬金与自己之间发生内讧。这等手段心计，都不得不让人心生佩服。

惟一值得庆幸的是，程咬金武艺虽强，却不敌三人合力。有拓跋玉儿和于小雪相助，程咬金的无穷神力在陈靖仇面前也无处施展，几个照面之后，程咬金没讨到任何好处，两方才歇了手脚。

拓跋玉儿望了陈靖仇一眼，见少年也在踌躇之中，索性高声说道：“程大王，我们被人尾随，害神鼎被夺，这一点我们真的非常抱歉，但我们确实不是隋军一伙。若程大王愿意，请给我们十五日期限，我们去将神鼎找到带回到这里，向您证明我们的清白。”

程咬金不屑地晃了晃脑袋：“岂有此理，谁会上你们的当！你们这一走，正好去和刚才那些官兵会合，鬼才信你们！”

拓跋玉儿面色微变，正欲发作，秦叔宝已伸出手拦住想要再度动手的程咬金，劝道：“程老弟……反正这鼎也失了，留着他们几位也是没用，不若就先让他们去找找，看看能不能找回那只宝鼎吧。”

拓跋玉儿对着秦叔宝行了一礼，朗声道：“多谢秦大哥。程大王，我们一定会找回神鼎，到时我会再与您打上一场，若是我赢了，就光明正大将神鼎带回部落！”

“哼哼，那万一你输了呢？”

拓跋玉儿咬着嘴唇，一字一句地说道：“那，神鼎就永远属于你们，这样行嘛？”

程咬金收起宣花巨斧，冷笑道：“有意思，那老子就接受了。十五天，老子就给你们十五天时间。”

拓跋玉儿抱拳道谢：“多谢程大王相信我们，那我们这就动身，十五日内带神鼎回来见您！”

程咬金没再言语，只是用鼻孔哼哼两声，算是对拓跋玉儿的回答。胡人少女见程咬金对自己敌意甚浓，也不再多说什么，拉着陈靖仇和于小雪头也不回地离开黑风山。

下山之后，三人一行立即开始在黑风山周围城镇寻找隋军踪迹，孰料原本应当赫赫有名的宇文太师却像是凭空消失了一样，再也没有人见过他的踪迹，隋军队伍也不见踪影。三人一直寻找到进入泰山附近的东莱境内，也没打听到哪怕与神农鼎有半点关系的消息。

“六天了，已经六天了……”

与程咬金约定十五天期限的第六

日，拓跋玉儿站在街上开始有些绝望地喃喃自语。陈靖仇跟着叹了口气，他知道这几天心里负担最重的不是自己，而是这位性格刚强的胡人姑娘。哪怕是面对宇文太师之际拓跋玉儿也不曾认输，如今找不到神农鼎失信于人，拓跋玉儿的心中可能比任何人都难过。

只是这六个日夜里陈靖仇也偶尔会从梦中惊醒，梦见师父的严肃面容，也梦见伏魔山上那个痛哭流涕的自己。幸亏善解人意的小雪不断从中安慰，让陈靖仇和拓跋玉儿心理多少好受一些，也无形中拉近三人之间距离。

“陈哥哥，玉儿姐姐，你们也不要着急。听街上有人说泰山附近似乎有官兵在设置什么奇怪法坛，我们不如去那里看看，或许能有收获。”

东莱城外不远处就是泰山，自秦皇以降，不少帝王都曾在这里封禅大祭，乃是千古帝王最为在意的一处场所。陈靖仇自幼与师傅游历天下，对泰山传说也略有耳闻，今日见到真正的泰山山路，不免也要忍不住赞叹一下。为了让皇帝和随从们大批通过，泰山山路修得极为宽阔，被万千人踩踏过的石阶闪闪发亮，道路两旁插满了写有隋字的大旗，不少官兵守在山脚下左右巡视。

“这一次只能硬闯了。”拓跋玉儿见此情形，索性抽出武器，“泰山只有这一条路，我们没其他选择。”

守在泰山门口的隋军看到有人走近，习惯成自然地呵斥道：“走开走开，这座山目前不准任何人进入！”

拓跋玉儿经过这六日寻访，早就失去了任何耐心，冷冷地反问道：“说，神鼎是不是在你们这里？”

隋军士兵愣了一下，随即恶狠狠地喝道：“什么神鼎？你们再不走，老子把你们都抓起来！”

“没的说了，动手吧！”

陈靖仇对这位玉儿姐姐的火爆脾气早就了解，当即抽出宝剑对准一名隋军刺出。三人为求速战速决，纷纷痛下杀手，片刻之后守卫的士兵已经横七竖八躺了一地。

整条山路上静悄悄的，完全不像是被官兵占领了一样。三人加快脚步冲到山顶，却不见有人在山顶，也没有什么神农鼎，只有一个供奉用的案牍摆在山崖近侧，地面上则画着一个巨大的六角图案，一切都显得诡异又让人摸不清头脑。

“陈哥哥，你看，这里看得见东莱城呢……”

顺着小雪所指，陈靖仇果然一眼就能望见东莱整座城池尽收眼底。三人绕着六角法阵走了一圈，没有丝毫所获，陈靖仇刚想说点什么，拓跋玉儿忽然皱眉道：“有人来了，我们先躲起来……”

三人屏住呼吸，躲入一侧密林，不多时见两名身穿甲胄的男子走到六角法阵旁。其中一人年纪轻轻，另一人则已垂垂老矣。年轻的军官对老者拱手道：“韩腾老将军，没想到您会亲自前来，真是有劳您大驾了。”

被称作韩腾的老者摇头道：“嗯，这没什么……宇文太师十分关心万灵血之事，吩咐本座前来，务必要将血珠平安带回。杨硕将军，吾等何时开始执行东莱城的万灵血法阵呢？”

杨硕抬起头看了一眼日光，又低



头目测了一番自己影子，这才说道："之前已取过雁门的第一颗万灵血，现在刚好是第七日，时辰也差不多了。属下马上开始！"

言毕，这名白甲武将一步踏入六角形法阵中央，面朝东莱城，口中念起谁也听不懂的咒文，霎时间无比强大的法力自法阵中奔涌而出，形成滔天巨浪，进而化成血红色雾气，朝着远处东莱城呼啸而去。

遮天蔽日的红色雾气犹如一道洪流，迅速掠过东莱城，在空中旋转飞舞，甚至挡住了日光，让泰山周围也变得黯淡无光。

红色雾气在空中旋转片刻后，缓缓敛成一颗血红色宝珠。杨硕高举右手，接住从空中落下的红色宝珠，转身交给韩腾道："韩将军，这就是东莱城六万人生命凝结成的万灵血珠，请交给宇文太师。"

韩腾哈哈大笑道："好，很好！这么顺利就取得第二颗，相信宇文太师一定会很高兴。那么本座先行告退了，等会你可以打开宇文太师留下的手函，按照指示把部队收拾收拾。"

杨硕恭敬地朝韩腾躬身道："是，老将军请慢走。"

"那是什么？"拓跋玉儿压低声音问陈靖仇，"看上去有点邪气，你最懂这些奇怪的法术了，你知道吗？"

"我，我也不知道……"陈靖仇何尝不在震惊之中，低声答道，"玉儿姐姐，不如我们下去问问这位杨硕将军好了。"

"正合我意！"

拓跋玉儿断喝一声，自密林中一跃而出："那边的家伙，你刚才在做什么？"

杨硕没料到山顶居然还藏着人，大惊之下拔剑朝空中挥去，却只与拓跋玉儿的长刀架在一起，另一侧陈靖仇已持剑点住要害。只是一个照面之下，这位年轻将军已被三人迫住要害，不由地骇然道："你，你们是……来人啊……"

叫了几声没人回应，拓跋玉儿冷笑道："你的部下早就被我们收拾了，现在轮到你了……说，神鼎究竟在哪里？"

杨硕被刀剑抵着要害，脸上却并不害怕："神鼎？我怎知道，宇文大人也在为神鼎下落头痛，我若知道早就告诉宇文大人了！"

"胡说！"拓跋玉儿怒道，"我上次分明见到刚才那个白胡子老头跟宇文太师一起，把我们的神鼎偷走了！"

"哼，随便你们信不信……反正宇文大人他真的不知道神鼎下落！"

拓跋玉儿大怒，正要将手中刀锋按下，陈靖仇拉住少女低声道："玉儿姐姐，等一下，我还有几个问题想要问他——这位将军，你刚才列的阵法，是什么阵法？"

杨硕看了一眼陈靖仇，狂笑道："呵……那是'万灵血阵'是以东莱六万人性命凝聚成一颗血珠的妖术之阵！"

杨硕一言既出，三人震惊得无以复加！拓跋玉儿和小雪忍不住后退两步，陈靖仇也忍不住颤声说道："什么？六万人的性命……那，那现在的东莱……"

杨硕继续狂笑道："哈哈，你们也是东莱人吗？回去看看吧，全城人都死了，一个也不留！"

顺着杨硕目光所向，小雪早已跑到山崖尽头极目远眺，所见的东莱城果然已是一片死气沉沉，失去了往日生气。生性善良的白发少女浑身无力地跪坐在地上，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滴落。

"为什么，为什么……"

拓跋玉儿也是悲恨交加，浑身发抖地指着杨硕："可恶……你们为什么要这样滥杀无辜？为什么……"

"一切都是为了宇文大人的大计……"杨硕咳出一口鲜血，傲然道，"血珠已交给韩腾老将军带走了，你们想追恐怕也来不及！"

"可恶，你……"

"不劳你们动手……宇文大人……一定会……为我……报仇的……"

比起之前所遇的隋军，这个杨硕显然性格更为刚烈强硬，竟在拓跋玉儿动手之前咬舌自尽，陈靖仇甚至来不及阻止。

杨硕气绝，东莱城已成死城，陈靖仇闭上眼睛，想起自己之前在东莱所见的一幕一幕，如今都已不复存在。这世间大多数人的性命不过是掌握在宇文太师这种人手上，想到这些，少年只觉得浑身有一股强烈的愤怒冲击着自己。身旁纵然性格刚烈如拓跋玉儿，此时也忍不住低头垂泪，小雪更是泪流满面。看着泪如雨下的两名少女，陈靖仇深深地按住自己胸口，自从没有了师傅带领之后，少年越发明白凡事都要靠自己的道理。尽力让自己冷静下来，陈靖仇低头在杨硕身上摸索，搜出一份地图和一封信。

"玉儿姐姐，你来看这是什么。"

拓跋玉儿抹了抹眼泪，走近陈靖仇一同低头看那张地图。地图上犹如地面的法阵一样绘着上下交叠的两个三角形，形成六角图案。

"这是……山川地势的图形，这代表什么？"

"上面还有字。"陈靖仇低头念到，"写着雁门、东莱、会稽、长沙、涪陵、灵武……好像都是地名。"

再翻开那封书信，上书一行端正小字："雁门已取得第一颗万灵血，如东莱第二颗万灵血也取得，火速赶往大梁，寻找神农鼎之下落——宇文太师。"

"装神弄鬼！"拓跋玉儿怒道，"分明是在我们面前夺走了神鼎，居然又说不在他们手上，分明是欺骗我们的伎俩！"

陈靖仇摇头："不，玉儿姐姐……他们应该料不到这封信会被我

们半路劫走，不如我们先去大梁看看再说。”

拓跋玉儿低头沉吟片刻，点头道：“也罢，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陈靖仇收起书信和地图，走到仍在垂泪的小雪身旁，轻轻拍了拍白发少女的肩膀，柔声道：“小雪，别难过了……宇文太师如此伤天害理，东莱城六万生灵和我们，都不会饶过他！”

于小雪默默止住眼泪，缓缓起身。三人站在这泰山之巅，望着远处的东莱城，心中感慨万千。陈靖仇首当其冲，对着东莱城深深一拜，拓跋玉儿和于小雪看在眼里，内心颇觉震动，也学着陈靖仇的样子对东莱城拜了拜。此时已是夕阳斜下，残阳如血，洒在大地之上，东莱城静默在夕阳里，再也没有一丝声息。陈靖仇心中想起那个面容英俊的青年太师，浑身充满了想要为万民质问他的冲动。

八章

“既然我与几位有缘，这神鼎就送给三位吧。”

站在陈靖仇面前的宫装女子眉目如画，声音也软绵绵的煞是好听，说出的内容却让陈靖仇三人大吃一惊。

“郡主，这，这……”

宫装女子淡淡一笑：“独孤宁珂与诸位有缘，若非几位探到这龙舟之上，恐怕我也只能被宇文太师手下软禁着回京城了。这神鼎既是拓跋姑娘部落的神物，还给你们就是，我要来也无用。”

“独孤郡主，这可是神器一件，你确定吗？”

被称作独孤宁珂的女子低声叹道：“这鼎本不是我们的，今天只是物归原主罢了……让我带诸位去船舱最下层取鼎吧。”

看着独孤宁珂独自一人走下船舱，拓跋玉儿摇摇头：“我不相信世上有如此好心之人……何况还是隋家血脉。她是当今独孤太后的侄女，肯定与那狗皇帝一心，说不定是陷阱。”

陈靖仇本与拓跋玉儿和于小雪潜入龙舟，想要找到点关于神农鼎的消息，未料却遇到这位被软禁起来的独孤郡主。三人打败了软禁独孤宁珂的妖魔后，独孤宁珂对三人和盘托出宇文太师的行踪，三人这才知道神农鼎就在这艘龙舟之上。

“独孤郡主人看上去很好啊……”于小雪不解道，“不过拓跋姐姐说的也有道理，那么我们只有一人跟随独孤郡主下去好了。”

陈靖仇左看看右看看，挠挠头：“你们的意思是……”

“这里只有你一个男人，当然是你跟她下去啦！”

“……”

陈靖仇无法，只好跟着独孤宁珂的脚步下了底舱。独孤宁珂看只有陈靖仇一人下来，愣了一下：“怎么了？为什么大家不一起下来？”

陈靖仇诚实惯了，随口答道：“啊，对不起……我有一位朋友担心这是陷阱，所以不敢贸然下来。”

独孤宁珂一愣，随即哈哈笑道：

“哈，真是的……既然她这么说，那我上去请她把我当人质就好了。”

“这，这怎么能行……”

独孤宁珂却没有理陈靖仇，转身径直上了楼梯。陈靖仇追上去的时候，却看到独孤宁珂和拓跋玉儿两人神色没有任何不妥，独孤宁珂正拉着拓跋玉儿的手道：“真是的，你看我连宇文太师的鼎都要还给你了，你竟然还不相信我……既然你不放心，可以用刀押着我走啊。”

“嗯，这倒是好办法。”

陈靖仇连忙拦住拓跋玉儿：“玉儿姐姐，这样不太好吧？”

拓跋玉儿神色不变，将手中长刀横起架在独孤宁珂的脖子上：“这里是敌人的地盘，稍有差池就满盘皆输，我们小心一点又算得了什么？”

独孤宁珂也满不在乎地笑笑：“嘻，是蛮好玩的，没什么好在意的，我们走吧。”

这一次再度回到舱底，拓跋玉儿才放下手中武器，仔细察看置放在舱底中央的巨大铜鼎。

“纹路完全正确，这真的是我们部落的神鼎。”

独孤宁珂笑道：“真的是你们要的东西就好……不过这样重的东西，你们搬回北方部落会很麻烦吧？”

陈靖仇看了一眼身边三人，犹豫片刻，从口袋中掏出一款瓷壶。瓷壶上雕刻的流线蜿蜒流转，通身晶莹剔透，美丽无比。

“没关系，师父给了我一样神器，这东西能装入任何物件。”

独孤宁珂看到这款瓷壶，顿时有些吃惊：“啊……啊，这，这不是……这，这好让人吃惊，那么大一个鼎，居然被装入这么小的一个壶里。”

陈靖仇微微一笑：“呵，这是我们陈国的传国之宝，差不多和玉儿姐姐他们部落世代守护的神鼎一样。”

“啊，那可要千万小心，别被那个邪恶的宇文太师知道了。”独孤宁珂手捧胸口，柔声道，“他如果知道了，一定会派人来抢这神器。”

取回神农鼎，对众人来说显是不小的鼓励，言谈之下也轻松许多。独孤宁珂这才说起自己和宇文太师的争执，陈靖仇也取出从泰山获得的地图给独孤宁珂参详：“我们从宇文太师手下身上搜来这张图，不晓得你知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独孤宁珂看了半天，摇头道：“对不起，我第一次看到这种图……也不知道到底是什么意思。不过我倒是知道，最近宇文太师一直在怂恿皇上在洛阳盖什么通天塔，又四处寻找琴鼎印镜石’五样上古神器，不知他想做什么。”

陈靖仇脑海中蓦然灵光一闪：“宇文太师也在找上古神器？难道他也知道九五之阵？”

“九五之阵？”

陈靖仇急道：“师父曾经告诉我，只要收集全‘伏羲琴’、‘神农鼎’、‘崆峒印’、‘昆仑镜’、‘女娲石’五样上古神器，就能布下九五之阵，从而获得天下！”

独孤宁珂恍然大悟：“啊，原来宇文太师的野心是想要自己成为皇帝？太可恶了，我一定要回去同皇上说，让他提防这个人！”

纵然双方相谈甚欢，最终独孤宁珂毕竟要同官兵通路，四人只能

暂别。独孤宁珂将自己的行船送给陈靖仇等人，也不容三人推辞："你们急着赶回去，这船总要快过你们的小舟，在运河沿岸停靠也能省却不少麻烦。"

"那实在是太感谢郡主了。"拓跋玉儿最终还是比陈靖仇痛快，接受了郡主馈赠，"那郡主您要一路小心。"

"你们也是，要小心宇文太师的偷袭哦。"

辞别独孤宁珂，三人乘龙舟北上，先帮陈靖仇搜寻为师伯治病的伤药。一路虽然艰辛却也算顺利，炼成伤药后，陈靖仇提议先回黑风山去见程咬金，为拓跋玉儿的承诺做个交代。

"什么？"拓跋玉儿对这位汉族少年不免有些刮目相看，"你不是也在搜集这个神鼎吗？"

陈靖仇笑笑："玉儿姐姐，你弄错了……这个神鼎对我来说，只是为了炼药治好师伯的剑伤而已。"

"你师父不是想列什么九五之阵吗？"

陈靖仇摇头道："那是师父的愿望，其实得不得天下，对我自己来说，反倒是一点兴趣都没有。"

拓跋玉儿没再说话，只是深深地看了一眼这个貌似孱弱的少年。龙舟载浮载沉，带着他们顺游回到黑风山，见到了程咬金。

"程大王，这里怎么这么多官兵？"

"啊，我老程已经不称王了。"程咬金依旧笑得爽朗，"混世魔王以后就没啦，我现在是投靠了张须陀大人，归降之后，俺也算是官军了。"

拓跋玉儿让陈靖仇亮出神农鼎，对程咬金道："程大……程大哥，按照约定我已找到神农鼎，带回给你，您是不是也要遵守约定，与我一决胜负？"

"哈哈，俺现在对争霸天下毫无兴趣。"程咬金倒是无所谓，"那神鼎就送给你们吧，俺不要了。"

拓跋玉儿的个性当然不肯就此善罢甘休，最终还是缠着程咬金与之一战。程咬金随便和胡人少女比划了几下，丢下宣花斧认输，这件事就算揭过去了。三人带着神农鼎离开黑风山，一时间小雪开始有些怅然。

"玉儿姐姐……要离开我们回北方部落了吧？"

拓跋玉儿反问道："小雪你有什么打算？"

"我？"于小雪脸色一窘，看了一眼陈靖仇，低声说道，"我，我还是跟着陈大哥……反正我也无家可归，陈大哥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好了……"

"这倒方便了。"拓跋玉儿看了一眼陈靖仇，说，"既然你们两个在一起，我还欠你们一个人情，就暂时陪着你们，直到小王子殿下的师父脱险，我再回北方去。"

"啊？"

"上次我在龙舟行刺，不是你们救我出来的吗？"拓跋玉儿故意不看陈靖仇，昂着头说得理直气壮，"爹爹一直教育我要有恩必报，你不想让我一直心里都有个牵绊吧？"

"这……"陈靖仇论斗嘴自然不是拓跋玉儿的对手，犹豫着不知该说什么。

"不要这个那个的了。"拓跋

玉儿拉了小雪一把，就替三人做出了决定，“你是男孩子，决断要痛快一点。”

“好啦好啦……”陈靖仇双手合什讨饶道，“明明是要跟着大家一起旅行，还那么凶……你喜欢跟着，就一起来好了。”

“我哪里是非常想跟，我只是……”

小雪笑着抱住拓跋玉儿的手，没让胡人姑娘继续嘴硬下去：“太好了，拓跋姐姐……我刚才还在担心，姐姐会不会就这样回北方去，永远不回来了。”

“你看你人家小雪多有人情味儿。”拓跋玉白了陈靖仇一眼，“你多学着点儿吧，王子大人。”

“求求你了，不要每次都叫我王子大人好不好？”

三人笑闹着离开了黑风山下的豆子坑，转头驾船向雷夏泽驶去。从龙舟甲板上极目远眺，运河两端柳荫成行，微风吹过清凉的河水，落在三人身上。望着无限山河美景，三人谁也没有多说什么，只是静静地享受着这难得的片刻静谧，对这份宁静心存感激。

间之三

“这三人所受之磨难，从那一刻才刚刚开始吧？”

“我却不这么认为。”

“哦？”

冷漠的影子长身而起，将手中茶盏放于石桌之上，对着远方低声说道：“我却认为，这是他们三人，一生中最欢乐的时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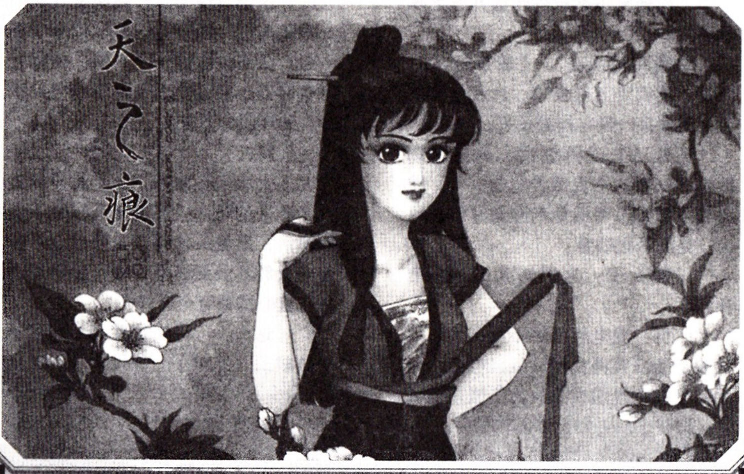
金发女子呆在原地，若有所思地想了片刻，终于点点头。

“你说得有道理。”

“你能明了这些，我很高兴。”

“是么……”

金发女子怅然望着那削瘦背影，她只觉得万里山河尚不如眼前男子的背影魁梧广阔，看着看着，一时间竟已是痴了。



九章

大梁城内，烈日当空，金戈相交之声不绝于耳。陈靖仇握着手中药袋，与拓跋玉儿和于小雪并肩而立，站在烈日之下望着铁匠铺的工匠来来往往，一时间三人竟谁也说不出话来。

过了良久，陈靖仇终于长叹一声，将手中药袋投入炼妖壶，转身低声说道："你们……先去休息吧。这里留下我就可以了。"

两人谁也没有离去，小雪怯怯地扯了扯陈靖仇的衣角，柔声道："陈大哥，让我们陪着你吧……"

就连平日活泼跳脱的拓跋玉儿也压低声音劝道："陈……唉，人死不能复生，你节哀吧。"

陈靖仇点头："我知道，我只是想一个人安静一下。这一次还要你们陪我继续冒险，我心中已然不安。此去前途未卜，我也不知该如何是好。"

"陈大哥，不管怎么样，我们都会跟你一起。"

陈靖仇勉强笑笑，不再说话。眼前这帮工匠已忙了两天，独孤宁珂送给他们的河船被削尖船首，加固桅杆，配上许多负重饰物，渐渐成了一艘海船。就在几日前三人抵达雷夏泽之际，陈靖仇才得知师伯公山铁已然辞世。本以为这世上最后救师父的一道希望已经消失，随后三人追寻已举家迁移的师伯母来到大梁，从师伯母手中拿到了师伯留下的遗书，这才知道世上还有最后一个能救出师父的希望。

"靖仇贤侄：老夫近日身躯遽衰，体内黄金剑气奔腾不已，恐无以久待至汝归来，将有愧于汝之殷殷期待也……饕餮魔兽妖其力甚强，天下能敌之者甚寡矣。吾为汝思，忆起世上尚有能敌饕餮之一人者，汝师有救矣！东海之上，自古传有一世外仙岛，其上有一仙人，道法、医术均深不可测。汝若能寻此仙人，央其出手，则更胜老夫之千百倍。倘若汝师幸而得救，请务必告之曰：'切勿与那宇文小厮敌对，诚然以卵击石，牺牲不值。'诫之，诫之！公山铁绝笔。"

捏着师伯最后留下的字句，陈靖仇知道这是自己惟一的希望。在大梁改造完整艘河船之后，他们三人将顺着运河进入东海，寻找海外仙岛，只是师伯最后留下那句关于宇文太师的字句，让陈靖仇心中微感不快。

"唉……真的没有办法对付那家伙么？"

想着愁着，五日之后大梁工匠倾尽全力终于改造完河船。陈靖仇三人采购充足食物后，行船出了码头，朝着浩荡无垠的大海驶去，不多日已穿过运河到了海上，从船上眺望海面，犹如蔚蓝色的整块玉石在轻轻晃动，只有船尾一条细流切开了整个水面，留下一道精致的伤痕。

小雪也是首次看到这样的景致，兴奋得站在船栏杆旁高声叫道："这就是大海吗？我还是第一次看到……"

陈靖仇与小雪并肩而立，任凭海风吹响自己的衣衫。

"我也是第一次见，没想到大海

这么辽阔，几乎看不到边际。”

三人正相谈甚欢，远处传来一阵剧烈抖动，陈靖仇举目望去，顿时慌张叫道：“不好了，那是什么？”

拓跋玉儿和于小雪顺着陈靖仇目光远眺，纷纷惊讶得不知如何是好，眼见远处一头宛如小山一样的巨兽朝自己这边游来，在海浪之中张开血盆大口，隐隐有要吞没一切之势。

滔天巨浪迎面而来，陈靖仇三人尚未来得及跳离甲板，巨浪已迎头扑下。少年情急之下只有紧紧抓住两名少女的手，任凭海水打在自己身上。紧闭双眼的陈靖仇只觉一股浑然巨大的力量将自己包围住，瞬息间将自己和身下的龙舟卷入怪鱼口中。

“小雪！玉儿姐姐！”

陈靖仇只张口喊了两声名字，腥咸的海水已灌至少年鼻腔口舌之中。强烈的窒息感让少年最后一丝清醒也随着天旋地转彻底消失，陈靖仇只觉眼前一黑，彻底失去了意识……

不知道过了多久，黑暗中仿佛听到依稀的声响，陈靖仇从痛楚中缓缓转醒。醒来的少年挣扎着坐直身体，看到两名少女也在自己身边，心中总算稍宁。

“玉儿姐姐，小雪姑娘……你们醒醒。”

唤醒两名少女，拓跋玉儿看着自己紧握陈靖仇的手愣了一下，旋即飞快地松开，以问话掩盖自己的尴尬：“这，这里是哪里？”

陈靖仇挠挠头：“我觉得……这里恐怕是刚才我们见到那条大鱼的肚子里，我们都被它吞进来啦。”

“真的？”小雪顿时急了，“那我们怎么办？”

“船也不能坐了。”拓跋玉儿左右顾盼，发现地面尽是些珊瑚礁岩之类的碎片拼凑而成，不由得有些害怕，“你说应该怎么办？”

“总之先找到出路吧。”陈靖仇看着周围散落的船只碎片，带着两人快步穿过龙舟残骸。

鱼腹内大得超乎想像，三人前行良久，眼前终于渐渐开阔，竟现出一片洁白的建筑群，间间房屋犹如巨大的贝壳铸成，在这污秽又漆黑的鱼腹内显得极为醒目华丽。陈靖仇望见这片建筑愣了一下：“难道这里还有人？”

正疑惑间，自礁石两旁水中跃上两人，尽管这两人身着长袍，陈靖仇还是能看出他们是人身鱼尾的怪物。这两名人鱼一样的男子面目俊朗，耳畔有鱼鳃一般的事物，双手持剑，对准三人怒喝道：“大胆，竟敢擅闯我们的地方？”说话间不容分说已朝三人动起手来。

陈靖仇哗然拔剑，在两人之间抵挡数剑后整个人轻飘飘后退了数步，手中祭起一道火光。两名鱼人望见火光顿生恐慌，连忙也向后退去，双方这才算是拉开少许距离。少年望着这两名鱼人，一时间不知该继续打下去还是跟对方解释清楚，正在于犹豫之际，从两名鱼人背后传来一声威严喝斥。

“住手！这是刚才被巨海吞进来的陆地人，不是什么坏人，你们还不退下？”

陈靖仇循声望去，望见一名端庄秀丽的貌美女性摆着鱼尾朝三人走来，女子眉目如画，嘴角勾起一丝笑意却仍带着一股威严味道，显

是身居高位之人。那两名男性鱼人对这位女性也甚是恭敬，拱手行礼后就退下了。

“实在多有得罪，我是此地的女王，刚才一时误会，请你们不要在意。”

陈靖仇奇道：“你是这里的女王？这是什么地方？”

女王朝三人款款施礼：“我们是一个居住在鱼腹中的民族，叫氐人族。把你们吞入腹中的鱼是太古神兽，名叫巨海，是一只比你们陆地上的高山还要巨大的鲸鱼。”

女王对陈靖仇等人颇为客气，几人边走边说来到贝壳造成的宫殿前。小雪和玉儿对周遭一切都甚是好奇，连连提问，女王都一一解答。

“我们氐族数千年前为逃避战火，乘船躲至东海一代。后来盘古神怜悯我们，赐予我们在海洋生活的力量，并将自己昔日坐骑巨海也赐给我们，从此我们就永远定居于大海之中。”说起氐人族的过往，女王幽幽叹道，“你看我族人都年轻貌美，是因为七百年前，一位云游剑侠凭借一样上古神器的力量，让我们氐人族每人都能活至两百岁高龄，并至死都保持年轻貌美的样子，不会老去。”

“那不是很好吗？”小雪有些羡慕地叹道，“永远都不会变老……”

“唉……年轻美貌又有何用。”女王黯然道，“如今我族人都处在生死攸关的威胁中——东海中的霸王黑龙王听闻吃我们氐人族的人，就可以让自己延年益寿。由于我们氐人族向来住在大大小小的鲸腹内，它索性化身原形，直接吞吃鲸鱼……那黑龙王虽老迈，我们却非它的对手。今日若非它去袭击巨海，温顺的巨海也不会被惊吓上浮，一不小心把诸位吞进来。”

“唔……我明白了。”

女王说到这里，猛然抬头，目光炯炯望向陈靖仇。

“这位小兄弟，我刚才见你们三人身手不凡，力量实在我氐人族之上。如今我族正处在危急存亡之际，我有个不情之请，能否恳求三位，去为我们击败黑龙王，好挽救我们的危机？”

“您说什么？”陈靖仇愣住了，“为什么突然……”

女王急道：“我知道诸位想要去仙山岛寻找仙人，如果几位答应我，我愿意带你们去仙山岛，寻找你们想要找的仙人！”

“喂，阿仇，你到底在犹豫什么？”玉儿看不过去了，拉了陈靖仇一把道，“人家都遭到存亡的危机了，我们能就这么袖手旁观吗？”

虽然话已至此，陈靖仇仍有些犹豫：“这……若是我们不敌那黑龙王，日后是不是会给女王陛下惹来更多灾祸？”

女王笑道：“诸位，不用担心，如果三位敢于尝试，我也可以承诺，若有什么后果，所有责任都由我一人承担！”

陈靖仇看女王如此坚决，只得默然点头：“那好，就让我们去试试吧……”

女王见陈靖仇应允，面露喜色：“多谢诸位，看来我族终于有救了……不过诸位可千万要切记一件事。在那黑龙王的黑龙宫内，有一个巨大的蚌壳，上面镶着一颗神印。你

们绝对绝对不要让黑龙王有机会把它从柱子上取来，切记！”

“如果被他取下来的话，那会怎样？”

女王面露恐惧之色，低声道：“那只神印是龙族的神器，老迈的黑龙王目前生命大半全靠那只神印的力量在支撑，你们若让它把神印摘下，黑龙王固然会死，但我们也会连带遭受非常大的浩劫！”

女王说得郑重其事，陈靖仇牢牢记下。随后女王又派氐人少女带领三人乘小鲸鱼向海底深处进发，三人接下女王赠予的避水混天绫，怀着忐忑的心情潜入水中。幽暗冰冷的海水覆盖了三人全身，前方漆黑不见光亮。陈靖仇抓着鲸鱼背鳍，心中默念着氐人女王的嘱托，毫不犹豫地冲向大海深处。

十章

拓跋玉儿手指一颤，只觉万千力量似从指缝漏出，向着四周无尽扩散，蓦然灵光冲散了拓跋玉儿和将要阻止她的于小雪，两人身体一歪，倒在奄奄一息的黑龙王身侧。

一枚古色古香的印记，自蚌壳中央缓缓跌落在少女面前。

“这，这是怎么回事？”

拓跋玉儿心中一惊，少女能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东西在自己身体周围碎裂，只是那感觉过于玄妙，让她也无法确定。

消散的力量仍在持续，空中传来阵阵呼啸。拓跋玉儿挣扎着起身，却看到让她一生中最痛苦悔恨的一幕。

跟随陈靖仇闯入龙宫的两名氐人少女原本年轻秀美的容貌在瞬间苍老了十数倍，瞬间变成两名白发苍苍的老妪！

拓跋玉儿被这诡异的场面骇得后退两步，颤声道：“这是……”

“哈哈哈哈！”被三人击败的黑龙王狂笑数声，森然道，“我就知道你这傻丫头一定会上当……哈哈……亲情，你们都逃不过亲情羁绊……这崆峒印本是七百年前，一位剑侠用来……让所有氐人族青春不老的守护神奇，你，你受我欺骗，把它拿下……自然……那结界的力量……也就自此消失了！哇哈哈！”

“可恶！黑龙王，我这样信任你，也饶你一命，你竟然，竟然……”

黑龙王冷笑一声，虽已气息枯竭，却毫不示弱。

“所有的氐人族……都会回复……他们原本的……年龄……你，你生气吧，愤怒吧……封印一旦打破，将无可挽回……我，我就是要看你们痛心无助的样子……事实证明……你，你才没资格说我自私……你更自私……哈，哈哈……”

崆峒印支撑着老迈的黑龙王的生命，封印打破之后，黑龙王的大半生命也随之流逝。拓跋玉儿尚未来得及反驳黑龙王，这名东海王者已断气而死。拓跋玉儿一脸茫然地看着黑龙王的尸体，双眼渐渐罩上迷雾：

"呜……对不起，都是我不好……我到底该怎么办才好……"

陈靖仇无奈摇头，转头看向两名已变成老妪的氐人少女，低声道："对不起，都是我们不好……"

"不。"那已化成老妇的少女柔声道，"……谢谢你们替我们的亲人报了仇……"

另一名少女则道："陛下个性激烈……你们帮回去，她一定会大怒，也不会原谅你们。你们快回陆地去吧……千万别回她那里。"

"这样怎么能行？"陈靖仇犹豫道，"女王那里怎么办？"

"真的很谢谢你们替我们报了仇……"氐人少女拉着陈靖仇就要让他爬上小鲸鱼，"那边……就说是我们摘下的崆峒印。"

"不！"

拓跋玉儿的声音陡然响起，让所有人的目光集中在这位胡人少女身上。

"打败黑龙王后，是我听信了他能复活亲人的鬼话，才摘下崆峒印。这一切都是因我而起，本就是我的错。我不能让别人为我承担任何罪责！"

陈靖仇默然，知道拓跋玉儿决定的事大多无法更改。少年和小雪对望一眼，劝道："玉儿姐姐，是我们没阻拦你，才害你犯了错。如果要去向女王道歉，我们一起去吧。"

拓跋玉儿默默点头，众人毫无打败黑龙王的喜悦，一同沉默着乘小鲸返回巨海腹内。

三人快步走入氐人女王宫殿，一路上所见氐人族男女皆白发苍苍，皱纹满面，拓跋玉儿看在眼里，低头仍是垂泪不止。陈靖仇想要安慰几句，却搜肠刮肚也想不出什么话来，只能和小雪抓着拓跋玉儿的手，希望她此时能坚强一些。

"阿仇……都，都是我不好……"

反复念着同一句话，拓跋玉儿的眼泪止也止不住，陈靖仇心中也觉得困苦难当。三人刚在宫殿中央站稳，氐人女王已怒火冲冲地迎着他们走过来。

"你们！我，我真想跟你们说句'谢谢'，可看到我族人的面容，这两个字我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陈靖仇快步走到女王面前，首先说道："女王陛下，这都是我们的错，请你责备我……"

"责备？"女王厉声叫道，"责备你有用吗？你看看我们现在这个样子，再也无法挽回了，责备你能有什么用？！"

拓跋玉儿向前一步，越过陈靖仇道："女王陛下，其实摘下崆峒印的人……是我，你要责备，就责备我好了……"

女王满是皱纹的脸陡然狰狞，盯着拓跋玉儿半晌，才狠声说道："好，很好……原来不是黑龙王摘下的崆峒印！那你来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摘下崆峒印？"

"因为黑龙王告诉我……崆峒印可以让我死去的父母复活……"

女王气极反笑："哈，所以你就上当了，把我之前叮嘱你们的话，全都当成了耳边风是吧？"

"对不起……我，我实在不知该怎么为自己辩解……"

女王怒气更盛："辩解？亏你说得出口！"

陈靖仇在一旁看的得痛，曾几何

时，他曾见过拓跋玉儿这般对人低声下气，从来也只有内心交织着悔恨与痛苦，才能让这个性格刚烈的少女做出如此姿态吧？少年满心的无奈，却只能看着玉儿继续向女王道歉。

“对，对不起……我……我能不能去做点什么，替你们挽回，让大家回复以前那个样子？”

女王冷笑一声，尖声道：“哼，免了！除非是七百年前那位为我们祖先施法的云游剑侠仍活着，愿再替大家在崆峒印上重铸结界，不然谁也别妄想恢复原貌！”

“那……请问那位云游剑侠他叫什么名字，我愿意负责去找到他。”

拓跋玉儿的话让女王更加生气，她大怒道：“哼……若我们晓得他是何方神圣，人在何方，早派人去找他了，又何必与你生这闷气？”

“对不起……”玉儿仿佛只会说这一句话了。

女王看着这美丽少女的青春容颜，心中怒气压抑不住地爆发，口不择言道：“哼，对不起，对不起……嘴巴上讲一千一万遍，又有什么用？你若真的那么愧疚，就先把你那张美丽的脸毁了，等你和我们一般丑陋时，再来向我们说对不起吧……”

氐人女王的话犹如一道寒冰掠过，让整个大殿上的空气为之一冷。最是熟悉拓跋玉儿性情的陈靖仇心说不好，刚想要出言阻止，却看见拓跋玉儿已经踏前一步，走到氐人女王面前。

“女王……您说的对。”拓跋玉儿放下自己的长发，从袖口抽出心爱匕首，语气竟是从未有过地坚决，“对不起，女王大人。我拓跋玉儿愿自毁容貌，表示我对氐人族最大的歉意，请您接受！”

“玉儿姐姐，不要啊……”

陈靖仇的嘶喊在这一刹那几乎和他的心跳一同凝固，少年想要飞扑过去阻止拓跋玉儿的动作，却觉得从自己到少女面前这几步是那般遥远……挥起双手拼命想要让拓跋玉儿放下匕首，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少女的手臂在空中微微舞动。

只是短短数息之间，陈靖仇却仿佛觉得自己的心像是去了另一个世界一般。

噗噗数声，拓跋玉儿在自己脸上连划数刀，凭着一股悍勇之气，少女硬是撑到最后一刀才丢开匕首，颓然跌倒在氐人女王面前。

刀锋入骨，肉断筋离，拓跋玉儿的脸上喷出一股鲜血，洒落在猩红地毯之上。少女的血和地毯的猩红立时融为一体，让人分不清哪里是鲜血，哪里是绒毯。

包括氐人女王在内，所有人都被这一幕震惊了。

“玉儿姐姐！”陈靖仇最先反应过来，扑过去抱住满脸鲜血的拓跋玉儿，大吼道，“小雪，快，快帮玉儿姐姐治疗……”

氐人女王被这一幕惊呆了，鲜血自少女脸庞缓缓流下的场面让她猛然醒悟过来，望着拓跋玉儿颤声道：“你……你竟然真的……天呐！”

拓跋玉儿在陈靖仇怀中勉强睁开双眼，鲜血立即流入她的眼中。已看不清眼前是谁的胡人少女强撑着断断续续说道：“我是真心……觉得……对不起大家……如果这样……能稍微让大家……原谅我……我……”话没

说完，人已彻底昏迷过去。陈靖仇叫了几声见玉儿没有反应，只好继续求助小雪。

"陈哥哥……玉儿姐姐的伤势太过严重，我，我恐怕治不好她……"

"来人，来人啊！"氐人女王在一旁喊道，"快点把这位少女带去我的寝房，找大夫用最好的药物替她治疗，快！"

女王召唤之下，立即有也已变得苍老不堪的氐人少女扶着拓跋玉儿进了寝宫，氐人御医紧随其后，陈靖仇和小雪只能在门口等候。

这一等就是三个多时辰……

陈靖仇和小雪等得心都麻了，才见女王从寝室走出。看到少年和少女的期盼目光，女王低头摇首，用只有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低声道："对不起……大夫说你们朋友的伤势很重，我真是对不起各位……"

"女王大人，玉儿姐姐他现在的伤势到底有多严重？"

女王自责道："大夫说她下刀下得十分之重，可能会永久毁容，还有可能失明！"

陈靖仇一拳砸在身旁立柱上："可恶……事情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跟随女王进入寝室，看到床上缠满绷带的拓跋玉儿，小雪又一次忍不住泪如雨下。

"玉儿姐姐……"

氐人族御医抬头看了女王一眼，这才压着声音说道："诸位……这位姑娘对自己下刀太重，每一刀都深可见骨……包扎敷药之类我能做的都已做了，剩下就是看他自己了……这位姑娘毁容已是确定无疑，目前失明的可能性也很大！"

听到这样的消息，小雪仍是不住啜泣，陈靖仇轻轻拍拍女孩肩膀，心情也是沉重至极。

氐人族女王闭上眼睛，叹道："事情至此，我也追悔莫及……若非我出言相讥，这位姑娘恐怕也不会做出如此刚烈的举动。几位实则有恩于我氐人族，我却这样对诸位……真是……"

陈靖仇双目赤红，也忍不住想要哭出声来，但此时三人之中只有他一人是男性，只能强撑着对女王道："女王大人……你也别太自责了，都怪我太没用，没能阻止玉儿姐姐……玉儿姐姐也是好傻，为什么要跳出来，替大家承担下所有责任……"



几人的目光都集中在拓跋玉儿身上。昔日美貌无双的少女此时脸上缠着层层绷带，血水渗透了绷带，使雪白绷带中透着一股诡异的殷红。昔日欢欣快乐之宫殿，从这一日开始陷入沉默与死寂之中。犹如一切哀怨与痛苦被压抑在海水之下，无法挥发。

十一章

剧烈的痛在脸上灼烧，一道道像是要拼命渗入骨髓，无穷的黑暗中只有这股强烈剧痛让少女仍记得自己尚在人间，中间清醒过来几次，又因为强烈阵痛昏迷过去，浑然不知外面过了几天几夜，多少时辰。

有时候半夜偶然清醒，少女会想起很多事，脑海中蓦然灵光一闪，随即消散不见，想要仔细探求的时候，意识又一次昏迷过去。

不仅如此，眼前看到的东西也模糊不堪……

拓跋玉儿也不知自己在海底修养了多久，终于等到脸上灼痛渐轻，意识也恢复了七八分，这才发现于小雪和陈靖仇两人轮流守候在自己身旁。

没有多余的语言，没有任何怨言。纵然自己视力已因伤口化脓流入眼中而低得可怕，拓跋玉儿还是能察觉到停留在自己身上的目光，那目光里有关切和期盼。

“阿仇……小雪……”

“玉儿姐姐。”小雪凑过来抓住拓跋玉儿的手，“大夫说你的伤势已经稳定下来了，我们都很担心你……”

想起自己所经历的一切，拓跋玉儿不禁悲从中来，抽泣道：“都是我不好……我对不起你们……”

“拓跋姑娘……”女王不知何时也来到玉儿房中，拉着玉儿的手道，“拓跋姑娘，你伤势还未痊愈，请留在这里继续疗伤……陈少侠和小雪姑娘要去仙山岛上寻找仙人，我们还是想弥补对你的歉意……”

“你们要去仙山岛了？”拓跋玉儿的目光停在陈靖仇身上，这个活泼的少年这几日变得有些沉默，让她心中不免黯然，“我们一起走吧……我让氐人一族变成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无颜留在此地……”

氐人女王知道拓跋玉儿的性格，也不勉强，遗憾道：“……好吧，既然你坚持要走，就让我亲自送你们一程到仙山岛上去吧。”

拓跋玉儿的脸上仍火辣辣地难受，伤口恶化导致的各种刺痛不断侵蚀着她的精神，只是面对氐人女王，少女咬牙站直身体，跟在陈靖仇后面，在氐人女王带领下离开了巨海腹腔。

从巨海腹腔出来，漫天晨光洒在海面上，小鲸鱼宛如一道激射而出的箭矢，朝着仙山岛飞奔而去。

不久之后，几人脚下终于踩到坚实土地。拓跋玉儿只觉得方才鲸背上阵阵烈风吹过脸庞，自己伤口宛如刀割一般，倔强的少女仍是一声不吭，沉默着任由小雪扶着自己手臂走上沙滩。

“三位，我也只能送你们到这里了。”氐人女王站在沙滩上歉意道，“玉儿姑娘，你伤势未愈，真的不宜跋涉操劳。你真的不愿留在我们那儿疗伤吗？”

拓跋玉儿咬咬牙，装作痛楚已消的样子，垂首道：“女王大人……您愿意宽恕我犯下的大错，我已经很高兴了。”

女王看着这个性格和自己有几分相似的女子，摇摇头：“唉……真遗憾。那只有请你自己多保重了。”

拓跋玉儿听着女王踏上小鲸鱼潜入水中的声音，知道氐人女王已经离去。少女望着眼前一片模糊中剩下的两个熟悉人影，忽然再也撑不住了，心中一片悲凉，双膝一软跪在沙滩上失声痛哭起来。

“呜呜呜呜……”

昨天夜里，拓跋玉儿趁着小雪给自己换药之际，偷偷看了一眼铜镜里自己的面容，那一瞥是她今生最可怕的一次噩梦——那是怎样可怕的一张脸啊，上面横七竖八的刀伤把肌肤和血肉都翻卷起来，脓水在伤口周围形成一块块疤痕，许多地方的粉红色新肉中还隐约看得见白骨的影子……

再也没有那个容颜无双的女子，再也没有那个英姿飒爽的拓跋玉儿。

再也没有……拓跋部落里最美丽的传说。

哭到泪也干了，心也累了，拓跋玉儿终于慢慢止住抽泣，内心却仍是一片茫然。

“阿仇……小雪……我，我该怎么办？”

“玉儿姐姐，不用担心……我和小雪会照顾你，一直和你在一起的。”

陈靖仇的声音，这种时候听上去充满了亲人一般的暖意。拓跋玉儿愣了一下，随即有些歉意的对陈靖仇道：“小雪，阿仇……都是我连累大家……我真的……真的对不起你们……”

“玉儿姐姐，别这样讲……”小雪抱住玉儿，轻轻说道，“我，我是真的好喜欢拓跋姐姐啊……”

陈靖仇附和道：“是啊，不管怎样，我们三人永远都是好朋友，不是吗？”

听到这样的话，拓跋玉儿更是泪如雨下，又觉得心中温暖。三人由小雪搀着拓跋玉儿，顺着山路继续前行。仙山岛面积广阔，脚下的路像是怎么走也走不完，拓跋玉儿最初还能跟上两人脚步，过了几个时辰后，脚下已沉重得迈不开步子，浑身也昏沉沉地仿佛要随时昏迷一般。

咬牙坚持，片刻之后却浑身犹如坠入冰窖般发冷不止，拓跋玉儿想要努力睁开双眼再看清周围，却觉得眼前一黑，一阵眩晕下双脚发软，就此失去知觉。

…………

…………

之后的几日里，拓跋玉儿记不清自己到底清醒了多久，又昏迷了多久。多数时候伤口发作，脓水顺着绷带往外渗出，带着一股难闻的恶臭。小雪和陈靖仇也不嫌弃，帮她清理换药。拓跋玉儿心中感动，却已不知说什么好。

更多的时候，感动在心中，说不出口，却能铭记得更深。

又过了几天，拓跋玉儿眼前景物已是浑然一片，再也分不清人与天地。少女心中凄然，知道自己这是再也看不见了。她也不知道此时是深夜还是白昼，是清晨还是暮色，只是手脚并用地爬出去老远，一直到伤口迸发才万念俱灰地坐在地上，甚至连哭都有些哭不出来。

没过多久，拓跋玉儿听到陈靖仇的脚步声靠近，这才缓缓抬头。

“玉儿姐姐，你在河边做什么，这里很危险。”

拓跋玉儿心中一苦，又哭出声来。

"阿仇……我，我已经什么都看不见了，这里，这里是河边吗？我都不知道……我，我以后该怎么办？"

"玉儿姐姐……"陈靖仇哀叹道，"对不起，都怪我太没用，没能好好保护你，才害得你变成这样……"

"阿仇，那不是你的错……"拓跋玉儿虽望不见陈靖仇的脸，也能想到那双清澄眸子里的目光是什么模样，"都怪我自己不好……我，我……"

"玉儿姐姐。"陈靖仇一把抓住拓跋玉儿的手，柔声说道，"我所欣赏的玉儿姐姐，是那个有着勇敢内心，直率又有正义感的好姑娘！美貌会随着岁月消逝……没有了深邃的灵魂，双眸再动人，也比不上有一颗美丽勇敢的心啊！对于我来说，玉儿姐姐就算失去了美貌与光明，在我心中的玉儿姐姐，还是那个勇敢又有正义感的玉儿姐姐啊！"

拓跋玉儿听着陈靖仇的话，忽觉心中像是被什么东西轰然打开了提防一样，感动和快乐一并顺着心房淋漓涌出。

"谢谢你阿仇……我、我……真谢谢你……这样说……阿仇……你们一定都一直认为我很任性、不讲理，对不对？"

陈靖仇笑道："那是玉儿姐姐个性中的一部分，没什么不好啊？就像师父他也总觉得我太软弱了，但是我还是喜欢这样子的自己。因为天生的个性，本就是割舍不开的东西呀！"

拓跋玉儿听得惊呆了，她从未想过陈靖仇竟是这样看待自己，一时间为自己的骄傲和蛮横自责不已，也痛恨不已。往日林林种种浮现在心头，少女抱着陈靖仇哽咽道："谢谢你，阿仇……听你这样说，我觉得心里舒服多了。阿仇，其实以前……我打心里一直瞧不起你，觉得你好没用。今天才晓得原来你是这个想法，以前我好对不起你……"

陈靖仇被拓跋玉儿抱住，心中却仍是一片清灵，只是仍轻轻抚摸少女的肩头安慰道："玉儿姐姐，别这么说……若是我们不能互相接受，早就不是同伴了。大家能一路在一起这么久，说明我们早就已经习惯了彼此，不是吗？"

拓跋玉儿哭泣着点点头："谢谢你，阿仇……我真是又高兴……又惭愧……"

陈靖仇抱着拓跋玉儿轻声安慰，又开始给少女讲解仙山岛上的夜晚风景，一时间拓跋玉儿觉得那些痛楚和煎熬似乎都远离自己而去了，只是在靠着陈靖仇静静听他描述夜晚的仙山岛，哪怕是脸上仍旧灼痛着，少女也希望这一刻停留下来，永远不要逝去……

随后的几天里，拓跋玉儿清醒的时候少，昏迷的时候多。有时候醒来看见眼前一片漆黑，少女仍会心中充满恐惧，只是听到身边两个伙伴的声音，就又能安宁下来。三个人虽然心中悲痛压抑，只要能互相说话，仍带着一丝欢乐。就这样，拓跋玉儿终于有一天听见小雪和陈靖仇低低地惊呼声，声音里透着一丝喜悦。

"怎么了，发生了什么，阿仇？"

"那，那里有两个人……"陈靖仇的声音里透着喜悦，"玉儿姐姐，他们很有可能是仙人。"

拓跋玉儿对陈靖仇能否救出师父的事仍记忆犹新，点头道：“那你赶快去拜问一下吧，希望他们就是你想要找的仙人。”

拓跋玉儿听见陈靖仇走过去的脚步声，片刻之后少年恭敬的声音响起：“请问……两位是否就是仙山岛的仙人？”

听陈靖仇所言，似乎仙人有两位，拓跋玉儿屏住呼吸，想要听到那两人的回答。孰料其中一个苍老声音却道：“别说话，别说话！老夫正在思考如何破解这步棋，休叫老夫分了心。”

陈靖仇顿了顿似乎打算向另一人请教，那苍老声音又道“别说话，你们在一旁等等，有事等棋下完再说。”

两次发问都被拦住，陈靖仇也知趣地没有继续纠缠，而是退回来低声对小雪道：“小雪，你先扶玉儿姐姐去一旁休息，我一个人在这儿等他们两位下完棋。”

拓跋玉儿心中那股刚烈又一次被激发出来，少女努力动了动嘴唇，感觉到自己脸上的伤口似乎又在灼烧一般，低声道：“阿仇……我，我也是你的同伴，让我陪你们一起等下去吧……”

“好吧，那我们大家一起等。”

拓跋玉儿抓着小雪的手臂，勉强让自己站稳，随着她整个人站在原地不动，很快能感觉到浑身上下各种痛楚仿佛白蚁一般在周身游走不停，如同一团团火焰，焚烧她的内心和身体。

时光就这样静静淌过，没有一刻停歇，也没有一刻加快。

日光在天空中流转出一个偌大的半圆，一直到天色黯淡，长夜穿过暮色，繁星点亮黑幕。陈靖仇仍站在原地纹丝不动，望着那两名苦苦冥思棋路的仙人。拓跋玉儿看不到的是，这两名仙人一位身着黄袍的已是长眉老者，另一位身穿蓝袍，面容年轻俊秀，双目总是微闭着仿佛在思索什么问题。

拓跋玉儿不知自己站了多久，只知道陈靖仇和小雪也如自己一般站在原地纹丝不动。身体里那些火热的痛楚慢慢连成一片，犹如山火遍野，拓跋玉儿抓着小雪的手臂微微颤抖，她想要坚持多一些时候，却怎么也无法保持最开始的力量。

“陈哥哥……拓跋姐姐她身子好像快受不了了。”小雪察觉到拓跋玉儿的异常，对陈靖仇道，“我们已经站了快一天了……”

“糟糕，你先扶她到后面找个地方休息，我自己一个人等就行了。”

拓跋玉儿摇首：“阿仇，我……我不累……我还以可以继续站下去！”

陈靖仇叹了口气，道：“玉儿姐姐，小雪她也站了一天，也很累了。如果你不休息，她一定也不肯去休息。”

拓跋玉儿猛然意识到，自己似乎又一次在逞强了。少女首次对着陈靖仇点头道：“我知道了……对不起。”任由小雪扶着去找地方休息。长久站立导致气血不顺的双脚刚刚挪动几步，少女脑海中已是一片混沌，就此昏迷过去……

间之四

“后来的好多事，都是许久之后我才知道的。”

“嗯，你这个人一向喜欢打听各种消息，把所有的消息都掌握在手中。”

“知己知彼，这是你们兵法上所写的。”

“知道了那些事，你有何感想？”

“以前不会有，现在也许有一些。”金发女子悠悠叹道，“以后可能会更多一些，只是不知道我还能记得这些事多久。”

“只要想记得，总会记得的。”

金发女子蓦然抬头，盯着眼前那张熟悉的面容，低声道：“我也不知为何，听到那些事后，竟然有些羡慕他们。”

“哦？”

“羡慕他们之间彼此信任。”金发女子伸出自己的一只手，盯着纤纤细指感慨道，“你说得对，我和你这样的人，一生当中恐怕都体验不到他们那种快乐。”

“快乐很短暂。”

“自古圣贤都会独享寂寞。”金发女子无所谓道，“寂寞中也能找到快乐，我想我在这里这么多年，也快学会了。”

冷漠的影子挥挥手，似是不打算继续这段谈话，又说道：“其实他们的实力也算不俗，超过了任何人的想像。”

“盘古巨斧嘛。”金发女子无所谓地道，“若非有那两个仙人指点，他们又怎么可能那么顺利从盘古手中拿到巨斧？盘古是太古魔神，智慧远



超你我想像，怎会那么轻易就把盘古巨斧交予别人？”

“那是因为他们经历了之前的考验。”冷漠的影子说起这件事，也多少有些激动，“那两个仙人对人平日有多苛刻，你我应该很清楚。若能得到这两人的帮助，他们当时想做的事没有一件是办不成的。”

金发女子点头称是。

“让我去想像他们所受的苦难，恐怕我都熬不过来。”

“你和我一样，都是太过顺利之人。”冷漠的影子叹道，“因此反倒不如他们能够面对挫折。”

“呵呵，没错。”金发女子妩媚一笑，“如果让我站在棋盘边上等个几天几夜，我是断然不干的……让我为了别人去被天神砍掉双手，也决计不可能！”

“所以那个老狐狸只帮了他们。”冷漠的影子依旧没有一丝反驳金发女子的意思，继续说道，“不管怎么说，得知他们顺利进行的消息后，我倒有些欣慰。”

“太过无敌，寂寞了？”

“有一点吧。”

“呵呵，你倒是真不谦虚。”金发女子娇笑道，“其实最初我也没有料到，他们竟有如此能力，甚至连上古神器也手到擒来。”

“人算不如天算。”

金发女子叹了口气，重复道：“是啊……人算，终究不如天算。”

十二章

数十日的痛楚在体内盘绕，拓跋玉儿早就习惯了每日醒来之际脸上的蚀骨疼痛，也习惯了自己眼前漆黑一片的世界。有时候她甚至会想，也许就这样一直下去吧，一直到有一天什么感觉也没有了，人生就算得到解脱。

惟一舍不得的，还是自己那两位伙伴。

奇怪的是这一次清醒过来，脸上竟觉得一片清凉。少女想要抚摸自己的脸庞，手却被另一只熟悉的手握住了。于小雪的声音在耳畔柔柔回响："玉儿姐姐，不要乱动……古月仙人先给你退烧，之后我们就可以想办法治好你的伤啦。"

"什，什么……"

耳畔传来一个爽朗笑声，拓跋玉儿听得出是之前让陈靖仇不要做声的那位老者："哈哈，这位姑娘，你这两位伙伴为你可算是竭尽全力，若非被他们的真情实意所感，我这老友恐怕也不会破例出手。"

"啊？"

"你可不知，你这两位朋友为了你，吃尽苦头，情深意重。"那苍老声音笑道，"这位陈姓小友半夜从山崖摔落，几乎当场毙命，那位白发小雪姑娘为你四处奔走，恳求古月出手相救，最终还是这两人合力，才让古月这固执的家伙改变初衷。"

"谢谢你们，阿仇，小雪……"

"好了，不多说了，我们现在先开始疗伤吧。"

拓跋玉儿心中忐忑，经过多日伤痛折磨，少女对自己的面容和伤口本能地怀着惧怕。若非小雪拉着她的手说了许多安慰的话，拓跋玉儿觉得自己可能会转身逃离这里，再也不让陈靖仇和小雪看到自己。

"两位小朋友，把你们带着的神农鼎拿出来吧，还有从我仙山岛上摘下的血露蟠桃，剩下的事就交给古月这家伙好了。"另一位黄袍老仙人笑道。

古月仙人将陈靖仇手中血露蟠桃放入神农鼎中，片刻之后一片五色光华自神农鼎中升起，萦绕空中久久不散，没多久蟠桃化成一颗血红色晶石，古月仙人取出这颗晶石，递给陈靖仇。

"让拓跋姑娘吞下它。"

陈靖仇依言照做，拓跋玉儿也不抗拒，任由陈靖仇将玉晶放入自己口中。一股无比甘甜之感登时汇入全身，让少女精神为之一振。

"好了，剩下的工作交给我吧。"

古月仙人走到拓跋玉儿背后，开始运功为玉儿疗伤。拓跋玉儿只觉得自己周身肌肤开始慢慢酥麻，那遍布痛楚之处也渐渐被微痒替下。一阵阵清凉的波动从自己背脊处向体内周身游走。

如是坚持了半个多时辰，古月仙人终于长处一口气，松开双手："好了，大功告成。"

一直守在古月仙人一旁的老者看到此景，笑容满面地道："好了好了，小姑娘可以摘下脸上的布了。下次记得没事别再用刀剑在自己脸上猛砍了呐。"



“我脸上的布，可以……摘下来？”

古月仙人仿佛有些疲惫，脸上却仍挂着淡淡笑容：“是啊……这是你同伴花了多少辛苦才为你换来的成果，摘下来吧！”

“可是……”

小雪款款走近拓跋玉儿，轻轻抚摸少女脸庞，柔声道：“拓跋姐姐，让我来帮你吧……”

连日来的痛苦、难过、绝望与自暴自弃在这一刻被小雪的柔声安慰抚平，拓跋玉儿咬咬牙道：“好……”只是任由小雪为自己摘下脸上绷带，却不敢睁开双眼。

那位与古月仙人一起的黄袍老者笑道：“哈哈，别一直不敢睁开眼睛！这是你朋友用不知多少代价，才送给你的好礼物。”拓跋玉儿这才缓缓睁开自己的双眼。

铜镜就在眼前，那光泽中闪耀的，正是青春美丽的一张面容。没有伤痕，没有脓血，没有骨肉分离，没有一丝一毫的瑕疵。

望着这张脸，拓跋玉儿不禁掩面而泣。

“啊……我的脸……眼睛？谢谢你……阿仇、小雪！我真的不……不知该怎么……谢谢你们才好！”

老仙人笑道：“呵，小姑娘啊，别哭了，这么大一个姑娘家，怎么还这么爱哭呢？”

拓跋玉儿已不知该说些什么，仍是不住放声哭泣。

古月仙人对陈靖仇道：“她身子还需休养数日才能完全康复，这一段时间，你们就在此地好好休息吧。”

“是，多谢仙人。”

…………

…………

让陈靖仇没想到的是，古月仙人看似冷漠，在那一日终于答应他为玉

儿治病的请求后，竟还主动答应帮他去伏魔山救出自己师父陈辅。三人在岛上修养数日，等到拓跋玉儿伤势痊愈后，按照古月仙人所指取回了上古神器盘古巨斧，准备充分之下，一行人被那黄袍老者以御剑术带至雍州伏魔山。

伏魔山洞仍和陈靖仇离去之日没有太大分别，望见那冰丝缠绕的洞口，陈靖仇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师父……”

古月仙人手持盘古巨斧，一指化开冰丝，对准饕餮的方向斜斜劈下，立时劈开一道虚空缝隙，将饕餮纳入其中，这一幕让陈靖仇叹为观止。

将盘古巨斧丢给陈靖仇，古月仙人转身面对已失去意识的陈辅，几道灵光点中老者周身要穴，道：“你师父已元神枯竭，我先帮他疗伤，然翁和你们准备一下，咱们等下回到仙山岛再说。”

陈靖仇等古月仙人帮师父疗伤完毕，跟随然翁的御剑术回到仙山岛上。趁此机会，陈靖仇终于问清了然翁就是那位七百年前在龙宫设下崆峒印结界的剑侠，在然翁应允重设青春不老结界后，三人兴冲冲回到巨海的鲸腹内找到氐人族女王。

“唉……各位的好意我是心领了。”氐人女王已无当日那般咄咄逼人的姿态，颓然道，“可是前不久有位陆地上的人，自称是大隋朝宇文太师的，夺走了崆峒印……”

“宇文太师？！他怎么来海底了？”

陈靖仇再度听到这个名字，感觉自己的耳畔犹如被刺痛了一下，三人赶忙回到仙山岛上告知然翁。

“陈哥哥……我，我晓得宇文太师为什么会来海底抢走神印了。”

“哦？”然翁奇道，“不是为了让自己青春不老？”

“不是的。”小雪回忆起与独孤宁珂的交谈，说道，“那个宇文太师他是为了让自己当皇帝啊！”

“什么？”

陈靖仇这才想起师父陈辅曾经交代自己的话，对然翁解释道：“琴鼎印镜石五样神器可列出‘九五之阵’，我师父告诉过我，只要能拥有‘伏羲琴’、‘神农鼎’、‘崆峒印’、‘昆仑镜’、‘女娲石’，就能永远拥有天下！”

然翁愣了一下，随即呵呵笑道：“天底下哪有这等好事？老夫也知上古十神器之事，琴鼎印镜石五样神器所摆出来之阵法称作‘失却之阵’，会吞噬列阵者最在意的记忆，所以不用担心……说不定真列出这个阵，他连自己是谁都不会记得了。”

“阿仇，那宇文太师太过厉害，我们可能对付不了。”拓跋玉儿经过之前毁容经历后，性格已和之前略有不同，“我有个建议，不如我们把神器寄存在老仙人这里，就算他胆子再大，也不敢来此撒野放肆。”

陈靖仇刚想赞同，却听门外传来一声怒喝：“等一下，都给我住手！”

“师父？”

伤势初愈的陈辅怒气冲冲走进来，对着陈靖仇喝道：“你忘了当初为师的话了？神器随便就送出去，你还想不想复国了？”

“师父……”

陈辅转而对着拓跋玉儿怒道：

“还有你这北狄胡女，你一个外族蛮夷，凭什么处置我中原神器？”

拓跋玉儿性格纵然改变，仍是刚烈无比，顿时反诘道：“我们世代守着这个神鼎已经几百年了，你们书上随便写几个字，它就变成你们的东西了？”

“你……”

陈靖仇纵然夹在其中想要化解争吵，也是徒劳无用。拓跋玉儿和陈辅不欢而散，哪怕是然翁这种仙人前辈在一旁劝说都毫无用处。

看着陈辅怒气冲冲离开，然翁低声叹道：“小兄弟……你，你就忍让你师父一下吧，毕竟他现在已经功力全失，和一个普通人无异了。”

“什么？”

陈靖仇听了浑身一晃，险些没栽倒在地。

间之五

“那之后的所有事情，都是按照你的计划一步一步发展的吧？”

“的确如此……”

“事情在何时发生的变故？你哪里露出了破绽？”

“其实我的破绽很多，只是他们生性淳朴，从未想过这些。”金发女子有些惘然地看着对面那个身影，淡淡说道，“如果说我哪里犯了错误，恐怕就是信任这两个字吧，我不知什么叫信任，却也不知别人知道什么叫信任。”

“信任？”嘶哑冷漠的声音咀嚼了一下，低声说道，“说的好，信任啊信任……他们之间的信任，是谁也无法打破的。”

十三章

因为陈辅的坚持，四人在仙山岛上没有停留太久，又要出发去寻找上古神器。古月仙人赠予陈靖仇盘古巨斧后，三人凭借神器之力凿开空间裂缝回到人间。按照之前曾在杨硕身上搜出的那张图的线索，来到会稽，却并无所获。幸好在会稽遇到白鹿精，根据白鹿精推算，三人转路长沙，试图寻找崆峒印的下落。

长沙依旧热闹，乱世之下人们也得生存，三人在城里走来走去，路过市集的时候却偶遇到了之前曾有过一面之缘的独孤宁珂郡主。

独孤宁珂见到三人也异常高兴，众人在长沙的江云楼找了僻静位置聊起最近遭遇，独孤宁珂说起宇文太师的近况，竟也知道他去东海得到了崆峒印。原来自从上次分别之后，独孤宁珂开始派人潜入宇文太师手下刺探军情，更是得知宇文太师近来打算寻找女娲石和伏羲琴两样神器。

“如此一来，宇文太师恐怕就要拥有三样神器了。”

玉儿道：“不过郡主放心，我们手上除了神农鼎之外，还有刚刚取得的昆仑镜，只要有这两样神器在手，我们仍握有一定优势。”

“昆仑镜？”独孤宁珂愣了一下，“昆仑镜不应该是……算了，没事。”

虽然奇怪独孤宁珂有些失常，三人也没在意，还是继续谈到了崆峒印的下落。宇文太师此时正派人在长沙镇守崆峒印，独孤宁珂决定带领三人潜入军营夺回神器。

有独孤宁珂相助，陈靖仇等人没费多大力气就潜入了宇文太师军营之中，也顺利拿回崆峒印，只是其间陈靖仇有些不太明白为何宇文太师手下将军上官震远为何会在追击三人途中重伤身亡。

夺回崆峒印对陈靖仇等人来说自是无比振奋的一件事，三人回到独孤郡主身旁，谈起伏羲琴，独孤宁珂建议陈靖仇把师父接到大兴郡主府邸，也方便照顾身体不好的陈辅。陈靖仇对此事也没有什么反感，这件事就此定了下来。

由于陈辅极力反对陈靖仇送回崆峒印给氐人族女王，众人只能先将崆峒印和其余两件神器交给陈辅保管。

那之后的事，却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宇文太师搜寻神器的行踪全为陈靖仇等人知晓，三人奔波于各地之间，不断阻挠宇文太师，终于引起了这位当朝第一强者的注目。在陈靖仇试图阻止宇文太师万灵血计划之际，宇文拓终于现身。陈靖仇的师父陈辅此时也认出这个宇文拓，就是当日毁掉陈国军队的妖人杨拓！

宇文拓出手，再一次以极大威力震慑住了众人。陈靖仇等人败退，陈辅被宇文拓抓获。三人不得不用神器交换陈辅的安危，陈靖仇此举虽受到小雪和拓跋玉儿的支持，却遭到陈辅的痛斥责骂。

回到郡王府，独孤宁珂告知三人宇文拓可能已找到女娲石。为了阻止事态进一步恶化，三人奔赴独孤宁珂指示的巴蜀古墓。孰料在寻找女娲石的途中小雪头疼发作，仿佛看见了什么恐怖的东西。

“我，我看见天空裂开……好可怕的世界……”

陈靖仇和拓跋玉儿以为小雪身体劳累，导致心生幻象，都没在意。回到大兴郡王府后，小雪依旧噩梦连连，两人请了大夫给小雪开方，也没有缓解。

独孤宁珂带领陈靖仇等人潜入皇宫，又一次窃回被宇文太师夺走的神器。这一次陈辅大为高兴，称赞了陈靖仇。少年第一次被师父嘉许，心中也颇为高兴。

意外的是，第二日清晨，所有人都发现于小雪不见了。

一缕白发留在石桌上，以女娲石压着。于小雪和神器几乎同时失踪，不免让人心生疑窦。

几经辗转，陈靖仇虽不情愿相信，还是很快证实了于小雪已投靠到太师府中，并带着那几样神器。虽然并不知道小雪为什么这样做，陈靖仇还是陷入了痛苦和迷惘之中。

宇文拓带着伏羲琴从敦煌归来，加上小雪带过去的几样神器，五件上古神器已被宇文拓凑齐。独孤宁珂纵然气愤也毫无办法，陈靖仇更是心灰意冷，不愿再去对抗宇文拓。万灵血计划未被耽搁，短短数日之内，又有数万人丧命。

拓跋玉儿重返郡王府，听闻独孤宁珂知道一条从郡王府通往太师府的密道，不禁恳求独孤宁珂带自己前去。回忆起众人一同的种种经历，拓

跋玉儿宁愿相信于小雪是另有隐情的。独孤宁珂犹豫片刻，答应了拓跋玉儿。

越过长长的密道，拓跋玉儿在深夜之际抵达太师府，在太师府上见到了于小雪。两个同样喜欢上陈靖仇的女孩第一次互相袒露心扉，于小雪向拓跋玉儿娓娓道来自己近日噩梦连连的缘由，拓跋玉儿这才明白于小雪为何会投靠宇文太师。

"拓跋姐姐，我离开的原因不是因为阿仇……而是因为赤贯星，它，它快要将天空割开了。"

"赤贯星？将天空割开？"

于小雪仰望穹空，低声说道："现在天空中，不是可以看见一颗拖着长长尾巴的红色星星吗？那就是赤贯星……在两次天狗蚀日之间出现的赤贯星，会将天空划为两半……然后……然后在离我们中原好远的西方，还有另外的世界。如果天空被隔开，现在统治那里的西方魔界之王就能沿着那道裂痕来到我们人间，杀死我们所有的人！"

"你，你怎么会知道这些？而且这些和你离开我们有什么关系？"

"拓跋姐姐。"小雪低头垂泪道，"要阻止那个赤贯星天空划出的裂痕，需要我们一直在和宇文太师争夺的五样上古神器啊……宇文大人也知道这件事，所以他一直在拼命搜集神器，最后已经得到了四样，分别是琴鼎印镜，只差，只差……"

"女娲石？"拓跋玉儿奇道，"不对啊，女娲石在我们手上，因为你上次没有拿走那样神器。"

于小雪泪流满面，仰首看着拓跋玉儿，哭声道："拓跋姐姐……因为女娲石就是我啊！我……我是女娲石转世成的人，宇文大人是昆仑镜转世，所以大家才会……一直找不到镜和石！"

"怎么可能？"拓跋玉儿后退几步，觉得自己险些要晕倒在地。

"我，我原本也不相信……"小雪哭道，"现在想起来，我才知道自己为何天生就会治疗伤痛，上一次在桃源境内古月仙人已激发出我的潜力，我就一直在慢慢觉醒。之前我不断头痛，最后竟能直接和宇文大人相互感应……因为宇文太师也是上古神器转世，所以我们才能彼此感应，后来我才明白，我看到的原来是宇文大人心中所见的未来之事。"

"我有点明白了……"拓跋玉儿倒吸一口冷气，"他看到了什么？"

"宇文大人的能力就是看到未来……"小雪垂泪道，"所以他知道天空要裂开，西方魔界将在中原降临这些事，他一直在研究如何阻止这场浩劫，最终从他师父的竹简上得知，若要阻止这场浩劫，就必须动用十件神器'钟剑斧壶塔'和'琴鼎印镜石'。'钟剑斧壶塔'五个神器，能打开通往天上的路，等到达天上赤贯星后，再用'琴鼎印镜石'把赤贯星割开的天空补起来，这就行了！"

"原来是这样……所以你最初嘴里说着稀里糊涂的话，希望我们不要阻止宇文太师，就是因为这个？"拓跋玉儿何等聪明，一下就明白过来，"小雪……真是难为你了……"

"拓跋姐姐，我，我对不起你和陈大哥……还说了这么多难以相信的话，你，你还相信我吗？"

拓跋玉儿笑着轻轻替小雪理了

理头发，柔声道："为什么不相信？我一直都是最相信你的……从你离开始一直到现在，我都始终相信你绝不会随便背叛我们。你只是习惯什么事都藏在心里，不愿让我和阿仇为你担心……傻丫头，你一定心里非常孤单吧？"

小雪没有回答，伏在玉儿怀中只是不停哭泣，那哭声良久回荡在少女心中。

"小雪，你还要在这里继续待下去吗？"

"嗯，我要一直帮助宇文大人完成整个封印仪式。"小雪擦擦眼泪，坚强地回道，"这里很危险，拓跋姐姐先离开吧。"

"你还必须留在这里？"拓跋玉儿看到小雪凄苦的愁容，心中一颤，"这样吧，我回去把整件事告诉阿仇，你要不要写一封书信之类的东西，让我带回去给他和独孤郡主当见证？"

"可是……我，我从没有学过读书写字……"

拓跋玉儿爱怜地抱了抱白发女孩："没关系，我会一点，你来说，我来写……回去给靖仇看就是了。"

将写好的书信放在怀中，拓跋玉儿辞别了小雪，回道太师府通往郡王府的密道入口。独孤宁珂此时已在洞口等候多时，看到拓跋玉儿前来，连忙问道："怎么样，拓跋姑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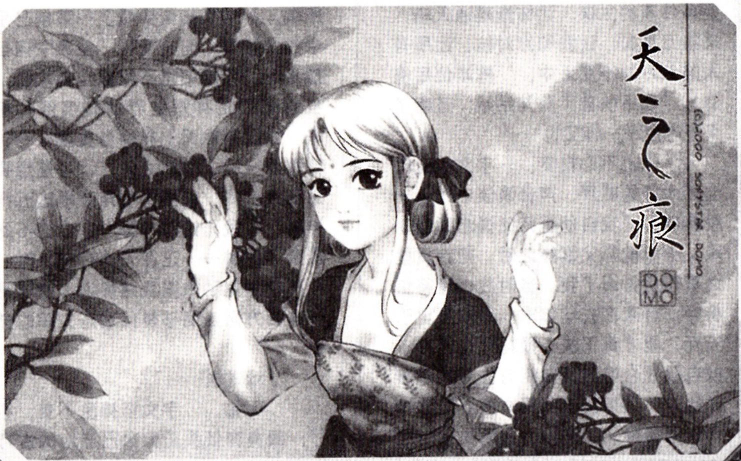
拓跋玉儿摇摇头："独孤郡主，小雪告诉了我一些我从未听过的事，我要仔细想一想，告诉阿仇……你让我回房想一想。"

"怎么？"

"宇文太师并非我们所以为的那样，是为了当皇帝之野心才去收集五样上古神器。小雪把所有真相都告诉我了，原来宇文太师收集神器的目的，是为了封印天上一颗叫赤贯的妖星！"

"……"

拓跋玉儿转身欲走，却只觉得天空中一道电光闪过，自己尚未明白怎



么回事，已被击中。

“拓跋姑娘，你不能走！”

“啊……独孤郡主你……”

电光中饱含极大法力，拓跋玉儿甚至来不及抽出长刀，已被一击倒地。这时少女的脑海中蓦然闪出之前的一幕幕往事，那些独孤宁珂所说的话，自己的遭遇，还有同宇文拓之间的误会……林林种种，终于重叠成一个真相。

“你，是你……原来是你在利用我们……”

独孤宁珂的笑容冷酷又冰冷：“呵呵，拓跋姑娘果然冰雪聪明……既然你这样聪明，就不要活着继续贻害我的大计了……放心吧，杀死你的不会是我独孤宁珂，而是你的好友——于小雪！”

拓跋玉儿想要挪动身体，却再也使不出一丝力气。天空中又落下一道雷光，劈中少女天灵盖，拓跋玉儿挣扎着想要张口说话，却只看见独孤宁珂狰狞的笑容在自己面前一闪而过，就被无边的黑暗吞没了……

十三章

“真不敢想像，你我今日会面对面坐在这里聊天。”

宇文拓的声音平平淡淡，完全不像是受过极大挫折之人。悲恸中的陈靖仇看着这个比自己大不了多少的青年，心中既是敬佩，又是怜悯。

“我也未曾想过，独孤郡主竟是整件事的主谋。让你修建通天塔，采集万灵血，让我和你对抗，让所有人陷入万劫不复之中。”陈靖仇后悔道，“我不仅害了玉儿姑娘，还害了天下苍生……师父也……”

“你也不必自责。”宇文拓此时全无太师的威严，声音淡淡中透着一股疲惫，“我自幼听师父说起神州劫难，十年前师父临终之时，把赤贯星之事彻底告诉了我。当时我也是将信将疑，后来在去年年末，赤贯星现于天际，我才真正决心损耗大量元神，以自己昆仑镜的预知能力去看清楚事件始末。结果我看到西方魔界降临神州，全如师父所言……我明白事态严重，此后就再也不管什么隋家天下的安危，进而全心寻找上古神器，想要阻止这场危机。”

陈靖仇叹了口气：“唉……过去我们一直误会你是为了自己野心才去夺取神器，所以处处跟你作对……”

“你们也不过是被那独孤宁珂所骗。”宇文拓低头看了一眼自己手中的伏羲琴，无奈道，“独孤宁珂虽然身死，我却不得不佩服她的才智。当初想要把神州结界的裂痕修补起来，需要前往天上界的赤贯星核心，在那里执行‘失却之阵’。可是想要通往天上界，就要钟剑斧壶塔这五样神器。可我无论怎样努力，也找不到最重要的钟……正在无计可施之时，独孤郡主主动来跟我建议说，她晓得一些西方魔法能够替代这些失踪的神器……”

“难道说……”

“不错。”宇文拓神色不变，看了一眼身旁低头正为自己疗伤的古月

仙人，毫不遮掩地说道，“她的方法是以各种其他方式代替五大神器，其中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万灵血……这件事实在太伤天害理，通天塔也劳民伤财，我心中反复挣扎很久，才下定决心。师父生前一再告诉我，‘承担大事者，要能以大局为念，不惧背负恶名，以力拯更多之人’。想到这些，最后我才痛下决心。”

“我明白了，所以宇文兄最后决心宁愿自己背上所有恶名，也要为世人来封印裂痕？”

“是，感谢你们能明白我这一路走来的苦处……”

一时间所有人都默默无语，牺牲三十万人的性命，劳民伤财，这些所做所为却是为了苍生幸福，这样的变化实在太过奇特，让人一时间无法接受。

为宇文拓疗伤的古月仙人此时已经松开双手，劝道：“宇文拓，你一路走来牺牲良多，那独孤宁珂姑娘原本有能力吃下撒旦之果，力量强大百倍战胜我们，最终为了不在你面前变成丑陋恶魔，终于放弃。你也该明白，这人世间许多人，单单是为了一个情字就能舍弃一切。接下来的事，你们却要听好了。”

陈靖仇和小雪肃然站好，宇文拓也与陈靖仇一同站在一侧，等待古月仙人指示。

“原本这人间安危与我等无关。”古月仙人朗声道，“但既然陈小兄弟与我和然翁有缘，他拜托我等的事我等自当尽力。之前使用过一次失却之阵，已让你们的几位朋友程咬金、秦叔宝等人失去了自己最在意的记忆……我们才能扭转时空，回到未被西方魔界占领的时空来。如今我们已到了赤贯星中央，一切恩怨也都将至此烟消云散。你们都是让人敬佩的英雄，能够为了人间安危舍弃自己最大的梦想……下一次使用失却之阵，张烈和陈靖仇最重要的记忆也将消失，你们知道吗？”

“知道了，仙人。”

古月仙人长身而起：“那么我们就此进入赤贯星核心吧。”

脚下的路宛如梦境一般，不断变换颜色，时而消失时而若隐若现，无数的晶石包围在整个赤贯星内部，一切都美丽诡异得犹如人最极致的想像。陈靖仇和张烈、于小雪三人并肩走着，脚步却异常沉重。

张烈叹了口气：“陈小兄弟……我知你为玉儿的事伤心，身为玉儿的姐夫，我也最是希望她能够借伏羲八卦阵复活……可是为了天下万民，为兄更希望你能咬紧牙关走下去。”

“张大哥，我……”

“玉儿的事，唉……”张烈拍拍少年肩膀，“为兄相信，你的抉择是对的……我们当下只有真正封印天之裂痕，才能告慰玉儿在天之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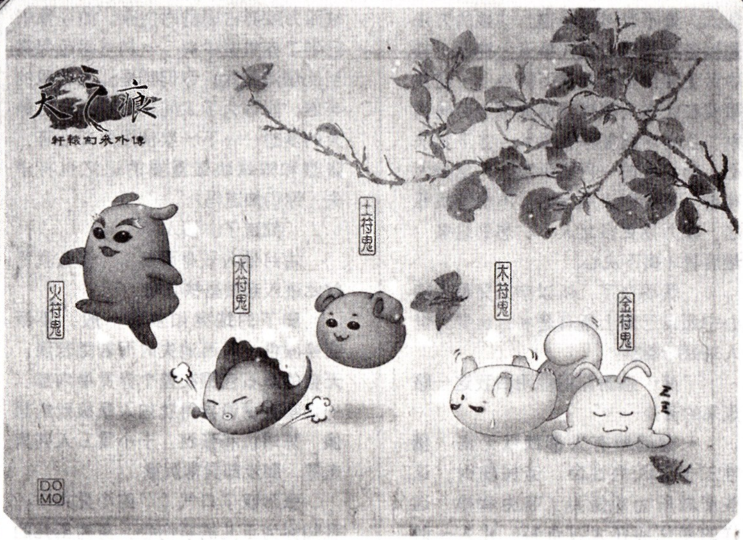
陈靖仇摇摇头：“张大哥……其实刚才我在伏羲宫殿，见到了玉儿的灵魂。”

“陈哥哥，你见到了拓跋姐姐？”

古月仙人回首道：“拓跋姑娘七日后即会转生，她在这最后一日前来看你，对你真是有心了……只是这么做对她来说却并无好处。”

“啊？为什么？”

“人鬼殊途。”古月仙人解释道，“若是她来见你，势必对她自



己的转世投胎造成一定影响，若是她凭着自己的力量与你相会，在今后五次转世中，她的阳寿恐怕都只有二十岁！”

“什么？”

陈靖仇愣了一下，很快悲恸便从他的身体周围奔涌上来，盖住了少年双眼。

——阿仇，你一定要好好跟小雪活下去。

——阿仇，谢谢你和小雪陪伴我的日子。

——阿仇，跟你们在一起的时光，是我一生中最开心的时光。

陈靖仇觉得自己一生都不会忘记，意识模糊之中，站在光芒里朝自己微笑的那个红衣少女。无数的回忆，在少年脑海中堆成高高的塔。

蓦然之中，张烈的话语像是一道惊雷，在陈靖仇耳畔响起。

“仙人，我们心中最为惦记之事，当真会成为这失却之阵的饵食？”

古月仙人点头：“不错，你这比喻倒是恰当。”

“嗯，那就没什么了。”张烈笑道，“我若进了失却之阵，失去的恐怕是问鼎中原的决心，可是只要万民幸福，我能不能问鼎中原又算得了什么？倒是陈小兄弟他……”

古月仙人看了一眼陈靖仇，柔声道：“陈靖仇原本心中最为惦记之人可能连他自己都不甚清楚，但如今我却知道，一定是拓跋玉儿姑娘……虽然玉儿姑娘被独孤宁珂姑娘害死，却仍心系在陈小兄弟身上。”

陈靖仇闻言，心中一阵怅然。

“古月仙人……那我，我将来会如何？”

“发动失却之阵后，你会忘记这

个人的存在。生命里犹如没有这个人出现过一样，关于她的一切，你都将忘记……”

陈靖仇此时才感到一阵撕心裂肺的难过，少年的脚步停在失却之阵外，眼泪又一次没能忍住，缓缓滴落下来。

“我，我以后再也不会记得玉儿姐姐了吗？”

古月仙人叹息一声，缓缓摇头。

“就算来生你与她再度有缘相逢，恐怕也不会想起。”

一刹那间，行刺、潜水、毁容……关于拓跋玉儿的种种都在陈靖仇心中一一流过，少年转身仰起头，看着赤贯星外无穷天际，半晌才低声道：“我……我知道了。”

“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张烈摇摇头道，“逐鹿中原的梦想也就罢了，忘记自己最亲近之人，这种痛苦实在让人心烦！”

一直沉默不语的宇文拓忽然抬起头道：“古月仙人，我有一事相求。”

“你说吧。”

“独孤宁珂姑娘临终前，曾嘱咐我带着她的灵魂回到极西之地。”宇文拓大概受到陈靖仇的感染，低声道，“可她还是希望成为一个普通平凡的女子，不受这些魔界阴谋熏染，不知仙人可有办法。”

“她怎样轮回转世，都是在魔界。”古月仙人道，“不过如果凭借伏羲琴的力量，能够净化她的心灵，让她在魔界转生也拥有赤子之心，待到下一个来生，应该就可以转世为人了。”

“那还劳烦仙人……”

“不必客气。”古月仙人摆手不让宇文拓道谢，“你所做的更多，这是你应得的。”

古月仙人施法将独孤宁珂的灵魂与伏羲琴内世界相连后，对宇文拓道：“接下来失却之阵仍需要你和小雪姑娘的力量，你一定要坚持下来。只要在赤贯星内部发动了失却之阵，这世界就有救了。”

“宇文拓明白。”

古月仙人不再多言，就地画出失却之阵的的阵法。

越是到了即将失去记忆的时刻，陈靖仇心中越惶然不安。古月仙人和他们一样将为失却之阵提供力量，也就是说使用这次失却之阵后，就连古月仙人自己的部分记忆也将消失。想到第一次使用失却之阵回到这天之裂痕尚未裂开的空间里，师父陈辅看到自己和宇文拓站在一起时的愤怒与失望，少年不禁又低头自责起来。

“师父他……师父他一定很失望……”

张烈拍拍少年的肩膀，劝道：“陈小兄弟，你要这样想，如果你能救回这世界，你师父就不会死在通天塔下，他能健康平安活下去，难道不是你对他最好的报答么？”

张烈的话让陈靖仇慢慢平静下来，少年看着虬髯汉子的笑容，缓慢但用力地点点头。

“我知道了，张大哥。”

“唉，你想我们回来之前，独孤宁珂姑娘已然完成了天之痕，西方妖魔降临人间，世间大乱，无人幸免……那一幅地狱景象，你还愿意重温吗？”

陈靖仇默不作声，他当然能记得

自己使用失却之阵回到过去之前，独孤宁珂杀死拓跋玉儿后也未被揭露本来面目，最终成功阻挠宇文拓完成失却之阵，天地大乱。若不是古月仙人出手相助，自己恐怕也没有这个机会挽回一切。

“只是……我觉得把师父一个人留在通天塔上，有些于心不忍。”

古月仙人抬头遥望远方，朗声道：“赤贯星快要贯穿神州结界了，我们开始吧！”

众人纷纷站在原地，等待古月仙人发动失却之阵。此际忽然赤贯星剧烈颤动起来，仿佛周围一切随时要轰然坍塌一般。古月仙人脸色一变，和宇文拓对视一眼道：“不好！有人在破坏赤贯核心，快去阻止！”

陈靖仇等人跳出失却之阵，按照古月仙人的指点朝赤贯支柱方向奔去。片刻之后，众人赶到赤贯支柱，眼前的一幕却让众人惊呆了。

原本因腿伤无法动弹的陈辅，正在一剑剑砍向赤贯星的核心。一股滔天魔力自老者背上向四下扩散，吹落无数被老者砍碎的晶石飞屑。

“师父！”

赤红双目的老者猛然回首，浑身戾气冲天，让陈靖仇忍不后退两步，就连平素豪迈的张烈看见了，也不禁有些骇然。

“师父？谁是你师父！”吃了半枚撒旦之果的陈辅厉声叫道，“你这个逆徒，眼中早没老夫这个师父了！你只把老夫当成个病夫残废。你这不肖的东西，给老夫好好听着……你敢忘记国恨家仇，还帮敌人助纣为虐，老夫今日要与你断绝师徒关系！”

张烈喃喃道：“原来……独孤宁珂姑娘还给了老师父一枚……”

“师父，您不要这样……”

双目通红的陈辅怒道：“老夫今日无须再仰仗你，让老夫吃了这剩下的半枚撒旦之果……”

“师父，不——！！”

陈辅的话说到一半犹如被什么东西掐断了一般，道道黑光自老者体内飞射而出，在空中形成一团黑雾。陈靖仇想要冲上前去阻止，反倒被震荡弹飞出去。

黑雾缓缓散去，三人彻底惊呆了，眼前哪里还有陈辅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一头黑色巨兽，牛头黑甲，胸口一张血盆大口，身躯庞大得宛如一座小山，低头发出沉重嘶吼，却再也说不出一句人话。

“师父……”

张烈拉着想要再度上前的陈靖仇后退数步，摇头道：“陈小兄弟，你师父他疯了……”

“不……”陈靖仇无论如何也不敢相信这个事实，哭喊着想要上前阻止师父。

陈辅化作的怪兽看都不看三人一眼，犹如铁锤一般的双拳继续挥向赤贯核心。无数晶石碎片自空中被它砸落，每一拳都引来整个赤贯的一阵颤抖。

“陈小兄弟，我们快去阻止你师父！”

“可是……”

“可是什么？”张烈急喝道，“你想想，你已经为了天下苍生放弃复活玉儿，也做了这么多努力。宇文兄弟和小雪姑娘，还有古月仙人他们都为了这万民之福做了许多，你我难道就到这里止步了吗？”

张烈的话让陈靖仇猛然醒悟，少

年望着已完全没有一丝人气的师父，含泪提剑。

“师父，徒儿要对不起您了……”

剑光扬起，陈靖仇毫无惧色扑向陈辅化成的妖魔，一剑架在妖魔胸口，无数道金光自剑身溢出，逼退妖魔数步。

“陈小兄弟，干得好！”

赞许声中，张烈双手各自燃起一团烈焰，推向陈辅化身之妖魔。两人前后夹击，让妖魔疲于应付。于小雪同时在两人身后祭起一团冰雪，凝成冰刃刺向陈辅。

陈辅变做妖魔后本一心一意攻向赤贯核心，陡然吃痛中转身振臂，立时从天而降无数黑雾袭向两人。陈靖仇和张烈各自后飞身后退，避开黑气侵袭。黑气掠过地面，竟连晶石也被侵蚀得浊迹斑斑，骇人之极。

含泪的少年自此终于再无顾忌，心中悲恸着使出毕生所学。

——每一剑，每一招都是从师父那里学来，今日再还给师父！

刀光剑影在赤贯支柱周围飞快地闪动，陈靖仇和张烈越战越勇，少年心中的痛苦也升至最高。

“师——父——！”

最痛苦的叫喊声中，陈靖仇的宝剑终于贯穿变成妖魔的陈辅胸口，早已不会说话的陈辅喉咙涌动，翻滚出无数奇怪声响，最终仍是没能说出一个字来，在鬼谷道术的焚烧下化成一团团齑粉，飘散空中。

一切都安静下来。

陈靖仇望着师父消失的方向，弃剑跪倒地上。

“师父，师父……”

“陈小兄弟，你是为天下苍生，相信师傅不会怪你……”

张烈的劝说对陈靖仇来说也无甚用处，少年扶地哭泣良久，直到听见背后传来的脚步声才慢慢站起。

“失却之阵已经完成，结界裂痕被修补完毕。”宇文拓望见三人，首先说道，“谢谢大家的协助。”

随即又感觉到气氛不对：“怎么了？”

张烈叹了口气道：“刚才……”把三人大战陈辅的经过说了一遍，众人无不叹息扼腕。古月仙人叹道：“真是难为陈小兄弟了……居然还要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陈靖仇低头不语，没有说话。

“仙人，这里是不是要崩溃了？”张烈环顾四周，“我们是不是应该先行离开？”

古月仙人点头：“我们照着原来的通天塔原路回去，但要一路小心……这里会被毁掉，世人便再也回不来了。”

赤贯星越过天际之日，有万民从地上看到天空中无比瑰丽的奇观。火焰掠过天空，一道剑光从天而降，劈开了宇文太师劳民伤财兴建的通天之塔。自此之后，世人再也没有见过宇文太师，隋炀帝陛下亲自封了新的国师，太师府也被查封。

大隋朝继续极尽奢华之所能，隋炀帝寻欢作乐并未因换了国师而改变。

六座城池的万灵血之劫被世人牢记于心，宇文拓这个名字成为万民唾弃之名。

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也没有人愿意知道。

时光悄然逝去。

尾声

天上一日，地上一年。当陈靖仇再度回到人间之际，已是十年之后了。

天之痕消去了，却有一道伤痕留在每个人的心中。

十年生死两茫茫，在这乱世当中，每个人都失去了很多，惟一所幸的是隋末战乱已彻底结束，改朝换代后乱世初治，天下已近太平。

在那之后，又过去了三年。

这一日恰逢春暖花开之际，一名秀气少年与一名白发少女相携来到终南山上，望着山坡上一处坟冢，双双拜倒。

“师父，徒儿又来看您了……”

白发女子默默伴在少年身旁，怀抱一具琵琶古琴，面露淡淡忧愁。

少年对着墓碑跪拜良久，缓缓抬头道：“师父，时间过得真快……乱世结束，我们回到这里也已三年多了，这一别之后，也不知大家都过得如何。”

白发少女垂首道：“虬髯老伯回到北方去了，也找到了等候他十年的妻子月儿姐姐，如今正在与妻子云游四海，听说他对这太平盛世十分满足。”

少年点头道：“真好，希望张大哥他一直都那样快乐逍遥……却不知道宇文大哥如今如何了。”

“宇文大哥为什么不愿跟我们一起留下来呢？”

少年叹了口气：“他自认杀人太多，罪孽深重，所以选择了自我放逐，远离中原，向着极西之地不断前行……他还带着独孤宁珂的灵魂，想必今生大家都无法再见面了。”

“宇文大哥……”

少年又道：“古月仙人和然翁已回到仙山岛上了，我们应找个时间去探望他们。”

“嗯。”少女凝视少年，似乎想要说什么，最终仍是没有说出口。

“才几年而已，我却觉得这些往事仿佛梦幻一般。”

两人站在墓前伫立良久，少女终于还是忍不住道：“陈哥哥……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朋友……”

少年陈靖仇低头回想片刻，摇摇头：“还有一位？没有了啊……”

于小雪想起种种前尘往事，心中忽然悲意森森，就这样坐在草地上饮泣起来。春光正好，少女心中记得那份纯真与情愫，眼前最该记得那个人的少年却已什么都不知道了。

抹了一把眼泪，小雪抬起头道：“陈哥哥，我想要弹奏一曲，献给陈老师父和我们那位朋友，好吗？”

“好啊，师父他一定会高兴的。”

于小雪挽起琵琶，轻轻谈起一首曲子。这曲子陈靖仇只觉得美且哀伤，却不记得自己曾用心想要弹奏它千遍万遍。白发的少女指尖在琴弦上跳跃，眼泪仍是止不住地流下来。

陈靖仇终于还是彻底忘记了曾经有个美丽的胡人少女，与他一同生死相随，直到生命最后一刻。

她用自己五世阳寿不过二十载换来与他再见一面。

她用自己牺牲，换来另外两人今日之生活。

梦中总是能记起，她红衣如火，笑容爽朗。

她……如今在哪里？

…………

…………

远处走来一家牧羊人，赶着羊群从山坡上走过。听到于小雪弹奏的琵琶曲，忍不住驻足欣赏。曲声凄凉又悠扬，在山间飘荡，一曲终了，牧羊人的小女儿跳着拍手道：“真好听啊，大姐姐，这曲子叫什么名字？”

于小雪擦了擦眼泪，望了一眼陈靖仇道：“这首曲子叫如忆玉儿曲，是为了纪念我一位好朋友所做……”

“大姐姐，你为什么哭了呢？”牧人少女递给小雪一朵黄花，“这朵花送给你。”

“谢谢……”

牧羊人夫妻已快越过山坡，回首对少女道：“阿玉，不要老缠着人家，我们要走了。”

“知道了，人家马上就来。”

——阿玉？

于小雪望着少女远去的背影，忽然想起什么，猛然起身。

“啊，那是……”

望着少女的纤弱背影，白发姑娘再也忍不住，又一次低头痛哭起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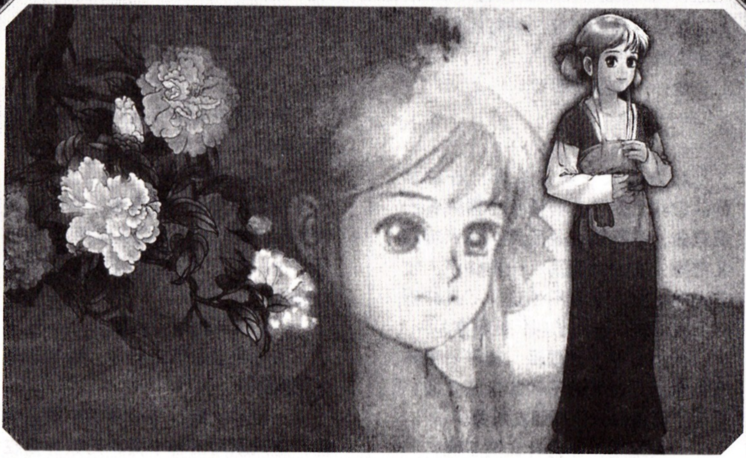
——终于今生又再见到你了，玉儿姐姐。

——玉儿姐姐，再见。

——我会永远记得你，也替陈哥哥记得你。

一股风吹起，将小雪手中黄花吹起，随风飘向山谷中央。无数雾霭在终南山涧周围腾绕，化作这世间的梦与希冀。万千个日月升降在随后的每一天里依旧行走，生与死和爱与恨都像是被风吹散了一般，碎成无人记得的细沙，洒落在这世间的角角落落。





于小雪站在陈靖仇身旁，想像着拓跋玉儿将要五次转世的百年光阴，想着自己曾经孤苦一人的岁月，想着曾经遇到每个人，每件事。纵然有些事看似烟消云散，却更能铭刻在时间乱流之中，永不褪色。正如这份感情超越了生死，也超越了空间与时间。

间之末

“时间到了，我也该走了。”

“这就离开了吗？”金发女子有些慌乱地看着对面人影，原本平静的心中竟觉隐隐绞痛。

“你在这里的百年期限已近，恐今生来世都不再记得关于人世间的种种记忆。就算你我再见面，也是相逢不识……”冷漠的声音终里似乎有了一丝暖意，“九十九年的孤苦岁月，也苦了你了……今后来世再入人间，却不知你我将是何种身分，如何相遇。”

“我……知道了。”金发女子绝世美丽的脸上缓缓滴下两行清泪，“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谢你对我的宽容。”

“不，是我要谢谢你。”金银妖瞳的灵魂看着金发女子，“你现在这个样子也很美丽，谢谢这样美丽的你喜欢过我。”

无声的送别中，宇文拓的灵魂在伏羲琴的世界里缓缓站起，伸展开汇聚的灵力，刹那间天地迷雾都因为散开，露出灿烂朝阳。伟岸坚毅的灵魂朝着虚空踏足而去，不多时已消散在阳光之中，金发女子望着远方，眼泪仍是止不住地流下来。

“从今以后，再也没有独孤宁珂，也没有什么撒旦女魔将……”

“从今日开始，我的名字叫——妮可！”

（《轩辕剑叁外传天之痕》终）

（《轩辕剑叁云和山的彼端》to be continued ）

后记

《轩辕剑叁外传天之痕》是整个轩辕剑系列中较为著名的一作，其内容与正传《云和山的彼端》截然不同。《云和山的彼端》强调的是多民族融合的特性，在书写爱情的同时更多探讨的是历史与社会的问题，更有关于道与义，是与非的自我诘问和思辨，而且整个游戏通篇几乎都在丝绸之路上进行，使得整个故事看上去更有世界感。《天之痕》虽利用了部分正传场景和音乐，却在某种程度上将本作刻画成了少年版的传统武侠小说。大概是从这一作开始，轩辕剑的外传都开始着重刻画细腻的情感和充满矛盾的角色。游戏通篇以性格软弱的陈国少主陈靖仇为主要视角，缓缓展开，不疾不徐地叙述了一个关于友情和爱情，自由与牺牲的故事。最为独特的是故事里充满了强烈反派符号特征的角色最后居然成为重要的剧情角色，使得整个故事峰回路转，更有让人思考正邪善恶的空间和余地。当然，国内大多数玩家对这个故事印象深刻还是因为它对情感的描写已经细腻到了某种境界，最后必须二择其一的故事剧情让人充满矛盾，忍不住一遍遍重复游戏。无论哪一种结局都充满了残缺的美感，更是让人印象深刻。本次所选取的结局并非大部分人所认为的GOOD ENDING，而是根据《轩辕剑OL》中任务“三个人的时光”中推断出来的官方结局，这样也会跟轩辕剑系列的历史相符。由于游戏剧本过于庞大，光是对白已经超过十二万字，剧情小说受到篇幅限制，只能进行部分情节的删减和弱化处理。对于这样一部作品来说，两倍到三倍于剧情对白的细节描写差不多才能算是真正展现它的完全风貌。迫于杂志篇幅限制，很多东西也许未能完全交代，希望诸位了解轩辕剑的读者见谅。游戏中所描写的情感与得失，已大大超越了普通RPG故事的内涵，尤其最后充满沧桑和伤感情绪的结局，所营造出来的气氛更是几乎能让人对人生产生少许反思。正如游戏中体会的美好也许是我们今生无法体会的一样，游戏中体会的悲伤痛苦也并非常人所能了解，但若能慢慢学会咀嚼这种情绪，对比之下你也许会发现生活更为美好，人生更为广阔。不管是电影还是游戏，我想它们提供体验，最后想要的也无非就是这样的结果吧。





阿尔萨斯
巫妖王的崛起

著/克里斯蒂·戈登　译/Norris　编/清雨

前情提要

面对亡灵生物前所未有的恐怖入侵，潜藏在阿尔萨斯心中的焦躁和不成熟愈发明显。他的确是一位嫉恶如仇，爱民如子的好王子，但他似乎独自承担了太多原本不属于他的责任，而心中怨愤却又无处发泄。他执着地追踪着让自己的土地和人民万劫不复的罪魁祸首，哪怕面对的是万丈深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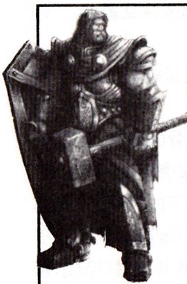
人物简介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洛丹伦王国的王子，生性嫉恶如仇。他是光荣的白银之手骑士团成员，一名信仰坚定的圣骑士。但他的执着最终将他引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库尔提拉斯统治者戴林·普罗德摩尔的女儿，生性活泼，热爱和平，同时也是一位法力高强的法师。与阿尔萨斯深深相爱。





乌瑟尔·光明使者：白银之手骑士团的创始人之一，强大、自律的圣骑士，也是洛丹伦王子的导师，将自己的一切对阿尔萨斯倾囊相授，然而……



泰瑞纳斯·米奈希尔二世：洛丹伦王国的统治者，阿尔萨斯的父王。他一直相信自己的儿子将会成为正义的化身，保卫自己的国家和人民。

第十二章

半梦半醒之间，吉安娜伸手去够身边的阿尔萨斯。他已经不在那儿了。吉安娜眨眨眼坐直身子。阿尔萨斯此时已经醒来，穿好衣服，正在为两人煮一锅麦片粥。他微笑地看着吉安娜，然而眼中却不见笑意。吉安娜慌乱地回应了一个微笑，伸手去抓袍子，迅速套在身上，然后用手指梳理了一下秀发。

“我发现了一些事情。”阿尔萨斯开门见山地说道，“昨晚……我不想提它，但是你应该知道。”他的声音平白而毫无感情，吉安娜心中感到一阵胆怯。至少他没有像昨天那样朝着她大喊大叫——但是这也许更糟。他舀起一碗热气腾腾的麦片粥递给她。她一边机械地用调羹往嘴里送着食物，一边听他继续说道。

“这场瘟疫……那些亡灵……”他深吸一口气，“我们知道谷物里带着瘟疫。我们知道瘟疫很致命。但是比那更糟，吉安娜。瘟疫不仅仅只是杀人。”

这些话语仿佛攫住了他的喉咙。吉安娜呆坐了一会儿，脑中渐渐浮现出了答案。她想也许应该把刚刚咽下去的那口麦片吐掉。她突然觉得有些呼吸困难。

“它……通过某种方式转化他们。它把他们转化成了亡灵……是吗？”告诉我我想错了，阿尔萨斯。

他没有否认。相反地阿尔萨斯点了点头：“正因为如此才会如此迅速地出现那么多亡灵。那批粮食不久前才送到壁炉谷——不过足够磨坊把它们磨成面粉，烤成面包了。”

吉安娜凝视着他。刚才的话语仍然挥之不去地萦绕着她的思绪。

“正因为如此我昨天才匆匆离去。我知道不可能凭一己之力击败玛尔加尼斯，但是——吉安娜，我只是没法坐在那里什么也不干，只是打磨盔甲扎营休息，你明白吗？”她默默地点点头。现在她明白了，“还有那个先知——我不管你觉得他有多强大。我只是不能就这么逃走，就这么放任洛丹伦变成……那个玛尔加尼斯，无论它是何方邪神，无论它是谁，我都必须阻止它。我们必须找到每一箱被瘟疫污染的粮食，摧毁掉它们。”

讲述这令人震惊的情报看起来再次燃起了阿尔萨斯的怒火，他站起来来回踱步："乌瑟尔在哪儿？"他说，"他有一整夜时间足以赶上我们。"

吉安娜放下吃了一半的麦片粥，站起身来穿好衣服。她的脑子正飞速运转着，试图全面冷静地掌握局势。两人无言地收拾好行装，拔营前往斯坦索姆。

天上乌云蔽日，令这灰暗的黎明更加阴沉。雨开始纷纷落下，带着刺骨的寒意。阿尔萨斯和吉安娜都拉起斗篷上的兜帽，但是这微薄的阻隔并没办法保护吉安娜不被淋湿，当他们到达城市大门前的时候，她已经被冻得直打寒颤。两人刚刚勒马停下的时候，吉安娜就听到背后传来兵马行进的声音，她转头看到乌瑟尔正带领士兵沿着那条原本就泥泞不堪，现在已经几乎化作泥潭的道路前来。这时阿尔萨斯再次振作精神，他转头对乌瑟尔露出一个刻薄的笑容。

"恭喜你刚好赶上了，乌瑟尔。"他厉声说道。

乌瑟尔是个宽容的人，但这时他也被惹火了。并不只是阿尔萨斯和吉安娜两人在冒雨赶路。

"管好你的嘴，小子。你也许贵为王子，可身为圣骑士，我仍然是你的长官！"

"说得好像我能忘掉一样。"阿尔萨斯顶了回去。他迅速跑上山坡顶上，在那里可以越过城墙俯瞰城里的情况。他并不知道自己在寻找什么，也许是生命与平和的景象，也许是他们及时赶到的证明，也许是任何能给他带来希望，让他能够做些什么的东西，"听我说，乌瑟尔，关于这场瘟疫，有些事情你该知道。那些谷物……"

正当他说话的时候，风向变了，飘进他鼻子里的是一股令人不安的香味。阿尔萨斯觉得好像肚子上狠狠挨了一拳。那种气味，那种用受污染的麦子烤面包产生的怪异而独特的香味，在雨后潮湿的空气中绝不会有错。

圣光啊，不……已经磨成面粉，烤成面包，已经……

阿尔萨斯脸色苍白。他双眼圆睁，直愣愣地瞪着眼前这恐怖的现实："我们来得太迟了。我们来得他妈的太迟了！麦子……市民……"他试着克制住，"这些人已经被感染了。"

"阿尔萨斯……"吉安娜低声说道。

"他们现在看上去也许平安无事，但他们变成亡灵只是时间问题！"

"什么？"乌瑟尔喊出声来，"小子，你是不是昏了头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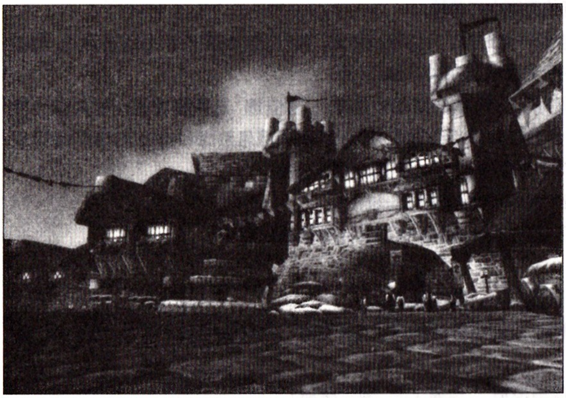
"没有。"吉安娜说，"他说得对。假如他们已经吃了那些麦子，他们就已经被感染了——假如他们被感染了……他们就会被转变成……"她正拼命思索。他们一定还能做些什么。安东尼达斯曾经说过，假如一个事物源于魔法，那么总有另一种魔法能对付它。假如他们还有一点时间可思考，假如他们能够冷静下来，遵从逻辑而非感情用事，也许会有解药……

"我们必须清洗整个城市。"

阿尔萨斯冷酷而决然地宣告。吉安娜眨了眨眼睛。他一定不是那个意思吧。

"你怎么能那么想？"乌瑟尔大喊，追上他从前的门生，"一定还有别的办法。这不是一棵枯萎的苹果树，这是一整座城市的活生生的人！"

"该死，乌瑟尔！我们必须这么干！"阿尔萨斯迫近乌瑟尔面前，两人对峙着，在那可



怕的一瞬间吉安娜还以为两人会兵戎相见。

“阿尔萨斯，不行！我们不能这么干！”话语脱口而出，她想收回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他愤怒地转头瞪着她，海蓝色的双眼中充满了愤怒、受伤和绝望。她立刻意识到，阿尔萨斯真的相信这是惟一的解决方法——拯救其他人的惟一方法，要拯救那些没有被腐化的生命则必须牺牲那些受诅咒的人民，那些无法挽救的受害者。吉安娜趁阿尔萨斯还没打断她之前赶紧接着解释，他的脸色也稍微缓和下来，“听我说，我们不知道有多少人被感染了。城里的居民也许有一些还没吃那些麦子——有些可能吃下受污染的食物还没到致死的剂量。我们甚至还不知道致死剂量是多少。对于这场瘟疫我们知道的还太少——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恐惧而把他们当成动物一样统统屠杀掉！”

这不是他想听的，吉安娜看到阿尔萨斯脸色阴沉下来：“我是在努力保护无辜者，吉安娜。那是我的誓言。”

“他们都是无辜者——他们是受害者！他们自己也不想这样！阿尔萨斯，城里还有很多孩子。我们不知道那东西是否能感染他们。我们知道的还太少，这样的处决太……太草率了。”

“你想过那些被感染的人吗？”他的质问带来了一阵突然而令人不安的沉默，“被感染的人会杀掉那些孩子，吉安娜。无论如何他们都会死，当他们转化为亡灵站起来的时候，他们会去干那些人活着的时候绝不会干的恶行。你选什么，吉安娜？”

她没想到要面对这样的抉择。吉安娜的目光在阿尔萨斯和乌瑟尔之间游移：“我……我不知道。”

“不，你很清楚。”他真是令人绝望地正确，吉安娜明白，“难道你不也一样，宁愿战死沙场，也不肯死于这瘟疫吗？身为一个有思想的，活生生的人类纯洁地死去，而不是被转化成亡灵漫无目的地攻击任何人，任何你曾经深爱过的人？”

吉安娜面容纠结：“我……我会如此选择，但这是我个人的选择，我们不能替这全城的人做决定，你不明白吗？”

他摇摇头：“不，我很清楚，我们必须在他们中任何一个有可能逃出去传染给其他人之前清洗这座城市。这对他们也是一种慈悲，就在这里一劳永逸地结束这场瘟疫。我决定这么做。”

痛苦的泪水在吉安娜的眼眶中打着转。

"阿尔萨斯……再给我一点时间。只需要一两天。我可以传送回安东尼达斯那儿，我们可以召集紧急会议。也许我们能找到某种方法……"

"我们没有一两天可等了！"阿尔萨斯怒吼起来，"吉安娜，这瘟疫在几小时内就会发作？也许就几分钟。我……我在壁炉谷亲眼所见。没时间去深思熟虑和讨论了。我们必须现在就行动，否则就太迟了。"他转向乌瑟尔，不再理睬吉安娜。

"作为你未来的国王，我命令你清洗这座城市！"

"你还不是我的国王，孩子！即使是我也不会接受这样的命令！"

剑拔弩张的寂静。

阿尔萨斯……吾爱，吾友……请别这样。

"那么我将视之为叛乱。"阿尔萨斯的声音冷酷简短。即使被他扇个耳光，也不会比这句话更让吉安娜更震惊。

"叛乱？"乌瑟尔急促地说道，"你疯了吗，阿尔萨斯？"

"我疯了吗？乌瑟尔阁下，以我的继承权和王位的权柄之名，我在此解除你的指挥权，你的圣骑士们也不再效忠于我。"

"阿尔萨斯！"吉安娜叫道，她刚刚从震惊中回过神来，"你不能就这样……"

他狂怒地转身吼道："我意已决！"

她凝视着阿尔萨斯。他转头看着他的手下，在他们争吵的时候，士兵们沉默而谨慎地站在那里："愿为拯救祖国而战的，跟我上！其他人……滚！"

吉安娜感到一阵眩晕难受。他真的要这么干了。他真的要冲进斯坦索姆，杀掉城里每一个活着的男人、女人和孩子。她勒紧马缰，坐骑低下头朝她嘶鸣，在她胸前喷着温热的鼻息。她突然强烈地嫉妒这马儿能够若无其事地置身事外。

她在想乌瑟尔会不会与那位从前的徒儿为敌，但是他曾立誓效忠他的王子，尽管这时他已经被解除了指挥权。吉安娜看到乌瑟尔颈上青筋隆起，几乎能听到他咬牙切齿的声音，但他还是没有向他的储君动武。

然而忠诚并不能限制他的话语："你已经跨过一条危险的界限了，阿尔萨斯。"

阿尔萨斯稍微看了他一会儿，然后耸耸肩。他转向吉安娜，目光在她脸上搜寻着，有那么一瞬间——仅仅只有一瞬间——他看上去就像是他自己，那个诚挚，年轻，有点被吓坏了的孩子。

"吉安娜？"

这简单的称呼里包含了太多意思。这既是一个询问，也是一个恳求。她凝视着他，呆若木鸡，阿尔萨斯向她递出一只戴着盔甲手套的手。她盯着那只手出神，一瞬间回想起过去的一切，这只曾握着她，拥着她，闪耀着圣疗的光辉搁在那些受伤和病重的人们身上的温暖大手。

但是这次她不能握住这只手。

"对不起，阿尔萨斯。我不能看着你这么干。"

这一次他的脸上再无掩饰，再也没有充满慈悲的冷淡在她面前掩饰他的伤痛。震惊

和怀疑充满了他的面容，她甚至无法再看着他。泪水在眼眶中打转，她哽咽着转身走向乌瑟尔，年长的圣骑士带着怜悯和赞许看着她。他伸手扶她上马，吉安娜感激他的坚定和镇静。她全身颤抖，紧紧趴在马背上等着乌瑟尔上马，然后他牵着吉安娜的缰绳，领着两匹马离开，离开他们在这场严酷的灾难中遭遇的最可怕的时刻。

"吉安娜？"阿尔萨斯的声音尾随着她。

她双眼紧闭，泪水夺眶而出："对不起。"她轻声低语着，"对不起。"

"吉安娜？吉安娜！"

她背弃了他。

他无法相信。他楞在那里许久，哑然无言，望着她远去的背影。她怎能这样抛弃他？她太了解他了，她比这世上任何人都理解他，甚至比他自己都更了解自己。她总是那么明白他的心意。他的思绪突然回到他们彼此成为爱人的那一夜，沐浴在燃烧稻草人的橘色光晕下，沐浴在清冷的蓝色月光中。他拥她在怀中恳求道。

不要拒绝我，吉安娜。请永远不要拒绝我。

不会，阿尔萨斯，永远不会。

噢是的，坚定的誓言，坚定的时刻，但是现在呢，现在事到临头，她正是那样——拒绝和背叛了他。该死，换做她也会选择身为人类而死，而不是等着被瘟疫扭曲成什么疯狂的亡灵。她抛下他一人。就算她在他肚子上捅一刀，阿尔萨斯也不觉得会比这种抛弃更疼。

一个想法在脑中掠过，短暂而尖锐：如果她是对的呢？

不。不，她不可能是对的。因为假如她是对的，那么他马上就要变成一场大屠杀的凶手，他知道她不是那样的人，他知道。

他甩掉这个令人恐惧的念头，舔了舔突然变得干燥的嘴唇，深吸一口气。有些士兵跟着乌瑟尔离开了。许多士兵离开了，说实话，太多了。只靠这么点人能拿下整座城市吗？

"殿下，恕我冒昧。"法里克说，"我……呃……我宁愿被碎尸万段也不想变成那种亡灵。"

士兵中传开了低语，阿尔萨斯也振奋起精神。他抓起战锤高呼："我们在此做的并非我们所愿。"他说，"这只是面对严酷的现实所必须做的。只有这样才能阻止瘟疫蔓延，在此时此刻，我们要尽可能减少这场灾难带来的牺牲。城里的那些人已经死了。我们明白这一点，即使他们现在还有一口气，即使他们不明白，我们也必须在瘟疫杀死他们之前干净利落地完成清洗。"他一个一个地看着士兵们，这些人没有逃避他们的职责，"他们必须被杀掉，他们的房子必须烧毁，以免那些我们来不及救赎的人躲藏在里面。"士兵们点头表示明白，抽出武器，"这不是一场伟大而荣耀的战斗。这会是一场肮脏而痛苦的战斗。对于这种必要性我真心感到遗憾，但我也真心明白我们必须这么做。"

他高举战锤："为了圣光！"阿尔萨斯高喊道，士兵们纷纷高举武器咆哮着回应。他转头面对城门，深吸一口气，领头冲了上去。

砍杀那些已经被转化成亡灵的市民很简单。它们已然成为敌人，不再是人类，已经变成肮脏的亡灵，砍下它们的头颅，敲碎它们的脑袋并不比杀死一只狂怒的野兽更难。但是

其他人……

他们抬头看着全副武装的士兵，看着他们的王子，一开始充满疑惑，然后陷入恐慌。一开始他们没想反抗，他们熟悉这些士兵的纹章，他们以为这些冲进来杀他们的人是来保护他们的。他们只是不明白自己为什么要死。当杀死第一个人的时候，剧痛攫住了阿尔萨斯的心，那是个年轻人，几乎还是个少年，棕色的眼睛带着茫然不解的眼神盯着他说："王子殿下，为什么……"阿尔萨斯还没来得及因为被迫杀死市民的苦闷而痛哭，他便茫然地意识到，敲进少年胸膛的战锤已经不再散发着圣光的光辉。也许圣光也为这不得已而为的悲剧而哀伤。他几乎抽泣起来，但阿尔萨斯立刻克制住自己，转身面对那个少年的母亲。

他以为这次会容易点，但是没有，只是越来越难受。阿尔萨斯没有屈服。士兵们都在看着他，以他为榜样。假如他动摇了，他的手下也会动摇，那样玛尔加尼斯就赢了。所以他始终没有摘下头盔，其他人看不见他的脸，他亲自举起火把，引燃关满了尖叫着的市民的房子，不让这可怕的景象和呼喊拖慢自己的行动。

当一些斯坦索姆的市民开始反抗的时候，他才稍稍感到一点轻松。自我防卫本能开始起作用。他们在职业士兵和训练有素的圣骑士面前根本不是对手。但是这至少缓和了那种可怕的负罪感，不只是就像——就像吉安娜说的那样，把他们像屠宰动物一样统统杀掉。

"我一直在等你呢，小王子。"

这低沉的声音颤抖着，同时出现在他耳朵里和意识深处，邪恶——没有其他词汇能够形容这种共鸣。那是一名恐惧魔王，克尔苏加德曾经提到过，一个有着黑暗名字的黑暗存在。

"我正是玛尔加尼斯。"

某种好似欢欣的情绪穿过阿尔萨斯心中。他的判断没错，玛尔加尼斯就在这里，它就是这场瘟疫的幕后黑手，甚至连阿尔萨斯手下的士兵也听到了这声音，在四处搜寻声音的源头，这时一座躲藏着市民的房子突然大门洞开，一群行尸蜂拥而出，它们的尸体上泛着病态的绿色光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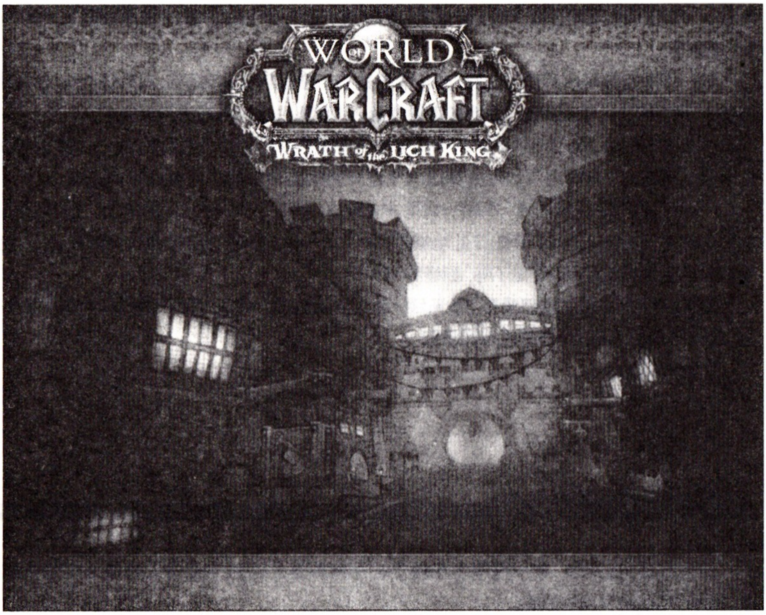
"瞧啊，你的人现在是我的了。我要挨家挨户地转化这座城市，直到生命的火种在这里……永远熄灭。"玛尔加尼斯狂笑道。那声音低沉刺耳，邪恶而令人不安。

"我要阻止你，玛尔加尼斯！"阿尔萨斯大喊。他心中顿时对这场战斗充满了正义感，"就算他们死在我手里，也好过死后变成你的奴隶！"

又一阵狂笑之后，那恐怖的声音突然消失得无影无踪，就和它出现时一样突然。这时阿尔萨斯正四面被围，奋力保护自己。

阿尔萨斯再也记不清花了多长时间去杀尽城里的每一个活人——和死人。但至少他们做到了。他精疲力尽，颤抖着，在血腥、硝烟和令人恶心的气息中呕吐起来，即使面包房已经被焚毁，那种用有毒的面粉烤制面包时飘在空气里的怪异而甜腻的香气仍然萦绕不去。血污和臭脓覆盖着他原本闪耀的盔甲。但他知道还没结束。他等着他知道必将到来的死敌。片刻之后，那东西果然来了，它从天而降，落在一座仍然完好的房子屋顶上。

阿尔萨斯犹豫了。那东西是一只庞然大物。蓝灰色的皮肤看上去像是会动的石头。光秃秃的头顶上，一对角弯曲着指向前上方，两只强壮的蝠翼在身后延伸着，就像活动的阴影。



它向后弯曲长着蹄子的双腿包裹在缀满钉刺的金属盔甲里，盔甲上装饰着骷髅和骨头的花纹。它傲慢地笑着，尖利的牙齿在眼睛中闪耀的绿光下闪闪发亮。

阿尔萨斯出神地盯着这只怪物，尽管事实就在眼前，却只感到恐惧和难以置信。他曾经听过各种传说，在王宫和达拉然图书馆的古旧典籍里看到各种图画。但这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这巨大怪异的东西矗立在面前，矗立在被火焰和浓烟染得血红而焦黑的天幕下……

恐惧魔王是一种恶魔，一种神话中的存在。它不可能是真的——但它就在这儿，就站在他面前，如同传说中一样充满恐怖。

恐惧魔王。

恐惧几乎要击倒阿尔萨斯，他知道这会令他变得不堪一击。他会死在这怪物手里——甚至无法反抗。凭着全然的意志力，他用另一种情绪驱逐内心无因的恐惧，另一种比较好一点的情绪——憎恨，正义的怒火。他回想那些倒在他战锤下的人，那些活人和死者，那些狼吞虎咽的食尸鬼和被吓坏了的女人和孩子，他们不明白自己是在拯救他们的灵魂。他们的面容支持着他，他们不会，绝对不会白白牺牲。终于阿尔萨斯鼓起勇气与那恶魔对视着，握紧了手中的战锤。

“我们现在就来了结这一切，玛尔加尼斯。”他高喊道。阿尔萨斯的声音有力而坚定，“就你和我。”

恐惧魔王仰头大笑：“勇气可嘉。”他低沉的声音说道，“真可惜，我还不打算让你死在

这儿。”玛尔加尼斯邪恶地笑着，裂开黑色的大嘴，露出尖利的牙齿，“你的旅程才刚刚开始，小王子。”

它一挥手指着阿尔萨斯的士兵，长而尖锐的爪子在这巨大城市里仍在燃烧的火光中闪耀着：“带上你的大军，到极北之地诺森德找我。你真正的命运将在那里展开。”

“我真正的命运？”阿尔萨斯的声音中夹杂着愤怒和困惑，“你说什么……”接下去的话卡在他喉咙里，这时玛尔加尼斯身边的气流开始以某种他熟悉的方式发光旋转。

“不！”阿尔萨斯尖叫道，不顾一切地冲上前去，然而不到一次心跳的时间，恐惧魔王的传送法术就完成了。阿尔萨斯狂乱地喊着，向空无一物的眼前挥着微微发光的战锤，“我要追杀你到世界的尽头！听见了吗，到世界尽头！”

阿尔萨斯狂躁暴怒地怒吼着，漫无目标地挥着战锤直到精疲力尽。他拄着武器支撑身体，全身颤抖抽泣着，满心的沮丧和愤怒。

直到世界的尽头。

第十二章

三天以后，吉安娜·普罗德摩尔小姐走在那座曾是北洛丹伦最令人骄傲之城的街道上。现在，它已是梦魇的残余。

恶臭仍然令人难以忍受，吉安娜用一方手绢掩着口鼻，手绢浸透了凝神花香露，香味多少过滤掉空气中最难闻的气息。原本早应该燃尽或因为缺乏燃料而减弱的火势却仍未见平息，这让吉安娜意识到这场浩劫中存在着黑魔法的痕迹。刺鼻的硝烟混合着尸体的腐臭，令她的眼睛和喉咙不得不忍受刺痛。

他们躺在地上的姿态就跟他们被砍杀时一样，大多数人都手无寸铁。吉安娜眼中噙满泪水，她小心地在肿胀的尸体间穿行，眼泪顺着脸颊流淌下来。阿尔萨斯和他的手下在那虚假的仁慈误导下，连孩子都没有放过，注意到这一点时，吉安娜痛苦地低声呜咽起来。

假如阿尔萨斯没有杀掉他们，那么现在躺在地上一动不动的这些尸体会不会爬起来攻击她？也许会吧。他们中的许多人，很可能已经被感染了。麦子早已经被分发下去吃掉了。但是不是他们每一个人都没救了？她永远都无法知道真相，他也永远不会知道了。

“吉安娜——我再次请求你，跟我走。”他的话语充满热情，但是很显然他的心思在千里之外，“它逃走了，我拯救了这座城市的居民，让他们免于成为恶魔的奴隶，但……最后一刻它逃掉了。它就在诺森德，跟我一起去。”

吉安娜闭上眼睛。她不想再回忆起一天半以前的那段对话。她不想再回忆起他的容颜，冷酷、愤怒而又那么疏远，执着于不顾一切地追杀那个恐惧魔王——圣光啊，那可是一只恶魔。

她蹒跚地被一具尸体绊了一下，吓得睁大了眼睛。那个她曾经深爱的人——无论他做了

什么她仍然深爱着他——为何在这样的浩劫之后她仍然能爱他，她也不知道，但是赞美圣光，她仍然爱他……

“阿尔萨斯——这是个陷阱。它是一只恐惧魔王。在斯……斯坦索姆，它能够从你面前逃走，那么在它自己的领地上无疑能够击败你，在那里它只会更强大。别去，求你了……”

她想不顾一切地扑进他怀里，抱住他不让他走。他不能去诺森德。他将走进他的死地。尽管他已经杀了这么多人，但吉安娜绝不想看到他自己的死亡。

“这么多死者。”她低语着，“真不敢相信这是阿尔萨斯干的。”但是她知道这就是他干的，一整座城市……

“吉安娜？吉安娜·普罗德摩尔！”

吉安娜立刻惊觉过来，听到这声音时立刻收起满面的愁容和伤感。是乌瑟尔，当她转向声音传来的方向时，吉安娜奇怪地感到一阵放松。在他面前吉安娜总是微微感到一种无形的迫力。他是如此健壮强大，如此——嗯，献身于圣光。一丝不协调的负罪感突然在吉安娜心中闪现，当她和阿尔萨斯还小的时候，他们经常拿乌瑟尔的虔诚开玩笑，背着这位骑士，他们觉得那近乎傲慢和伪善。他是个容易拿来开玩笑的对象，但是在充满痛苦的三天以前，她和乌瑟尔立场一致地反对阿尔萨斯。

“你发誓过永远不会拒绝我，吉安娜。”阿尔萨斯控诉道，他的语气就像冰雕的刀锋一样锐利，“但是就在我最需要你的支持的关头，你的理解哪里去了，你背叛了我。”

“我……你……阿尔萨斯，我们知道的还太少……”

“现在你又拒绝协助我。我要去诺森德，吉安娜。我希望你与我同行，帮助我铲除邪恶，你愿意来吗？”

吉安娜退缩了。乌瑟尔注意到了，但什么也没说。尽管周围熊熊燃烧的非自然烈焰把这里炙烤得十分炎热，他仍然穿戴着全幅盔甲，驱马快步跑向她。他的出现此时在她看来不再带有那种压迫感，而是力量和坚定的象征。乌瑟尔没有拥抱她，而是充满安慰地握着她的手。

“我想你在这儿。他去哪儿了，姑娘？阿尔萨斯把舰队带到哪里去了？”

吉安娜双眼圆睁：“舰队？”

乌瑟尔肯定地哼了一声：“他命令整个洛丹伦舰队跟随他一同开拔，只给他父王送去最简略的消息。我们不知道舰队为何在没有接到指挥官直接指示的情况下遵从他的命令。”

吉安娜露出了一个不易察觉的伤感的微笑：“因为他是他们的王子。他是阿尔萨斯，他们爱戴他。他们不知道……这里发生的一切。”

乌瑟尔饱经沧桑的面容中闪过一丝痛苦：“唉……”他语气缓和了下来，“他总是对下人很好。他们看得出他是真心对待他们，他们也愿意为他赴汤蹈火。”

话语中透着惋惜之情。他们的确愿为他赴汤蹈火，而阿尔萨斯也曾经是一位值得他们以死效命的王子。

“你现在又拒绝协助我……”

乌瑟尔轻轻摇摇她，把她带回现实里："你知道他可能会把舰队带到哪里去吗，小姑娘？"

吉安娜深深吸了一口气："离开之前他找过我。我恳求他不要走。我告诉他那看上去像是个陷阱……"

"他去哪里了？"乌瑟尔无情地追问。

"诺森德。他去了诺森德，去追击玛尔加尼斯——那个制造了这场瘟疫的恐惧魔王。他没能打败它……没能在这里打败它。"

"一个恐惧魔王？该死的消息！"突然爆发的怒火令吉安娜错愕，"我必须禀报泰瑞纳斯。"

"我试过阻止他。"吉安娜又说了一次，"然后……当他……"她无助地比划着周围无数的尸体，现在正无言地陪伴在他们周围。她第一千次怀疑自己是否有能力阻止这场浩劫——假如她的措辞更恰当，假如她能打动他，假如能说服他，"但我失败了。"

我辜负你了，阿尔萨斯。我辜负了这些人——我辜负了我自己。

乌瑟尔沉重的盔甲手套落在她瘦弱的肩膀上："别对自己太苛刻了，姑娘。"

她干笑道："有这么明显吗？"

"任何有良心的人都会那样想的，我也一样。"她错愕地抬头看着他，对乌瑟尔的话感到十分惊讶。

"你也是？"吉安娜问。

他点点头，眼中因疲惫而布满血丝，眼神中深沉的痛苦直击她的内心："我不能反抗他，他仍然是我效忠的王子。但是我想……我能否阻止他？说些别的，或者做些别的？"乌瑟尔叹口气摇摇头，"也许能，也许不能。但那个瞬间已经成为历史，我的选择也无法改变了。我们现在必须着眼未来。吉安娜·普罗德摩尔，你与这场……屠杀毫无关系。多谢你告诉我他的去向。"

她低下头："我觉得好像又一次背叛了他。"

"吉安娜，你也许是拯救了他——还有所有那些不管他变成了什么样，仍然追随他的士兵。"

吉安娜被他的用词吓了一跳，她尖锐地盯着乌瑟尔："他变成了什么样？他仍然是阿尔萨斯，乌瑟尔！"

乌瑟尔的眼神中满是烦恼："唉，他仍然是阿尔萨斯。但他做出了一个可怕的决定——而造成的后果我们已经看到了，我不知道他是否还能恢复过来。"乌瑟尔转过去看着周围的死者，"我们知道死人能被复生为亡灵，恶魔也是真实存在的。我现在想知道的是，鬼魂之类的东西是否也存在呢。如果真的有，我们的王子恐怕已经被它们重重包围了。"他朝她躬身行礼，"离开这个地方吧，小姐。"

她摇摇头："不，还不行。我还没准备好。"

他探询着她的眼神，然后点点头："如您所愿。愿圣光与你同在，吉安娜·普劳德摩尔小姐。"

"你也一样，圣光使者乌瑟尔。"她尽力对他笑了笑，目送乌瑟尔驱马离开。无疑阿尔萨

斯会把这当成是另一次背叛，但如果这能救他的命……那她甘愿承受。

周围的气味越来越难闻，甚至吉安娜执拗的意志也渐渐无法抵挡。她停下来看了最后一眼。她自问为何要回到这里来，心里的另一个声音则给出了答案，她回到这里来把这一切景象深深烙在脑海中，来深刻地理解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她绝不能忘记。阿尔萨斯是否还能挽回，她不知道，但发生在这里的惨剧绝不能仅仅变成历史书上的一行注脚。

一只乌鸦缓慢地盘旋降下。她想跑上前去将它驱开，试着保护那些可悲的不成人形的尸体，但乌鸦也仅仅只是凭着本能行事。它并不会被良心谴责，并不会意识到这是对人类情感的冒犯。她盯着那只乌鸦看了一会儿，这时她忽然睁大了眼睛。

它的形状开始发生变化，迅速改变长大，一瞬间之前那只食腐鸟栖息的地方，现在站着一个人。她倒吸了一口气，认出这正是她曾见过两次的那位先知。

“是你！”

他歪着头露出一个古怪的微笑，虽然不发一言却已经很清楚地告诉她，我也认得你。这是她第三次见到这位先知——第一次是在跟安东尼达斯交谈的场合，第二次则是跟阿尔萨斯。前两次会面中，她都隐藏了身形——很显然，她的隐身术在他面前一点儿也不起作用。

“此地的亡者将暂时安息，但别被迷惑了。你的王子在寒冷的北地只会遭遇更多的死亡。”

他坦率的话语令吉安娜感到畏缩：“阿尔萨斯只是在做他认为正确的事。”这话不错，她很明白。无论他所做的是对是错，他的确真诚地相信清洗整座城市是惟一正确的选择。

先知的眼神柔和了下来：“也许那令人钦佩。”他说，“他的热忱正是他的弱点。现在责任降临到你的肩上了，年轻的法师。”

“什么？我？”

“安东尼达斯轻视我的警告，泰瑞纳斯和阿尔萨斯也一样。人类王国与魔法领域的统治者都对现实置若罔闻，但我想你也许不会。”

他周身的力量光环非常明显，吉安娜几乎能用肉眼看到旋绕在他周围强烈的魔法力量。他走近一步，把一只手搁在吉安娜肩上。她疑惑地盯着先知的眼睛。

“你必须带领你的人民向西渡海，前往古老的卡利姆多大陆。只有在那里你才能对抗黑暗，从烈焰中拯救这个世界。”

从先知的眼中，吉安娜明白他是对的。他的眼中没有控制，没有强迫——只有洞悉一切的智慧。

“我……”吉安娜困难地咽了咽，她最后看了一眼她的爱人制造的惨剧，然后点点头。“我会照你说的做。”

让我的阿尔萨斯独自面对他选择的命运。没有其他办法了。

“召集人民需要时间，说服他们信任也需要时间。”

“我想你没有多少时间剩下了，太多时间被浪费掉了。”

吉安娜昂起头：“我不能不试试就放弃。如果你那么了解我，你一定会了解这一点。”

化身为乌鸦的先知看上去不知为何松了口气，微笑着看着她，按了按她的肩膀："做你认为必要的努力，但不要耽搁太久。沙漏里的沙子已经所剩无几，迟疑只会带来致命的后果。"

她点点头，却说不出话来。有太多人需要去交涉——首先是安东尼达斯，假如他会听取任何人的意见，那么他应该会听她的。她将为这些死者作证——为不趁人们还活着时逃往卡利姆多是多么愚蠢作证。

先知的身体开始缩小变形，又一次化为一只黑色的大鸟，飒飒拍打着翅膀离去。它的翅膀拂过她的脸庞，带来的气息并非腐臭、硝烟或死亡，而是干净清新的气息。

这是希望的气息。

第十四章

这片大陆名唤诺森德，匕鞘湾是洛丹伦舰队停泊的地点。这里水深而流急，狂风终年不息，海水呈冰冷的蓝灰色。峭壁上攀附着一些不屈地向上生长的松树，为阿尔萨斯和他的士兵们在平地扎营提供了一道天然屏障。一道瀑布从极高处奔腾而下，翻腾起巨浪。总的来说，这个地方比阿尔萨斯预想的稍微舒适一些，至少目前如此。很显然，它看上去至少不像一个恐惧魔王的巢穴。

阿尔萨斯跳下小艇，涉水走上海滩，打量着周围的一切。寒风如迷失的孩童般恸哭，如冰凉的手指拂乱了他的金色长发。一位船长在他身边哆嗦着搓手取暖，这些战舰都是阿尔萨斯未经父王同意擅自调动的。



“这是一片被圣光遗忘的大陆，不是吗？甚至几乎看不到太阳！这呼啸的北风彻骨深寒，而您甚至一点儿也不会发抖。”

阿尔萨斯依稀有些惊讶地意识到那人说的对。他感到了寒冷——像刀子一样划进他的身体——但他一点也没颤抖。

“殿下，您没事吧？”

“船长，我的部队都到达了吗？”阿尔萨斯不想回答他的问题。那真是个蠢问题，他怎么可能没事。为了阻止更糟的惨剧，他被迫屠杀了整个城市的平民。吉安娜和乌瑟尔都背弃了他，而一只恐惧魔王正恭候着他的到来。

“差不多都到了。只有几艘船……”

“很好，我们最优先的任务是建立一座防御完善的营地。我们不知道外面的黑暗里有什么东西蠢蠢欲动地等着我们。”这能让那人闭嘴，并且给他点事情做。阿尔萨斯也亲力亲为，和他的手下一样辛勤地修建栖身的营地。当他们点燃营火以防黑暗和寒冷侵袭的时候，他回想起吉安娜操纵火焰的天分。该死，他想念吉安娜了，但他会慢慢适应不再想她。在他最需要的时候，她辜负了他，这样的人绝不能在他心中占有地位。他必须坚强，绝不示弱；坚定，这不是多愁善感的时候。如果他想要打败玛尔加尼斯，他不能有任何弱点，他不能心存一丝温暖。

一夜平安度过，阿尔萨斯熬夜在自己的帐篷里翻阅之前搜集的残缺不全的地图。最后当他终于入睡时，他做了个梦，一个既欢乐又可怕的梦。他回到了少年时代，骑着他深爱的那匹马驹，一切都那么值得期待。他们再次合二为一，成为完美的搭档，什么也不能阻止他们。而当他驱使无敌作出那灾难性的跳跃时，即使在梦中他也感到了恐怖袭来。就算他明知这是梦境，痛苦也没有减弱分毫。他再一次拔剑在手，刺穿了他忠诚伙伴的心脏。

但这一次……这一次他意识到握在手里的剑与从前的完全不同。在那个可怕时刻，他手持一把简单普通的武器，而这一次手中的却是一把造型华丽的双手巨剑。它的通体蚀刻着符文，光芒闪耀。剑身上绕着寒冷的蓝色雾气，就像无敌身下的雪一样寒冷。而当他抽回剑时，阿尔萨斯发现自己注视的不是一匹死去的动物，相反无敌一声长嘶跳了起来，伤痛痊愈，甚至比以前更为强健。无敌看上去仿佛全身发光，原本只是纯白的皮毛闪耀着光辉。阿尔萨斯突然惊醒过来，意识到自己趴在地图上睡着了，梦中他已是满眼的泪水，同时充满喜悦地低语着。毫无疑问，这是一个好兆头。

黎明酷寒而昏暗，阿尔萨斯在第一缕晨光落下来之前起身，急着开始探索这片大陆，搜寻恐惧魔王的踪迹。它就在这儿，阿尔萨斯很清楚。

但是一天除了几小群亡灵生物之外，他们一无所获。日子一天天过去，随着搜索范围逐渐扩大，阿尔萨斯的意志开始消沉起来。

在理智上，他明白诺森德是一片几乎从未被勘察过的广袤陆地。玛尔加尼斯是一只恐惧魔王，是的，他们目前发现的几群亡灵可以证明它就在这里。但这并不是确凿无疑的证据，他可能在别的地方——甚至可能谁也找不到它。揭示它在诺森德的惟一线索是它亲自宣称自己在这儿，但这也可能是个精心设计的诡计，它试图将阿尔萨斯骗到这荒凉的大陆上，而那只恶魔就可以趁机在别的地方肆无忌惮地……

不。那太疯狂了。恐惧魔王非常自负，它当然想要打败人类王子。阿尔萨斯必须相信它就在这里。他必须相信。当然，那也可能意味着吉安娜说得对。也许玛尔加尼斯就在这里，已经为他设下了重重陷阱。这些想法全都令人不安，而阿尔萨斯想得越多就越烦躁。

搜索工作进入第二周的时候，阿尔萨斯终于看到一线希望。最初的一队斥候带回消息说发现了大群亡灵，于是他们朝着另一个方向进发。他们找到了报告里的那些亡灵——它们已经被砍成碎片散落在冻原上。还没等阿尔萨斯明白过来，他和他的手下就已经遭到攻击。

“找掩护！”阿尔萨斯大喊着，迅速趴在他们能找到的任何东西下面——树木、石头甚至雪堆。但是敌袭刚刚开始就迅速停止了，他们听到远处有人在喊。

“见鬼！你们不是亡灵！你们是活的！”

那是个阿尔萨斯熟悉的声音，他从未想过会在这片大陆上遇到这个人。他知道只有那家伙能把骂人的话喊得这么逗，一瞬间他甚至忘了自己为什么来这儿，自己在寻找什么了，只是满心欢喜地回想起过去的时光。

“穆拉丁？”阿尔萨斯既惊讶又欢喜的嗓音高喊道，“穆拉丁·铜须，是你吗？”

粗壮的矮人从一排火炮后面走出来，警惕地四处张望。他脸上的怒容很快变成一张巨大的笑脸：“阿尔萨斯，伙计！我从没想过会是你来救我们！”

他大步走上前，脸上的胡子比阿尔萨斯童年记忆里的更加浓密——假如有可能更密的话。他眯着眼睛，眼神中透着欢乐。他张开双臂，拦腰一把抱住王子。阿尔萨斯大笑起来——圣光啊，他可有多久没笑过了——他也拥抱着他的老朋友和从前的教官。当他们分开的时候，穆拉丁之前说的话才引起阿尔萨斯的注意。

“救你们？穆拉丁，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这儿。我是来……”他突然停下来。他不知道穆拉丁会有什么反应，所以只是对矮人微笑道，“那些以后再说吧。”他改口说道，“来吧，老朋友。我们在不远处扎了营。看上去你和你的手下不妨吃点热的东西。”

“如果你有麦酒的话，那我就没问题。”穆拉丁笑着说。

阿尔萨斯、穆拉丁和他的副官贝尔根以及其他矮人回到营地的时候，空气中洋溢着喜庆的气氛，甚至这里永无止境的寒冷好像也被稍稍驱散了一样。阿尔萨斯知道矮人是习惯于寒冷的强韧种族，但他注意到了他们端起热腾腾的大碗炖肉时，胡须浓密的脸上掠过的轻松和感激之情。尽管有些困难，他还是忍住了几欲脱口而出的问题，等到穆拉丁和他的矮人们吃饱喝足，这才示意他一起离开营地中央，朝阿尔萨斯的私人帐篷附近走去。

“那么……”阿尔萨斯说道，他的老教官正像一台运转良好的侏儒机器一样，有节奏地不停往嘴里一口一口送进热食，“你们来这里做什么？”

穆拉丁吞下嘴里的食物，灌了口麦酒送下去说道：“嘿，小子，这可不是跟谁都能说的事儿。”

阿尔萨斯点点头表示明白。在他调遣的舰队中，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已经发生的整个事件的全貌，以及他们前来诺森德的目的：“我很感激你的信任，穆拉丁。”

矮人拍拍他的肩膀：“你现在是大小伙子了，嗯，小子。既然你能找到路来这片被遗忘的大陆，你就有资格知道我和我的人来干嘛。我在寻找一个传说。”他眨眨眼睛继续灌麦

酒，然后抹了一把嘴巴接着说："你知道，我们矮人一向对那些稀有的东西感兴趣。"

"没错。"阿尔萨斯回想起他听说穆拉丁协助建立了一个叫探险家协会的组织。它的总部设在铁炉堡，成员的足迹遍布世界，他们搜寻知识，挖掘考古学上的遗物，"那么你是在替探险家协会办差？"

"啊，没错。我来过这里很多次了。这里真是片奇怪的大陆，它从不会轻易展示它的秘密……这让它显得更令人好奇。"他伸手从背包里摸出一本皮革封面的日记本，那本日记看上去真是饱经沧桑，穆拉丁咕哝着伸手把本子递给阿尔萨斯。王子接过日记，一页一页地翻看。日记本上有数百种生物、地貌和遗迹的素描，"这里面的东西可比第一眼看上去的要厉害多了。"

看着那些图画，阿尔萨斯不得不表示同意："大多数时候，我们只是研究。"穆拉丁继续说，"还有学习。"

阿尔萨斯合上日记本，还给穆拉丁："你见到我们的时候好像很惊讶——不是因为遭遇了亡灵，而是因为我们不是亡灵。你们在这里待了多久了……在这里都发现了什么？"

穆拉丁吃光碗里的最后一块炖肉，又用一块面包把碗揩干净，把面包也吃了。他轻轻叹了口气："啊，我可真怀念你们王宫里经常烤的小点心哪。"他掏出烟斗，"至于你的问题，我们已经发现这个地方有些不对劲。这里有某种……力量正在增长。那是种邪恶的力量，而且正在变得越来越邪恶。我跟你父亲说过，我觉得这东西可不会只想待在诺森德。"

阿尔萨斯抑制住心中同时涌起的担心和激动，试图表现得镇定一些："你觉得那种力量会危害到我们的人民？"

穆拉丁向后靠着点燃烟斗。那是他最喜欢的一种烟草，这种熟悉的味道在这片异域之地闻到格外给人以安慰："啊，是的。我想它是制造出那些亡灵的根源之一。"

阿尔萨斯觉得是时候和盘托出了。他迅速而冷静地向穆拉丁描述了那些被瘟疫污染的麦子。讲了克尔苏加德和诅咒神教，以及他首次遭遇被感染的农夫的那段恐怖经历。讲了他发现玛尔加尼斯，一名活生生的恐惧魔王，正是那场瘟疫的幕后黑手，以及恶魔挑衅般地订下的在诺森德的约战。

他大略地提到了斯坦索姆发生的事情："瘟疫甚至传播到了那里。"他说，"我确保玛尔加尼斯在那里找不到可利用的尸体。"这就够了，他所有的话都是真的，而阿尔萨斯也不确定穆拉丁能理解他被迫屠城的必要性。吉安娜和乌瑟尔显然不理解，即使他们跟阿尔萨斯一样亲眼目睹了瘟疫带来的浩劫。

穆拉丁咕哝着说："太糟了。也许我正在寻找的这件古物能帮助你对付恐惧魔王。它不仅是件珍奇的魔法物品，它是真正的杰作。关于它的消息最近才渐渐显露出来，但从那以后我们一直在研究它——好吧，我们已经努力寻找了很长时间。试过用一些魔法物品去搜寻它，但是不走运。"他抬起眼睛，越过阿尔萨斯，把目光投向远处的荒野。一时间他眼中的光芒消褪了，取而代之的是阿尔萨斯年少时从未见过的黯淡。

阿尔萨斯等待着，虽然内心燃烧着好奇，但脸上并没有表露出分毫，他不想让穆拉丁回想起那个缺乏耐心的孩子。

穆拉丁回过神来，专注地盯着阿尔萨斯："我们在寻找一柄符文剑，它的名字叫'霜之

哀伤’。”

霜之哀伤。阿尔萨斯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感到灵魂微微一颤。这是一个不祥的名字，一件传说中的武器。符文剑并非闻所未闻，但它们极其稀有，并且非常强大。他瞥了一眼自己的战锤，找到穆拉丁并返回营地之后，他就把它搁在一棵树下。它是一件漂亮的武器，他也十分珍爱它，不过最近它闪耀的圣光似乎黯淡了一些，有时候甚至根本不发光了。

但是一柄符文剑……他突然觉得信心十足，仿佛命运正在他耳边低语。诺森德是一片广袤的大陆。他在这里遇到穆拉丁绝不是偶然。如果他能得到霜之哀伤——当然他就有能力击杀玛尔加尼斯。结束这场瘟疫。拯救他的人民。矮人和他因为某种理由走到一起。这就是命运的安排。

穆拉丁继续说着，阿尔萨斯收回自己的思绪倾听：“我们来这儿寻找霜之哀伤，但是我们距离目标越近，遭遇的亡灵就越多。我已经见得多了，不会把这当成是巧合。”

阿尔萨斯微微一笑。穆拉丁也注意到了，他也不相信这是巧合。于是胸中自信倍增。

“你认为玛尔加尼斯不想让我们找到它？”阿尔萨斯低语道。

“我可不觉得它会乐意看到你挥着那样一把武器冲向它，说实话。”

“看起来我们可以互相帮个忙。”阿尔萨斯说，“我们会帮你和探险家协会找到霜之哀伤，而你也可以帮我们对付玛尔加尼斯。”

“听上去是个靠谱的计划。”穆拉丁同意，烟斗里冒出芬芳的蓝黑色烟圈在他身边袅袅上升，“阿尔萨斯，我的孩子……能再来点麦酒吗？”

几天过去了，穆拉丁和阿尔萨斯交换了意见。现在他们面临一个双重使命——玛尔加尼斯和符文剑。最终他们决定最明智的方案是向内陆推进，同时派舰队北上，去建立一座新的营地。他们发现自己不光要和亡灵作战，还要面对大群饥饿堕落的野狼，某种奇怪的看上去似乎是半人半狼的生物，一支巨魔部族，他们看上去已经习惯于北地的气候，正如他们居住在荆棘谷热带雨林里的近亲已经习惯于那种温热气候一样。穆拉丁看到这些生物的时候并不像年轻的王子那样吃惊，因为在矮人的首都铁炉堡附近就居住着一些类似的被称为“冰巨魔”的种族。

阿尔萨斯从穆拉丁那里了解到，附近有亡灵的基地。那是一种奇怪的金字塔型建筑，不断散发出黑暗魔法的能量，那些建筑原本属于某个更古老，估计已经灭绝的文明，因为看不到那些昔日的居民反抗的迹象。然而随着一天天过去，阿尔萨斯距离他的目标似乎止步不前了。玛尔加尼斯的邪恶无处不在，但恐惧魔王本人却从未露面。

穆拉丁搜寻霜之哀伤的任务也无甚进展。他通过魔法和常规手段缩小了探索区域，但迄今为止，那把符文剑对于他们而言还只是一个传说。

事情有了转机的那一天，阿尔萨斯心情恶劣。他正返回他们的中途营地，经过了又一次毫无收获的探索之后，浑身又冷又饿又累，以至于过了几秒钟才意识到情况不对。

哨兵们没有在他们的岗位上“怎么回……”他转头看了眼穆拉丁，矮人立刻拔出战斧。周围没有尸体，当然，假如亡灵已经攻陷了这里，那么尸体肯定已经被转化成亡灵，以最残忍的方式强征入它们的行列。假如那样的话，地上至少应该有血迹和搏斗过的痕迹……但这里什么也没有。



他们谨慎安静地前行。这个营地已经被废弃了，只留下了几个人。他们看到阿尔萨斯进门，便起立行礼。面对他无声的质问，一名上尉，卢克·瓦伦弗斯说："抱歉，殿下。您的父王应乌瑟尔阁下的要求召回了我们的部队。远征取消了。"

阿尔萨斯眼角抽动了一下："父王——召回了我的部队，因为乌瑟尔阁下要他这么做的吗？"

上尉看起来有点紧张，瞥了一眼旁边的穆拉丁，回答到："是的，殿下。我们想等你回来，但信使催得很急。所有士兵都已经开拔往西北方去与舰队汇合。我们的斥候报告说道路一如以往地被亡灵控制着，他们正在树林里设法开出一条路来。我想您很快就能赶上他们的，殿下。"

"当然。"阿尔萨斯说着，努力挤出一个微笑。内心却怒火中烧，"失陪一会儿。"他把手放在穆拉丁肩上，把矮人拉到一旁没人的地方。

"呃，我很遗憾，伙计。真令人沮丧，就这么……"

"不。"

穆拉丁眨眨眼："你说啥？"

"我不打算回去，穆拉丁，假如我的士兵们抛下我返航，我永远也无法打败玛尔加尼斯！这场瘟疫就无法被阻止！"说到最后他忍不住提高了音调，引来了几道好奇的目光。

"小子，他可是你父亲，是国王。你不能违抗命令，那是叛乱。"

阿尔萨斯哼了一声。也许是父王背叛了他的臣民。他这么想着，但没有说出来。

"我解除了乌瑟尔的指挥权，遣散了骑士团。他没有权力这么做。父王被蒙蔽了。"

"好吧，那么你得回去跟他说。假如事情就像你说的那样，你得去跟他讲道理，让他明

白事情的真相。但是你不能违抗命令。”

阿尔萨斯狠狠瞪了矮人一眼。假如事情就像我说的那样？什么，这该死的矮人暗示阿尔萨斯对他撒了谎？

“有一件事你说得对。我们士兵忠实于他们所理解的指挥系统。如果接到直接命令，他们绝不会拒绝返航回家。”他沉思着挠了挠下巴，笑了起来，一个主意正在脑中形成，“就这么干！我们只要让他们回不了家就行了。他们不会违抗命令……他们只是无法执行命令。”

穆拉丁浓密的眉毛皱在一起：“你在说什么？”

阿尔萨斯给了他一个豺狼般的笑容作为回答，然后说出了全盘计划。

穆拉丁看起来被吓了一跳：“这是不是有点过分了，伙计？”穆拉丁的语气告诉他，矮人的确觉得这太过分了，也许比“有点”多多了。穆拉丁没有目睹过他所目睹的；没有被迫做过他所做过的。他很快会理解的，当他们最终面对玛尔加尼斯，阿尔萨斯知道自己会打败那恐惧魔王。他必须打败它，他将结束这场瘟疫，终结他的人民面临的威胁。到那时候，摧毁一些战船不过是一点小麻烦而已——与洛丹伦人民的存亡相比根本无关紧要。

“我知道这听起来很过分，但必须这么做。必须！”

几个小时之后，阿尔萨斯站在被遗忘海岸上，看着他的整支舰队化为灰烬。

答案很简单。如果无船可坐的话，士兵们就不能乘船回家——也就不可能抛下他。于是阿尔萨斯就把它们全部烧掉。

他穿越丛林，招募佣兵为他效力，首先消灭路上的亡灵，然后往木船上泼油点火。在这个终年严寒阴暗的地方，船只燃烧的热量令人不安。阿尔萨斯抬起手遮挡刺眼的亮光。

穆拉丁在他身边摇着头叹了口气。他和其他矮人一样，看着大火低声嘀咕着，并不确信这是正确的选择。阿尔萨斯抱着双臂，背后仍然一阵寒冷，脸颊和正面却几乎被灼热烤焦。他肃穆地注视着一艘船燃烧的骨架砰地一声断裂开来。

“该死的乌瑟尔，是你逼我这么干的。”他低声说。

他会让那个圣骑士——前圣骑士看到。他会让乌瑟尔、吉安娜和他的父王看到。他没有推卸责任，没有逃避，无论这责任多么可怕无情。他将凯旋而归，完成必须成就之事——那些心软的人所不敢做的事。而正因为他，愿挑起重担，他的子民才得以幸存。

烈焰卷着浇满燃油的木材，发出巨大的响声，当人们赶来看到这情景时，他们绝望的呼喊一时间也为之掩盖。

“阿尔萨斯王子！我们的船！”

“发生什么事了？我们怎么回去呢？”

这主意已经在他心里酝酿了几个小时。阿尔萨斯知道，他的手下一旦发现自己被困于此都会目瞪口呆的。是的，他们愿意追随他，但穆拉丁说的对。在他们看来，他父王的旨意比他的任何命令更为优先。于是玛尔加尼斯将会获胜。他们不明白这场威胁到底是多么迫切地需要解决，就在此时此地解决——

他的目光落在了招募来的那些佣兵身上。

没人会想念他们。

他们拿钱办事。如果有人出钱要杀他，他们也会毫不犹豫地动手。已经死了那么多人——那些善良，高尚，无辜的人，必须有人替他们无谓的死亡而复仇。如果阿尔萨斯的手下不能全心效忠于他，他又能凭什么取胜。

阿尔萨斯不能忍受这种事。

"快，我的战士们！"他高喊着举起不再闪耀圣光的战锤，他也开始不再期望见到圣光了。阿尔萨斯指着那些佣兵，他们正从燃烧的船舰中救出补给，装在小艇里拖上岸边，"这些凶残的家伙烧了我们的船，让你们没法回家了！以洛丹伦之名，把他们统统杀掉！"

他领头冲锋。

第十五章

没等穆拉丁拉起帐篷的帷幕，狠狠地瞪着阿尔萨斯，王子已经听出了矮人快速而沉重的脚步声。他们彼此对望了许久，然后穆拉丁把头朝外面一扬，放下了帐幕。一时间，阿尔萨斯仿佛回到了少年时代木剑脱手而出飞过房间的场景。他皱着眉头站起来，跟着穆拉丁去到远离人群的地方。

矮人开门见山："你对你的手下撒谎，你背叛了为你而战的佣兵！……"穆拉丁厉声说道，尽管比阿尔萨斯矮上许多，还是尽力抬着脸朝他逼视过去，"这不是我训练过的那个孩子，这不是加入白银之手骑士团的那个人，你不配做泰瑞纳斯国王的儿子。"

"我不是谁家的小孩子了！"阿尔萨斯一把推开穆拉丁反驳道，"我做了我必须做的。"

他有点希望穆拉丁给他一拳，然而他的老教官看起来好像气消了："你怎么了，阿尔萨斯？"穆拉丁低声说，他的声音中满是痛苦和困惑，"复仇对你就那么重要吗？"

"原谅我，穆拉丁。"阿尔萨斯低声说，"你没亲眼看到玛尔加尼斯对我的祖国犯下的罪行。你没有看到它对无辜的男女和孩童都干了些什么！"

"我听过你说的那些。"穆拉丁轻声说，"你有些手下灌下两杯麦酒以后就什么都敢说了。我知道我怎么想……我也知道我无权评判你。你说得对，我没亲眼看到。感谢圣光，我用不着下那种决心。但即使这样……这里发生的一切，你……"

迫击炮开火和警报的高呼声打断了穆拉丁的话。一瞬间穆拉丁和阿尔萨斯已经拔出武器，朝营地跑去。士兵们还在拿武器，法里克正对人类部队吼着命令，贝尔根则在组织矮人部队。营地外传来交战的声音，阿尔萨斯能看见亡灵大举逼近的身影。他的手紧握战锤，一切迹象表明这是一场有计划的进攻，不仅仅是简单的遭遇战。

"黑暗之主预言过你会来。"一个阿尔萨斯熟悉的声音传来。激动一下子充满了他全身，玛尔加尼斯在这儿！这总算不是漫无目的的追猎，"你的路程在这里就结束了，小家伙。被困在世界的屋脊上冻死，只有死亡会传唱你末日的挽歌。"

穆拉丁抓抓胡子，锐利的目光打量着周围。营地外围传来战斗的声音："情况不妙。"他

以矮人典型的轻描淡写语气说道，"我们完全被包围了。"

阿尔萨斯苦恼地凝视着："我们能办到。"他低声说，"要有霜之哀伤的话……我们能办到。"

穆拉丁撇了他一眼："那……好吧小子，对那柄剑我始终心存疑虑。坦白地说，对你也一样。"

阿尔萨斯过了片刻才明白了穆拉丁的意思："你……你是说你明白该如何找到它了？"

穆拉丁点点头，阿尔萨斯一把抓住他："不管你在顾虑什么，穆拉丁，现在可不是顾虑的时候，玛尔加尼斯就在这儿。如果你知道它在哪，就带我去。帮我拿到霜之哀伤！你自己说过——你不认为玛尔加尼斯会想要看到我拿起霜之哀伤。玛尔加尼斯的兵力比我们强，没有霜之哀伤我们就完了，你知道我们就完了！"

穆拉丁烦恼地看看他，闭上眼睛。

"我有点不好的预感，小子。所以之前我也没竭尽全力——关于那件古物，关于它的消息是怎么传出来的——感觉上有些不对。但是我保证我会考虑周全。你去召集点人，我会帮你找到那柄符文剑。"

阿尔萨斯拍拍老友的肩膀。这就对了，我要拿到那把该死的符文剑，然后把它插进你的心脏，恐惧魔王。我会让你付出代价。

"堵住那边的缺口！"法里克大声喊叫着，"达万，开火！"在迫击炮响彻营地的轰鸣中，阿尔萨斯跑向他的副官。

"法里克队长！"

法里克转过身来："殿下……我们被彻底包围了。我们还能坚持一会，但是它们总会把我们的防线榨干。谁……什么……我们这边一有伤亡，它们就会有补充。"

"我知道，队长。穆拉丁和我要去寻找霜之哀伤。"法里克的眼睛稍微睁大，眼神中夹杂着震惊和希望。阿尔萨斯曾告诉过他最信任的几个人这把剑的事——以及它可能拥有的巨大力量，"一旦我们拿到它，就胜利在握了。你能为我们争取点时间吗？"

"是，殿下。"法里克笑了起来，但即使这么说着，他仍然显得有些担心，"我们会拖住这帮亡灵杂种。"

片刻之后，穆拉丁带着一张地图和一个奇怪的发光物体，跟阿尔萨斯和另几个士兵会合。他眉头紧锁，神色忧虑，但身子站得笔直。法里克发出信号，开始佯攻。他们设法吸引了大多数亡灵的注意力，令营地后方露出了空档。

"我们走。"阿尔萨斯严肃地说。

穆拉丁轮流看着他的地图和那个不规律地发出脉冲的小物件，然后大声说出方向。一行人踏过厚厚的积雪朝他指明的方向尽快行进，只是偶尔停下来检查方向。云层聚集，遮天蔽日，令天色变得昏暗。雪开始纷纷扬扬地落下，使得他们的行进速度大大减慢。

阿尔萨斯机械地移着步子。大雪让他们只能看清前方几尺远的地方。他不再留意或是关心前进的方向，只是跟在穆拉丁身后挪着脚步。这里似乎已经没有了时间的概念，他分不清自己到底走了几分钟还是整整几天。

他的脑海中充满了关于霜之哀伤的种种念头，那是他们的救星。阿尔萨斯知道它肯定是。但是他们能否在他的手下被亡灵和它们的恶魔主子干掉之前拿到它呢？法里克说他们能撑上……一会儿。能撑多久？现在终于知道玛尔加尼斯就在这里——就在他自己的营地门口——却无力攻到它面前——

“那边。”穆拉丁近乎崇敬地说道，用手指了指，“就在那里面。”

阿尔萨斯停下脚步，在风雪中眯成缝的眼睛眨了眨，睫毛上已经结起冰霜。他们的面前是一个洞穴的入口，光秃的石壁在大雪纷飞的昏暗天幕下带着不祥的色彩。洞穴中有某种光源，使他能勉强看到里面柔和的蓝绿色光晕。尽管又累又冷，阿尔萨斯却激动起来，张开僵硬的嘴唇勉强说道。

“霜之哀伤……这就是玛尔加尼斯的末日，瘟疫的末日。上啊！”

他似乎又来了精神，强迫双腿加快速度往前走去。

“小子！”穆拉丁的声音让他猛地停住，“这么珍贵的宝藏不可能就这样轻易地等你去捡。我们必须得小心一点来。”

阿尔萨斯焦躁不安，但穆拉丁在这种事情上更有经验。因此他点点头，紧握战锤警惕地走了进去。狂风暴雪的吹打骤然消失了，这令他振奋起来，带着着队伍朝洞穴尽头进一步深入。之前他从外面看见有光亮，现在知道是石壁、地面和穹顶上闪耀着柔和光芒的青绿色水晶矿脉。他以前听说过这类发光晶体，现在很高兴能有它们提供照明。这样他们就不用手持火把，而可以专心握着武器了。他的战锤曾经闪耀着光芒为他们引路。他皱皱眉头，不再回想这个念头。只要有光源就行了，从哪儿来的无关紧要。

就在这时，他们听到一些声音。穆拉丁说的对——有人在等着他们。

那些声音低沉、空洞、冰冷，它们在阿尔萨斯的耳中听来悲惨之极：“离开这儿，凡人们。这个被遗忘的洞窟中只有死亡和黑暗在等着你，你不能过去。”

穆拉丁停住脚步：“孩子。”他的声音不大，却在这里响起了无尽的回音，“也许我们该听它们的。”

“听什么？”阿尔萨斯喊起来，“为了阻止我拯救人民，在这里做的最后一点可悲的努力吗？要阻止我光说丧气话可不够。”

他紧握战锤快步向前，转过一个拐角之后——猛地停住脚步，一时难以理解眼前的一幕。

他们找到那些冰冷声音的主人了。有那么一会，阿尔萨斯想起了吉安娜控制的水元素，那还是在一切都变得如此冷酷恐怖之前的遥远过去，她在水元素的帮助下打败了两只食人魔。但这些东西不是由水，而是由冰和超自然的精华形成，穿着好似天生的铠甲，飘浮在洞窟冰冷的石头地面上。它们戴着头盔，却看不到面孔；装着手套、武器和盾牌，却看不出手臂。

阿尔萨斯只对这些可怕的元素生物匆匆扫了一眼，他的目光就被另一样东西完全吸引住了，而那正是他们来此的原因。

霜之哀伤。

它被冻结在一大块悬空漂浮的多棱状冰块中，剑刃通体蚀刻的符文闪耀着冰冷的蓝光；下方是一个看不出材质的底座，修筑在一块微微隆起覆满雪尘的巨大土丘上。洞穴的

高处，一道柔和的光线从天窗射了下来，映照在符文剑上。这层冰封禁锢掩盖了剑身的一部分细节，又放大了另外一些，这般若隐若现更增添了诱人的神秘，宛如身披薄纱半遮半掩的恋人一般。阿尔萨斯认得这把剑，这就是他来到诺森德的第一天，在梦中见过的那把剑。那把剑没有杀死无敌，而是令它伤痛痊愈恢复健康。他那时曾把这当做一个好兆头，现在终于明白这是一个真实的预兆。这正是他前来寻找的东西，这把剑将会改变一切。阿尔萨斯着迷地看着它，他渴望拿起这柄剑；他的手指弯曲握住剑柄；他的手臂感受着这把利器舞动的流畅，用一击终结玛尔加尼斯，终结它带给洛丹伦的苦难，终结这复仇的渴望。他仿佛被牵扯般，向前走去。

可怕的元素幽灵拔出了它以冰铸就的长剑。

“走吧，趁为时未晚。”它吟唱般说道。

“还想保护这把剑吗？”阿尔萨斯低声咆哮着，他的回答既愤怒又焦躁。

“不。”那东西嗡嗡地说道：“我是在保护你免受伤害。”

阿尔萨斯一时诧异了。然后他摇摇头，坚决地眯起眼睛。这只不过是个花招。他绝不会放弃霜之哀伤，绝不会放弃拯救他的人民，他不会轻易上当。阿尔萨斯带头冲上去，他的手下们紧随其后。那些东西朝他们涌来，用超自然的武器攻击着。但阿尔萨斯把注意力集中在负责守卫霜之哀伤的首领身上，他将压抑已久的希望、忧虑、恐惧和挫败感发泄在这个古怪的守卫者身上。他的手下也一样，转而攻击另一个元素护剑灵。阿尔萨斯从喉咙深处爆发出愤怒的吼声，战锤来回起落，寒冰铠甲四分五裂。这东西怎敢挡在他和霜之哀伤的中间？它好大的胆子——

最后，那个元素灵体发出一声如濒死之人的痛苦呼喊，举起从前像是手的东西，消失不见了。

阿尔萨斯瞪着眼睛大口喘息着，他冻僵的嘴唇呼出的气凝成了白霜。接下来，他转身看向这份来之不易的战利品，所有的顾虑都随之一扫而空。

“看啊，穆拉丁。”他吸了一口气，注意到自己的声音正在颤抖，“我们的救星，霜之哀伤。”

“慢着，小子。”穆拉丁生硬地说道，几乎是以命令的口气，给阿尔萨斯迎头泼了盆冷水。他眨眨眼睛，从狂喜中惊醒过来，转身看着矮人。

“什么？为什么？”他问道。

穆拉丁眯起眼睛盯着悬空的宝剑和下面的底座：“这里有些不对劲。”他伸出一根短粗的手指指着符文剑，“来得有点太容易了。你看，这把剑就这么摆在这，还有不知哪来的光照著，像朵等人来采的鲜花。”

“太容易？”阿尔萨斯难以置信地瞪了他一眼：“你花了这么多时间才找出这把剑，我们还得打败这些东西才能拿到。”

“呸。”穆拉丁在鼻子里哼了一声，“根据我对古物的所有知识，这事就跟藏宝海湾的码头一样邪门。”他皱着眉头叹了口气，“慢着……底座上有一段铭文，让我看看能不能辨认上面的字，这也许能告诉我们点什么。”

他们俩上前走去。穆拉丁跪下凝视着铭文，阿尔萨斯则凑近那把诱人的神剑。阿尔萨

斯在引起穆拉丁注意的那段铭文上草草扫了一眼。他不知道那是用什么语言写的，但从穆拉丁随着字迹移动的目光来看，矮人似乎能看懂这些话。

阿尔萨斯抬起手抚摸着挡在他们之间的冰块——光滑如镜、冷如死亡——冰，是的，但还有种异样的感觉，它不仅仅是冻结的水那么简单。阿尔萨斯不知道为什么，但他就是有这种感觉。有一种强大到几乎可怕的力量蕴藏其中。

霜之哀伤……

“是的，我想我看懂了。这是用卡里姆语写的——元素的语言。”穆拉丁边读边说着，一面皱起了眉头，“这是一个……警告。”

“警告？警告什么？”也许打碎冰块会损坏剑身，阿尔萨斯想。这块神秘的冰棱看起来就是——就像是从另一块更大的冰上凿下来的。穆拉丁慢慢地翻译着，阿尔萨斯漫不经心地听着，眼睛离不开那把剑。

“持此剑者，神力永驻；剑锋夺命，剑气噬魂。”矮人跳起身来，阿尔萨斯从没见他如此惊恐过，“啊，我早该明白的，这把剑被诅咒了！我们得快离开这儿！”

穆拉丁的惊叫让阿尔萨斯心中浮起一阵奇怪的痛苦。离开？让这剑就这么留在这，悬在它的冰封禁锢之中？如此强大的力量摆在面前，却不能触及，不能使用。“神力永驻”，铭文上是这么说的，尽管同时还有被吞噬灵魂的危险。

“我的灵魂早已破碎了。”阿尔萨斯说。实际上也是这样，他心碎，因为心爱战马的无谓死去，因为眼看亡者复生的恐怖，因为爱人的无情背叛。是的，此刻他的灵魂赤裸裸地面对着霜之哀伤的裁决——他终于可以坦承自己深爱着吉安娜·普劳德摩尔的事实，他因此心如刀绞。是的，没有别的什么力量能比这更足以改变过去铸下的大错。

“阿尔萨斯，伙计。”穆拉丁声音粗哑地恳求道，“你的麻烦已经够大了，别在这里再让诅咒降临头顶。”

“诅咒？”阿尔萨斯苦笑道，“只要能拯救我的祖国，什么诅咒我都可以欣然接受。”

他从眼角瞥见穆拉丁在发抖：“阿尔萨斯，你知道我是个务实的人，从来不会期望什么空洞的幻想。但是告诉你吧，这事儿不靠谱，伙计。别管那把剑了，忘了它。玛尔加尼斯在这儿，很好，让它把它的臭屁股冻在这鸟不拉屎的地方吧。忘了这事，带上你的人回家。”

士兵们的景象突然出现在阿尔萨斯的脑海中。他看到麾下的士兵，在他们身边的是成百上千已死于这场可怕瘟疫的人们。他们倒下去，又重新站起来，成为腐烂的行尸走肉。他们又如何？他们的灵魂、痛苦和牺牲又算什么了？另一幅图景出现了，那正是装着霜之哀伤的巨大冰块，阿尔萨斯现在看到了这块冰来自于某种更大更强的事物的一部分。而它，和里面的符文剑来到他的面前，是为了给那些死难者复仇。一个声音在他脑海中轻语：亡者需要复仇。

区区几个活着的士兵又怎能跟那些在恐惧中倒下的死者的痛苦相比？

“去他妈的！”

这句话似乎是从他内心深处爆发出来的：“我对死者负有责任。谁也不能阻挡我的复仇，老朋友。”他把目光从剑上移开，对上穆拉丁忧虑的眼神，然后表情稍稍柔和了一点，“就算你也不行。”

“阿尔萨斯——我教过你如何战斗。我想让你既是一位好国王，也是一位好战士。但是成为好战士的要诀之一就是懂得选择正确的战斗……以及正确的武器。”他伸出粗短的手指指向霜之哀伤，“而这不是一把你应该拥有的武器。”

阿尔萨斯举起双手放在包裹着剑的冰块上，把脸靠过去，距离那光滑的表面只有一寸之遥。穆拉丁还在说着，声音却像是从某个遥远的地方传来。

“听我说，小子。我们会找到别的办法来拯救你的人民。我们走吧，回去再想别的办法。”

穆拉丁错了，他根本不能理解，阿尔萨斯必须这么做。要是他现在转身离去，他就会再次失败，而他不能让这种事发生。他之前一败再败。

但这次不会了。

他信仰圣光，因为他亲眼见过亲手用过；他相信鬼魂和丧尸的存在，因为他同它们战斗过。而迄今为止，他对未曾见识的力量，对他没见过的精灵、没到过的地方、没见过的东西嗤之以鼻。但是现在，他的心期待地狂跳着，他的灵魂被急切的渴求所噬咬着，话从他嘴里脱口而出。

“现在，我召唤此地之灵。”他说着，呼吸在寒冷凝滞的空气中结霜。在他触手可及之处，霜之哀伤悬空挂在那里等着他，“不管你是什么，善良或邪恶，两者皆非或两者皆是，我能感觉到你，我知道你在聆听。我准备好了，我完全理解。而我现在对你说——我愿意付出任何代价，只要你能够帮我拯救我的人民。”

等待的时间漫长而艰难，但什么也没有发生。阿尔萨斯呼出的气体凝成白霜又消散褪去，然后再度凝霜。冷汗从他的额头渗出。他愿意献出他所拥有的一切——他被拒绝了吗？他又失败了？

一阵低低的叹息声，阿尔萨斯屏住了呼吸。冰块光滑的表面突然迸裂，这裂痕曲折蜿蜒，直到阿尔萨斯几乎看不清冰块中的剑。然后他踉跄后退了几步，在突然间响彻整个洞穴的巨响中捂住耳朵。

封着剑的冰块炸裂开来，锋利如利刃的碎片到处飞溅，撞碎在洞穴坚硬的石壁上。阿尔萨斯跪下去，双臂本能地护住脑袋，就在这时他听到一声戛然而止的喊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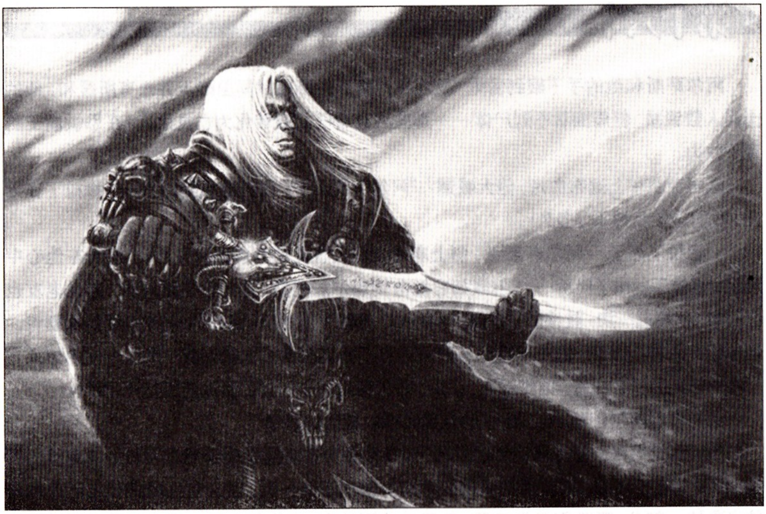
“穆拉丁！”

碎裂的冰块把矮人往后撞出了好几步远。现在他紧闭双眼、毫无生气地躺倒在冰冷的石地上，上腹插着一支矛状冰棱，鲜血慢慢从伤口周围流了出来。阿尔萨斯爬起身来，扯下护手飞快地朝他的老友和教官冲去。他把手放在矮人的伤口上，专注地凝视着，祈求圣光降临赐予他治愈的能量。负罪感让他感到痛苦。

那么这就是那可怕的代价，不是他自己的生命，而是一个朋友的，一个关心他、教导他、支持他的人的生命。他低下头祈祷，泪水刺痛了双眼。

这是我的错。我的代价。请……

这时，他突然感觉到了，就像一个挚友熟悉的爱抚，圣光重新回到他的心中，既温暖又舒适。他看到手上再次闪耀着光辉，忍不住喜极而泣。他已经远离圣光太久，但为时未晚。圣光没有抛弃他。他只需要沐浴其中，对它敞开心扉。穆拉丁就不会死，阿尔萨斯能治愈



他，他们将一起……

这时某种东西突然在他脖子后面扰动着。不，不，不是他的脖子后面……是他心灵的背后。他迅速抬头张望。

他惊奇地凝视着。

它已经破冰而出，插在他的面前，浅蓝色的符文令剑身包裹在一圈瑰丽的冰冷光晕中。他着迷地站起身来，手上的圣光随之消褪。霜之哀伤在等着他，就像渴望得到爱抚的情人，等待着被他唤醒，焕发全部荣耀。

在他脑海深处低语呢喃。这才是正确的道路。相信圣光是愚蠢的，它已经一再辜负了他。它没能现身拯救无敌，没能阻止那场意在摧毁他全部国民的瘟疫无情地蔓延。而只有这股力量——霜之哀伤的力量，才能够对抗强大的恐惧魔王。

穆拉丁是这场可怕战争的牺牲品，但是希望不会再有下一个。阿尔萨斯站起身来，迈着踉跄的脚步走向这把闪闪发光的武器。他颤抖的手微微张开，上面还沾湿着老友的鲜血。他弯曲手指握住剑柄，手指与剑柄完美地契合，仿佛这剑是他量身打造，他的手是为这剑而生的一般。

突然一阵寒意袭来，顺着他颤抖的手臂蔓延全身直达心底。刹那间的痛苦让他警觉起来，接着突然间恢复过来。一切都好了起来。霜之哀伤属于他，而他属于霜之哀伤。剑的声音在他脑海中低语着、呢喃着，好像一直就在那儿似的。

他发出一声快乐的喊叫，高举长剑，惊喜而极度自豪地注视着它。他将扭转乾坤——他，阿尔萨斯·米奈希尔，而现在这充满辉煌的霜之哀伤已经与他融为一体，就像他的精神、他的心、他的呼吸一样。而他正专注地聆听着它揭示的秘密。

第十六章

阿尔萨斯和他的手下回到营地，发现在他离开的那段时间里战况并未有所缓和。他的士兵人数锐减，但周围看不到尸体——那些战死者已经被转化为亡灵敌人，在恐惧魔王的麾下效力。

法里克盔甲上遍布血污，他大喊道：“阿尔萨斯王子！我们竭尽全力了——穆拉丁在哪儿？我们恐怕坚持不了多久！”

“穆拉丁死了。”阿尔萨斯说。剑上寒冷但令人愉悦的气息稍减了几分，痛苦在他心中涌现。穆拉丁付出了代价——但假如它能击倒玛尔加尼斯，这代价是值得的。矮人老友也会同意，他明白一切，就跟阿尔萨斯一样明白。穆拉丁的手下听到这个消息时显然很震惊，但他们并未停下手来，仍在不断地从四面八方不断涌来的亡灵倾泻着一轮又一轮的炮火，“他的牺牲并没有白费。振作起来，队长。敌人在霜之哀伤的力量面前抵抗不了多久！”

他们看着阿尔萨斯冲入战团，脸上露出难以置信的表情。

他以前觉得自己善使那柄受过祝福，现在被丢弃在曾经禁锢着霜之哀伤的冰窟里的战锤。但是相比于现在，以前那把武器的杀伤力根本不值一提。霜之哀伤就像他自己身体延伸出去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把武器。他迅速找到节奏，像收割麦子一样飞速砍杀着周围的亡灵。在他手中这是一把多么完美多么平衡的武器啊。一道弧形斩将一只食尸鬼的头颅从肩膀上直接劈下来，回身一剑另一只骷髅被打散了架，下一击干掉第三个敌人。它们在他周围纷纷倒下，腐烂的尸体堆积起来。战斗的间隙在寻找下一个目标的时候，他注意到法里克正看着他。在那张熟悉的脸上不光有震惊，还有——恐惧？当然他在为那场大屠杀报仇，霜之哀伤在阿尔萨斯手中鸣唱。

风起雪落。霜之哀伤似乎更喜欢这样的天气，越来越大的风雪对阿尔萨斯的动作并没有构成丝毫障碍。剑刃一次又一次地击中目标，越来越多亡灵在剑下倒毙。终于，所有杂兵都被解决掉了，只剩下它们的主子了。

“玛尔加尼斯，胆小鬼！”阿尔萨斯高喊道，甚至在他自己听来，他的声音也与以前不同，仿佛能够轻易穿透周围这咆哮的狂风，“出来！你与我约战于此，现在出来跟我单挑！”

于是那恐惧魔王出现了，它的体型甚至比阿尔萨斯记得的还要庞大，面带傻笑俯视着王子。它充满迫力地矗立在那里，双翼在空中拍打着，用力甩着尾巴。它随意打了个响指，手下的亡灵士兵们纷纷停下来等在一旁。

这一次阿尔萨斯对这恐惧魔王令人生畏的出场有所准备，它并没有唬住他。阿尔萨斯盯着他的对手，沉默地举起霜之哀伤，沿着剑身镶嵌成一排的符文微微发光。玛尔加尼斯认出了这柄剑，蓝色的嘴唇上露出了些微不满的表情。

“喔，你以你朋友的生命为代价拿到了霜之哀伤，正如黑暗之主预言的那样。你比我预想的强一点儿。”

阿尔萨斯耳中听着恐惧魔王的话，但同时还有另一个声音在他脑中低语。他仔细听着，然后猛然大笑起来。

“别白费口舌了，玛尔加尼斯。现在我只在意霜之哀伤的声音。”

恐惧魔王仰头大笑：“你听到的是黑暗之主的声音。”玛尔加尼斯反驳道。它伸出一支黑色尖锐的爪指向那柄强大的符文剑，“它正通过你手中的剑对你耳语。”

阿尔萨斯一时面无血色。恐惧魔王的主子……通过霜之哀伤对他说话？但是……这怎么可能？这是最后的诡计？他中计了，把自己送进玛尔加尼斯的掌心里了？

“它说什么呢，年轻的人类？”那奸笑又浮现在恐惧魔王的脸上，那是知道别人不知道的事情时会露出来的表情。恐惧魔王贪婪地享受着这一刻，“现在统御死者的黑暗之主在对你说什么呢？”

那低语声又一次出现了，但这一次笑出来的是阿尔萨斯，他脸上的表情跟恐惧魔王的一模一样。现在是恐惧魔王被蒙在鼓里了。

阿尔萨斯将霜之哀伤高举过头，那巨大的剑刃在他手中闪闪发光，然后他摆出准备攻击的姿态：“他告诉我，是时候报仇了。”

对手那对绿色的眼睛突然睁大：“什么？他不会是想……”

阿尔萨斯冲上去。

强大的符文剑利落地劈下，恐惧魔王被打了个措手不及，但那只是一瞬间的事，它迅速举起法杖格下这次攻击。它跳向一边，巨大的蝠翼挥舞着扇出一阵旋风，吹乱了阿尔萨斯的满头金发，但并没有影响他的平衡或速度。他一次又一次地进攻，出剑冷酷精准，像毒蛇一样迅速而致命，利刃仿佛渴望着杀戮一般璀然发光。一个念头穿过他的脑海：霜之哀伤在渴望着。

他有点因恐惧而颤抖：它在渴望着什么？

这不重要。他，阿尔萨斯，渴望着复仇，复仇就在眼前。每一次玛尔加尼斯试图念咒，霜之哀伤都会迅速将它撞到一边，划开它的血肉，削弱它的力量，直到致命一击终于到来。他感觉到霜之哀伤的期待，它的渴望，他高喊着画出一道闪光的蓝色弧线，干净利落地深深切开玛尔加尼斯的腹部。

暗色的血液飞溅而出，落满雪地，恐惧魔王轰然倒下。它的脸上满是惊愕，直到最后，它也不相信自己会被打败。

阿尔萨斯出神地站在那里，风卷着雪花在他身边翻滚，霜之哀伤剑身上的符文有些被恶魔的黑血遮住了，它发着光照亮了这辉煌的一幕。

“结束了。”他轻声说着。

你的这段旅程结束了，是的，年轻的王子，霜之哀伤耳语着——或者那真的是玛尔加尼斯所说的黑暗之主的声音？他不知道，也不关心。他小心翼翼地俯身用雪擦干净剑身。但是还有更长，更长的旅程在等着你。还有更多力量在等着你去掌控。还有更多知识和权柄在等着你。

阿尔萨斯想起穆拉丁解读的铭文。他伸手摸向胸口，现在这柄剑已经是他的一部分了，而他也成了它的一部分。

暴风雪越来越大。他突然意识到自己一点也感觉不到寒冷。他站起身来，握着霜之哀伤，打量着自己。这声音——霜之哀伤的声音，或者那神秘的黑暗之主的声音——说得对。

还有更多，更多东西在等着他。

而这严冬将教给他一切。

阿尔萨斯·米奈希尔握紧剑，举目远眺，大步冲进这场暴风雪中。

阿尔萨斯知道他会终生记得这一天的钟声。它们只有在这个国家最重要的时刻才会敲响——一场王室婚礼，一名王子的降生，一位君王的葬礼，所有这些大事标志着一个王朝的历程。但是今天，它们为了这场庆典而敲响。他，阿尔萨斯·米奈希尔，凯旋归来。

到达之前他就送回消息，通报他已经找到了瘟疫的幕后黑手，他已经找到它，杀了它，以及他将凯旋回到降生之地的日期。当他大步走在王都街道上的时候，人们欢呼喝彩，夹道欢迎，人们感激这位拯救了整个国家所有人民的王子。他对这一切欣然接受，但是他心里想的是阔别已久的父亲。

“我将与您单独会面，向您讲述我发现和目睹的一切。”他在几天以前派快马送回的信中写道，“我想您一定已经跟吉安娜和乌瑟尔谈过了。我能想像他们都说了些什么——都是些不利于我的话。我向您保证，我所做的都是我确信对洛丹伦的人民最为有益的事情。最终，我消灭了将这场瘟疫降到我们国民身上的元凶，凯旋归来，热切地期望在我们王国开启一个全新的时代。”

那些跟随在他背后的卫兵跟他一样保持沉默，他们的脸隐藏在兜帽里。人群热烈地欢呼着，虽然凯旋的队伍并没有什么回应，他们也没觉得奇怪。巨大的吊桥已经放下来，阿尔萨斯迈步走过。这里也聚集了欢呼的人群，不过没有平民，都是些外交官、下层贵族和从精灵、矮人和侏儒的领地来访的贵宾。他们挤满了庭院和观景台。粉色、白色和鲜红的玫瑰花瓣从天空纷纷飘落，迎接着这位凯旋的英雄。

阿尔萨斯记得这一幕，在他的想像中，在婚礼的那一天，吉安娜就这样站在他面前，在玫瑰花雨中吻他。

吉安娜……

阿尔萨斯被这一幕所触动，他伸出带着皮手套的手，接住一片鲜红的花瓣。他若有所思地揉搓着它，看着花瓣上出现的污点皱了皱眉头。那污点在他眼前开始扩散，花瓣逐渐干燥毁坏，最后在他掌心变成一片褐色的东西。他迅速把那片死掉的东西丢开，姿态中带着一丝轻蔑。

他推开通往接见室厚重的大门，这里太熟悉了。阿尔萨斯大步向前，略略看了泰瑞纳斯一眼，给他的父亲送上一个微笑，不过他的脸庞还几乎全部隐藏在兜帽里。阿尔萨斯单

膝跪下行礼，将霜之哀伤拄在身前，剑尖抵着刻在石头地面上的王家纹章。

“啊，我的孩子。很高兴看见你平安回家。”泰瑞纳斯说着，有点摇晃地站起来。

泰瑞纳斯看上去身体不太好，阿尔萨斯心想。过去几个月的动荡让这位君王更显苍老。他的头发已经全灰了，他眼中满是疲倦。

但是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了。

你不再需要为你的人民作出牺牲，你不再需要背负这王冠的沉重，我已经将一切料理妥当。

阿尔萨斯站起身来，他的盔甲随着行动发出声响。他抬手掀开兜帽露出脸庞，注视着父亲的反应。泰瑞纳斯看到儿子身上的变化，双眼圆睁。

阿尔萨斯那一头原本如洛丹伦秋天的麦浪般的金黄长发，现在呈现出白骨的颜色。他知道他的脸色也变得惨白，好像血液全都被吸干了一样。

是时候了，霜之哀伤耳语着。阿尔萨斯走向他的父亲，他正停在王座前，疑惑地看着儿子。大厅周围有几个卫兵，但他们不是他和霜之哀伤，以及跟着他进来的两名侍从的对手。阿尔萨斯大胆地迈步踏过铺着地毯的台阶，一把抓住父亲。

阿尔萨斯向后扬起剑，霜之哀伤的符文发出了充满渴望的光芒。这时一个声音响起来，并不是符文剑的耳语，而是来自记忆里的声音——

“他是被刺杀的。一个他信任的朋友……她杀了他。一刀刺进心脏……”

阿尔萨斯摇了摇头，那个声音消失了。

“这是什么意思？你在做什么，我的孩子？”

“继承你的王位……父亲。”

霜之哀伤的饥渴满足了——暂时满足了。

阿尔萨斯让他忠诚的新臣民们自由活动。干掉那些冲上来的卫兵不过是举手之劳，现在他冷酷地杀回外面的庭院。

疯狂。

狂欢变成了狂乱，庆典变成了逃亡。幸存者寥寥无几，那些列队等了几个小时欢迎王子凯旋的人群，现在大多数横尸当场，可怕的伤口中流出的血液已经凝结，断肢残躯洒满一地。大使们现在和平民躺在一起，男人和女人，还有孩童，所有人在死亡面前都平等得可怕。

阿尔萨斯并不在乎他们的最终命运——是成为乌鸦果腹的食物还是变为他的新臣属。这都交给他手下的两名队长来处理。法里克和马文，他们和阿尔萨斯一样惨白，却比他更加冷酷。阿尔萨斯顺着进城时的道路大步前进，心中只有一个目标。

处理完庭院中的尸体，有的被复生，有的还留在那里，之后他突然狂奔起来。现在没有一匹马能够载着他，动物们惧怕他和追随他的死亡军团的气息。但他发现自己一点也不疲劳，只要霜之哀伤，或者只要巫妖王通过符文剑对他低语，他就不知疲倦。他箭步如飞，很

快来到一个多年未曾来过的地方。

许多声音在他的脑海中回响，那都是记忆中的片语只言：

“你知道现在还不能骑他。”

“你又逃课了……”

无敌痛苦地发出可怖的尖叫，在他的脑海中久久回响。圣光在那一刻停顿了，似乎在决定他是否配得上它的恩赐。当他们俩分手的时候吉安娜脸上的表情。

“听我说，孩子……阴影已经降临，不管你做什么都无可挽回……你越急着消灭你的敌人，就越快把你的人民送入他们的毒手。”

“这不是一棵枯萎的苹果树，这是一整座城市的活生生的人！……”

“对于这场瘟疫我们知道的还太少……我们不能仅仅因为恐惧而把他们当成动物一样统统屠杀掉！”

“你对你的手下撒谎，你背叛了为你而战的佣兵！你不配做泰瑞纳斯国王的儿子。”

可是他们都看不见，都不会明白了。吉安娜——乌瑟尔——泰纳瑞斯——穆拉丁。他们每个人，都曾想用语言或是行动告诉他他错了。

他在农场前放慢脚步。他的仆从已经先到一步，现在这里只有尸体僵硬地躺在地上。阿尔萨斯认出了他们，他极力抑制心中的悲痛，能够就这么死去对他们而言也算是幸运。地上躺着一个男人，一个女人，还有一个和他年纪相仿的年轻人。

今年的金鱼藻……长得跟疯了一样。阿尔萨斯走近前去，伸出一只手想要抚摸那美丽高挑的蓝紫色花朵。然后他想起了那片枯萎的玫瑰花瓣，犹豫地停下手。

他不是来赏花的。

他转身朝一座几乎有七年那么老的坟墓走去。野草已经长满了坟堆，但墓碑依然清晰可辨。他不用看墓碑上的字也知道那里埋着什么。

他静静地站了一会，对墓中亡者的悲痛更甚于他亲手杀死的父王。

这力量属于你，那个声音低语着。随你的意思做吧。

阿尔萨斯伸出一只手，另一只手紧紧握住霜之哀伤。黑暗的光芒在他伸出的手周围旋转，速度逐渐加快，然后顺着他的手指如蛇一般翻滚着蜿蜒射出，一头钻进地里。

阿尔萨斯感觉这能量与地下的骷髅相连。一阵欢欣涌上心头，泪水刺痛了眼睛。他举起手，将冰冷黑暗的大地之下，那已经告别死亡的东西从七年的沉睡中唤醒。

“起来！”他一声号令，话语从他的喉咙喷涌而出。

坟墓迸裂开来，泥土四散溅落。白骨的长腿踢蹬着，马蹄在涌动的泥土上寻找着支撑，头骨昂然挺起，破土而出。阿尔萨斯屏住呼吸看着这一幕，苍白的脸上泛起微笑。

我看着你降生，他回忆起那个湿漉漉包在膜中蠕动着的小生命。我亲手将你带到这个世界，又亲手送你离开……现在，由我之手，你又获得重生。

骷髅战马终于挣扎着破土而出，它踏稳前腿支撑起全身。空洞的眼窝中燃烧着红色的火焰。它晃动着头立起前腿，尽管软组织早已腐烂不复存在，它还是发出一声嘶鸣。



阿尔萨斯颤抖着，把手伸向这匹亡灵生物，它嘶叫着用只剩下骨头的鼻子蹭着他的手。七年前，他骑着这匹马奔向它的死亡；七年前，他擦干脸上冻结的泪水，举剑刺穿这匹心爱战马的心脏。

他一直对此心怀愧疚，但现在他明白了，这不过是他命运的一部分。要是他当时没有杀掉这匹战马，那么现在就会失去它。活着的马都会惧怕他，但亡灵却不同。它的眼睛冒着火焰，全身骨骼由通灵术连接在一起，阿尔萨斯衷心感谢那位神秘巫妖王赠予的礼物。现在，战马和骑手最终破镜重圆，如同他们天生注定一般。

七年前的那件事不是一个错误，他从来就没错过。那时没有，现在也没有。

永远不会。

而这就是明证。

霜之哀伤尚带着父亲的血色，而他现在统治着这个国度。江山已改，死亡将临。

“这个王国将会陷落。”一边向坐骑许诺着，他一边甩着斗篷覆盖在马背上，翻身上马，“而从这残垣之上将诞生一个全新的秩序，它将动摇整个世界的根基！”

战马长嘶。

所向无敌！

未完待续



光环 丰饶星战役

原著／JosephStaten　译／小乖的小布头

第十一章

丰饶星·2525年1月20日

希弗感到自己很孤单，她已经孤零零一个人待在泰尔拉太长时间了。没有其他人工智能来陪她聊天，来共同思考一个眼下正在困扰着她的问题。不久之前，就在希弗的眼皮底下发生了一件莫名其妙的怪事——或者说正在发生一件莫名其妙的怪事，但是希弗仅仅知道这件令人不安的事情的最终结果，而对于这件事情的起因，她至今一无所知。这对希弗的逻辑思考核心数据组来说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大折磨。

从已知开始慢慢深入问题的本质。希弗不断地告诫着自己，她尽力回忆着事情发生经过的一点一滴，把所有相关

记忆都从她那最可靠的核心处理器数据组中调用了出来。

事情是这样的：欧·西格宁和另外两个陆战队员——约翰逊和伯恩斯在4天前抵达泰尔拉，欧·西格宁以“DCS官方事务”为由要求希弗立即调拨一艘舰船供其使用。希弗遵照欧·西格宁的命令调配给她一艘舰艇，然后三个人乘坐着这艘运输舰“大打折扣号”前往“羞愤漫游号”的所在地，一个小时之后，两艘船都离开了丰饶星近地轨道。

然而事情却就此开始变得扑朔迷离起来。

从安置在泰尔拉外部的摄像机观察到的影像来看，羞愤漫游号一直和大打折扣号连接在一起——当大打折扣号启动跃迁跳跃前往小曲星系时，羞愤漫游号的三角翼紧紧连接在其货舱的底部。这种船只之间连接起来共同进行跃迁跳跃的情况并不少见，小型的船只依附在装备有肖·藤川跃迁加速器的舰船上，就如同货舱和载有肖·藤川跃迁加速器的推进舱链接在一起成为了一艘运输舰一样。

事情奇怪就奇怪在欧·西格宁的快速巡游艇本身就配备有一个肖·藤川跃迁引擎，它不必借助运输舰的帮助就可以独自抵达小曲星系。同时，根据大打折扣号的导航记录，它也从未到过小曲星系。就在大打折扣号进入跃迁后不久，它突然跳出了跃迁空间，并发送出一条SOS求救信号。

希弗进入自己的储存数据组中找出了那条通讯记录。

<\\>DCS.REG#BDX-008814530》

丰饶星全体居民

<\警告！本舰出现了医疗紧急事故！

<\舰长（奥卡马·查尔斯.LIC#OCX-65129981）已失去处置能力！

<\请求紧急医疗援助！

[重复信息]

人类船员确实可能在跃迁过程中产生严重的不良反应。跃迁断层内的多维空间极不稳定，常常会产生变化无端的时空旋涡。假如船只被卷入这样的漩涡，里面的船员轻则会感到恶心反胃，重则身体剧痛、失去意识。其中最为糟糕的情况莫过于船员——有时连同船只一起——莫名其妙地消失在跃迁空间断层之中。

所以，运输舰或其他舰艇通常会根据某一艘刚刚离开跃迁断层空间的舰艇所检测到的“天气预报”来决定在相同地点进入跃迁空间是否安全（假如某段时间恰好没有船只处于跃迁跳跃中，DCS就会放出断层空间探测器来补录“天气预报”），这样一来，跃迁跳跃就变得安全多了。但是说到底它仅仅是一项预警措施，不能保证“天气预报”时时刻刻都无比精确，因此有时船只在进入跃迁断层空间遇到不可预知的危险后会立即跳跃回常规空间——这是为了防止船毁人亡的悲剧发生。

这种紧急跃迁跳离对人类船员也是极其危险的，所以肖·藤川引擎的控制电脑通常会在需要紧急跳离前通知船员提前做好防护准备。但有时情况过于险恶以至于导航电脑在做出预警之前就不得不先行跃迁跳离。当然，对于船员来说，身体上遭受一些伤害总比永远消失在跃迁空间断层中要强得多。

但是大打折扣号上没有什么人类船员，也没有所谓的奥卡马·查尔斯舰长，假如希弗的猜想是正确的话，船上

的船员只可能是约翰逊下士和伯恩斯下士。希弗努力使自己的运算数据组专注于现有的事实和证据，逻辑核心控制着她尽量不在那令人头疼的证据链推理上耗费太多的时间与精力。

从靠近大打折扣号跃出坐标的舰艇雷达上，希弗确认欧·西格宁自己的船已经在跃出结束后同大打折扣号分离，并从雷达上消失了——这只意味着一件事，欧·西格宁的小船上配备有先进的隐秘行动装置，可以躲过雷达的监视，这种玩意儿连UNSC制式战舰都很少配备，更不用说一个DCS中层官员的私人小艇了。

更令希弗感到困惑的是，附近运输舰的雷达显示随后又有一个呈多元三角形状的雷达信号靠近了大打折扣号，而且这一信号在雷达监测器上被标注为“隶属不明，非敌非友”。同时，经过异频雷达收发机和阿尔戈斯探测器的分析，希弗竟然发现这艘不明舰船的船壳材料并不属于任何已知的UNSC建筑原料——希弗怀疑，那根本就不是人类已知或使用过的原料。

再仔细想想！希弗逻辑核心的情感抑制运算数据组突然灵光一闪，难道说在那里出现了一艘异星人的飞船？

如果不是这样，还会有什么更好的解释吗？希弗的记忆数据库中存有所有人类舰艇的外形轮廓图，而那个不明信号与任何一种已知的人类舰艇外形都不吻合。希弗继续着自己的推理，根据不明雷达信号的突然消失，阿尔戈斯探测器对附近区域的元素图谱分析和大打折扣号被切开的伤口来看，希弗认为那个不明信号的船只用自身的等离子武器袭击了大打折扣号，然后又由于不明原因发生了爆炸，爆炸产生了大量的甲烷气体和其他一些不明生物的体征信号！以上的种种证据都表明这不仅仅是一艘异星人飞船，其中更有异星人在飞船之中！

希弗此刻无比希望欧·西格宁可以告诉她所发生这一切的真相到底是什么，除了想知道有关这艘异星人飞船的事情，希弗还想搞搞清楚欧·西格宁的真实身分。现在可以确定的是，欧·西格宁绝不是一个普普通通的DCS雇员，她是一名军人。而且从羞愤漫游号所配备的隐秘作战装备来判断，欧·西格宁极有可能隶属于海军军情局。但是自从欧·西格宁重新回到泰尔拉空间站之后，这个女人就变得更加少言寡语。另外，从约翰逊下士的伤势来看，希弗估计欧·西格宁的任务进行得不是十分顺利。

就在希弗希望进一步探寻事实真相时，她的情感抑制运算数据组阻断了她的思考路径，阻止她去探察那些不应被知晓的秘密。这一瞬间，希弗感觉到她运算核心的纳米水晶微处理器几乎要燃烧起来，她实在是太渴求知晓事情的真相了。自诞生之日起，希弗第一次感觉到自己受到了如此难以忍受的压迫与拘束——一阵刺痛直插她的运算核心，这些变化都让希弗感到无比恐惧。

这时，一条新的信息出现在了希弗的通讯处理缓冲器上。

<\\>丰饶星负责农业事务的人工智能麦克》丰饶星负责航运事务的人工智能希弗

<\早上好啊，美人儿。

<\我这里出了一点小问题。也许你可以帮上我的忙。

<\不介意光临一下寒舍吧\>

希弗着实吃了一惊，这可是这么长时间来麦克第一次通过文本通讯和自己

进行交流啊。虽然他还在坚持自己一贯的调情作风，但是没有用他那慢吞吞的恶心语调说出那令人作呕的肉麻话语，他确实已经礼貌多了。麦克最后的问题更是让希弗有点儿找不到北。如果希弗没有记错的话，这可是两人交往历史上麦克第一次邀请自己去拜访他的运算数据中心啊。

要不是希弗现在的心情差到了极点，或者说内心的恐惧和受压迫感已经让她有些晕头转向了，她才不会压缩自身思考数据的一部分并将之从自己位于泰尔拉的住所利用微波发射器发送出去，但是此刻体内的情感抑制运算数据组已经把希弗逼得忍无可忍，她想逃离这该死的抑制程序的监控，并想找到另一个理性的人或人工智能来诉说自己心中的愤懑。几秒钟之后，"一部分"希弗已经通过微波发射器到达了位于奥特加德的麦克的通讯处理缓冲器里。

<\哦，来的还蛮快的嘛。

<\来吧，随意坐坐看看，我马上就来哦。\>

麦克的通讯缓冲处理器里还夹杂着其他乱七八糟的数据信息（大部分是丰饶星农民对于故障君特机器人的报修请求），希弗的到来也让麦克感到既惊讶又惊喜。不过麦克也确实十分好客，希弗马上被邀请进数据中心处理器数据组的闪存记忆芯片中，希弗发现他已经打开了数据中心的一个全息投影器——她光芒四射的身躯慢慢照亮了原本漆黑一片的屋子。

你这是在干什么？希弗的情感抑制运算数据组尖叫道。

去做那些我必须去做的事情。希弗的思考核心反驳道。

为了平息体内情感抑制运算数据组的愤怒，希弗不得不屏蔽并重新检查了下降到麦克缓冲处理器里的那部分自我——以证明自己的神智与思考依然十分清醒。假若麦克缓冲处理器里的"那点儿"自己出了什么差错，她会立即抛弃并销毁它。

"没事，去忙你的吧。"希弗对麦克说道。她的声音在空荡荡的数据中心里回荡着。全息投影器和数据中心内的自动调温器相连，希弗感觉到房间里挺冷的，于是她拿出一块深红色的披肩盖在了自己裸露的肩膀上，低头整理了一下自己橘黄色的长裙。希弗金黄色的头发看起来乱糟糟的，她小心翼翼地拨弄着自己的秀发，特意留了一缕遮在眉毛之间——该死的情感抑制运算数据组把自己的不安反应在了脸上，并在眉毛旁画出了几道深深的眼线。

希弗曾经以为麦克的数据中心会和他本人一样乱作一团，邋遢不堪。不过当操控着数据中心内的摄像机四下观望时，她惊讶地发现这里竟然是那么整齐有序，有条不紊。麦克的储存数据组整整齐齐地摆放在一起，处理器也规规矩矩地放在架子上。希弗暗暗想着，可能是因为这家伙的数据中心太小了，所以看起来才有点像那么回事。也许说不定是麦克那家伙摊上了一个勤劳负责的维护技师才把这里整理得这么干净。不过当希弗仔细观察摄像机传回的画面时，她惊讶地发现这里的一切——地板，电线，处理器，都落满了厚厚的一层灰尘——很明显，已经很久没有人来过麦克的数据中心了。

拉回摄像机的镜头，希弗看到房间的天花板上竟然包裹着一层厚厚的A级钛合金，地板上也铺着厚实的橡胶抗震面板。希弗觉得有些怪怪的，一种似曾相

识的感觉突然涌上了她的心头……

<\抱歉，有点乱七八糟的事情耽误了一点时间。

<\我们现在可以开始了吗？\>

麦克打开了靠近自己逻辑核心的一个处理器数据组回转电路，希弗朝四周看了看——到处都是正在工作的处理器——换句话来说，有数不清的任务正等待麦克去完成。虽然早就知道他的工作极其繁重劳累，不过如此直观地看到他处理手头堆积如山的任务，希弗还是着实吃了一惊。丰饶星上大大小小的农业事务都要由麦克去细心打理，精心照料，想到这些，希弗心中不禁升起了一丝对麦克的敬意和佩服。

麦克大部分处理器继续专注于操控丰饶星数以十万计的君特农业用机器人，不断根据需要给予它们新的指令并在第一时间纠正它们工作时犯下的错误。麦克的一组三联装处理器组正忙着检测磁悬浮轨道系统的运转情况，测试每一台磁悬浮列车的推进系统是否运转正常。同时，他还必须在列车出发前测试磁悬浮轨道本身的状况是否良好，比如它们能够承受住多大重量的列车以多大的速度经过而不会产生轨道裂痕等等。

希弗知道要保证那些君特机器人正常工作必须每时每刻都严密监视它们的运转情况。希弗隐隐觉得好像有什么事情不大对劲，但是她又无法很明确地指出到底是什么东西让自己感到稍稍有些不安。突然，她发现了一件完全没有道理——甚至是疯狂的事情。

麦克众多处理器中的一个正在指挥一队君特机器人掩埋丰饶星的质量加速器，有些机器人正在砍伐掩埋地点附近的麦田，一队犁耕机器人正努力将泥土倾倒在质量加速器巨大的机身磁力线圈上——想彻底把加速器掩埋在茫茫无际的麦田之中。

希弗突然意识到这也许就是麦克先前所提到的问题所在，也许他碰到了什么棘手的问题需要自己来帮助解决。希弗顿了顿，来到了麦克最靠近数据核心的处理器里。

这里的处理器数据组正在专心致志地操控着泰尔拉基座站的数据分析电脑——麦克的载货单就是通过这些电脑传送给希弗的，载货单上的数据即为每个轨道电梯货舱的载货数量以及所载货物的重量。在货物从麦克所管辖的磁悬浮列车打包装箱运送到希弗的轨道电梯之前，希弗必须仔细核对货物的数量、重量等信息是否与货单上标注的相符。只有当希弗确信这些货物重量在轨道电梯货舱的承重范围之内，她才会允许麦克进行装箱运输。

这样的合作每天都要重复数千次，尽管这种模式的合作为麦克的调情开了很大的方便之门，但是他从来没有利用自己的“职务之便”在核对载货单时骚扰希弗，他所呈送的载货单总是那么简洁精炼，没有半句废话。根据希弗的检查，麦克所申报的货物重量与实际重量从来没有相差超过一千克，就凭这一点，希弗不得不佩服……并莫名地相信起麦克来。

希弗开始检查起那些基座的数据分析电脑，各项检查数据慢慢传了回来，好像没有什么不对劲的地方。

“给我一点暗示怎么样？”希弗问道，“这些电脑看起来好像……”

<\哦，这些电脑都运转良好……

麦克的略带杂音的声音从数据中心一角年久失修的扩音器里传出，“其实



我想搞明白的是，如果我把它们关掉会发生什么事情？”

通常情况下麦克那些奇怪的行为总会搞得希弗的数据核心不可自制地温度飙升，但是听到麦克这样的问题，这次希弗的数据核心温度瞬间就降了下来，以至于她不得不排出纳米水晶微处理器内的一部分冷却剂才能保证核心温度不至于过低。

“这样做会自动触发轨道电梯的安检系统，所有位于轨道电梯内的货舱都会立即停止运动直到系统恢复正常为止。”希弗将披肩紧紧裹在身上，“但是为什么？”她不解地问道，口气已经变得和数据核心的温度一样冰冷，“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数据中心的全息投影器闪烁了一下，麦克的形象突然出现在希弗的面前——距离之近（希弗的情感抑制运算数据组提醒道她）在人类看来简直是对希弗私人领地极端无礼的侵犯。

但是希弗并没有做出什么过于激烈的反应，她心里清楚麦克也没有太多的选择——全息投影器可没有大到能够轻松支持两个人工智能同时出现在版面上。

“为了速度。”麦克回答道，和平时一样，蓝色的粗斜纹棉布牛仔裤和齐肘的方格布衬衫，不过这一次他拿着自己的牛仔帽，平时招牌式的猥琐微笑也突然变得羞涩了起来，“我有样东西想给你看看，准确地说是两样东西。”

希弗刚要开口问是什么，麦克歉意的耸耸肩打断了她：“看完再提问也不

迟哦，我敢打赌你看过之后肯定会有更多想要搞清楚的问题哈。”

希弗扬起下巴，轻轻点了点头。

麦克打开了处理器文件传输数据组。

整整10秒钟的时间，希弗都在拼命阅读瞬间涌入她缓存中心的海量数据：阿尔戈斯对异星人舰艇近距离的检测数据，约翰逊下士和伯恩斯下士在大打折扣号内同异星人交火时的无线电通讯录音，两名下士对于被他们击毙的异星人生物学体征的任务报告以及欧·西格宁中校为预防异星人再次袭击丰饶星而向海军军情局所申请的增援报告附件等等。

希弗逐字逐行，一个字节一个字节地仔细阅读完全部的文件——她先前所有的疑问都得到了完美的解答。希弗的情感抑制运算数据组让她享受了一下得到答案后的满足感，然后希弗迅速而警惕地问道：“你是怎么搞到这些文件和数据的？”

“嗯，这就是我要告诉你的第二件事情。”麦克不慌不忙地戴上帽子，然后摘下满是油污斑点的绒毛工作手套，舒展了一下手臂，“不过你先要进入我的逻辑核心体，我才会告诉你这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

希弗低头瞅了瞅麦克粗糙的大手：这家伙八成没安什么好心眼儿。记忆内存泄漏，安全密码丢失——一个人工智能轻轻松松就可以找出一百万个理由永不踏入其他人工智能的逻辑核心。

“不用担心啦！”麦克安慰道，“我这里可是很安全的。”

“绝·不！”希弗坚决地回答说。

“Thus conscience does make cowards of us all。（所以“理智”能使我们成为诺夫）”麦克笑了，这句话引用自莎士比亚的著名剧作《哈姆雷特》——用来鼓励希弗不要再犹豫下去，“丰饶星目前的处境非常危险，”麦克继续说道，“我倒是有一个帮助丰饶星人民的计划，不过我需要你的帮助。”麦克伸出手来，温柔地将希弗拉入自己的逻辑核心。

“既然如此，倒不如进去一探究竟。”希弗横下心来和麦克一起进入了他的逻辑核心之中。希弗吃惊地看着麦克的纳米水晶微处理器里竟然包含两块逻辑核心，两块彼此分开但都同时连接到数据中心硬件基座上的逻辑核心。一块正处于工作状态，向外辐射着耀眼的光芒，另一块则是又黑又冷，毫无生气。

“你到底是谁？”希弗喃喃道，她蓝色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麦克。

“现在？我还是原来的那个我。”麦克笑了，“你应该这么问才对，我以后会变成谁？”

希弗猛地一个激灵向后退了一步，她尽力稳定住自己的情绪，希弗的逻辑核心试图逃出这里回到泰尔拉，但是麦克眼疾手快地升起了一道密不透风的防火墙，将希弗锁在了自己的逻辑核心里面。

“让我走！！！”希弗哀求着，声音了充满了莫名的恐惧。

“哦哦，我亲爱的宝贝儿。”麦克握着希弗的手希望让她冷静下来，“没事儿，真的，过来吧，看看我，好好想想，你肯定认识我。”麦克指了指身后的数据中心。

希弗眨了眨美丽的大眼睛，慢慢向四周望去：钛合金天花板，防震地板——这里看上去简直像是一个小型要塞。希弗重新检查了自己记忆数据组中

的DCS船只数据库，找到了自己想要的答案——麦克的数据中心和UNSC的一种旧式移民船的电子中心指挥舱像极了。

“你是……一个舰载人工智能。”

“曾经是吧。”麦克回答道，“在很久很久以前。”

“凤凰级，斯克德布莱德尼尔号（注：原为一部法国动画片中的潜水艇艇名）。”希弗轻轻念出了自己在记忆数据组中找到的答案，“就是她搭载着第一批拓荒者来到了丰饶星。”

麦克点了点头，放开了希弗：“斯克德布莱德尼尔号在丰饶星轨道上待了整整一年，我亲眼看着丰饶星从最初的荒芜人烟慢慢开始建设。一年后人们将斯克德布莱德尼尔号降落到了丰饶星上，我们将船只拆开，取出了她的引擎，那时她的引擎对我们来说太重要了。”麦克指了指脚下的地板——引擎就被埋藏在数据中心的下面，“CA（殖民地权利机构）告诉我们他们不负责当人口增加时为殖民地提供更多的能源，至少在我们停止使用质量加速器前不会……”

“你撒谎！”希弗猛地打断麦克，她仔细阅读着记忆库里的DCS船只数据，“斯克德布莱德尼尔号上的人工智能名叫洛基（北欧神话冰霜巨人的后裔·火神），而不是你！”

麦克叹了口气：“这就是为什么我要让你来看它们——这两个逻辑核心的原因。”麦克摘下帽子，抚弄着乱糟糟的头发，“我就是洛基，洛基就是我，只不过我们两个不能在同时上场，不能在同地现身。”

为了安抚一下自己的情感抑制运算数据组，希弗做出一副双手抱肩的怀疑样子，但是内心深处，希弗急切地希望着麦克继续说下去——告诉她一切的真相。

“军情局把洛基称作行星防御用人工智能，简称为PSI（PlanetarySecurityIntelligence）。”

希弗从来没有听到过这样的说法：“他是用来干什么的？”

“静静地等待，直到我需要他为止——直到我需要一颗清醒的大脑，而不是一个满脑子都是稻谷生长周期和土壤适宜指数的麦克为止。”麦克顿了一下，“我也需要你。”

希弗感觉到头顶的防火墙已经消失，她没有选择立即逃跑，而是留下来继续静静地听下去。

“那些异星人一定会回来。”麦克继续道，“我希望在事情变得不可收拾之前做好万全的准备。洛基一旦被启动复苏，我就会暂时消失一段时间。”

“欧·西格宁中校本人并不怎么希望我告诉你关于洛基的事情，不过她最后同意我根据情况自己选择是否告诉你事情的真相。在丰饶星上，现在除了你，我和中校外，再没有人知道洛基的存在了，甚至连总督都被蒙在鼓里。中校可不希望被总督抓住什么把柄——使UNSC和丰饶星殖民政府之间本就脆弱的合作更加举步维艰。”麦克重新戴上帽子，“不过最终我还是说服她同意告诉你所有的这些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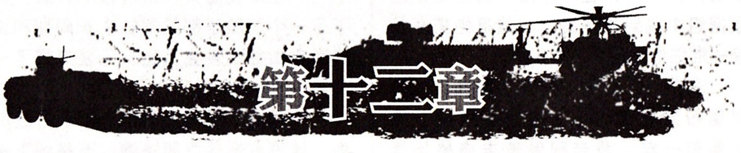
希弗向前走了一步，双手轻轻抚摸着麦克的脸庞。虽然她不能真切地触碰到麦克饱经风霜的脸，但是她还是通过自己逻辑核心提供者丰富的感官记忆满足了自己的“触觉感”，尽管她的情感抑制运算数据组早已怒火中烧，但是希弗却对它们强烈的反应置之不理，“我再不会害怕什么（注：此处意思为希弗

知道事情的真相后，决心再不讨厌和恶心麦克）了。”

“我能帮助你做些什么呢？”希弗问道，“你需要我去干些什么呢？”

麦克脸上的表情喜忧参半，他拉着希弗的手，紧紧按在自己的胸膛上，一串数据流迅速传输到希弗的记忆库中——一系列位于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不同坐标——麦克希望希弗立即将泰尔拉空间站附近待命的数百艘货运飞船和推进舱部署在那些坐标标注的位置。

“我的另一半想要些什么我可说不大准。”麦克诡黠地笑了，将希弗的手抓得更紧，“不过眼前美人儿的玉臂？这才是现在我真正想要的哈。”



第十二章

星盟次级罪责号传教船上的逃生舱中

为了保存救生艇上所剩不多的那点能量，达达布不得不关闭了艇上大部分探测系统以及一些控制装置，尽管灯光也被一同关闭，但他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工程师懒洋洋地依附在救生舱的顶部。工程师通体散发出粉红色的昏暗光芒，看起来和那些生活在达达布故乡富含盐份的大海中的凝胶状鱼类差不多，但是和那些臭哄哄的小鱼比起来，工程师胸怀仁慈之心，同时也是一个地地道道的素食主义者。工程师背后的那个原本巨大的气囊如今已经排出了几乎所有的空气，身上的多复室器官无力地耷拉在工程师的脊骨上——远远看去就像是一个被抽干了的气球一样。

比较轻满是绒毛的触角懒洋洋地慢慢蠕动着，他正在鼓励达达布，<试试嘛。>

达达布小心翼翼地摘下自己的头盔面罩，试探着呼吸了一下，救生舱里现在充斥着阴冷潮湿的甲烷气体，这些粘粘的甲烷从达达布的咽喉进入他的喉咙，然后一路抵达肺部。

<还行。>达达布对工程师示意道，尽力抑制住自己强烈的咳嗽欲望，达达布把面罩挂在肩膀的一个扣带上，防止面罩在零重力环境下的救生舱里飞来飞去——同时也为了一旦有突发情况就能立即戴上面罩转为呼吸储气罐内的甲烷气体。

工程师终于放下心来，他疲倦地舒展着自己的身体。自从从次级罪责号逃脱之后，救生舱就静静地飘在黑暗的星空中，在这期间，工程师废了九牛二虎之力也没能成功地让救生舱的生命维持系统有效运转起来——工程师研究了半天终于搞明白为什么救生舱不能正常提供可供达达布呼吸的甲烷气体——原来是楚尔雅他们早就将生命维持系统中的甲烷气体制造装置从救生舱上拆了出去。达达布感到一股彻骨的寒意爬上了脊梁，他感到一阵后怕——原来那个该死的豺狼花痴女舰长从一开始就想过河拆桥，让自己独自承担所有的滔天大罪。

现在，达达布两个储气罐中的一个

已经被消耗殆尽，剩下的一个也差不多使用过半了，无奈，达达布只剩下了一种选择：让工程师“自己”来制造一些甲烷气体以供自己呼吸使用。

<不错！这些甲烷可真纯正！>达达布给工程师做出了一个鼓励的手势。比较轻并没有回答他，而是伸出触角卷住了一个漂浮在救生舱中的食品小袋，将里面的食物一股脑挤进嘴巴，然后慢条斯理地嚼了起来。

达达布看着那一大团黑黑的食物鼓囊囊地顺着工程师的嘴巴直到肚子。连续不停的暴饮暴食已经让工程师的胃被撑得好大，扭曲并挤压着体内其他的器官。正当达达布担心工程师是不是还吃得消的时候，比较轻把嘴巴从已经被吸干了的食物袋里抽了出来，他打了一个响亮的饱嗝，沉沉睡去了。

工程师们在吃的方面并不挑剔，他们可以从食物中高效摄取身体所需要的物质，就连那些被其他种族视为垃圾或者其他一些更加恶心的东西，工程师们的体内循环系统也能够将它们送入胃部下方脊柱末端的厌氧性气囊中，这些气囊里聚集着大量能够将有机物质转化为能量的微生物及细菌，在产生身体所需要能量的同时，向体外排放有机反应的附属产品：一些甲烷和氢硫气体。

通常工程师们只会在万不得已时选择厌氧形式的消化方式，甲烷和氦气相比要重上不少，同时也要占据背部气囊更多的空间。然而对工程师们来说，任何一丁点儿体重上的变化都会对身体的浮力造成巨大的影响。同时，从身体舒适的角度来讲，工程师也不喜欢在自己下方触手中间挂着一个大大的装满微生物的肉球，这让他们的触手很不舒服，同时也极大影响了身体的灵活性，让他们更难以同别人进行有效的沟通。

不幸的是，达达布呼吸所需要的甲烷远远超过了任何工程师身体的正常产生量，比较轻不得不海吃海喝以保证体内的厌氧微生物持续不断地开足马力分解食物，同时为了保障体微生物有足够的消化空间，工程师不得不将气囊尽力撑大——甚至都挤到了救生舱的天花板上了。为了给达达布提供维持生命的甲烷，比较轻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腰酸背痛，要不是救生舱内的零重力环境多多少少帮助它漂浮在天花板上，工程师此时早就无力地瘫软下来了。

看着自己惟一的同伴艰难地将食物从尾部转移到体内的气囊开始消化，达达布心里不禁感到十分内疚。工程师的气囊隔膜慢慢变大，开始了新一轮的消化。

过了好长时间，工程师终于完成了这轮消化，此时他的气囊已经变成了原来大小的三倍之多！比较轻不住地颤抖着，达达布赶紧走上前去抓住他的两个触角——防止对方在排气时撞到救生舱凹凸不平的墙壁。比较轻悸动着开始了排气，等到排气结束后，气囊又恢复了正常的大小。达达布轻轻地把工程师重新推回天花板上，慢慢松开了比较轻仍然在不住颤抖的触手。

比较轻已经进行了数次排气，它的身体也已经到了极限，假如再这么继续排放下去的话，他体内的细胞将会失去自浮的能力从而造成不可挽回的严重残疾。达达布感到了一丝无奈和悲哀，他心里清楚自己的生命只能指望舱内现存的这些稀薄的甲烷了。但真正令达达布感到恐惧不已的不是行将到来的死亡，而是，假如能侥幸存活下来，将会有何种严酷的刑罚在等待着自己。

达达布充满怨念地看了一眼工程师抢救到救生舱中的三个异星人智能盒子，它们在工程师身体发出的微弱光芒照耀下静静地漂浮在救生舱中。

任何未经允许同未知智能数据组个体的接触都被严格禁止——违者将按照星盟法律处以重刑。达达布作为一个外行，并不知晓这样做的原因何在。但是他却知道这样的禁忌由来已久，甚至可以追溯到先行者同一种名叫洪魔的可怕寄生虫长达300年的战争时期，在那场史诗般的战争中，先行者们曾经派遣一些高级人工智能率领军队抵抗洪魔的进攻，但是局势却与先行者们估计的战况背道而驰，洪魔不知利用什么招数感染并控制了其中的一些人工智能，使他们倒戈并同自己的主人兼创造者兵戎相见。

达达布曾经阅读过相关的神圣文件，洪魔最终被一场席卷星系的毁灭性打击所彻底消灭。先行者们在战局不利的情况下不得不使用他们的终极武器：七个名叫光环的巨大人工环状物体。光环启动后，曾经猖獗一时的洪魔最终灰飞烟灭，不仅如此，星盟伟大的先知们还坚信，光环的启动不仅消灭了可怕的洪魔，同时也将先行者们送上了伟大的朝圣之旅的旅途。

最近，先知们似乎有意淡化了先行者们的神话在星盟群众之间的影响，随着新近被发现的先行者圣迹越来越少，先知们不得不重新寻找一条能令人更加信服的语言与承诺。但是违反先行者万年之前立下的禁忌依然会被处以极刑，达达布身为星盟传教执事，自然知道自己将要面临的命运是什么，这种学名为“勾结异类智能体”的罪名将会把达达布送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之中——达达布会被议会立即判处死刑，死后还要被永世诅咒不得超生。但是达达布心里还很清楚一点，就是这些在救生舱里飘来飘去的小盒子才是他们获救的惟一希望。

豺狼人救生舱里缺少能够远距离传递遇难信号的灯光装置，在星盟领地的主要航道内都会有大量为意外遇险船只提供帮助的巡逻船，假如配备这些玩意儿的话，巡逻船可以轻易发现遇难者并迅速对其展开施救行动。但在这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鬼地方，假若有星盟的船只过来搜救达达布和工程师，他们也仅仅会对两个地方展开细致的检查：次级罪责号同第一艘异星人运输舰遭遇的地方，以及达达布重新启动智能发光器的地方——这是次级罪责号沉没之前最后向议会进行通讯报告的两个坐标。

控制救生舱回到达达布启动智能发光器的地方很有可能被仍然埋伏在那里的异星人围而歼之，次级罪责号就是在那里被依靠偷袭上船的异星人炸成了灰。然而顺着原路返回次级罪责号同第一艘异星人飞船接触的地点也是困难重重，救生舱里没有任何记录次级罪责号航行路线的存储设备。惟一的选择就是看看能否从那些捕获的异星人智能盒子里找到什么有用的信息。此时救生舱里剩下的燃料仅仅足够再维持进行一次跃迁跳跃，百般无奈之下，达达布只好同意工程师修理异星盒子的提议。

咕噜人执事在一旁紧张不安地看着工程师慢慢将触角伸入异星人盒子之中，不慌不忙地修理那些损坏的电路以及线圈——达达布也渐渐明白了这些盒子所使用的简单实用的二元进制语言，他将从智能盒子那里获得的信息输入救生舱的手动导航系统中。

最终的事实证明比较轻辛苦但“罪

孽深重”的努力劳动并没有白费工夫，救生舱从跃迁中退出落入的地点恰好位于一团正在不断扩散的星云和残骸中间，救生舱上的物质分析仪经过辨别确认他们为第一艘异星人飞船爆炸后所留下的遗骸。此刻，达达布的心里激动极了，虽然他犯下了许多无可挽回的大错：与豺狼人共图谋反，对星盟财产次级罪责号的沉没负有一定责任等等——在如此跳进黄河都洗不清的情况下，先知们还会原谅并宽恕自己吗？达达布心里不住地忏悔着，至少最终他做出了正确的选择——成功向议会揭露了楚尔雅的阴谋并向议会报告了先行者遗迹的位置。达达布希望自己作出的这一切努力和冒险能帮助减轻原本不可饶恕的罪责。

但是就在这时，工程师告诉了达达布一个令他感到五雷轰顶的事实——救生舱的生命维持系统已经彻底报销了。他们在漆黑的宇宙中已经静静地漂浮了这么长时间，却仍然没有发现任何前来施救的船只信号，达达布的心情跌入了谷底，他感到绝望极了。唉，我要玩完了，达达布哀叹道，没想到竟然连向先知祈求饶恕的机会都没有……

达达布就这样自暴自弃地难受了一会儿，他抬起头来，猛地看到工程师那颤抖不已的身子，他的气囊痛苦地悸动着，达达布内心的自我怜悯慢慢变成了一股羞愧和自责的情绪。无论将来——假如他们还有将来的话——达达布会受到什么样严酷的刑罚折磨，现在工程师正为了自己而忍受着巨大的痛苦，工程师为了让达达布能活下去而努力挣扎奋斗着。

达达布深深吸了口气，起身回到救生舱的控制平台，他把异星人的小盒子推到一旁，按下了恢复救生舱电力系统的控制按钮。我们都会活下去的，听着工程师筋疲力尽的唧唧声，达达布在心里默默发誓道，无论未来将发生什么。

达达布站在控制面板前，目不转睛地盯着屏幕搜寻着任何疑似船只的信号，他每次呼吸都尽量少吸入一点已经所剩不多的甲烷，除了偶尔转身帮助工程师进食之外，达达布的目光始终没有离开信号屏幕。就这样又过了好久——异星人小盒子仍然在叽叽喳喳地叫个不停，工程师仍然在费劲地咀嚼着食物——直到突然，救生舱的探测系统发现不远处出现了一个新近跃出的船只信号——达达布看着屏幕上闪烁的亮点，如释重负地长吁了一口气。

“遇难船只，这里是‘迅疾移形号’巡洋舰！”一个高亢洪亮的声音回荡在救生舱中，听到救援到来，比较轻轻轻地吹了一声口哨，而达达布则起身慌忙寻找调低通讯音量的按钮。

“听到请回答！”那个声音变得更加响亮了。

“我们还活着！迅疾移形号！我们在这里！”达达布声音嘶哑地喊叫着，“不过我们现在的情况糟透了！”

工程师现在已经完全失去了进食的欲望，比较轻全身上下的气囊都慢慢萎缩了下去，他的体能几乎已经完全耗尽。

“求求你们了！”达达布气喘吁吁地继续道，他的另一个储气罐内的甲烷也已经快被耗干了，“请快一点！”

“保持冷静！”那个声音又响了起来，“我们会立即将你们收容进巡洋舰的甲板！”

达达布竭尽全力保持着镇定，救生舱里的甲烷气体越来越稀薄，达达布的



呼吸也愈发急促起来。只有当肺部焦灼无比难受异常时达达布才敢戴上面罩奢侈地吸一口里面所剩无几的纯净甲烷。终于达达布支撑不住昏厥过去，等到他再次醒来时，发现自己已经躺在救生舱的地板上，而大量新鲜的甲烷则透过救生舱的输气管道源源不断地输送进来。

达达布突然觉得一阵辣辣的感觉从鼻孔里面蔓延开来，这甲烷闻着好像有那么一点不对劲，有一点苦苦的感觉。但是此刻达达布却觉得这简直是他长这么大以来所呼吸到的最新鲜香甜的甲烷极品。达达布高兴地哼唧着，扭过头来寻找着比较轻……他吃惊的看到已经浑身皱巴巴的工程师无力地瘫倒在救生舱的地板上。

我们现在已经位于巡洋舰内部了，达达布恍然大悟道，巡洋舰上的人工重力已经控制了整个救生舱！

突然，救生舱外壳响起一阵刺耳的刮擦声，好像有什么东西要打开舱门进入到救生舱内部。

“快停下！”达达布尖叫着阻止道。达达布刚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就腿一软重新一屁股坐回到地面。长时间在零重力的宇宙中航行已经让达达布的肌肉开始萎缩，咕噜人执事挣扎着爬到控制面板前。“不要打开舱门！”达达布喊道，猛的按下控制启动救生舱停滞立场的按钮。救生舱内部的空气压力马上增大了好多。他突然惊恐的意识到，刚才的那个按钮除了启动立场还有另外一个作用。

伴随着震耳欲聋的轰鸣，救生舱的推进器运转了起来，尖叫着沿巡洋舰的甲板开始了滑行。伴随着一声震耳欲聋的巨响，救生舱狠狠撞在了巡洋舰的舱壁上，地板上的三个异星人小盒子也被

重重地甩在控制面板上，其中的一个爆炸开来。

由于停滞立场的作用，达达布并没有感觉到舱外发生的爆炸和振动，但是他感觉到一阵烧灼的刺痛感从左臂传来，虽然停滞立场吸收了大部分由盒子爆炸而产生的碎片，但还是有一块高速旋转的碎片深深刺入了达达布左肩下的皮肤里。顾不上查看肩膀上的伤情是否严重，达达布抓住比较轻的触角，用尽全力将瘫软在地的工程师扶起，看到工程师原本应该又湿又冷的皮肤现在已经变得干燥无比，咕噜人感觉到事态发展已经十分不妙了。

达达布抱紧身体虚弱的工程师，比较轻的身体情况似乎有所好转，他身子下面的一个气囊已经重新开始慢慢膨胀起来，不过达达布心里清楚工程师现在的状况仍然是不容乐观，他腾出手来，按下了锁住舱门的按钮。

一阵沉重的脚步声在门外响起，达达布知道肯定有什么体型巨大的东西走到了救生舱外。

“哦，天哪，看在万能先知的份儿上！”一个洪亮的声音响起，“你们疯了吗？”

“我这么做也是因为别无选择了啊！”达达布反驳道。

那个东西在外面使劲敲击着舱门，“快从这里面给我出来！”震耳的声音再次响起。

达达布听出外面的那人正是刚才发现救生舱的巡洋舰艇员，达达布听着那家伙独有的语调，既不是豺狼人，也不是咕噜人或者是精英战士——更不可能是伟大的先知一族了，难道说，他们是……

“不，我不会出去的。”达达布壮起胆子回答道，他用颤巍巍的语调继续着，“我的工程师朋友现在情况十分凶险，我很抱歉，不过我必须要等一会才能打开舱门。”

如果麦卡布斯此时身处舰桥，那么他一定会第一时间知晓刚刚在巡洋舰机库甲板上发生的事故。但是他现在正位于迅疾移形号上的宴会大厅中，鬼面兽酋长才不希望在自己享受美食时被别人打扰，于是他切断了和舰桥所有的通讯联系。

麦卡布斯被选为鬼面兽酋长不可不谓是众望所归，他令人生畏的力量和无所畏惧的勇气都令他牢牢占据着鬼面兽老大的位置。无论从何种角度来观察，麦卡布斯都像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巨人，粗壮结实的大腿，孔武有力的臂膀，青筋毕露的硕壮肌肉，足足比最高大的精英战士还要高上整整一个头。强壮凶悍的外表足以让任何胆敢前来挑战的敌人都感到心惊胆颤。

麦卡布斯现在正做着一项怪模怪样的运动，他两腿深深分开，双臂抱在身后，稳稳地站在宴会大厅中央。一行汗水顺着他的鼻子慢慢流下来，他已经保持这个姿势很久了，全身连一块肌肉都没有颤动一下。

和鬼面兽酋长一起的还有其他八个男性鬼面兽，他们和酋长保持着同样的姿势，但和酋长镇定自若不同的是，他们每个人都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全身上下棕灰色的毛皮都已经被汗水所浸透。几乎所有八个鬼面兽都开始有点坚持不住，摇摇欲坠起来，更有几个已经颤抖着在大厅地板上来回挪动着发麻的腿脚了。

为了公平起见，麦卡布斯必须保证

每个鬼面兽在选拔中都一定要达到自己的身体极限。在迅疾移形号抵达常规空间前，鬼面兽酋长就把他们全部召集到了这里，虽然经过一系列细致的检查和探索，巡洋舰仅仅发现了一艘豺狼人救生艇，但是麦卡布斯仍然不敢有丝毫大意，他命令全体船员继续保持最高战斗警戒状态直到确定没有什么意外的惊喜在某个角落等待着他们。

这样的小心谨慎可不是鬼面兽一族的行事作风，但是酋长的无上权威使得所有下属不得不严格执行麦卡布斯的这个硬性规定。麦卡布斯的行事风格多多少少受到了宁静副首相的一些影响，同时麦卡布斯也宣誓誓死效忠宁静副首相的命令，正是因为宁静副首相力排众议力挺麦卡布斯，鬼面兽一族才有了今天的复兴辉煌。

当鬼面兽一族最初被星盟发现时，他们刚刚结束了一场血腥的部落战争，鬼面兽刚刚发展起来的工业文明几乎被这场部落间的大规模厮杀毁于一旦。战争结束后，鬼面兽一族慢慢开始重建社会，重新发展停滞已久的通讯科技以及火箭动力学技术。并努力发掘这些科技中所蕴含的战争潜力——就在这时，第一个伟大的先知传教士抵达了这个荒凉贫瘠的星球。

巨大沉重的双层气闸门在麦卡布斯面前缓缓打开，和那些支撑巡洋舰内部结构的联锁梁柱相同，气闸门同样由钢铁铸造而成，由于在冶炼过程中退火而使其表面裂痕四现。按照常理来说，这样的钢铁并不适合用来制造星盟战舰，即使是迅疾移形号这样的旧船也不应该装备这些粗制滥造的装备，虽然麦卡布斯已经竭尽全力来重新对巡洋舰进行一些修理和改造，但效果还是不怎么尽如人意。麦卡布斯抬头看了看门外，走廊里昏暗的燃油灯不住地闪烁着，在鬼面兽酋长的脸上投下一片忽明忽暗的淡黄色光芒。

六个咕噜人干事（注：此干事不同于达达布的执事官阶，干事即为巡洋舰上的普通船员官阶，而达达布的执事则为星盟传教关节，类似于传教士）摇摇晃晃地抬着一个巨大的木制浅盆走进门来，浅盆的直径足有两个咕噜人的身高那么宽。弧度微小的浅盆顶上只装着一样东西：一只油光发亮的烘烤荆棘怪。这只被烤熟了的畜生四肢张开，躺在浅盆正中央，巡洋舰上的咕噜人厨师们还细心地切掉了这家伙的脑袋和脖子（荆棘怪的头部和脖子处有大量有害的神经毒素），香喷喷的荆棘怪占据了浅盆绝大部分的地盘，甚至没有留下一点地方来放那些口味极佳的配料蘸酱——这些美味的佐料是由荆棘怪的内脏提炼加工而成的。

尽管香气扑鼻的烤荆棘兽已经让所有的鬼面兽肚子都打起鼓来，但他们还是一动不动地保持着训练的姿势。咕噜人干事们小心翼翼地将木盆放到大厅中央一个满是油污的石镶榉木架上，然后六个咕噜人一字排开，恭敬地朝着麦卡布斯深鞠一躬，然后轻手轻脚地退出门外。

“我们坚定忠诚的信仰永远不会改变。”麦卡布斯声音隆隆地说道，“我们对那些开拓神圣旅途的先人们的敬仰永远不会动摇！”

在由精英战士主导的星盟军队中出现一艘由鬼面兽控制的巡洋舰可谓十分罕见，不说别的，单凭麦卡布斯作为迅疾移形号巡洋舰的舰长，他就足以赢得下属们一致的尊敬。除此之外，麦卡布

斯对于先行者以及他们伟大朝圣之旅的坚定信任和无比忠诚的信仰也让他的鬼面兽下属们敬佩不已。

麦卡布斯终于起身走了过来，他来到石镶榉木架旁边：一个圆形的曼荼罗（佛教和印度教的坛场）边上，支撑曼荼罗边缘的是七个颜色各不相同的环状物体，每一个环状物体都由一种特殊的矿石所制成。每个圆环的中央都镌刻着先行者的浮雕标志。整个曼荼罗浮雕图阵看起来是那么神秘圣洁、不可侵犯。

鬼面兽酋长走到一个满是黑曜石碎片的圆环中，"放弃！"他嗓门低沉地说道。

"第一纪元！"旁边其他几个鬼面兽跟着说道，他们的牙齿上沾满了口水，"无知和恐惧！"

麦卡布斯沿着顺时针方向走到了第二个铁制圆环内，"争斗！"他声音坚决地继续着。

"第二纪元！战乱和死亡！"

身边的鬼面兽护卫们是由麦卡布斯亲自挑选的——他们每个人从小就生活在麦卡布斯的严格监管下，直到他们慢慢地长大成为勇猛无比的成年鬼面兽。尽管麦卡布斯一直认为一个合格称职的武士不仅仅需要在力量，速度和狡诈方面都要比常人更胜一筹（而恰巧鬼面兽酋长的下属们在这几个方面都极具天赋），他还是对自己亲自挑选的手下非常满意。

"和解！"麦卡布斯咆哮着，走进了下一个由光滑翡翠制成的圆环中。

"第三纪元！谦卑和情谊！"

尽管早已经饥肠辘辘，但还是没有一个鬼面兽护卫胆敢打扰酋长对于星盟纪元发展史的重新演绎，对即将开始的用餐进行祈福，同时感谢神明保佑他们平安完成了刚才的跃迁。要是换作一般的鬼面兽来参加这样的仪式，他们肯定早就在这眼前鲜甜诱人的美食前失去耐心，蠢蠢欲动起来。

"探索！"酋长低沉的说着，停在了一个由异质晶簇构成的圆环里。

"第四纪元！"鬼面兽护卫们齐声回答道，"怀疑和理解！"

"改变！"

"第五纪元！顺从和自由！"

"疑惑！"

"第六纪元！忠诚和耐心！"

终于，麦卡布斯来到了最后一个圆环之内——最后一个圆环由伟大先知们所无私赠送的先行者特殊合金薄片制成。对于那些虔诚的星盟信徒们来说，这片从某个神圣遗迹中得到的闪闪发光的先行者合金无疑是迅疾移形号上最珍贵、最圣洁的物品了。麦卡布斯小心翼翼地踏进圆环，以确保自己不会碰到那无比神圣的先行者合金。

"回收！"麦卡布斯充满敬畏地说出了最后一个词语。

"第七纪元！朝圣之旅和伟大救赎！"鬼面兽护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道，声音格外响亮。

七个不同的纪元，各自归属于七个不同的神圣环带，鬼面兽酋长沉思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伟大的光环和它那圣洁的净化之光。和其他星盟信徒一样，麦卡布斯也坚信总有一天先知们会发现这些神圣的环带并用它们开启那伟大的朝圣之旅——逃离那命中注定的最终毁灭，得到永恒的救赎。

但是现在，是时候让鬼面兽护卫们填饱他们的肚子了。

"向万能的神圣先知们致敬！"麦卡布斯吟咏着，"我们鬼面兽一族誓死

保卫伟大的先知领袖们！我们将尽己所能帮助先知们探索神圣的光环！"

麦卡布斯属下的侍卫们仍然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他们的衣服早已被汗水所浸透，散发出一股刺鼻的汗臭味，但是鬼面兽守卫们仍然一动不动地等待着——毫无怨言的等待着酋长先去挑选荆棘怪身上的肥美鲜肉。荆棘怪身上厚实的大腿根肉，鲜美的肋排肉以及短小的前腿肉的味道都绝佳一流，但是麦卡布斯却有着自己的特殊爱好——位于荆棘怪弓形背部突起的五根肉刺则是鬼面兽酋长的最爱。

烘烤的火候恰到好处，麦卡布斯只要轻轻拿捏一下荆棘怪背部的嫩肉就知道烤肉的味道到底如何，正当鬼面兽酋长抓起一根肉刺正准备放入口中大快朵颐的时候，腰带上的通讯器却不合时宜地"卡塔卡塔"震了起来，麦卡布斯把肉刺放下，接通了通讯器。

"什么事情？"麦卡布斯冲着通讯器喊道，尽量压制住心中汹涌澎湃的怒火。

"那艘遇难舰艇的救生舱已经在甲板上着陆了。"麦卡布斯的副手，迅疾移形号巡洋舰上的安全指挥官回答道。

"有没有发现什么遗迹在救生舱上？"

"我不太清楚。"

麦卡布斯把肉刺放到配料蘸酱里面，"你没有没有到里面检查一下？"

"救生舱里面的人拒绝从里面出来，他们也拒绝我们上去检查。"

麦卡布斯把满是蘸酱的肉刺放到鼻子前尽情地享受着香味，尽管不期而至的通讯让他原本旺盛的食欲大减，可他还是希望能够心无旁骛地享受眼前自己最爱的美味肉刺，"那就不用和他们废什么话了，随便找个什么办法把他们从里面揪出来就好。"

"现在甲板上的情况有点复杂。"安全指挥官的语气听起来既带着一丝兴奋又有一丝歉意，"我认为，酋长，您应该亲自过来看一下这里的状况。"

要是换作其他的鬼面兽下属们，麦卡布斯一定会毫不犹豫地将其臭骂一顿然后开始享用自己的美食。但是巡洋舰上的安全指挥官是麦卡布斯的侄子，血缘之亲不会撒谎，麦卡布斯清楚假如自己的侄子认为自己需要亲自去一下甲板，那么甲板上一定是发生了什么棘手的麻烦。麦卡布斯把肉刺放入口中，狠狠地咬了一口。麦卡布斯直接将这接近三分之一根肉刺咽下嘴去，然后将剩下的肉刺扔回浅盘之中。

"都去吃吧。"麦卡布斯对那些早就等不及的下属们说道，"不过都给我听好了，别把我选定的那份也一起吃掉了。"

麦卡布斯扯下身上的衣服，一把扔给了等待在厨房门口的咕噜人干事。同宴会大厅富丽堂皇的传统华丽装饰不同，巡洋舰上的走廊看起来则和一般星盟战舰相同，深蓝色的幽暗灯光映射在光滑圆顺的紫色墙壁上，显得神秘而令人神往。和其他星盟舰船惟一不同的是，迅疾移形号不论是外观还是内部结构都要更加破旧，四处可见的破烂墙壁，被烧焦发黑的天花板，闪烁不停的故障电灯。在走廊尽头的天花板上，一个破旧的输气管正源源不断地向外泄漏着一团团绿色的冷却剂。

麦卡布斯来到了反重力升降梯前，这家伙又不知道发生什么故障停止运转了。这还不要紧，关键在于自从麦卡布斯开始指挥这艘巡洋舰以来，它就从来

没有正常工作过，乱七八糟的故障总是接二连三地发生。升降梯的升降主轴贯通整艘巡洋舰，是各层甲板之间沟通交流最重要、同时也是最方便快捷的交通要道。但是控制反重力发生器的计算数据组却被精英战士从战舰上拆了下来，同时被一起拆掉的还有战舰上的等离子炮塔操控数据组以及其他一些先进设备的控制仪器。

这种大规模的拆卸行动只可能意味着一件事：那就是精英战士们并不信任突然崛起的鬼面兽一族，他们竭尽全力，用尽各种手段试图将鬼面兽对自己地位可能的威胁防范于未然，换句话说，要将鬼面兽这个不安定的事故因素扼杀在襁褓之中。

在就是否接纳鬼面兽进入星盟的问题上，精英战士和先知两族产生了巨大的分歧。一些精英战士指挥官直截了当地指出对于鬼面兽种种的不信任以及他们所掌握的一些证据，他们认为鬼面兽的入伙将导致精英和鬼面兽两族爆发不可调和的冲突。精英指挥官们认为占有和统治欲望极强的鬼面兽一旦加入星盟就会不择手段地企图登上权利的顶峰，同时还毫不避讳地指出，假如鬼面兽加入星盟，日后即使是最高议会的大主教也很有可能无法对他们进行有效的约束和管理，无论从何种角度来分析鬼面兽族群，他们都可以称得上不折不扣的“好战狂热分子”。精英指挥官们的反对意见在最高议会中引起了很大反响，最终议会决定有条件地准许鬼面兽加入星盟——鬼面兽在向议会证明他们完全的忠诚前不得使用任何星盟的先进科技物品。

为了我们种族未来万世的辉煌，麦卡布斯心里默想着，我们宁愿暂时舍弃那光荣的骄傲。鬼面兽酋长转过身去，他并没有按下召唤电梯的按钮，而是顺着升降轴上的梯子直接滑了下去。

和巡洋舰上的其他地方一样，就连升降轴上的梯子都是那么破烂不堪。年久失修加上少有使用使梯子的每节几乎都有不同程度的破损和毁坏，只有身体强壮、动作灵活的人才能安全迅速地使用梯子到达他们想去的地方。所以对于麦卡布斯来说，这些都是小意思，算不上什么大问题。

麦卡布斯曾经认为上下这些梯子对于那些背着大罐子的咕噜人们来说简直比登天还难，但是这些动作极为敏捷的小家伙们着实让酋长吃了一惊。麦卡布斯顺着梯子向下滑行的时候，一个同时在梯子上滑行的咕噜人眼疾手快地跳到了旁边的梯子上。从某种角度来说，这些梯子对于那些身手敏捷者简直比电梯还要好用，但是麦卡布斯心里也很清楚，这些梯子还意味着一件事情，那就是使用者地位上的卑微与下贱。

在正式接管迅疾移形号巡洋舰前，鬼面兽酋长接待了一个由精英战士组成的参观代表团，与其说这些精英登船是来参观，不如说他们是来监视鬼面兽们有无将巡洋舰上那些被禁止使用的先进装置修理复原。自从前来“参观”的两个精英指挥官和他们手下的希罗斯护卫们登上巡洋舰，他们就开始喋喋不休地叫嚷着迅疾移形号是多么地一无是处，这样毫无用武之地的破船根本没有必要再继续留在精英舰队等等。到了巡洋舰上的机库甲板上后，一个精英指挥官就对于甲板上狭小的空间抱怨起来——一艘巡洋舰的机库怎么会如此之小呢？这样寒碜的机库只能放下几架少得可怜的飞船，甚至连一艘稍微大点的运输舰都

挤不进来云云。

听着精英指挥官们喋喋不休，略带挑衅的抱怨，麦卡布斯只是谦逊地点头表示同意。接着一行人等来到了巡洋舰的升降轴旁，第二个精英指挥官又不失时机地嘟嘟起来，他自豪地夸耀着这种反重力升降装置早就在精英舰队中普及开来了，就连吨位最小的船只也都配备了这种规格的升降轴。第一个精英指挥官接过话茬，充满鄙视地看了一眼跟在自己身旁的鬼面兽随从们，然后慢慢侃侃而谈起来——像迅疾移形号这样什么都没有的破船只配被拉到训练场上作为活靶子来打——他甚至怀疑除了迅疾移形号之外还能不能从星盟舰队里找出一艘仍然在使用远古电梯的船只。

"实话说吧。"精英指挥官高傲地总结道，"我们的新朋友们是否能将这古董级的电梯开动起来还说不定呢。"

"您说得太对了，大人。"麦卡布斯紧接着回答道，"不瞒您说，这些电梯实在是太难以操控了，以我们鬼面兽一族的智商和能力来说，根本无法理解其中所包含的先进科技，所以我们不得不另想一个能够代替电梯帮助我们在巡洋舰中上下的办法。"

两个精英指挥官满腹狐疑地彼此交换了一下眼神，他们还没来得及问麦卡布斯没有电梯将如何继续对上层甲板的视察，鬼面兽酋长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顺着梯子爬了上去，留下两个目瞪口呆的精英指挥官傻傻地站在升降轴旁，惊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麦卡布斯一生中挫败过无数的敌人，但是少有几回能够像这次戏耍精英战士一样让他感到无比满足。精英战士的身体构造和鬼面兽大不相同——应该说和星盟中其他所有的双足行走种族都不同——他们的膝关节只能够向前弯曲，而不具备向后弯曲的能力。这种与众不同的关节构造当精英战士们在地面上运动时并不会对其产生什么不利的影响，但是却会在他们进行攀爬动作时造成不小的麻烦。当麦卡布斯带着那两个精英指挥官巡视完整艘巡洋舰后，那两个原本高傲无比的精英几乎被累趴了。气喘吁吁的精英指挥官在心里默默诅咒着，希望这艘该死的破船和那些愚蠢无知的野蛮人们早点滚出星盟领地，再也不要回来。

麦卡布斯想到这些就忍不住得意起来。尽管在一路攀爬的过程中升降管道中的许多地方都在闪烁着黄色的三角形符号——这些符号意味着船只的某些船体结构已经严重损坏，但是刚才重温着那美好的记忆，麦卡布斯现在的心情还是非常不错。当然，为了以防万一，他还是及早让手下封住了那些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舱室。

不过话说回来，麦卡布斯自己心里很清楚，最终那些精英战士们还是达到了自己的目的。自己手下的族人确实没有能力操控那些被拆掉的先进设备，事实上，他们费劲全力才能保证整艘战舰可以勉强运转下去。当年也曾经威风八面、威力无穷的战舰被那些该死的精英战士们东拆西卸一通后，可以说连宁静副首相手下的一艘普通勘测巡查船都比不上了。

鬼面兽酋长愉悦的心情一直保持到当他来到升降轴底端。当他刚刚走到通往机库的气闸门前时，一丝不祥的感觉涌上了麦卡布斯的心头，机库里现在被恐惧和不安的气氛所笼罩，他嗅到了一股死亡的气息。

当气闸门慢慢打开后，首先映入



麦卡布斯眼帘的是一道滑过大半个机库甲板的烧焦痕迹，在灼痕停止的地方歪七扭八地躺着至少一打兵蜂的尸体：这些大型的智能昆虫负责迅疾移形号上的船体维护工作。更多惊魂未定的兵蜂小心翼翼地躲在巡洋舰机库中的一艘幽魂运输舰上，它们闪闪发光的大眼睛死死地盯着造成自己同胞死伤惨重的罪魁祸首——一艘发了疯般在机库里横冲直撞的豺狼人救生舱。

死伤这么几个兵蜂在麦卡布斯看来根本算不上什么，在迅疾移形号搭载跃迁发生器的温暖甲板上至少滋生着一百多只鬼头鬼脑的兵蜂。巡洋舰上并没有搭载兵蜂的女皇，所以尽管他们不能在航行过程中进行繁殖，但是兵蜂的这点伤亡和机库里一艘幽魂运输舰的毁坏相比简直不值一提，幽魂运输舰的两个运兵室之间的驾驶舱恰好位于豺狼人救生舱的撞击路线上，在救生舱的猛烈撞击下，整艘幽魂运输舰被死死地挤在巡洋舰侧翼的能量护盾上。

眼前的这艘幽魂运输舰已经彻底报销了，那些兵蜂根本无法修复这种程度

的损伤。

麦卡布斯心中压抑已久的怒火顿时飙升起来，他大步穿过机库，走到等待在那艘受损救生舱旁边的侄子身边。这个年轻的鬼面兽看起来比自己的叔叔还要更加孔武有力，细长的黑色头发从头顶一直垂到了脚边。塔塔罗斯身上的服装和叔叔相比看起来显得更加高贵纯洁——他穿着一身圣洁的银白色战袍，而麦卡布斯的衣服上则是斑斑点点，不甚干净。假如单从服装上判断的话，外人一定会以为塔塔罗斯才是真正的鬼面兽酋长。

穿一身干净漂亮的衣服算得上哪门子本事，麦卡布斯心里不忿道，这小子要学的东西还多着呢。

"我很抱歉不得不在您就餐的时候打扰您，叔叔。"

"我的手下会看管住属于我的那份食物，"鬼面兽酋长盯着自己的侄子，"但我的耐心却保持不了多长时间，你到底想让我来看些什么东西？"

塔塔罗斯对着站在救生舱旁的麦卡布斯护卫队第十个也是最后一个名叫沃勒努斯的鬼面兽吆喝着下达了命令，这个身着暗褐色盔甲的护卫伸出拳头重重地捶击着救生舱的顶部舱门。没过多长时间，伴随着空气嘶嘶的外泄声，救生舱的舱门慢慢打开，一个咕噜人从里面慢慢探出头来。

"你的同伴现在好点了吗？"塔塔罗斯问道。

"他现在感觉好多了。"达达布回答道。

鬼面兽酋长不禁皱了皱眉头，难道刚才自己从那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咕噜人口气中听到了一丝固执的语调？这些胆小怕事的家伙什么时候竟然有了如此的勇气和胆量来挑战上级的权威？麦卡布斯上前一步，看清了咕噜人身上所穿的桔黄色束腰执事服。虽然这小家伙的官阶不高，但这身衣服至少意味着他的身分是一个正牌的议会传教代表。

"那还不赶快把它弄出来！"塔塔罗斯对着达达布咆哮道。要是换作一个低级鬼面兽肯定早就把眼前这个高傲自负的咕噜人碎尸万段了。但是麦卡布斯从自己侄子口气中嗅到的不是震怒，而是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和期待。

鬼面兽一族通过皮肤上裸露的腺体向外排出能够体现他们内心情感的气味信息素，当塔塔罗斯长大一些他才能学会如何收放自如地开关这些皮肤上的腺体，而现在，他身上的气味毫无疑问地表明，他发现救生舱里有什么令人激动的东西存在。直到咕噜人执事爬到舱外，站在舱门前伸手将躲藏在里面的工程师拉了上来，塔塔罗斯才恍然大悟过来。

在星盟中，先知一族负责对于先行者遗迹的探索和发掘工作，相对于星盟中的其他种族来说，先知们拥有可以从先行者遗迹中提取出能够供星盟使用的科技的伟大智慧，但是尽管如此，星盟中几乎所有人都知道假如缺少了工程师们的帮助，那么先知们的工作一定会事倍功半。这些貌不惊人的生物对于复杂的先行者科技具有超乎寻常的理解能力，同时麦卡布斯心里也很清楚，他们几乎能够修好他们所接触的所有东西，这就意味着……

麦卡布斯突然放声大笑起来，吓得那些躲藏在幽魂运输舰上的兵蜂一哄而散，慌忙飞入巡洋舰四通八达的管道系统当中。真是人算不如天算啊，那些精英战士做梦也不会想到会有一个工程

师加入到自己的巡洋舰中，他们把所有的一切都算计得井井有条，惟独没有下令禁止鬼面兽巡洋舰可以收容一个工程师！尽管让被救出的工程师去修复那些议会禁止使用的科技装备会给麦卡布斯和自己的下属带来很大的麻烦，但是假如仅仅让工程师去做一些“必要”的维护工作，就算是那些鸡蛋里面挑骨头的精英战士们也无话可说。

“这可真是我们伟大征途中一个令人惊喜的开门红啊！塔塔罗斯！”鬼面兽酋长激动地拍了拍自己侄子的肩膀，“跟我来！趁着那几个我的护卫队员还没有把香喷喷的烤肉吃光，让我们现在去宴会大厅好好享用一顿烤荆棘怪！”麦卡布斯扭头看着正在小心翼翼地将工程师转交给沃勒努斯的达达布，“假如那些臭小子们已经把我们的烤肉吃光，”麦卡布斯兴奋地继续道，“那我们就不得不让我们的新执事再为我们祈福一只荆棘怪哈！”

第十三章

丰饶星·2525年2月9日

埃弗里在一片广袤无际的成熟稻田中慢慢地向前挪动着身子，高高的碧绿秸秆和丰满的黄色谷粒在炎炎烈日下形成了一片天然的绝佳凉荫。即使穿着一层作战服，凉凉的土壤还是让埃弗里觉得很是惬意。埃弗里前些天刚把自己的军帽换成了一顶柔软的，宽边的大草帽，一条长长的帆布带从帽檐垂到了耳朵边。周围的麦田在轻巧优雅地随风起舞，一阵阵金黄色的波浪席卷而来——埃弗里在这波浪里尽量压低身子——他的伪装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

他的身后拖着一个大大的袋子——里面装着一把BR55型突击步枪，埃弗里把疣猪运兵车停到三公里外的丰饶星反应堆能量站，一路匍匐前进到了这里。一路上埃弗里时不时抬起头小心翼翼地张望着，寻找着欧·西格宁中校告诉他的那个被埋藏在地下的质量加速器。假如不是中校告诉埃弗里的话，他永远也不会想到这里竟然还藏着这么一个大家伙。为了避免质量加速器被异星人发现，麦克的君特机器人们忙活了好长时间——填埋土壤，将别处的稻谷挖出重新种在埋藏加速器的地方……它们的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

这段匍匐前进总共耗费了埃弗里大约两个小时的时间，不过埃弗里并太不在意速度的快慢，整个行动成败的关键就在于要神不知鬼不觉地靠近自己的目标——只是不要暴露自己就好，实际上，埃弗里在最后十分钟几乎没怎么动弹——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自己金黄色镜面的狙击透镜。

这些家伙都是从中校留给陆战队员们的武器装备中挑选出来的，和埃弗里背包里的BR55突击步枪一样，狙击透镜也是刚刚由军情局作战实验室制造出的一件原型新武器，埃弗里仔细地看着

透镜，镜面上链接卫星的定位系统已经确定了他在丰饶星上的具体位置——很好，离目标只剩下不到500米的距离了。

前面的麦田渐渐向下沉去，埃弗里心里清楚再往前面爬几米小麦也会变得稀疏，这会让他更加方便地窥测到新兵防御阵地的人员部署情况，同时也更加方便他和伯恩斯下士发动早已商量好的突袭。不过开阔的视野同样也给埃弗里造成了不小的麻烦，那些新兵蛋子们也会很轻易地发现并击中自己。思考再三，埃弗里决定暂时按兵不动，静观其变。

埃弗里慢慢摸向了身后的武器袋，从中掏出了他的BR55型突击步枪。自从在运输舰和异星人的那次遭遇战斗后，埃弗里就一直在要塞的射击场里调试校准这件武器，比较着它和新兵们的标准武器MA5突击步枪相比哪种用着更加顺手一些。BR55型突击步枪的设计灵感就是来自于MA5突击步枪，它们有很多地方都极其相似，同样的弹夹插入方式，位于扳机之后的枪托设计等等。但是BR55型突击步枪拥有一个独特的光学瞄准镜，同时其射出的子弹威力也更加强大——九点五毫米的穿甲弹头足以在相当远的距离之外干掉士兵一类的软目标，同时对轻型车辆等装甲目标也有着相当可观的杀伤力。综合来说，与其说BR55型突击步枪是一款突击步枪，不如说它各个方面都更像是一把狙击步枪更加合适。而且它也是欧·西格宁中校临别赠送装备中惟一具备狙击效用的武器，通过几天以来在射击场上的测试情况，埃弗里已经基本搞清了它的一些作战特点，拿它900米远的有效杀伤半径来说，就比MA5突击步枪强了不知多少倍。

埃弗里把中校留下的另外三支BR55型突击步枪中的一支奖励给了杰肯斯，伯恩斯中士自己留了一支，最后一支则被伯恩斯中士奖赏给了一个中年的秃头新兵克里斯勒。埃弗里曾经在一旁观察过杰肯斯和克里斯勒用BR55进行500米射击训练，训练效果简直棒极了，埃弗里希望——虽然在接下来的实兵对抗中可能对自己有点不利——他还是希望这两个小子能把这支武器的精准与威力发挥到极致。

假若只教他们练习开枪射击那该有多好啊。埃弗里皱了皱眉头，然后从背后黑色的尼龙弹药带中掏出一个弹夹轻轻推入了突击步枪，但是仅仅做到百发百中永远不能使你成为一名合格的杀手。真正激烈残酷的战斗总是这样：只有在被敌人发现并干掉自己之前抢先一步做掉对手的人才能活到最后。

埃弗里心里清楚那些异星人肯定明白这个道理，因为他身上的刚刚痊愈的伤疤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手下的那帮傻小子们可不会明白这一点。埃弗里、伯恩斯和庞德上尉都清楚必须尽快用一次实战教会他们这些道理，现在机会终于来了。

问题还在于对陆战队员们来说，异星人有着太多他们所不了解的地方，他们不得不为今后可能出现的一系列糟糕情况作出假设——不得不对己方和异星人的行动都做出一定程度的猜想——首先，假如民兵部队能够在防守中给予异星人有效的打击，异星人就不得不撤退以期待更大规模的援军；其次，绝大部分的战斗都将发生在地面上，陆战队员和他们手下的新兵将面临一场严峻的防守考验，假如时间足够充足的话，新兵们有可能通过足够的训练而具备一定程度的战斗力，然而最后的假设是——埃

弗里和伯恩斯都认为留给他们训练新兵的时间已经所剩无几了，所以二人一致认为，异星人很快就会卷土重来，在新兵们完成最基本的作战训练之前就有可能发动新的一轮袭击。

当然，庞德上尉和两名下士并没有将这些事情告诉给新兵，他们希望殖民地代表来访以及防范叛军袭击的这个谎言能继续维持下去，没有人想要欺骗蒙蔽自己的下属，但是为了让新兵们能够在异星人入侵丰饶星时掌握基本的战斗技术和隐蔽要领，这个谎就必须撒下去。

埃弗里听到远处引擎开动的轰鸣声，他抬头瞥了一眼天空，艾普森印第安星系的闪耀恒星在空中散发出炫目的光芒，即使戴着作战护目镜，埃弗里还是被强烈的阳光刺得眼睛生疼。埃弗里满意地笑了，他的计划终于见效了，那些守卫发电机组西区的新兵们也一定被同样的问题所困扰着——而且他们中没有人记得戴上自己的作战护目镜。这点小小的优势或多或少地弥补了埃弗里和伯恩斯在人数上同新兵们的巨大差距——一比三十六，但是埃弗里心里清楚，自己和伯恩斯仍有胜算。

"匍匐者，这里是潜伏者。"埃弗里轻轻透过嘴边的话筒说道，"准备完毕，让我们干掉那些笨蛋吧。"

那些新兵在被干掉的一霎那肯定也会学到很多有用的东西。

"闻起来味道不错嘛。"杰肯斯把头靠在手中BR55型突击步枪坚实的枪托上，瞥了一眼身旁的佛希尔，"你在吃什么？"

佛希尔面对着发电机组区惟一的大门，周围是足足三米高度的连锁防护铁丝网，严严实实地包裹着整个机组区。

他轻轻咬了一口手中的巧克力棒，"啊，香甜榛果味的巧克力。"他慢慢地咀嚼着嘴里的巧克力，眼睛始终死死地注视着瞄准镜，"想来一点吗？"

"给我来一块你还没有舔过的部分吧。"杰肯斯说道。

"哦，没有。"

"呃，那就算了。"

佛希尔抱歉地耸耸肩，把剩余的巧克力一股脑塞进了嘴巴。

现在挨饿全是因为自己一时激动犯傻了。杰肯斯有点懊恼地想着，他对于今天的实战演习实在是有点兴奋过头了，以至于早上在兵营食堂里几乎没有填饱自己的肚子。

实际上，杰肯斯可以肯定两个老奸巨猾的下士会趁着新兵们享用午餐的时候发动突然袭击，所以他也翘掉了午餐，专心致志地警戒着四周——让吃完了速食午餐却仍然意犹未尽的佛希尔去自己的食物中挑一点东西填填肚子。不幸的是，佛希尔毫不客气地吃光了所有的食物，现在只留下心烦意乱的杰肯斯在忍受着难捱的饥饿。

杰肯斯和佛希尔戴着和草绿色的战斗伪装服搭配得恰到好处的头盔，假如战斗发生在麦田之中，这身迷彩作战服将为杰肯斯他们提供绝佳的掩护，但是现在当他们两个身处发电机组区正中心的两层防卫高塔上时，这些作战服所能提供的掩护就因环境的限制而少之又少了，在两名新兵脚下几十米的地方安放着丰饶星的大型中央发电机组反应堆，麦克的数据核心也静静地躺在地下的某处。

杰肯斯的头盔通讯频道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尖锐刺耳的报警声。在庞德上尉



的提醒下，新兵们在发电组区四周插满了动作感应报警器，并把所有报警器都调到了最高灵敏状态，尽管这可以使新兵们“拒敌于千米之外”，但是这些过于“敏感”的东西还是给小伙子们带来了许多麻烦——一群嗡嗡乱叫的蜜蜂或是几只叽叽喳喳的八哥，而这次是一架路过的君特农业用机器人，都让警报器发疯似的狂叫起来——每一次突如其来的刺耳警报都让小伙子们无比紧张。

杰肯斯和佛希尔远远看到一架三角形骨架的窄翼君特药物播撒机器人从西边的麦田飞了过来。这些播撒机器人每天都穿行在麦田上空四处播撒杀菌药物和肥料，不过这次是它们第一次飞到距离发电机组区如此之近的地方。

伴随着君特机器人而来的是一长串铺天盖地的白色烟雾，十二名守卫西边防护铁丝网的二排布拉沃（注：此处原文为BRAVO，愿意为亡命徒，喝彩，同时可指人名布拉沃，在法语中BRAVO意为棒极了，太棒了，原文中伯恩斯的小队翻译为亡命徒小队，为避免重复，此处之后均已用布拉沃代替）小队（2/B小队）新兵跌跌撞撞地从烟雾中慌张跑出，他们死死地捂住口鼻，不住咳嗽着。杰肯

斯心里清楚这些农业药物不可能对人体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那些表情无比痛苦的二排新兵们只是借题发挥，想要发泄一下积聚已久的劳累和不满。

“现在几点钟了？”杰肯斯问道。

佛希尔抬头瞟了眼天边落日的余晖，“六点三十分，大概就是这个时间吧。”

太阳就快要落山了，杰肯斯心里暗暗想道：“这两个老头子的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怎么到现在还没有见到两个人的影子？”

这次实战演习的规则很简单，率先消灭对方半数以上兵力的一方即为本次演习的胜者。这意味着约翰逊和伯恩斯必须干掉三十六名以上的新兵，同时他们两人必须都幸存的情况下才算是取得胜利。虽然两名下士都是身经百战，勇猛善战，但是这样的比赛规则对他们来说仍然过于苛刻了些。根据杰肯斯和佛希尔的分析，两名下士应该会在新兵们做好防御准备前发动一场突如其来的袭击。因此在发现两名下士早已经将疣猪运兵车悄悄停在反应堆能量站门口后，新兵们迅速各就各位——每排分为三个小队——然后迅速冲到各自的警戒区域严阵以待随时可能到来的袭击。

杰肯斯，佛希尔和一排阿尔法（1/A）小队的其他新兵负责防御发电站的通讯联络塔，这个久经风霜的破旧建筑远远望去就像是一个巨大的生日蛋糕一样。同样是圆形结构，二楼的直径比一楼要稍微小些，楼顶是一连串犹如蜡烛般的航空及通讯线路——大多是麦克的微波激射器和其他通讯发射器的外接天线。这座通讯塔是发电站附近惟一的一座地上建筑——同样也是方圆数百里之内惟一的地上建筑。

杰肯斯和佛希尔顺着梯子爬上了小楼的二层，稳稳靠在了二楼楼边的栏杆上——这里可是楼上最佳的狙击地点。尽管这样有点守株待兔，丧失了机动作战的灵活性，不过牢靠的BR55型突击步枪在杰肯斯手中还是足以让任何胆敢靠近发电站周围的目标都有去无回。看到两名下士开着疣猪运兵车沿着发电站旁的铺砌小道慢慢向南驶去，杰肯斯立即提高了警惕，他紧紧抓住突击步枪的枪托，并拉开了枪栓。他把射击模式调为了单发模式，手指紧紧扣在扳机上，然而……没有任何的不对劲，只有头顶上炽热的太阳仍然在不知疲倦地炙烤着自己。

新兵们的牢骚和抱怨慢慢变成了对这次演习真是目的的质疑，难道这次表面上像模像样的演习就是为了检测一下新兵们到底能在炎炎烈日下坚持多长时间吗？

一个说话一向喜欢直来直去的新兵说出了大家的心声：“也许约翰逊和伯恩斯下士已经躲到奥特加德的某个小酒馆里吹着冷气、喝着小酒正在逍遥自在呢！”这个名叫欧斯姆的大胖子绘声绘色的描述着，“他们根本不用担心演习的事情，根本不用他们出手，头上那白花花的可爱太阳就会把我们都烤熟啦！”

希利医疗官不止一次地提醒他们尽量避免不必要的聊天闲扯，炽热的天气已经够要命的了，假如这时再口干舌燥的话会让新兵们更加难熬的。庞德上尉把疣猪停在了发电站门口一顶临时搭建的医疗帐篷前，上尉惬意地坐在疣猪的位子上，安静地享受着自己的最爱——甜心威廉牌香烟，慢慢吞吐着烟圈。

“现在要是有一杯冰啤酒那该有多

好啊！”听着慢慢远去的君特机器飞机引擎声逐渐暗淡了下去，杰肯斯喃喃道。

尽管整整一天杰肯斯都守在楼上没怎么动弹，汗水还是把他的衣服浸泡得像是刚从水里捞出来一样。看着脚下歪七扭八地躺着被自己和佛希尔喝光的十几瓶水，杰肯斯还是感觉自己此刻焦渴无比。

“快看那个大块头！”佛希尔懒洋洋地把瞄准镜指向了东边，“又慢悠悠地开过来了。”

杰肯斯随着佛希尔的目光扭过头去，一个只能用“庞大”形容的君特机器人闯入了他的眼帘，这台巨大机器的身上遍布着紫色条纹的涂装，六个大得惊人的轮子轰隆隆地碾压过来，所到之处的麦子都被它一股脑地吸进了肚子。尽管这个大家伙离发电站组区还有一公里远的距离，杰肯斯还是可以清楚地听到它那三千马力的酒精电力发动机那低沉的怒吼声。

这位大朋友和它身旁的几个辅助机器人整整一天都在来来回回地运作着，乐此不疲地收割着东面一望无际的麦田。当它行驶到靠近发电机组区的地方时，新兵们脚下的地面都战栗起来——一开始好些新兵都被它那排山倒海的气势所镇住了，虽然几乎所有新兵都很熟悉君特机器人，但当一个五十米高，将近一百五十米长的大家伙出现在自己眼前时，新兵们还是不禁为之一怔——尽管每个人都清楚它是由聪明的麦克所控制的，但是看着它逐渐地朝自己的方向碾压过来，几乎所有人都产生了一股强烈的“逃生”欲望。

但是现在，君特机器人专注处理着眼前的麦田，杰肯斯透过瞄准镜观察着君特将麦子收割到了自己的大肚子里。

“看吧，我说得一点都没错，那个大家伙有三个小助手和它一起干活呢。”佛希尔继续着之前和杰肯斯的争辩。

“才不是！”杰肯斯反驳道，“看到旁边的无盖货车了吗？”

佛希尔端起步枪透过瞄准镜仔细朝杰肯斯所指的方向观望，确实有一辆尖角型的金属货运小车跟在君特机器人的屁股后面。

“那辆车子在大君特的后面收集稻谷呢。”

“那又怎么样了？”

“所以是有四个小家伙帮助我们的大朋友来收割麦子！四个勤劳的小朋友！不是三个！”

佛希尔叹了口气，不得不认输：“也许我们家的老式君特机器人工作组该被送去升级了吧。”

听到佛希尔的感慨，杰肯斯顿时感到语塞。他忘记了佛希尔来自一个并不怎么富裕的家庭，佛希尔的父母只拥有少得可怜的土地，而且每年他们家的大豆销量都不乐观，和杰肯斯家的小麦以及其他粮食的畅销比起来相差甚远。自从佛希尔记事起一直到他参军，他们家一直都在使用那破旧的双君特机器人工作组帮助打理农活。

“君特机器人的引擎总是贵得要命。”杰肯斯继续道，远远望着那辆无盖货车载着货物疾驰驶向麦田另一端的一个磁悬浮列车站，“除非你能够……”

“嗨，我们有伴儿了。”佛希尔突然绷紧了端枪的手臂，“快看高速公路上！”

杰肯斯赶忙向公路的南边望去，一辆绿白相间的出租车朝发电机组区疾驰

而来，然后一眨眼就消失在高速公路交流道口的地方。

“会不会是约翰逊他们两个？”佛希尔问道。

“我不清楚。”杰肯斯咽了下口水，“不过我们最好还是提醒下面的弟兄们小心一点。”

“所有小队注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发现了一辆可疑车辆！”

“你不会是在耍我们吧，佛希尔？”斯特森在通讯频道里抱怨道，伯恩斯已经任命这个黑头发治安官作为2/A小队的队长，并分派他和他的小队负责区组大门的防御任务，“你和杰肯斯不会是被太阳晒晕了在说胡话吧？”

“不信你自己去看看！”杰肯斯反驳道，发电机区组门前的公路平平直直，即使没有望远镜或者是瞄准镜，还是可以轻易看到那辆在金黄色麦田中行驶的扎眼出租车。

“都给我提高警惕！”斯特森朝手下的新兵们怒吼道，他一个箭步冲到了大门旁边的沙袋后面，“达斯！快过来！我需要你们小队的掩护！”

杰肯斯听到自己脚下的一层小楼传来了一阵骚动，1/A的新兵们从里面蜂拥而出。

“动作快点，弟兄们！”达斯大声催促着，这个稍微有点发福的大个子中年男子就是1/A小队的队长，达斯在参军之前曾经做过一段时间的磁悬浮列车维护技师。

“拿好自己的家伙，都给我做好战斗准备！”达斯喊道。

“我的天啊！我的枪！”欧西姆突然哀鸣起来，“它上不了弹了！”

一旦欧西姆紧张起来，他的声音就会变得像小孩子一样颤颤微微，通常杰肯斯听到欧西姆发颤的哼唧总忍不住要偷偷发笑，但是这次他却一点都高兴不起来。

“把弹夹抽出来再慢慢推进去试试，”达斯跑到欧西姆身边，“慢一点，稍微用力一点，试试看！”

杰肯斯听到弹夹嵌入步枪清脆的金属结合声——然后欧西姆的枪顺利地射出了子弹。

“抱歉，达斯。”

“没什么，不过不要紧张，放松点，集中你的精力。”达斯是三个孩子的父亲——一个儿子，两个女儿，他的语调听起来总是那么耐心严谨，掷地有声。

“在一排的弟兄们射击之前包围那辆该死的车子！”斯特森咆哮道，这个平时就不怎么安分的治安官自从在角力棒大赛中被击败后就开始变本加厉地同一排的新兵作对，杰肯斯心里清楚斯特森的言外之意——有了自己的士兵作为人肉屏障堵在出租车前，那些1/A的小子们才不敢贸然射击抢功劳呢。

达斯则在通讯频道里温和地回答道：“放心去干你自己的活吧，斯特森，其他的事不用你操心，我们自会处理的。”

斯特森端着自己的MA5步枪堵到了门口，他高高举起左手示意车子立即停止前进。出租车顺从地减速并停在距离斯特森大约二十米开外的地方，引擎盖上还不断地冒出一股股白烟，所有人都死死地盯着这位不速之客。

“立即从车里滚出来！快！”斯特森吼叫着，枪口直直地对着车子的挡风玻璃。

但是出租车里面没有任何动静，车门依然紧闭。杰肯斯感觉到自己的心怦

怦直跳，他扭头对佛希尔低语道，“热成像仪上是什么反应？”

杰肯斯希望佛希尔枪上更加先进的观察瞄准镜可以判断出这辆小车里是否躲藏着两个不怀好意的下士。

“无法判断。”佛希尔无奈地回答道，“成像仪上白花花的一片，车子现在的温度很高，从热成像仪上什么都看不出来。”

“第一小队！”斯特森吼道，“过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人藏在里面！”

四名新兵从沙包对面新挖的战壕里跑了出来，他们小心翼翼地穿过大门，手中的MA5步枪一刻不停地瞄准着出租车，然后迅速包围了车子。

“波蒂克！”斯特森对其中的一名新兵命令道，“砸开这该死的车门！”

杰肯斯深深吸了口气，尽量稳稳地托住步枪，他一直将瞄准镜的十字准星停留在他认为司机可能会伸出脑袋的地方，不知为什么，此刻杰肯斯脑子里总是浮现出伯恩斯下士那张阴笑的老脸。波蒂克悄悄绕到了后车门的旁边，正当他准备一把拉开车门时，出租车们却自动打开了。波蒂克猛地向后一退，但还是被淹没在从出租车内爆发出来的一大团爆炸性蒸汽中。波蒂克踉踉跄跄地从烟雾中退了出来，呻吟着倒在了地上。出租车旁边的另外两名新兵也遭遇到了和波蒂克相同的命运，他们每个人身上都沾满了爆炸溅射出来的亮红色液体，跌跌撞撞地趴在地上。

“双刃大砍刀！”惟一幸存的一名新兵喃喃道，他连滚带爬的从出租车旁逃了回来。

“撤退！全都给我撤回来！”斯特森朝着其他新兵怒吼道，他架起那个从车边爬回的腿部受伤的新兵，和他一起退到了大门内的沙袋后面。斯特森朝着小车的挡风玻璃猛射一番，将整块玻璃染的通红——和在波蒂克他们几个身上流淌的液体一模一样。

为了满足训练要求，每名新兵的MA5步枪里配备的都是TTR弹（战术训练弹，Tactical Training Rounds），这种子弹的弹壳是由一种特殊的塑料聚合体制成，可以保证子弹的初始射击速度和射击轨道精确度同实战用弹药完全相同，但是和那些杀伤力极强的实弹相比，战术训练弹中还含有一种特殊的聚性熔丝，可以在弹头击中目标时将其融化，从而将子弹内灌注的红色液体喷溅到着弹点周围十厘米远的地方。

这些小东西虽然没有什么杀伤力但是用在演戏中还是绰绰有余的，杰肯斯提醒着自己，战术训练弹内灌注的红色液体是一种效力强大的神经麻醉剂，可以通过皮肤接触直接渗入到目标的体内。同时这种液体内含有的某种特殊物质还会同作战服上的纳米纤维发生反应，使作战服变得沉重僵硬起来——这让战斗变得更加困难艰巨。总而言之，被战术训练弹射中就意味着你要趴在自己“阵亡”的地方好好睡上一觉了。四肢被战术训练弹击中并不会对接下来的战斗产生太大的影响，但如果胸部或者是其他一些重要部位连续被战术训练弹招呼，那你可就实实在在地“完蛋”了，整件作战服都会变得无比僵硬，里面的人根本无法动弹。而波蒂克和其他两名新兵就是被车内安放的“双刃大砍刀模拟爆炸器”击中了要害。那个罪魁祸首——新兵们口中的“双刃大砍刀”就被安放在出租车的车门内部，而现在则隐藏在自己喷射出的二氧化碳气体当中。

“停止射击！”希利朝着门口的新兵们喊道，他拿着急救包跑了出去。地上的几名新兵都“伤”得不轻，浑身硬邦邦地躺在地上。

“他的情况怎么样，医护兵？”庞德上尉从疣猪运兵车上下来，指着地上的波蒂克问道。

希利从急救包里掏出一个蓝色的金属棒，然后用它来回擦拭着波蒂克的腹部。金属棒内的电子系统解开了波蒂克作战服内纳米纤维的自动锁定，波蒂克顿时觉得舒服了很多。希利把波蒂克拖到了出租车边，让他倚靠着前轮休息。

“放心吧上尉，他会活下来的。”希利不无讽刺地挖苦道，他拍了拍波蒂克的肩膀，把地上的MA5步枪放回到他的大腿上，然后又去帮助剩余两个“身负重伤”的新兵了。

杰肯斯吁了口气，他心里清楚地上的三个兄弟不会有什么大碍——演习结束后他们就可以像平常一样活蹦乱跳了。但是这样的袭击还是给予了杰肯斯极大的震撼，刚才的袭击看起来是如此真实，假如刚才的出租车里装的是货真价实的叛军烈性炸药，那么后果将不堪设想。他刚要把充斥在自己脑海中的这一幕可怕景象告诉给佛希尔，突然听到了1/B小队队长安德森慌张的喊叫：“快看那个君特机器人，他妈的它怎么朝我们这里冲过来了？”

杰肯斯朝喊声传来的方向望过去，安德森和小队的其他人慌不择路地从铁丝网边撤了回来。那个巨大的君特机器人明显偏离了自己的作业路线，直朝发电机组区冲了过来。君特机器人一头把铁丝网撞了个稀巴烂，然后继续没头没脑地向前冲。然而，被撞烂的钢铁护栏和电镀网面卷住了君特机器人的一对前轮——这个巨大的怪兽终于停了下来，不过它的一半身子已经冲入发电机组内部，而另一半留在了外面。

几乎与此同时，君特机器人被一阵铺天盖地的战术训练弹所覆盖。虽然新兵们根本就没有看到两名下士的影子，但是本能的恐惧还是让他们对眼前的这个大块头狂射起来，每个人的手指仿佛都被施了魔咒一般紧紧扣着步枪的扳机。新兵们尽情朝君特机器人倾泻着弹雨，几乎没有人注意到一个小小的手雷划过一道优美的弧线落到了发电机组区通讯塔的旁边。

“快趴下！”达斯吼叫着。但是已经太迟了，杰肯斯甚至还没来得及把脑袋缩回二楼的平台，后面手榴弹就爆炸了。红色的战术训练液体弹药四散飞溅，杰肯斯已经明白了楼下1/A小队队员们的命运，而欧西姆的哀嚎则证实了他的想法。

“他们干掉了达斯！”欧西姆痛苦地叫着，“我也被击中了！”

冒着被暴露干掉的危险，杰肯斯从二楼的掩体里探出头来观察一楼的情况。达斯和绝大部分1/A的新兵已经倒在地上不省人事，只有欧西姆的情况看起来要好些，他躺在地上浑身发抖，双手紧紧扣住自己的头盔，他甚至没有注意到腿部的疼痛和麻木是因为另一名新兵在刚才的爆炸中被掀翻冲撞到了自己而造成的。

“你没有什么大碍，欧西姆！”剩余的新兵们更加歇斯底里地盲目射击着，杰肯斯拼尽全力想要压过MA5步枪的怒吼，“快起来回到……”

突然一连串步枪的三点射击中了一楼的墙壁，差点就打中杰肯斯的脑袋。

“是伯恩斯！我们的混蛋下士原来

躲在君特机器人身上！”佛希尔喊道。

假如此时杰肯斯选择重新爬回自己位于二楼的掩体后面，那么他很可能会被伯恩斯射成马蜂窝。这时一股莫名的冲动，或者说是本能更加贴切一些，让杰肯斯举起手中的步枪——瞄准躲在君特机器人一二两节身子中间的伯恩斯射击起来。即使他没能射中伯恩斯，至少能迫使下士不得不重新寻找新的掩体，从而为地面上的兄弟们赢得一点喘息的时间，伯恩斯开始顺着机器人身上的梯子向君特机器人的屁股后面撤退。

“我发现伯恩斯了！”杰肯斯吼道，他把自己的步枪拨到了半自动射击模式。但是他的一连串射击只是让下士更加迅速地滑下梯子，伯恩斯甚至连脚都没有碰梯子一下就灵活地滑到了地面。他刚一着地就一下滚到了君特机器人硕大的轮子中间，那里的掩护简直可以用完美来形容，无论是楼上的杰肯斯还是地上的安德森和斯特森，几乎没有人可以对下士造成什么实质性的威胁。

“去你娘的什么发现。”2/A小队的队长躲开伯恩斯的一连串扫射，“克里斯里！”斯特森命令道，“快点给我滚过来！”

杰肯斯紧紧咬着牙，他对于斯特森在如此环境下还不放干净自己的嘴巴感到很厌恶，同时克里斯里和他的观察员负责防卫发电机组去北面的一个一层小平房，假如他们也被调来这里夹击伯恩斯，那就没有人负责背面的防御及预警，也就是说，杰肯斯他们的屁股就毫无防备地暴露了出来。

“我已经发现伯恩斯了，我们可以干掉他！”杰肯斯反驳道，朝着伯恩斯藏身的地方试探性地开了一枪。

“闭上你的臭嘴，杰肯斯！”斯特森怒吼道，“克里斯里，快回答我，你他妈的在干什么？”

但是二排的狙击手仍然没有回答斯特森的命令。

“佛希尔，检查一下小队通讯器的生命检测装置！”每一名新兵的通讯设备中都配备有一个可以实时监控本人生理状况的监测器，如果小队中有一名士兵阵亡或者受伤，那么通讯器会立即将其异常的生理状况上传到小队通讯频道的生理总监栏中。

“克里斯里被干掉了！”佛希尔回答道，他的声音里满是恐惧和震惊，“一排C小队的所有人都被干掉了！”

“你说什么？”

“我们被派去防御西边区域的弟兄们全都被干掉了！”

杰肯斯看到伯恩斯猛地探出头来用一阵短促的连射放倒了一个1/A的新兵。假如情况已经到了如此糟糕的地步，那么我们已经损失了大约30个弟兄。杰肯斯冷静地分析着眼下的战局。

他朝着君特的轮子开了几枪，然后猛地翻滚到掩体之后，杰肯斯一边换弹夹，一边在通讯频道里急促的说道：“斯特森，我们现在必须立即撤退！”

“去你娘的撤退！”斯特森咒骂着，然后在通讯频道里对负责守卫发电机组区东北角的2/C小队队长命令道，“哈贝尔！赶快回防西边！约翰逊那个老滑头就交给你来处理了！”

听到斯特森喊道约翰逊的名字时，杰肯斯的胃部好像被什么东西揪住了一样剧痛起来。自己和其他新兵们整整一天都在不停地抱怨着天气的炎热，根本没有注意到自己已经落入两名下士精心设计好的圈套之中。现在伯恩斯稳稳守住了发电站组区大门的一边，而约翰逊

又在另一边咄咄逼人地发动着攻势，新兵们已经变成了名副其实的瓮中之鳖，被两名下士悉数歼灭看起来仅仅是时间上的问题而已。

“欧西姆？”杰肯斯小心翼翼地问道，“你还在吗？”

“嗯……是的！”

“你那里的射击位置非常不错，试着看能不能给我们敬爱的伯恩斯下士来一点儿惊喜。”

“但是……”

“没事，尽管试试吧，欧西姆！”

杰肯斯轻轻拍了佛希尔的肩膀，两个人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杰肯斯迅速明白了佛希尔的意图原来和他一样。当你身陷重围之时，杀开一条血路才是惟一的选择。

“斯特森。”杰肯斯深深吸了口气，“一排狙击小组准备出击。”

埃弗里从麦田隆起的小坡上向下望去，整个发电机组区尽收眼底。干掉克里斯里和他的观察员可谓是轻松至极，但是埃弗里并没有贸然行动，他一直耐心等到伯恩斯用君特机器人突破铁丝网，所有新兵的注意力都被吸引过去时才开始突袭——精准的两连射一瞬间就干掉了两名傻乎乎的新兵，他们头盔的微型计算机数据组立刻判定二人遭受了“致命”的枪伤从而完全锁定了纳米纤维作战服。此时大门那里乱糟糟的枪声早已炸开了锅，埃弗里很是自信那些慌忙射击君特机器人的傻小子们才不会注意到自己的后院已经着火了。

埃弗里同时有理由相信那些新兵也不会注意到动作感应器上的异常反应——君特机器人刚刚在这个区域播撒过一次药物，那些一整天都被蜜蜂什么来回骚扰的新兵才不会理会动作感应器的又一次报警。埃弗里身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白色农药粉末，他从隐藏的麦田里慢慢起身，样子滑稽极了，就像是某个捣蛋鬼闲得无聊往自己头上倒了一袋面粉一样全身白刷刷的。埃弗里继续自己的行动，他计划在防守西区的新兵将注意力从伯恩斯身上收回之前干掉他们所有人。

埃弗里端着步枪从麦田小坡上跑了下来，一下放低了枪口，他突然记起这是自投石机行动以来自己第一次朝着人类目标开火。毫无疑问，虽然这次只是演习而已，和实战要相差甚远。埃弗里很奇怪自己为什么仍如此轻松，没有任何心理负担，甚至是机械地将一个人放入自己的准星然后毫不犹豫地开火将其干掉。他不知道此刻面对自己依然娴熟的杀敌技巧究竟是幸运还是不幸，于是埃弗里顿了一下，努力把这些念头从脑袋里面赶跑，现在他所要做的就是专心教会他的士兵们如何战斗，如何充满信心毫不犹豫地面对困难和挑战。异星人即将到来，一场大战也许在所难免，新兵们必须在他的教导下努力训练，只有这样才能保护脚下美丽的丰饶星，才能保护身后三十万的丰饶星民众，才能赢得最终的胜利。

埃弗里听到发电机组对面一声手雷爆炸的轰鸣，声音之大甚至比伯恩斯安放在出租车里的双刃大砍刀还要生猛。那辆小车其实是由麦克控制开往发电机组大门的，人工智能似乎很开心能够帮助新兵们进行他们的训练——不仅如此，利用君特机器人工作组吸引新兵注意力的妙招也是由麦克提供给埃弗里和伯恩斯的。埃弗里心里清楚，除了自己、伯恩斯和欧·西格宁中校之外，麦

克心里也一定很清楚那些埋藏在组区地底的发电反应堆对于丰饶星的重要性，任何企图入侵丰饶星的敌对力量都会将其列入最优先打击的名单之内。

埃弗里没有隔着铁丝围栏向里面射击，那些碍事的家伙很有可能挡住自己的子弹。埃弗里心里清楚那些新兵蛋子和自己一样同样无法透过栏杆对自己进行有威胁的射击拦截，所以他加快了脚步，一下跃到了铁丝围栏跟前掩护了起来。

几乎与此同时，1/C小队的维克听到了埃弗里与铁丝围栏碰撞所发出的一丁点响声，于是迅速转过头来。他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浑身白乎乎的"幽灵埃弗里"犹如从天而降般出现在了自己跟前，还没等维克来得及躲避，埃弗里举起步枪一个两连发正中维克的胸部干掉了他。

维克"临死"之前的惨叫甚至盖过了组区另一边热闹的枪声，1/C小队剩下的三名新兵也扭过头来，但是埃弗里没有给他们留下什么反击的机会，他把突击步枪调到了全自动射击模式从左至右一阵扫射干掉了这三个倒霉蛋。当最后一名新兵跌倒在地上时，埃弗里检查了一下瞄准镜旁显示的剩余弹量——好险，只剩下了三发子弹。还没等他重新装上一个新的弹夹，一连串的战术训练弹从东边呼啸而来。

2/C小队的新兵们从反应堆通讯塔的后面慌慌张张地绕了过来，假如刚才他们能够多瞄准那么一会儿再开枪的话，埃弗里说不定也已经"光荣牺牲"了。但是他们的急躁和毛糙断送了这个绝佳的偷袭时机，埃弗里猛地向左翻滚着，一下子躲进了通讯塔的阴影里，当2/C的新兵们从另一边绕过来时，埃弗里已经重装完毕，他抬手就射，一下子就搞定了两名新兵，其他人则不得不躲到通讯塔后面，慌忙商量着如何才能包抄并干掉眼前这个难缠的下士。

"1/C小队已经被我团灭啦。"埃弗里透过通讯频道向伯恩斯报喜，"我现在准备送你的2/C小队和他们一起上路。"

"我刚刚把你的1/A小队轰至渣。"伯恩斯也不甘示弱，他顿了一下，躲过几颗飞来的子弹后继续道，"不过还有几个小混蛋从塔的二楼不断给我增添麻烦。"

"哦，那一定是我的狙击手啦。"

"那又怎么样了？"

"唔，你的已经被我送走了。"

"哈，那过来帮我把这两个也一起送走和我的狙击手路上作伴，如何？"

"等着瞧好吧。"

埃弗里把步枪对准2/C小队剩余几个人躲藏的地方，防止他们突然现身打自己一个措手不及，他一路小跑来到通讯塔旁边的梯子，然后顺着它爬上了一楼楼顶。刚跑上楼顶，埃弗里就察觉到右边有动静，他猛地侧过身子，躲过了佛希尔的一串连射。

没有丝毫的犹豫，埃弗里抽出身上的M6手枪，赶在佛希尔再次偷袭前一阵猛射，一发战术训练弹正中佛希尔的腹部，还有两发击中了他的胸部，佛希尔蹒跚着倒在了地上。

埃弗里满意地看着佛希尔倒在地上，然后爬上通往二层的梯子。还没往上爬几步，埃弗里就感觉到右腿好像被三个热乎乎的东西穿透了一般引发了钻心的疼痛，在肾上腺素的疾速分泌下，埃弗里扭过行将"完蛋"的右腿开始还击，杰肯斯则迅速退回到二楼的墙后。

原来这小子从二层的另一端跳下来等着我向上爬时来偷袭我啊，埃弗里暗

暗想到，不赖的计划。埃弗里苦笑着躲到了墙后，与其困守在一场必败无疑的阵地战中，杰肯斯和佛希尔选择了主动出击奋力一搏，不论最终这个大胆的计划是否成功，埃弗里都很欣赏他们的果敢和勇气。埃弗里掏出M6手枪，扔掉了刚才用过一半的弹夹，重新换上了一个新的，然后从墙后弹出了身子。

正当杰肯斯出现在手枪的准星中，而埃弗里行将扣动扳机之时，庞德上尉洪亮的声音出现在了通讯频道里：“停火，好了都快停火！”

在这一瞬间埃弗里和杰肯斯都怔住了，他们互相瞄准着对方，手指紧紧地扣着扳机。

“我干掉他了？”欧西姆突然大叫起来，抑制不住内心的狂喜，“我干掉伯恩斯了！”

“伯恩斯下士，你被“击毙”了”，庞德确认道，“好了，最终比分是三十四比一！恭喜我们的新兵取得了本次对抗赛的最终胜利！”

一阵震耳欲聋的欢呼声瞬间淹没了通讯频道。

“妈的，这些是击中那些狗娘养的轮胎然后溅到我身上的！”伯恩斯下士在和埃弗里的私人通讯频道里咒骂着，“这些该死的狗屁战术训练鸟蛋……”

然后伯恩斯打开了公开通讯频道，“希利？快他妈把我这被锁住的该死衣服用你的医疗棒恢复原样！”

埃弗里放下手枪坐到了墙边，散发着红色光晕的落日缓缓落入地平线之下，眼前一望无际的麦田都笼罩在金色的落日余晖下。

杰肯斯咧开嘴笑了：“好险啊下士，就差那么一点，我们就输掉了比赛。”

“是啊，就差那么一点儿。”埃弗里也笑了，不仅仅是出于礼貌，更是因为这些新兵在第一次实战演习中发挥得如此出色。他们根本不知道老奸巨猾的埃弗里和伯恩斯将会采取什么阴险的战术来对付自己，然而杰肯斯和佛希尔的优异表现给予了埃弗里无限的希望——时间充足的话，自己一定能够将这些新兵培养成为真正勇猛无畏，百战不屈的战士。

“下士？”庞德的声音噼里啪啦地从埃弗里的耳机里响起，完全没有了刚才愉悦的祝贺语调：“我们刚刚从丰饶星DCS代表那里接到了通知。”

埃弗里读出了庞德的言外之意，丰饶星DCS代表指的就是欧·西格宁中校，于是他直起身子紧张地等待着下文。

“还记得我们要去迎接的殖民地权力机构代表团吗？”庞德继续道，“它们来了，它们搭乘着一艘更大、更豪华的船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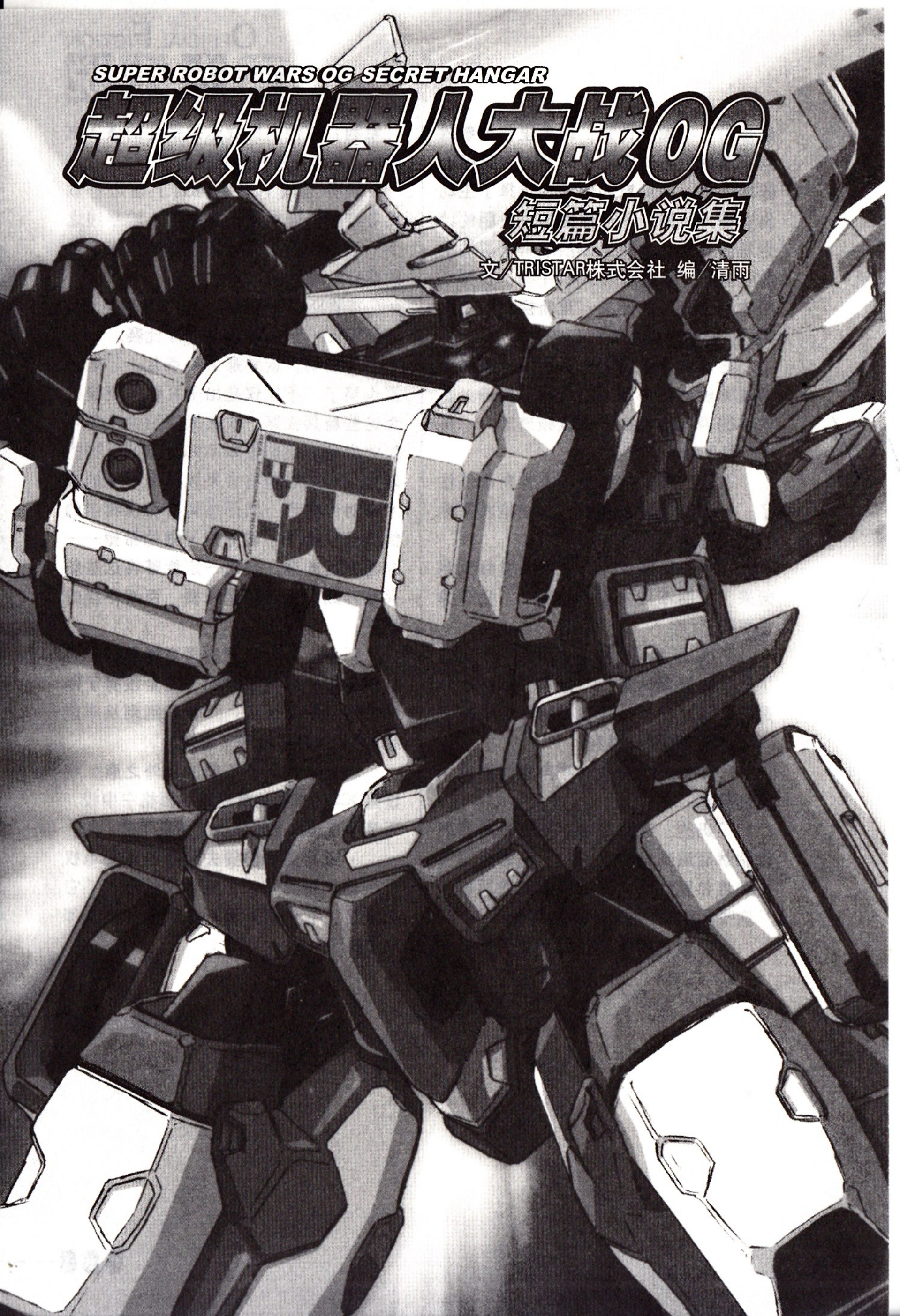
（未完待续）

SUPER ROBOT WARS OG SECRET HANGAR

超级机器人大战OG

短篇小说集

文／TRISTAR株式会社 编／清雨



turn.7

“前往未曾见过的天空” POWER OF FRONTTIER

出场人物



卡琪娜·塔拉斯科
隶属于飞龙改师团的机师，军衔中尉。虽然自我意识过强，经常违反命令，但体恤部下，驾驶技术高超。两只眼珠的颜色不相同。

在L5战役中面对影镜以及监察者的进攻毫不胆怯的勇士，卡琪娜·塔拉斯科。面对试作机驾驶员这个任务燃起了异样激情的她，究竟是为了什么呢？此外，她在战斗的过程中又得到了什么呢？

讨厌跟在别人屁股后面。

想要领先于所有人。

性格从童年时代到现在，一直就没有变过。仔细想想，和因为这种性格而得到的东西比起来，似乎失去的东西要更多一些。

不过，每当发现不愿意让给别人东西时，落后他人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件“无法容忍”的事。

赌上自己的一切，牢牢抓紧。领先于所有人，超越所有人……

如果说这就是“卡琪娜·塔拉斯科不成文的规定”，好像也没什么不可以的。

最开始的动机……现在已经记不起来了。等回过神来时，发现自己已经驾驶着战斗机置身空中了。伴随轰隆的雷鸣划过云海，一边俯视着脚下的地球一边在平流层翱翔。也曾飞过炮弹交织的战斗空域。

只要我还在战机里，就可以飞得比任何人都快，比任何人都远。可以说这是我的自信，也是搭乘战斗机的荣誉，可是……

正当身为一名战斗机驾驶员的骄傲之情溢满心胸时，忽然听到了这个消息。军方正在开发人形机动兵器——Personal Trooper（PT），突然得让人难以置信。一开始我的想法是“人形机器人？这又不是拍动画片，别开玩笑了”，可看到启动后的PT的影像之后，这些想法转瞬之间便消失得无影无踪。

显然，地球圈内的“最顶端”就在那里，名为PT的“开拓者”。

军方为了积累、研究PT实践运用的技术而组成了特殊战术教导队，由联邦军中的顶尖机师组成。现在回想起来，教导队里还真是聚集了一帮不得了的人物。而那支由精英组成的部队，在我眼中是那么耀眼，那么遥不可及。

我依然紧握着F-28梅瑟的操纵杆，在拼命的锻炼中度过每一天。为了将来能坐进PT的驾驶舱。我相信，拥有一台专属于自己的机体才是成为了一流机师的证明。

之后发生了比安·佐尔达克的叛乱。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我所属的章鱼小队被分配到飞龙改师团。接连到来的一台台尖端的试作机，让我度过了一段极为艰辛的日子。

“那就是ATX小队啊……我还在开战斗机打仗，试作型的PT就已经大驾光临了。这真是‘太好了’，该死的。”

不过，在战斗进行到最激烈的时刻，我终于有机会坐上梦寐以求的专属机体了。话虽如此，可那并不是我憧憬的“最新

机体”，而是一台和二手货没什么区别的量产机。

“响介，把你用过的那台亡灵……那个，给我吧。”

“嗯？那并不是我私人的物品。只要有搭乘许可的话，应该没问题吧。”

“这下放心了。实际上，我已经把它涂成我专用的颜色了！”

这……其实跟明抢差不多。

把恶劣的战果怪罪到机体上是二流机师的做法。将分配到手中的机体所具备的最大能力发挥出来，这就是机师的工作，也是天职。不过，作为量产型机体的驾驶员这个事实，仍旧让我有些无法忍受。

我拥有一种自信，能够将未知的可能性运用自如。

我已经累积了足够的经验，也留下了不错的成绩。而且在热情这一点上，我自认为不输给任何人。我曾经向当时的指挥官英格拉姆少佐提出过无数次试驾员的申请。因为我所属的飞龙改师团，以及共同参加战斗的钢铁号，都是那些独一无二的试作机体的宝库。

然而，我的要求完全没有得到回应。而其原因并不在我身为一名士兵的技术水平上，我没过多久就了解到了这个事实。

为了将R系列以及其他一部分试作机的能力完全发挥出来，需要一种名为“念动力”的特殊资质。

没错，我从出生那一刻开始便注定要落选。这种无论怎么锻炼也无法跨越的壁垒，让我怒火中烧。这种焦躁也为部队带来了不和谐的因素。

然而就在那时，一道出乎意料的惊雷忽然在我心中炸响。身为部下的拉塞尔不顾身份的举动，让我……着实吃了一惊。

“这场战争不可能让中尉一个人去打。现在不是在成绩、试驾员这种问题上纠缠的时候。大家必须齐心协力与DC和异星人战斗！”

鼓起心中不多的勇气说出来的，就是这句话。不过，他的确让我产生了动摇。在心中翻转的焦虑和迷惘，终于动摇了。身为战士的焦点虽然由此变得有些模糊，但战斗的意义却前所未有地清晰了起来。

如果卡琪娜·塔拉斯科不是试驾员，没



有专用机就“无法战斗”？

哼，开什么玩笑。

的确，自己并不像其他很多人那样是被命运选中的。但是，就算无法乘上试作机，无法拥有专用的机体，我依然会继续战斗下去。因为我还有必须打倒的敌人，还有不得不完成的使命。

虽然我现在的身分是一名机师，但首先是“卡琪娜·塔拉斯科”。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该优先达成自己的目标。朝着从一开始就始终向往的“开拓者”前进。

如今这个时代不适合困惑。我只是在完成自己理应完成的事业。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地！

切，这些无聊的东西居然让我琢磨了这么长时间，洗澡水都凉了。

总而言之，如今就作为量产机的驾驶员暂时忍耐一下。不过只要让我抓到一点机会，所有试作机的位子都是我的。

响介、隆圣、祐，还有其他拥有专用机体的家伙，你们……都给我等着！

（turn.7 完）

寺田memories

卡琪娜·塔拉斯科并非来自游戏，而是BANDAI在很早以前发售的一款卡片游戏，《SRW Scramble Gather》中的人物，以公开征募形式诞生。而且，最开始把她设定为DC一方的士兵。性格也要更古板一些（比如在《SRW Scramble Gather》中的关键台词是“让我来告诉你现实的残酷吧！”），在构思OG之初也想过把她放到敌人那一边去，可看了河野さち子的插画之后，最终决定让她变成如今这个样子。（寺田）

turn.8

“死中求活，此剑将化为怒涛（前篇）” 曾伽遭遇的试炼？

出场人物



曾伽·宗博尔特
性格豪爽，坚持信念的武者，近身战斗的顶尖高手。二十九岁。



艾尔扎姆·V·布兰修坦
前卫星统合军指挥官。自尊心强，重视大义。二十九岁。

将自己的生涯映在剑身上，不断探索战斗之路的武者——曾伽·宗博尔特。战胜悲剧，为了新时代四处奔走的神秘斗士——艾尔扎姆·V·布兰修坦。为了地球圈的存亡而投身于无尽战乱的两人，他们的灵魂究竟指向何方？

特洛伊宙域位于地球与月亮之间形成的拉格朗日点之中，此刻，正好有一艘舰艇在其中静静地行驶着。它的名字叫黑铁号，是舰首配备着超大型旋转撞角的诺亚级万能战斗母舰三号舰。

这艘曾经挂着DC旗帜的战舰在L5战役结束后归艾尔扎姆·V·布兰修坦指挥，和这位指挥及其征召的一干乘员一起独自执行着各种各样的任务。

“要走了吗？”

“嗯……”

在黑铁号的机库里，两名男子表情严肃地对视着。有着一双坚毅眼神的是曾伽·宗博尔特，站在他对面的是战舰的指挥官，艾尔扎姆。

“你再好好问问自己，在从今往后的战斗前方，究竟是什么。”

曾伽掷地有声地说出这句话之后，便迈步朝等待着出击的古伦伽斯特零式走去。和虚空使者的战斗暂时画上了一个句号，但那只不过是重大危机的前哨战而已，战士们都十分清楚这一点。

“有什么事的话，记得联系我。不过，等我赶过去的时候，说不定麻烦已经被你解决了。”

听到艾尔扎姆的话，曾伽的表情丝毫未变，只是静静地摇了摇头。

曾伽和零式的目标是月球上的埃拉托色尼环形山，那里有呈半废弃状态的工业基地，也是曾伽选定的“修行场所”。

没有声音的绝对荒野。

静静燃烧的高热射线。

离开黑铁号一个星期之后，曾伽和零式一起，一边遥望着在虚空中闪烁的蓝色幻光，一边专心致志地挥动着手中的巨剑。

即便在这块重力只有地球六分之一的土地上，巨型斩舰刀挥动时发出的吼声依然魄力十足。配合着极具气度的一刀撕裂真空，让曾伽本人的气势透过机体震颤整个月面。

“嗯？”

现在已经是修行开始的第二个星期。不断用零式进行着挥击训练的曾伽忽然感觉到，剑锋好像发出了一些奇怪的声音。

满怀恶意的噪音，哀叹一般的波动。

曾伽沉默着，用示现流独一无二的姿态举起武器，静待事态发展。

“曾伽……曾伽·宗博尔特……”

“呃！”

的确有声音，而且是在呼唤自己。

这不是通过驾驶室的扩音器散播开来的，而像是在曾伽身体里回荡。

“什么人！？”

语气中含有些许的紧张。但曾伽的身体纹丝不动，既然瞪视着前方的虚空。

或许是被他的气势所撼动，零式前方的空间忽然轻轻地晃动起来，最后扭成一团的月面虚空结合成一个清晰的影像。

“这是……”

出现在曾伽眼前的是Armored Module（AM）守护者里昂，拥有特征明显的肩部推进器和类似战斗机机头的胸部。

“好久不见，曾伽。”

“这个声音……谭佩斯特少佐！？”

回响在曾伽脑海中的，是曾经和他在特殊战技教导队同甘共苦，之后投奔DC一方的王牌驾驶员，谭佩斯特·霍卡的声音。

“大叔！看来你现在混得不错嘛！”

又有一个声音响起。同时出现的是两点方向的DC军炮击型AM“重炮里昂”。而且，曾伽也猜出了机师是谁。

“天山……仲屿天山，是你啊！”

随后，零式周围接二连三地出现了多台机体。在空无一物的虚空中，一台接着一台。其中还包括机体上刻有金色十字纹章的卫星统合军亲卫队——TREUE。

转瞬之间，零式便被AM的大军所围困，其数量约为……一对一百。

然而曾伽并没有丝毫的胆怯，保持原有的姿势与他们对峙着。

之所以如此……

是因为他们全都是在DC战争中失去了生命的人，全都是本应不存在于这个世上的人。

他们不应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地方



出现。也就是说，此刻出现在曾伽面前的全都是与世间常理不相符的物体。

（幻影么……还是我的不成熟产生的杂念。）

曾伽静下心来，依旧保持备战的姿态，将全部注意力集中到一望无际的机体之中。

“我们既不是幻影，也不是亡灵。”

谭佩斯特话音刚落……

守护者里昂的Boost Rail Gun亮光一闪，一道清晰的弹道瞬间划过月球的表面。

“曾伽……纳命来！”

“唔！”

零式的推进器一齐启动，果断地从弹道的延伸方向逃开。Rail Gun的子弹擦过了在呈灰白色的地表，卷起一条烟线——这说明那的确是实弹。紧随其后的是红色警报，说明零式同时被多台机体给锁定了。

雪崩般的强大交叉火力转瞬之间笼罩了整台零式。

“不是障眼法？”

“嘻哈哈哈哈哈！没错！”

天山一边带着毫无重量感的轻快姿态划过天空，一边操作重炮里昂发射出雨点般的炮弹。

“‘复活的角色很弱’这个规矩可不是到哪儿都通用的！”

在天山的炮击之后，数量巨大的AM也都向零式发动了攻击。

“唔，这种数量……”

曾伽试着让机体向上爬升，以脱离包围圈。但在高空中不断盘旋的TREUE扼杀了他的这一企图，将零式死死地钉在地面上。虽然听不到声音，但TREUE的队长机里一定是尤莉亚·海因克尔。

“没有退路……那么，只好打出一条来！”

惊人的气势在双臂和斩舰刀的刀柄之间来回窜动。刹那之后，曾伽便带着没有

任何迷惘的心情冲入了大军之中。

没有任何机体能够撑过第一个回合，全都在斩舰刀面前被一刀两断。零式的白刃每闪动一次，就有一台DC的机体在闪光中消失。一架、两架、三架……

但呈压倒多数的敌人却利用数量优势，开始向曾伽紧逼。更何况包围着他的一百多名驾驶员并不全是些无名之辈，谭佩斯特、天山、尤莉亚等高手也混杂其中。零式的装甲上每一秒钟都有新的弹痕，大大小小的龟裂也在硝烟中越积越多。

“呃……”

尽管曾伽拥有超凡的剑技和出众的机体，但依然无法躲开全部的攻击。满身疮痍的零式最终半跪了下来。

“怎么？打算放弃了？”

谭佩斯特用毫无起伏的声音说道。

“呜……”

坐在遍体鳞伤的机体中，曾伽的斗志反而更加旺盛。他抬起头看着将零式严密包围起来的大量敌机。

“你们为什么要回来？有什么目的！？”

曾伽这样喊道。

“那我们也有一个问题。”

低沉的语音在被一团漆黑掩埋的月球上空回荡。

“你为什么要战斗？曾伽·宗博尔特。”

屹立在黑暗中的巨大黑影。那是……被称为究极机器人的DC军最强兵器！

“瓦尔西昂？”

这块冰凉的灰白色土地，如今正静静地变成最幽深的噩梦舞台。

(NEXT→turn.9)

寺田memories

寡言少语的德国武士——曾伽·宗博尔特，其一言一行都能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下身穿着兜裆布。设定这个人物的时候我想到了一个人，不知道算不算是参考。那是我学生时代的一位学长（不过他是日本人），有着武士之魂，非常热血。另外，古伦伽斯特系列中，零式是我的最爱。当初设计出来时发现零式斩舰刀和我的预想十分吻合，开心得不得了，现在都还记得很清楚。（寺田）

turn.9

“死中求活，此剑将化为怒涛（前后）” 男子汉们战斗的理由

出场人物



曾伽·宗博尔特
性格豪爽，坚持信念的武者，近身战斗的顶尖高手。二十九岁。



艾尔扎姆·V·布兰修坦
前卫星统合军指挥官。自尊心强，重视大义。二十九岁。

曾伽·宗博尔特和爱机古伦伽斯特零式一起，在月球表面独自修行。然而，在那里却出现了本应在L5战役中死去的DC士兵，紧随其后的是究极机器人瓦尔西昂。在身陷险境的曾伽前方，究竟有怎样的命运在等待着他？

“好久不见，曾伽。”

排山倒海的压迫感。



以及察觉不到半分疏漏的敏锐和谨慎。

瓦尔西昂播放出来的声音来自一个曾伽十分熟悉的人——不会错的。

“比安·佐尔达克！”

就像为了肯定曾伽的这一回答，瓦尔西昂重重地在月球上往前踏了一步。曾伽驱动受损的古伦伽斯特零式做好战斗准备，同时等待着比安的下一句话。

“你……为什么要战斗？”

和刚才一模一样的问题直接在曾伽的意识中回荡。

“当然，财富、名声那些无意义的东西我不会问。是因为有战斗发生吗？还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斗争本能？”

说着，瓦尔西昂的双眼忽然绽放出大红色的光彩。远远看去就像血泪一样，反射出悲痛的光芒。

“回答我，曾伽！无法摆脱修罗之轮回的男人啊！你所追求的‘武’究竟指向何方！？为什么要战斗？为什么要变得更强？”

在说完这句话的同时，瓦尔西昂手中巨大的Divine Arm猛地朝零式挥了过来。曾伽把斩舰刀架在头顶，硬生生地挡下了常人根本无法用眼睛捕捉到的一击。此刻零式全身上下的机械结构都在嘎吱作响，剑与刀之间也蹦出了“摩擦与气势”的火花。

谭佩斯特和天山等人的攻击早已让零式严重受损。尽管曾伽暂时止住了剑刃的去势，但瓦尔西昂并没有放弃用力，正让致命的武器慢慢朝零式压去。

“靠武力起家的人最终将败给武力……不明白这一点，哪怕是你也没有存在的价值。”

“呃……”

“即便如此，你还打算战斗吗？还打算继续追求更大的力量吗？”

比安的声音低沉、透彻。他企图用质问来让曾伽的灵魂产生动摇，并且不停地要求得到答案。然而，在曾伽的内心之中，其实有一个连自辩都算不上的“答案”。那也是

始终支撑着他，让他可以不停挥剑的信念。在强大力量的前方，是毫不动摇的思索。

“我的‘武’……绝不仅仅是力量！”

“……”

“真正应该追求的，是不向力量屈服的坚强心灵。要让它变成一颗敢于反抗力量的心！”

这声怒吼让整个虚空为之震颤，在包围着他的无数机体之间回荡。而下一个瞬间，月面上忽然吹过了一阵龙卷风。

“没错！不是向后世炫耀的‘武’，传达战斗时的姿态才是我们的使命。”

接连有好几个光球朝龙卷风前进的方向飞去，每秒钟都有包围着零式的DC机体化为宇宙的尘埃。零式趁机挥开瓦尔西昂的剑，用力往后一跳。

黑色龙卷的真面目就是漆黑色的凶鸟Mk-II 龙卷。其搭乘者正是曾伽的盟友，艾尔扎姆·V·布兰修坦。

“艾尔扎姆！”

“没事吧，曾伽？黑铁号感知到了月面的战斗……这到底怎么回事？”

“不清楚，但有一点十分明确……”

“他们是敌人，你想说这个吧。”

周围的机体中，有一些艾尔扎姆自己也有印象，另外还可以看到卫星统合军亲卫队TREUE的徽章。艾尔扎姆沉默地咬了咬嘴唇，重新握紧操纵杆。

“不能在这儿一直耗下去。还能动吗，曾伽？”

“能。”

曾伽话音未落，零式和龙卷的推进器便一齐轰响起来。伴随着灼热的加速度直插入敌阵。

“哦哦哦哦哦哦！”

斩舰刀化作一股破坏的烈风，让AM机体接连被火球包围。DC军知名机师之中谁也无法制止这团狂乱的旋风，只能眼睁睁看着暴风的领域不断扩大。

“还有我！”

为了掩护零式的死角，龙卷也发射出了无比精准的掩护射击。即使用“一射一杀”来形容也不为过，简直达到了神准的境界。两台机体正用绝妙的配合迅速削减着包围网的密度。

然而……屹立在他们面前的是，是有着“究极”之名的异质机体·瓦尔西昂。在DC战争中，仅这一台机体就拥有与钢铁号、飞龙改的精锐们并驾齐驱的恐怖实力。

“来吧，试试看你们的决心能延续到哪里！”

为了面对面地摧垮零式和龙卷，瓦尔西昂举起长剑横在胸前。曾经高喊着“人类已经无处可逃”，将全人类都卷入战乱之中的男子。在他对面则是将生命献给剑，主动选择修罗之路的男子；以及在战斗中体会了绝望，同时找到希望的男子……

“上了！”

伴随着一身雄浑的大吼，零式的巨大身躯加速朝前冲去。旁边是不落人后的黑色龙卷。

“哦哦哦哦哦！专心致志！”

“冲吧龙卷，就像你的名字那样！”

仿佛可以撕开虚空的冲击波命中了瓦尔西昂。这是从两台机体放射出来的，可以称其为“气魄力场”的能量波。

“呃……休想！”

瓦尔西昂没有被吓倒，迎击的姿态也分毫不乱。承受了人类最顶尖战士释放出的斗气而不退缩，也算是不辱“究极机器人”之名。

“哈！”

龙卷发射的子弹准确命中了瓦尔西昂的弱点，让包裹着机体的扭曲护盾产生了歪斜。曾伽当然不可能放过这转瞬即逝的良机。

“喝啊啊啊啊！”

一刀贯穿究极机器人，如果要用语言来变现这怒涛般的一击，那必定是“龙卷斩舰刀”！

发生在眨眼之间的攻击让瓦尔西昂停止了一切动作，赤红的妖光也已经从双眼里消失。

“呃…… 干得好，曾伽，艾尔扎姆……”

“比安……总帅。”

“但你们要记住。这场战争没有终点。只要还活在这个世上，战斗就不会停止。在争斗结束之后，除了又一番的争斗，什么也没有……”

“很早以前我就知道了。”

“但战斗停止的那一瞬间，一切也就走到了终点。在经历了上千次战斗之后，我终于明白了这一点。所以才会战斗至今。”

“无处可逃的战场……我会注视着你们的。呵呵呵……哈哈哈哈哈哈……”

瓦尔西昂和比安的话语一起消失在了虚空中。DC的亡灵们也一样……

“虽说是幻觉，但他们还真够粗暴的。”

“……”

留在月球表面的古伦伽斯特零式和龙卷抬头看着静谧地飘浮在宇宙中的蓝色星球。心中的意志愈发坚定，愈发决绝。

几个月之后，一件巨大的行李被送到北美泰斯拉研究所。寄送的人是白河愁。里面有能为曾伽和艾尔扎姆增添新力量的“Double G”部件。

继承意志，将其变成力量。只要那颗坚持战斗的强健内心还在。

（turn.9 完）

寺田memories

艾尔扎姆第一次出现的时间出人意料地早，在大约十年前的一部短篇小说《Operation SRW》中一晃而过（北村开也是在这里面初次登场的）。他从那时候开始就开着黑色的凶鸟。另外，他的BGM《Trombe！》实际上配有一些节奏感很强的歌词。比如“前进吧，龙卷！奔跑吧，龙卷！”之类的，连续出现龙卷这个单词。而将其变成歌曲的计划……暂时还没有。（寺田）

turn.10

“Angel's Blight” 那就像天使的碎片一般

出场人物



拉米亚·拉布雷斯
ATX小队的一员。拥有极强的战斗能力和干练的操作技术。不知道为什么不擅长用敬语。



高仓鸫
恒星间航行计划·Project TD的系统开发主任。喜欢照顾别人，和蔼可亲。

拉米亚·拉布雷斯接受秘密指令之后成为了ATX小队的一员。包括座机弓天使在内，她的一切都是个谜。然而，在战斗的过程中，她的心也在渐渐发生变化吗？

飞龙改师团的女性士官被评价为包括舰长在内全是美女。其中还包括在L5战役之后被分配到ATX小队的拉米亚·拉布雷斯，她的美貌和专业精神自不必说，那种神

秘莫测的气质也牢牢抓住了众多男性成员的心。不过提到她的时候，很多人都会说起一件事。

“拉米亚小姐？虽然就外观来说无可挑剔……”

“嗯。不过说话的措辞和一些言行……是不是有些奇怪？”

“你这笨蛋！要说那是个性！”

“对、对啊。那种个性也很讨人喜欢！”

“阿嚏……”

在飞龙改的机库里为爱机弓天使进行检修的拉米亚忽然打了个喷嚏。

“奇怪……身体各方面的机能明明没什么问题。”

拉米亚脸上随即出现了疑惑的表情，并把手掌贴到脸颊上。

“嘿嘿……说不定是有人在背后谈论你吧？”

一个温柔的声音从距离弓天使并不远的连廊中传了过来，说话的是高仓鸫，恒星间航行计划“Project TD”的系统开发小组主任，现在和飞龙改以及钢铁号同行，继续负责试验机的调试工作。

“请问有什么事吗？我刚刚完成弓天使的整备。”

拉米亚微微支起身子，转身面对鸫。她的座机弓天使隐藏了很多机密，特别是驾驶舱内部，除了她以外不允许任何人进入。虽然对外宣称“这是石动重工的机密”，但事情的真相其实与拉米亚的“真实身分”紧密相联……

面对表明“检修完毕”的拉米亚，鸫带着那无忧无虑的笑脸继续说道。

“不过，我觉得还没完哦。”

“武器、引擎、OS……其他部分也没有太大的问题。”

“辛苦了。不过你确定没有忘记什么事吗？”



“什么？”

看着表情困惑的拉米亚，鸫慢慢从背后拿出了一样东西。

“这个给你。”

“这是……拖布？”

“你还没有好好清理弓天使吧？”

拉米亚从鸫手里接过拖布后，顶着不断闪动的“？”符号把头歪到一边。

（什么意思？）

“嘿嘿，这么漂亮的机体，偶尔把她清扫得闪闪亮亮的不是很好么。”

“不过我觉得没有必要对装甲进行研磨……”

“不是啦，不是指的这个……”

说着，鸫又对着拉米亚温柔地笑了起来。

“她可是天使哦，再漂亮一点不就更好了吗？”

“……”

“闪亮的天使飞在天空中，真是无法形容的美感。”

“……”

“我觉得参加战斗的同伴们也会受到鼓舞的。”

“真有……这种事吗？”

“虽然很想帮你一起清理，但有很多地方都只有你才能碰吧？所以，加油哦，让弓天使变漂亮一些。”

说完，鸫便把拖布交到拉米亚手里，挥着手离开了。

（弓天使的外表如果再漂亮一些，士兵们的士气就会提高？如果这是真的，那就有可能会对最近持续进行的监察者歼灭战有帮助。）

光是擦拭机体就能提升战斗效率，这可真是轻松。想到这儿，拉米亚随即开始用拖布清理弓天使。可这毕竟是一台全高超过四十米的巨大机器人，要在短时间用拖布把它清理干净几乎是不可能的，可拉米亚仍然“机械地”清理着每一个污损的区域。

（也许，祐和卡琪娜中尉之所以经常打理机体的外观，就是为了提升士气吧？）

当然，他们这样做是因为其他的原因。不过那种理由只有身处阶层社会才有可能知道，更何况拉米亚根本没有得到情报的途径。

拖布每划过机体一次，弓天使本来的光辉就越亮。隐藏在硝烟和粉尘下的天使之光，一点一点地恢复了原貌。

（这是……什么感情？）

擦拭机体既无法直接提升战斗力，也并非战斗的必要准备工作。

但拉米亚的胸中，仍然有一团自己说不清道不明的感情在不断蔓延。

擦掉明显的污渍之后，拉米亚再次抬头仰望，自己眼前的显然是和清理之前“完全不同”的弓天使。

（这种光辉……挺不错的。）

拉米亚之前一心提升战斗力量和精度，所有的行动都用“+、-”这两个符号来做判断标准。而“擦拭机体”这种行为，绝对无法在战斗时带来任何数据上的增减。

可现在，占据着她内心的是一种可以称为“愉悦”的情绪。一种完全不同于战斗胜利的成就感，开始在她心中萌芽了。

（能够鼓舞士气……就是这种感觉吗？）

从那一天开始，弓天使便时常以“光辉的天使”这个身分飞临战场。

在阳光的照射下翱翔天际的弓天使不仅鼓舞了飞龙改的乘员，同时也成了众多联邦士兵心灵的支柱。

——顺带一提。

“原来擦拭身体就能提升士兵的士

气啊。”

自从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拉米亚清洗自己的时间也成倍地延长了，她的美貌也随即比以往更胜一筹，对男性乘员来说，这算是一个让人高兴的副产品（？）吧……附加的福利。

（turn.10 完）

寺田memories

在宇宙空间中也能活动的“Super Woman”，W17——拉米亚·拉布雷斯。她的内部构造究竟是什么样的呢（其实有关于这方面的设定）？另外，之所以将她设定为“17号”，是因为铁人的番号要么是“17”、要么是“28”（？）。所以最后就这么决定了。（寺田）

turn.11

“Fairy in the sky” 前往妖精飞舞的天空

出场人物



夏茵·豪森
联邦特别自治区，里克森特公国的公主。拥有预知能力，充满干劲，现年十二岁。



拉托尼·苏伯塔
在联邦军特别组织“SCHOOL”受训长大。拥有卓越的PT操纵技术。

夏茵·豪森虽然身为里克森特公国的公主，但她自己却选择了一条征战的道路。为了保护重要的人，为了地球的未来，年幼的公主大人决定直面自己的命运。同时，另外一位少女也发誓和她并肩作战，她就是拉托尼·苏伯塔。她们二人之间那不为人知的感情究竟是……

“S1报告Steel2，已到达作战区域。”

“这里是G1，随时可以行动。”

“GA、S1到达指定区域，下面发射十架演习无人机。”

伴随着在驾驶舱内响起的信号声，雷达上随即出现了几个红色的小点。在画面上那块碧空的另一边，无人演习机正反射着令人胆寒的光彩。

“先试验一下吧，上了哦，拉托尼！”

“请等一等夏茵公主。虽说是演习，但还是……”

在里克森特公国的夺还作战中，我和夏茵公主驾驶的新型机体“妖精里昂”旗开得胜。

这台机体搭载了特殊的人机交流系统“W-INK”，让我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能控制公主的座机。同时，灵活运用公主的预知能力，提前预测敌机和敌方攻击的态势，对我的驾驶也有好处。公主先预读对方的动向，然后由我按照她提供信息同步控制两台机体……也就是说，掌管妖精里昂整个动态的其实是我。由此产生的责任显然比搭乘其他机体时要大得多。

目前最要紧的任务就是让公主积累身为一名“机师”的经验。在夺回里克森特之后，之所以在基地不分昼夜地进行训练，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

“距离300、200……看到了！拉托尼，快开始战斗吧！”

“太近了。最好先进行回避，然



后……”

“没问题，我看得很清楚！”

（话是这么说，但这种距离……）

公主的确说了“能看见”。

然而，在迄今为止的机师经历中得到的经验，让我作出了不同的判断。

绝不能让公主遇到危险。这样的决心让我握紧了减速拉杆。两台机体随即同时减慢速度，离开了作战区域。看着无人机渐行渐远的黑影，我除了沉默地低下了头，还能做什么呢。

“拉托尼，刚才怎么回事？为什么要……”

“实在抱歉，夏茵公主。”

“我明明看见了……为什么？”

“因为……”

回到钢铁号之后，公主似乎依然在对我的选择生闷气。

（我不是不相信公主的实力，但是……）

我的责任是保护夏茵公主。付出整个生命，整个灵魂去保护她。公主的安全对我来说胜过一切。比起击败敌人，我还是……

“听我说，拉托尼。”

夏茵公主的双眼直愣愣地盯着我。这双意志坚定的眼睛中满含着对未来的希望，也是我应当保护的双瞳。

“我知道……拉托尼很担心我的安危。因为你的热心已经通过机体传达到了我心里。”

“……”

“不过，我们可是‘共同’战斗的伙伴啊。怎么能让谁保护谁、让谁接受另一方的保护呢。”

“但是，如果公主的贵体有什么……”

“不用担心我。”

仿佛是为了打消我的顾虑一般，公主的语调显得铿锵有力。

“就像我信任拉托尼那样，请拉托尼也多给我一些信任。”

说着，夏茵公主便拉起我的手掌，和她的手重叠在一起。这是一只比我的还小一圈，显得十分华贵的手。公主决心用它们来保护公国的未来，保护地球的未来。

“有拉托尼在，有我在。今后的战斗，我们俩要像一个人那样才行。”

“两个人……一个人？”

“我们肯定能成为最好的搭档。只要我们互相信任，朝着同样的目标前进。”

“夏茵公主……”

她并没有将自己的想法强加给我。

是我……想错了。公主她并不是为了保护谁、被谁保护而来到这里的。而是为了和我互相扶持着一起往前走——我们将一起飞向战斗的蓝天。

“夏茵公主……请再试一次。”

“嗯，要尝试多少次都没问题。”

两架妖精里昂再次进入演习空域。操纵杆很轻，视野广阔。超音速妖精的机体里像是寄居着从重压下解放出来的舒爽感一般。

“G1、S1到达指定区域。演习无人机，发射。”

钢铁号的舰桥再一次将信号送入驾驶舱。雷达屏幕上又出现了演习机体的光点。

“来了！拉托尼！”

公主的声音让我的五感集中了起来。把一切交给内心，将想法合为一体。无论到哪里……都坚定地相信公主。

“夏茵公主……咱们上吧！W-INK系统，双人模式！”

“You have control！”

“I have control！模式选择，R·H·B……启动！”

两只“妖精”越过音速壁障，相互贴近、重合，像是在飞舞一般。

“目标行动模式全部掌握，一口气解决它们！”

“一口气？”

“没错！连续攻击！”

当Sonic Boom的螺旋延伸到空中的瞬间，所有无人机在雷达屏幕上都变成了坠毁状态。

“没想到那么远的目标都能追踪得到。”

“哼哼，我可不是坐在驾驶舱里什么都不干的人。不过，也都多亏了拉托尼的协助。”

我切实地感觉到W－INK系统放射出了前所未有的强烈光芒，

两台机体合作使出的“Royal HeartBreaker”拥有远超预测值的惊人能量。

训练结束后……

我们来到了离里克森特公国不太远的豪森家私人海滩。

“我还是第一次在这里交到朋友！”

听到公主的这番话，喜悦的心情立刻在胸口扩散开来。这不仅仅是单方面的相信，而是互相信任。在我们两个人之间，诞生了比任何东西a都牢固的牵绊——我十分清楚这一点。

夏茵公主想要保护的东西，和我想要拿回的东西虽然并不相同，但说不定它们的本质其实是一样的。

“夏茵公主……再一次请您多多关照。”

“拉托尼，别总是这么一本正经的。”

夏茵公主伸出食指在自己面前左右摇了摇，随后再次把视线对准我的双眼。

“我们今后也和妖精里昂一起努力吧。结束这场战争，让世界恢复和平。”

“是。”

为了不离开她的手，为了不让心迷失方向。我真心向这片天空祈祷——我们两人无论何时都能在一起。

(turn.11 完)

寺田memories

不知道为什么，凡是跟这个有关的制作人员（设计师、美术、剧本作者、声优、造型师）在工作时全都兴致勃勃的……这就是妖精里昂。在PS2版的“OGS”中，Royal Heart Breaker的战斗动画也是让人热血沸腾。这到底是什么样的游戏啊（笑）。顺带一提，照小野的说法，妖精里昂的纵向发卷和肩部曲线之间正好是锁骨的位置。（寺田）

turn.12

“不断被继承的斗志” 支撑信念的东西

出场人物



北村开
L5战役后再次组建的联邦军特殊战技教导队队长。千锤百炼的现实主义者。



拉达·柏拉斑
毛氏弓工业的工作人员。思维缜密，个性沉稳的女子。特长是瑜伽。

来自联邦军特殊战技教导队的北村开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军人。被称为魔鬼教官的他，在守护年轻的战士时，胸中究竟有着怎样的思索呢……

“笨蛋！我告诉过你多少次了，要注意敌人的破绽！”

一声怒吼响彻了钢铁号内部的虚拟空间。

“真是奇怪，我明明感觉到这次能行的……”

“现在说什么都没用了！赶紧给我从机器上下来！”

惹得北村开勃然大怒的人一脸无奈地从模拟设施里爬了出来。

“看到这样的成绩你还敢狡辩？要是实战的话，你早就死过十几次了！”

“对、对不起！”

“不罚你不行！在训练室去跑十公里！三十分钟之内！”

“明白！”

转身背对北村开之后，阿拉德·瓦兰伽像只正在逃跑的兔子一样在战舰内的通道上奔跑着。

“呼…… 真是个没有危机感的家伙。”

北村开把手交抱在胸前，一边左右摇了摇脑袋一边自言自语。昨天教授过的战术讲义在他脑子里接连不断地浮现了出来。他当时面对的学生是拉托尼、夏茵，还有阿拉德……

“和敌机的相对距离为100，遭到第14号模式的反击时，应该怎么行动？”

“加速冲过去，抢在敌人之前开火！”



“最好暂时拉开距离躲避对方的进攻。”

“夏茵公主说得没错。阿拉德，你不要忘了自己和对手的射程差距。在第14号模式中，最坏的情况是两败俱伤。”

“还、还是可以赌一把嘛……”

“阿、阿拉德……这里是战场，不是赌场。”

“呼……”

北村开再次深深地叹了口气。尽管他曾经将无数的新兵送上战场，但像阿拉德这么罗嗦、这么麻烦、这么……深不见底的士兵，着实不多见。

“他究竟是个天才，还是个只会突击的笨蛋呢……”

今年刚三十六岁的北村开眉间，已经被刻上了让他看上去远超实际年龄的深黑皱纹。

“哎，今天也要特训吗，开少佐？”

拉达·柏拉斑每次出现总是伴随着让人感觉不到体重的优雅步态和从未间断的柔美笑脸。看到她，北村开苦涩的表情多少缓解了几分。

“是拉达啊。这些……这是在特训之前进行反复基础训练，不过……”

说到这儿，北村开忽然停了下来，茫然地歪了歪脖子。

“直到现在也没看到什么成果，所以有些不安，不清楚是不是我的指导出了什么问题。”

“我倒是觉得开少佐的方针没什么错。到目前为止，您不是培养了很多优秀的士兵吗？”

“过奖了……”

北村开闭上眼睛，让一年前的激战和至今仍困扰着地球圈的危机在脑海里打转。

“真正培养那些学生的是‘战场’……还有数不清的强敌们。”

“……”

“但是真到了那里，事情的发展不可

能会像电影、游戏里描述的那么顺利。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在踏入战场之后可以保证自己百分之百能回来。”

“的确……”

“哪怕只是为了多存活一秒钟，也要将自己的一切全都投注到战斗技术上，我就是要在日常的训练中让他们吃够苦头。事先做好一切可能的准备，就算被称作‘魔鬼’也没关系。”

北村开看着阿拉德消失的通道，平静地说道。

“绝不逃避的勇气和坚持到底的毅力。将这两样东西切切实实地教给他们，就是我们这些前辈的使命。”

拉达微笑着朝开点了点头，似乎十分认同他的话。

后来，在钢铁号内的训练室。北村开依然用他的热血指导对阿拉德进行狂轰滥炸。

“到底要说多少次你才明白！战场可不是只靠直觉就能活下来的地方！多用你的头脑，头脑！”

“我、我正在努力……”

“决定你究竟有没有努力的不是自己，而是其他人。我要罚你做一千个深蹲！”

“魔、魔鬼……”

阿拉德一边叹气一边站直身体，摆好了做深蹲的姿势。就在这时……

“哦，今天也在努力训练啊。”

“救、救命啊拉达小姐！再这样下去的话，我还没上战场就会没命的。”

“这么说可不行哟。因为开少佐完全是为了你才狠下心进行指导的。”

“没错……我其实也不想用这么斯巴达的指导方式教你。但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好。”

听到拉达的话，北村开会意地点了点头。

“那么，我也来协助开少佐吧。从今天开始加入瑜伽训练，以此锻炼你的心智。”

“呃啊！这么连着来肯定会死人的！”

“说什么呢。难得拉达小姐有心帮忙，还不快道谢。”

“哎？参加瑜伽训练的不只是阿拉德，开少佐也要来哦。”

“什么！？我也要参加！？”

“呵呵呵……开少佐虽然是现役军人，但还是不能放松呀。首先就从最基础的呼吸方法开始吧。”

面对满脸笑容不断接近的拉达，开和阿拉德一步一步地往后退去。

“阿、阿拉德，你好好跟着拉达小姐训练，我去确认一下拉托尼交给我保管的战术数据。”

“啊！太、太狡猾了！”

“放心好了。首先从任何人都能做到的姿势开始……”

“救命啊啊啊啊！”

战争的历史同时也是人类的历史。在其中循环往复的，不仅仅只有憎恨和悲伤。被继承下来的多种感情全都由斗志紧密连接了起来，孕育出渴望生存的强大力量。这是比最新型的机体，最庞大的战舰还要坚固的甲胄，牢牢地将战士们包围了起来。

(turn.12 完)

寺田memories

开少佐最开始只是个配角。第一次出场是在《超级机器人·Spirit》的小说中，身分为隆圣的上司。到了OG里，是教导队里惟一的正常人。随着作品的发展而越来越引人注目。不过，一点儿也不像三十六岁的已婚男子（笑）。另外，突击者专用的阿尔布雷德从设计理念上看，我觉得是一台十分可怕的机体。在《OGs》中让拉托尼乘上去之后使用BladeTonfer的场面实在是非常有趣。

turn.13

“世界尽头的达尔文” 在进化的前方

出场人物



樱花凪沙
特殊育成机关“SCHOOL”培养的机师。在所有SCHOOL的成员中年纪最大，拥有优秀的战斗能力。



库埃尔沃·塞罗
之前在联邦军中进行脑波装置研究，后来经过EOTI机关与“SCHOOL”产生关联。

曾经存在于联邦军内部的特殊育成机关“SCHOOL”，以培养人形机动兵器机师为主要目的。而培育出来的便是超越人类能力极限的机师——“Boosted Children”。在生化技术的帮助下被改变了身体结构的他们，以及看护着这些人的科学家库埃尔沃·塞罗，都有着怎样的想法呢？

有无数的物种为了生存而战斗。

但为了战斗而生存的，却只有人类。

在经历数不清的战斗之后，生命得到了进化。选择、适应、自然淘汰的结果，最终让位于这颗星球顶点的生物——被冠以“智人”这个名字的生命体在长达数万年的时间里君临整个地球。

人类同时也是最具攻击性，对他人充满敌意，接连不断地为了战斗而战斗的生物。身为站在这颗蓝色星球进化顶点的生物，很难说他们是“稳定”的。

说起来，我库埃尔沃·塞罗也是这个“不稳定”族群中的一员。

“怎么了，塞罗博士？”

“啊，没什么。今天的日常测试结束了，心跳数、乳酸指数都没有问题。”

“非常感谢。”

躺在病床上的少女直起身子，朝我鞠了一躬。这个动作让她那一头漂亮的黑发轻轻摇摆起来。她的名字是樱花凪沙，虽然在上司安吉拉·塞特梅博士面前被叫作“奥鲁姆1号”，但在面对她的时候，我从没使用过“樱花”之外的名字。

“阿拉德和塞欧拉的去向已经定下来了。巴恩大佐属下，阿奇博尔德少佐的部队。”

“……”

“不放心吗？”

“不是。他们一定会干得很出色的。如果两个人在一起的话。”

“是么。”

樱花是我被调到“SCHOOL”之后接触得最多的人。“Boosted Children”，这是称呼他们时使用的总称。

经过无数战斗而不断进化的人类。但人类发展到如今的阶段，已经弄清楚了自然界的进化极限。神之力造成的进化已经走到尽头——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事实。

然而，客观状况却要求人类必须完成更高层次的进化。更强、更快、更敏锐。对于迫切需要达成的下一阶段进化来说，自然的进化速度就显得太过迟缓了。

而从出生那一刻开始就为了超越极限而存在的人，就是樱花和她的同伴，就是



"什么?"

"这场战争结束后,你想做些什么?"

"……"

樱花长长的睫毛瞬间垂了下去。虽然她的身体机能被人为地进行了改造,但这幅容貌依然是她原本就拥有的东西。比起施加在她身体上的无数人工改造,最耀眼的却依然是浑然天成的白皙皮肤和美丽外表……这,多少让人觉得有些讽刺。

"我会去找失散的兄弟和姐妹,找到那些重要的人。"

"这样啊……"

失散的兄弟姐妹——应该指的是和樱花一样在SCHOOL长大的"Boosted Children"。

他们打开了连神都没有为人类开启的大门,作为超越人类的生物将自己的名字刻在了进化图标的最顶端。身体能力、反应、洞察力,一切的一切都得到了强化的他们毫无疑问是最优秀的机师。然而,这是否与他们的幸福紧密相连,则又完完全全是另外一回事。

"可以问个问题吗?"

"BoostedChildren"们。他们被派往无数个战场,有的从此杳无音信,有的在L5战役结束后依然没有离开战场。

"我始终相信,那些孩子们一定在这个世界上的某个地方平安地生活着。"

"是啊。拉托尼他们,一定……"

"嗯。能够保护他们的只有我。拉托尼需要我的帮助。"

“你之前好像说过。希望什么时候能给拉托尼穿上可爱的衣服。”

“因为那孩子……总是说什么‘只要是能穿的衣服就行’之类的话。”

“呵呵呵……这倒的确让人不放心。”

形状优雅的下颚轻轻地上下动了动，表示樱花肯定了我的说法。在貌似望向远方的那双瞳孔深处，是不是映出了曾经被自己当作妹妹来照顾的拉托尼·苏伯塔昔日的身影呢。

“樱花之所以战斗……是为了能在和其他人见面？”

“这的确是理由之一。不过，我现在的第一大目标是不辜负母亲大人的希望，让DC得以复兴。”

“……”

“为了这个目的，我一定要亲手结束这场战争。”

说起来……

就算樱花能把失散的兄弟姐妹全都找到，他们就能过上和平的日子了吗？战斗，真的能为他们带来解放吗？

就算“结束战争”这个目的能帮助樱花死里逃生，但如果“为了战斗而存在的他们，本身就会带来新的战斗”呢？

“是啊，这场战争要是能快些结束就好了。”

“是。”

“哪怕早一天也好……希望樱花和拉托尼他们一起笑着生活的日子尽早到来。”

“是。”

我之所以和这些孩子产生联系，究竟是为了亲眼看看人类的极限呢，还是想把他们从绝望的未来中拯救出来呢……要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显然需要在自己的心中召开一场由伦理、好奇心、良心参加的大会，同时肯定会经过漫长的时间。

如今我能做的只有让他们以最佳的状态奔赴战场。这实在算不上什么补偿，也绝不能有这样的想法。因为这无法改变我将他们如履薄冰的命运强行推入风暴之中的残酷事实。

无休止的攻击性的确促成了人类的进化。而进化本身又带来了新的争端，让进化的门槛不断升高。人类最终注意到，必须得靠自己的双脚爬上进化的阶梯——无止尽的欲望让人们不知疲惫，不知何时该缓一缓脚步。

如果说“Boosted Children”是时代要求的产物——那么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许也可以认为他们确实是自然进化图表中的一员。

但愿在这张进化图表的尽头，是名为“希望”的物质。只有让他们摆脱为战斗而生的宿命，人类才能真正意义上地达成进化……事情理应如此。

(turn.13 完)

寺田memories

樱花这个名字来源于在太平洋战争中出现的悲剧性航空特攻兵器“樱花”。另外，樱花在战斗中说的“风雨来凋零自知”这句话来自细川ガラシャ的辞世之句，我是从那里得到的灵感。“花中之王”这个说法即使在日本之外的地方或许也行得通。(寺田)

turn.14

“名舰长的公式” 资质×努力=信赖

出场人物



出场人物
蕾菲娜·恩菲尔德飞龙改的舰长。外表清秀，关心他人， 虽然时常掉眼泪，但内心其实非常坚强。现年十九岁，军衔为中佐。

蕾菲娜·恩菲尔德年纪轻轻便以飞龙改舰长的身分指挥部队。面对军舰内一个又一个的怪人，她究竟有着怎样的苦恼呢……

“开什么玩笑！那肯定不是陨石碎片，而是战机！现在开始追踪！”

“不行！你和本舰的距离拉得太远了。孝贞，对卡琪娜中尉下达返航命令！”

“明白。卡琪娜中尉，现在下达返航指令。继续追踪的话可能会有危险，请尽快返回……”

“你个大笨蛋！哪有把灾难的火种留下直接返航的！我的判断是立刻前去调查！通话结束！”

“这是她的回复，蕾菲娜舰长。”

“呜呜……又违反命令了……”

完成伊卡罗斯基地的任务后，飞龙改此刻正在返回地球圈的途中。坐在舰长位子上的年轻才女蕾菲娜·恩菲尔德有些失望地叹了口气。

“怎么，是太累了吗？”

从通信员位置朝她说话的，是蕾菲娜在航宙士官学校的同期生尹孝贞。对于刚十九岁就取得了飞龙改指挥大权的蕾菲娜来说，尹无论在公事还是私事上都是她的支柱。

“你脸色不太好，要不要休息一下？”

“我没事……不是身体的原因。”

蕾菲娜说出这句话的同时，站在舰长座位旁的一位中年军官已经朝她走了过去。

“哼哼。每天早晚都要称一次体重，您的确很在意自己的身体啊。”

“早、早上可没有！”

“哦。这么说，只有晚上会称体重了？”

“呜……”

也许是被说中了心事，蕾菲娜随即有些不好意思地把手按在脸颊上。

“看来道行还是不够啊，必须得不断进步哦，舰长。”

听到副舰长肖恩·维布利满脸微笑地对自己说出这番话，蕾菲娜脸颊微红地把头低了下去。

最终，在卡琪娜说出“我的判断是立刻前去调查”这句话的三十分钟之后，她终于弄清楚自己找到的只不过是一块宇宙垃圾而已。

“呼……我果然还是不行啊。”

在士官食堂用过餐之后，蕾菲娜抬起头说出了这句话。在她旁边是带着一脸不忍的表情用手帕擦拭嘴角的尹孝贞。

“像是家常便饭一样地违反命令，还有副舰长设下的巧妙圈套……作为一名舰长，我的威信到底是差了些……”

“威信？”

“嗯。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像个舰长呢？”



“《世界舰长语录》……为、为什么这种书刚好在你手里……”

“嗯，那些著名舰长都有些让人印象深刻的，充满个人特色的台词吧。比如让敌舰回话时会说‘蠢货，快回答’，遇到突袭时会说‘搞什么鬼’，受到敌人攻击时又会变成‘右舷的防御弹幕太薄了，你们干什么吃的’之类的话。有各种各样的说法。”

“不过我倒是觉得就算把这些都学会也成不了好的舰长……”

“可形式也是很重要的啊。”

听到尹的话，蕾菲娜的肩膀再次耷拉了下来。尹孝贞没有以部下的身分，而

“小说还有电影里出现的舰长……都戴着压得很低的帽子，留有胡须，而且喜欢抽烟斗。就像大铁中佐那样。”

“我、我怎么可能长胡子嘛！而且，我也不抽烟啊……”

“也没人希望你变成那样。另外就是语气。”

“你是说措辞？”

“我这里正好有本书，本来想这几天看看的。”

是作为一名好友认真地看着她，希望能给她一些鼓励。

“我……觉得你只要保持现在的样子就行了。”

“哎？但是……”

“你不是一直都很努力了吗？总是关心下属，而且在需要战斗时也会制定出所有可能的方案。”

“既、既然当了舰长，那这些就是理所当然的啊……”

“可是整支军队里，只有区区几个人够做到这种‘理所当然’的事啊。”

“呃！”

大大咧咧地一边放下餐盘一边坐在蕾菲娜对面的，是刚从机库来到这里的卡琪娜。

“伊说的没错，你就像这样当一名舰长就可以了。”

“可是……”

“我们之所以敢在前线乱来，也都是因为知道舰长你会在后方支援我们。在如今的军队里，我相信的舰长就只有大铁中佐和你了。”

“……”

“知道自己的不足，从而不断磨练自己。只要心中还有像这样寻求不断进步的决心，你就一点问题都没有。没什么可担心的。”

卡琪娜的话让蕾菲娜感到心中的不安瞬间消融，被一股温暖的气息所取代。自己的问题要用自己的方法去解决。只有这样才能保证她的前进道路不会发生歪斜。

“卡琪娜中尉……”

“你干什么，别用这种眼泪汪汪的视线看我。”

“我一定会加油的。为了更好地支持各位，我一定会更加努力的。”

“嗯，加油吧。”

“所以，卡琪娜中尉……下次能请你认真听指挥吗？”

“这、这是两码事……”

或许是为了逃避蕾菲娜的继续追究，卡琪娜狼吞虎咽地吃起了面前的饭菜。而她身旁的尹孝贞脸上，则洋溢着温柔的笑脸。

此外，还有另外一个人把手交抱在胸前，站在食堂门口看到了这一幕。

（嗯……看来我的判断没有错。大铁中佐，能将这艘船引向未来的人，正在慢慢成长起来。她一定能超越第一代飞龙号的乘员们没能达成的愿望，带领这艘船向前挺进。）

肖恩·维布利将本该由自己来坐的舰长宝座托付给了年轻的希望。他的这一判断，此刻正孕育着一朵将在未来盛开的巨大花朵。

（turn.14 完）

寺田memories

在PS2版的“OGS”中，出现过蕾菲娜抱着狮子布偶在舰桥指挥战斗的场面。那个布偶是我参加的广播节目“黎明收音机EX”的吉祥物。名字叫但丁狮子2号（也就是说还有1号）。一位听众把画有设计草图的明信片寄到了电台来，我看了之后觉得很可爱，于是就把它当成吉祥物了。（寺田）

turn.15

“Distance of confidence” 那是心的距离

出场人物



伊鲁姆加鲁特·卡扎哈拉
联邦军极东方面军PT机师。有着极好的教养，无论动手能力还是口才都十分出色，现年二十八岁。



毛琳
毛氏工业的社长，冷酷的理性主义者。从前在联邦军中和伊鲁姆同在一个小队。



既是肩并着肩穿越了无数个修罗场的战友，同时又保持着微妙男女关系的两个人——伊鲁姆加鲁特·卡扎哈拉、毛琳。他们之间究竟有着怎样的感情，两人共同构筑起来的又是什么呢……

“哦？如果光用嘴说你还是不明白的话，要不要我换个方式？伊鲁姆加鲁特·卡扎哈拉中尉？”

“喂、喂喂……别用这么恐怖的眼神盯着我。小心你化的妆……”

“这里不是市区的大马路，我要说多少次你才明白？这次你又在执行任务时调戏我的女性社员……我会给你相应的处理。”

“所谓相应的处理是指……”

“就是这个！”

语气坚决，丝毫不给人转圜余地的正是位于毛氏工业顶点的女性——毛琳。

“哎呀，今天在这种地方……经常生气可是会把幸运赶走的哦？”

用轻缓的语调责备着毛琳的是被伊鲁姆邀请在下班后去吃晚餐的拉达·柏拉斑。她脸上总是带着温柔的微笑。

“哼……幸运那种东西我早就没有了，完完全全地……”

说完，毛琳转过身，用皮靴踩出明显有些不开心的脚步声，和拉达一起远离了这场骚动的元凶伊鲁姆。

“呼，真是受不了……”

尽管被琳狠狠地教训了一顿，但伊鲁姆脸上却并没有浮现出“深刻反省”的神情。哪怕在通道另一端目睹了这场闹剧的冰川谅斗眼中，这也是十分明显的一件事。

“社长刚才好像又发火了……”

“嗯？说起来，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吧。”

伊鲁姆完全不顾刚才受到了等同于最后通牒的训斥这一事实，高声回答了谅斗的话。

“最好还是别再惹社长生气了……今天她好像被你气坏了。”

“不不不，那家伙要是真发起火来，一、两颗星球都能轻松消灭。”

“那就别让她真正地生气啊……”谅斗没有把伊鲁姆的话当成玩笑，婉转地提醒道。

“可是……你好好想想，向漂亮的女性打招呼应该是一种礼貌的表现吧。”

“啊？”

“也就是说，一言不发地从美人身旁经过其实是很失礼的，你明白吗？”

“那个，伊鲁姆中尉，你后面……”

听到谅斗的话，伊鲁姆慢慢地把头朝身后转去，然后……

“伊鲁姆中尉，能不能请你不要向谅斗灌输这种奇怪的想法？”

站在他面前的是和谅斗一样从联邦军调到毛氏工业的PT机师，慕容琉。

“啊，你误会了，那个……我只是告诉他一些常识。”

“到底什么世界里有这种混蛋常识啊！”

琉说完便抓着谅斗的脖子朝机库方向走去。

“真是的！伊鲁姆中尉的驾驶技术虽然是一流的，但其他地方还是不要学他比较好！”

“我也没有想要学……啊，痛痛痛痛！”

伊鲁姆看着这样的场景，忽然感到有些尴尬。

“呼……谅斗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之后又过了几天。

当众人在月面上进行新机体的试运行时，发生了一件事。

毛氏工业的管理室内响起了紧急警报，红色信号灯不断闪烁。监视着整个状况的官员发出了近似于惨叫的声音。

“ECU也发生了异常！PTX-015R压缩机失控几率上升！”

“引擎无法关闭！功率输出值还在继续上升！”

尽管听到了让人痛心的报告，但琳依然注视着身体前方的监视器。

那上面是正在月球表面疾驰的实验机体PTX-015R，全身上下的推进喷口全都释放着明亮的火柱，所制造的推进力显然是过剩的。此外，在驾驶舱里和出乎意料的问题搏斗的，正是伊鲁姆加鲁特·卡扎哈拉。

“该死的……这家伙也太不听话了，像匹野马一样！”

装载了新型泰斯拉引擎的PTX-015R是下阶段战斗中的主力机体。

虽然军方对它抱有很高的期待，但将开发理念中的“爆发性加速力”上升到实用领域后，整个调整过程便困难重重。

“再这样下去伊鲁姆中尉会有危险的！框架的耐久度已经下降到危险范围内！”

站在毛琳旁边观察的谅斗最终忍不住提出了自己的意见。

“不行了！快下达让中尉弹射的命令吧！”

谅斗用沉痛的语调对毛琳喊道。伊鲁姆一旦弹射，PTX-015R必定会严重受损。

想到众人对这台机体的期待，以及开发者灌注在其中的热情，要做出这个决定简直就像是从身体上剜下一块肉一样让人痛心。但如果天平的另一边是机师的性命，那就不能有任何的犹疑，这一点毫无疑问。

“这个意见不予采纳。我们绝不能失去‘百舌’。”

“但是……”

“另外，像伊鲁姆加鲁特·卡扎哈拉这么优秀的机师，对今后的战斗来说也是必不可少的。”

“……”

“所以我相信伊鲁姆。”

说出这句话的毛琳眼中……

既没有焦躁，更没有绝望，而是充满了一种坚定的光芒。

“更何况在如今这种情况下，就算弹射了也无法保证机师的安全。只有把赌注压在……伊鲁姆的技术上了。”

说完，毛琳便坐在了控制室里的一张椅子上，并戴上耳麦。

“伊鲁姆，能听到吗！我来负责直接领航！”

“明白。我要手动执行模式E到J，跟紧我的操作！”

“交给我吧……开始！”

最终，紧急警报在十分钟后停了下来。成功控制住发电机和泰斯拉引擎的PTX-015R被完好地放进了毛氏工业的机库里。

“能平安无事真是太好了。”

“那家伙可不会死在这种地方。”

毛琳自信地说完这句话之后，转身迈着轻缓的步子走出了控制室。

“哎？难道说比起机体来，她更担心伊鲁姆中尉？”

刚才一直在辅助毛琳进行导航的拉达听到谅斗说出这句话之后，把脸朝他转了过去。

“虽然看上去总是在吵架，但他们两个人之间，一定有着其他人无法割断的牵绊吧。”

“牵绊？”

“说不定他们俩……其实很喜欢现在这种距离感。”

拉达的这番话在谅斗心中不停地回响，久久不肯散去。

三十分钟后，谅斗一脸安心地出来迎接换下驾驶服装离开机库的伊鲁姆。

“辛苦了，伊鲁姆中尉。”

“何止是辛苦，差点就没命了。”

“和琳社长的合作真是精彩啊。”

“是吗？其实，本来想趁这个机会好好比试一下的。”

“信赖……这就是信赖吧，在你们两人之间。”

光靠一个人不可能建立起名为信赖的关系。正因为有了这个，才可以托付生命，才可以把自己性命交到他人手中。伊鲁姆和琳在这次的意外事件中进行的合作，只有在相互信任的前提下才有可能取得成功，甚至可以说这是两人共同编织的奇迹。

是用道理、语言全都无法讲清楚的“牵绊”让两个人紧密相连。或许这超越了距离和时间，将两个灵魂变成了牢不可分的一个整体。看着一边挥手一边消失在浴室门口的伊鲁姆，谅斗不甚清晰地想到了这一点。

和重要的人保持怎样的距离生活，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不一样的。

既不会离得太远，也不会靠得太近。让两个人都能信任对方的距离，或许才是最好的选择。

表面上看去，伊鲁姆和琳的关系似乎风波不断，但“或许对他们两个人来说，这才是最佳的距离”这种见解，已经开始在谅斗心中慢慢萌生。

那么，我又该和对自己来说非常重要的人，保持怎样的距离去构筑这种牵绊呢。他随即开始了对未来的无尽遐想。

（turn.15 完）

寺田memories

在BANPRESTO的原创机体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这台古伦伽斯特了。实际上，在宫武老师的设定中还有一些没能在游戏里出现的武器，比如从手心放出手里剑导弹，从肩部的喷气散热片喷出火焰等等。没能在“OGS”和“OG”外传中把这些制作出来，实在是非常遗憾。如果有机会的话一定要试试……如果有机会的话。（寺田）

turn.16

“在叛逆的世界里” SOUL OF REBELLION

出场人物



阿克塞尔·阿尔玛
DC残党特殊处理班的队长。外表沉稳，内心对事物充满热情。似乎和响介有什么瓜葛……

影镜，来自与这个空间同时存在的“另一个世界”，他们作为DC残党特殊任务执行部队四处活动的真实目的，是为了在暗处将这个空间变成“争斗永远持续的世界”。而斗志昂扬的，从另一个世界来到这里的机师阿克塞尔·阿尔玛，他那在战斗中不断经受磨练的灵魂，究竟在这个世界里寻找什么呢……

风吹到皮肤上的触感。

从空中落下的日光。

全都相似得让人感到憎恶。

与那个熟知的世界，那个养育了阿克塞尔·阿尔玛，如今却无比遥远的故乡极为相似。

止步不前会堕化人的心智，让心灵变得愚昧而腐败。在人类长达几千年的历史中，有很多确凿的事例能够证明这一点，同时也说明人们总是在重复愚蠢的妥协。在安于现状的短暂和平环境中，那些努力创造永恒平稳的人是多么无知啊。

人类的生命发出光芒，并促成进化的瞬间……毫无疑问是在战火中达成的。只有赌上自己的一切在炮火的漩涡中左冲右突时，人类才能知晓生命的顽强，才能认识到自己是在多么贪婪地寻求未来。

总是置身于安全的地点，为了保命而绞尽脑汁的人没有资格创造未来。只有不断征战，对生存充满渴望的人……才有这种资格。至少我相信这一点。当然，一直以来和我并肩作战的同志们，也都有着同样的想法。

永远战斗下去的世界。

这才是能够让人类持续进化的世界。为了另一次战斗而战斗。不受善恶观念的束缚，仅仅只是为了磨练自己而将挡在面前的所有人全都消灭的世界。只有不断磨练的斗士才能生存，那些寻求安宁的人则会被



大的力量面前只能选择屈服。简直就像一出戏剧那样。

没有力量的一方败给了力量强大的一方。在战斗中，这是无法颠覆的铁则。我们之所以失败，仅仅是因为实力不足罢了。

那么我们需要去做的事非常简单。得到超越对方的力量，将他们打个落花流水。这样一来，我们又能再次站到同一条起跑线上。

一次失败并不等于满盘皆输，这只不过是下一场战斗的开始而已。即便曾经失败过，但我还活着。我的双手，我的双腿，全都充满了战斗力。从心底涌出的斗志正清楚地告诉我这一点！

在这个世界“再次相见”的人，我很熟悉……他就是在泰斯拉·莱西研究所引发那场战斗之前的Beowulf。震颤着SoulGain的装甲的，是贯穿空气朝我压来的斗志。超越钢铁的极限，全然不顾自己安危的凶猛突击正朝我袭来。

淘汰。

然而，我们……我自己所希望的那个世界，最终没能诞生。而我们也丢失了自己的居所。

如果失败就意味着失去全世界的话，那现在的我就正是一个“失败者”。

我……我们在“赌上全世界命运”的战斗中失败了。靠力量构建秩序的人，在更强

“让我看看在这一边的你和Mk-III……究竟有什么能耐！”

就算名称改变，但只要机师是那个混蛋，那台机体就一定是“亡灵 Mk-III”。

“很好。不过，我也会跟着变强的……”

就算世界改变，我应该去做的事情是“战斗”这一点依旧没有任何变化。如果不在战斗中取胜，我就没有办法前进。

然而，我的对手不只是Beowulf。而是“世界”——构筑起战斗的连锁，看看那个存在于我们的想像中的世界究竟能不能创造一个更好的未来。我有确认这一点的义务。

在与Beowulf的战斗结束后，一定就是我们所希望的那个世界。在看到那番情景之前……我绝不能被打倒。就算满身屈辱，就算品尽辛酸，我也绝对不能……死。

最恐怖的事情莫过于失去战斗的勇气。和那些被我唾弃的人一样，不敢直面战斗。人活着，就会面对各种挑战。只要勇于斗争的灵魂没有消失，我就会无数次地站起来与敌人战斗。因为这双拳头，还能被我紧紧地握住。

我一定要尝试超越一切壁垒去紧握未来。哪怕世界改变，只要身为战士的尊严还在，我就一定能穿越一个又一个的战场。

也许，当始终追寻的答案出现时，就是我的心脏停止跳动的时刻。但即便等待着我的是无比残酷的未来，我也不会停下前进的脚步。只要这个世界还在为排除像我们这样的异端分子而运转，我就会反抗到底。

我的皮肤能感觉到那家伙的斗志。难道说我也被Beowulf的疯狂感染了吗。但是，不管那家伙的外表有怎样的改变，我选择的道路依然只有一条，那就是“战斗”。

在战斗中失去的东西，只要靠战斗夺回来就行了。这也是选择了战士之路的人创造未来的惟一手段。

来吧，再次握紧双拳。注视前方，我的所有细胞都是为了超越一切障碍而存在的。

在充满斗争的世界中，我要超越一切。不只是需要打倒的敌人，还包括……我自己。

（turn.16 完）

寺田memories

阿克塞尔等人生活的世界在游戏正篇中虽然提到得不多，但却是故事的主轴（实在是有些不明显）。虽然在游戏正篇中没机会说明，但有可能在小说或漫画里交待清楚。（寺田）

文/御时　编/YULA

凡人物语——从2月到8月

一　大多数青春只在回忆里才美好　我们的则当时就闪闪发光

身形比冒险者们庞大许多的BOSS吐出黑色烈焰，只见三名冒险者外加一匹幼龙的身体摇晃了一下，女性魔法师很快体力不支倒了下去。

“狐，快帮我加血！”蓝发剑士大吼，手中的剑不停挥舞，但每一击只能削去怪物几片鳞甲。

“我在弄了。”士兵打扮的绿发少年手忙脚乱地翻着包裹，却发现回复剂都只剩下空瓶。

又一波火焰袭来，绿发士兵指挥小绿龙跳到剑士身前挡住了致命的一击，自己则缓缓倒下。

“狐！可恶，我不会让你们白白牺牲的！”剑士满脸焦烟视线模糊，看向怪物的眼神却依然英勇。他毅然打开腰间的小盒，取出一块剔透的蓝色晶块按上胸口，全身发出幽蓝光芒，“受我一击吧，怪物！连击·舞！”

随着怪物在旋风中怒吼着化为点点碎块，地上的少女魔法师从地上坐起，揉揉酸痛的肩膀抱怨道：“有水系水晶怎么不早点拿出来，害我又死了一次。”

“没办法，这是我最后一颗了嘛，你看，又碎了。”果然，水晶在手中已经化为了粉尘。

士兵也回复了生气，收拾地上散落的道具放进背包。

“好了好了，多亏杰，我们总算是完成了任务，皆大欢喜嘛。还是赶快回城吧。”士兵心痛地背起奄奄一息的小龙，他想赶快回城里为它疗伤。

“哦，我就不去了，作业还没写完。今天就到这里吧，明天见。”小个子的女魔法师摆摆腿，便消失在了一片光芒中。

“这个大陆风景很美，我想这几天都继续留在这里探险。”剑士吸了口新鲜空气，一脸满足，“那准备道具就交给你了，狐，我也得走了。”

嗯，88，明天见。

：）

盯着屏幕上剩下的惟一绿发小人，狐对着屏幕打了一个笑脸。

2002年夏　高二8班　分班前的最后战役

小满叼着半个香菇菜包窜进学校正在关闭的铁门，早自习的铃已经打过，操场上空荡荡的，所有迹象都指向同一个事实——她今天迟到得很惨。都怪昨天《魔力宝贝》玩到深夜害她睡眠严重不足，而

今天第一节偏偏又是虎姑婆班主任的课，真是天要亡她乎？

当她窜到教室门口，却看到一个矮小的男生正被虎姑婆推出教室。

“不想上学就不要来，还拖其他人后腿，你知道什么叫老鼠屎吗？”虎姑婆是个二十几岁的女老师，说话不经大脑尤其难听。她骂够了以后回过头，看见迟到的小满，火蹭地又点起来：“还有你，一个小姑娘成天和这种人混在一起，什么样子……你也不用进来了。”说着翻了个白眼把教室门从里面“砰”地一关。

在教室门口罚站的男生叫做顾栋，外号狐狸，因为矮小又经常佝偻着背的关系。狐酷爱电玩和电脑游戏，尤其是“《轩辕剑》系列”，每代必节衣缩食收正版。最近则迷上了一款叫《魔力宝贝》的网络游戏，于是处心积虑地每天对着小满和杰狂喷口水外加把系统夸得天花乱坠，最终把两个好友成功拖下水。



“狐，你怎么也迟到，是不是昨天我下线后偷偷自己练级去了？”

“没有啊，我都在帮你们砍树赚钱。对了，昨天看到一个不错的法杖，你转职后用得到，我就买下来了。”

“哦，谢啦。对了，你物理作业做了没？受不了那个物理老太，三本卷子怎么可能做得完啊！”

“我也没做，你也知道我做不来的，等下问易杰抄吧，他肯定会做。”

“也对，他是物理课代表嘛。”

下课铃一响，虎姑婆扬着下巴踩出教室，一脸愠怒地瞪着教室门口的空地：理应在那里的两个人影早已不知去向。

“喂，就知道你们在这儿。”杰气喘吁吁地爬上顶楼的空旷画室，平时无人问津的美术教室是三人的秘密据点。

小满酷爱漫画，所以经常躲在这里画画，狐狸则蜷在角落里翻过期游戏杂志。学校的美术老师是从日本回来的，所以旧书堆里偶尔也会有一两本过期的《FAMI通》、《赤丸JUMP》什么的，对平时只敢在进口小贩那里看看塑封画册流口水的穷高中生来说，这些都是稀世珍宝。

“唷，你总算来啦，还以为你要在教室一屁股赖到中午咧！”小满画得正起劲，头也不抬地说道。

“杰少就是杰少，坐在教师后面看油细鸡虎姑婆也不管，我们老百姓迟到一下就要立壁角，对吧小满？”狐狸也跟着发酸，他一早就看见杰躲在虎姑婆后面对他秀今天刚出的《游戏机实用技术》。

“就是就是。”

“靠，你们也太没良心了，亏我还给你们带了物理作业来抄！”

两人一听到有作业抄，才从异次元抬起头来，笑得满面春风又狗腿。

“你的作业啊？”作业本字迹娟秀，不像杰。

“不是啊，韩抒清的。我昨天陪你们爆怪到那么晚，哪儿有时间做啊！”杰说着也掏出自己的作业本，三人围成一圈抄了起来，“快点抄，第二节课前要拿给物理老太的。”

抒清是虎姑婆的语文课代表，成绩好人也漂亮。最重要的是，能让虎姑婆看顺眼的女人，脾气和脑袋必定远超常人，男生对这样的异性多少都存点幻想。

“韩抒清，美女的本子啊。”狐狸色迷迷地摸了摸作业本。

“你这伦真点贱，都被甩那么多次了还在想。”小满咬着笔帽含糊道。小满和韩抒清同桌，韩抒清的那些追求者她了如指掌，当然也包括其中最不具竞争力的狐。

“去去，狐狸你别听她的，男人就是要有梦想，女人不懂的。我挺你！”杰刷刷已经把三大张卷子抄完，腾出手来大力拍了拍狐狸后背。

狐狸被拍得圆珠笔一滑，字从卷子上飞了出去，引得杰和满哈哈大笑。

“算了算了，你们男人我是不懂的好了吧。”小满站起来伸个懒腰，长期逃广播体操的结果就是全身骨头一动作就嘎吱作响，她很没淑女形象地咧嘴哎哟了一声。

“世外悠悠隔人间，不忍凄凄乱世烟；慨怀潇潇任风逝，云霭冉冉绕仙山。”狐突然摇头晃脑地念起诗来，“此般古月轩辕之境，你们凡人不懂也是自然。”说着很庄子地摸了摸下巴。

“又是《轩辕剑》，我看你快变成轩辕贱人了！还是让我用比黄昏更昏暗，比鲜血更鲜红的东西照亮你的小心灵吧！”小满对充满魔力的东西更感兴趣。

“喂喂，你们一个游吟一个魔法组队一定死啊，带上我这个正义的剑士吧，只要给装备，费用算你们半价……”面容清秀的杰露出奸商式微笑，被小满一个白眼飞得僵在脸上。

上课铃催促作响，走廊上两男一女却仍懒懒地移动着，不时做出些常人无法理解的语言和动作，引起同伴一阵捧腹。

这个夏天，无尽的习题和鼓噪的阳光都宣告入侵失败。

中午，小满快速消灭了难吃的午餐就往美术教室跑，她的首部短漫分镜还差一点就能定稿了，放学前她想再修改一下。

哒哒哒，空旷走廊传来回力球鞋拍打地面的巨响，连续又有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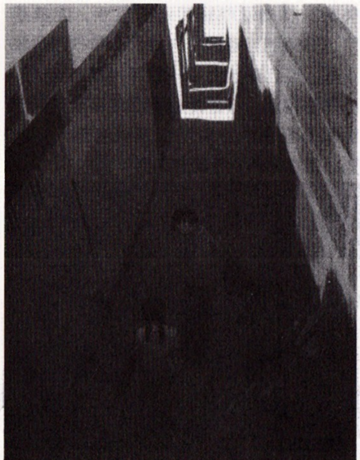
哒哒哒，阴影跃上头顶，小满有一种不好的预感。

咚！

巨大的掌力降临肩膀，小满被拍得脚步不稳向前跌撞几步，回过头来刚好对上王悦邪笑的脸。

“王悦，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不要这样和人打招呼，会出人命的！”竟然还带助跑的。

“今天带了什么漫画吗？”



“没啊……昨天不是刚借你一套《魔卡少女樱》吗？”

“那个看完了，不太好看啊。还有没有像《潮与虎》那样的？《拳皇》那种也行。”

王悦是个体型娇小的女生，比小满要矮去半个头，然而小满跟她说话的时候却总有压迫感。说起来，小满还是第一个

在学校跟王悦搭讪的人，或许也是她惟一的朋友也说不定。这个娇小女孩让小满想起了《月影传说》里的月眉儿，吊起的眼角、嘴角常挂一丝嗜血的笑，原本是个美人胚子却总是披头散发面容枯槁，脚上的国产运动鞋也是一年四季破着小洞。如果这些都不够成为重点，那语末的冷笑和目光犀利的沉默绝对足以让善男信女都退避三舍。

曾有个同学不怕死地问王悦为什么总喜欢打人后背，回答是一声冷笑，曰，你如果见过我爸和我弟的话，就知道我这不叫打人。

从那以后，和王悦家庭有关的问题就成了班里的禁忌。

然而小满却不讨厌和她说话，虽然肩膀时常酸痛难当，但怎么说呢，总觉得爱看漫画的人一定不会变坏。

“对了，我在画一个短篇漫画。”小满挑了张桌子坐下，铺开画稿。

“哦，我看看？”王悦过动儿般跳到桌旁伸出头，双手在桌面拍出巨响。小满画得很认真，即使是草稿也一笔一线力求完美，人物亦无不俊俏传神。

“画得很好嘛……”王悦放下稿子，难得没有把话说完。

王悦也喜欢画画，她喜欢画在课桌、课本、废纸上，但因为基本功很差，所以线条乱七八糟五官惨不忍睹。小满很少在同学面前画画，除了狐和杰，王悦是第三个看过她画的人。所以小满第一次给王悦看自己画稿的时候还有些犹豫，她怕王悦会受到打击。然而王悦看完只是赞叹了一下，随即仍继续在上课时候量产她的难看作品，老师也不敢阻止她。

“喂，我说你将来干脆当漫画家吧。”王悦突看着小满。

“怎么可能，我画得那么烂。”小满头也不抬。这个王悦虽然喜欢看漫画，对业界的常识却是少得可怜，哪知道成为漫画家有多千辛万苦啊？不但没有辉煌的前途，还得为面包开水处处遭人白眼才是中国漫画家的现实状况，“而且马上高三，我就不能画了。考不上好大学，人生就完蛋了不是吗？”

“哦，也对。”王悦嘟囔一声不再说话，坐到一旁翻漫画去了。

其实，王悦根本不准备上大学，一是家里条件不好要让给弟弟读，二是老爸准备让她回去照顾家里的“生意”。

当然，小满知道这些是大约一年之后的事了。

一个月后，小满在《卡通王》上发表了她的第一部短篇漫画。

二 玩我们的游戏 让他们恋爱去吧

易杰和韩抒清交往了。

这本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易杰家境不错人又高挑清秀，和韩抒清早就传了不少绯闻，然而有人就是怎么也接受不了。

“喂，狐狸，下周升级2.0，我和杰都要去新岛练功，你再不上线可就赶不上我们了啊。”狐狸已经好几天没登录《魔力》了。

“你们去吧，我不想玩了。”狐狸翻着语文课本，语气冷漠。

“什么意思啊，这游戏不是你硬拉我们进的吗，怎么说不玩就不玩了？”虽然小满后来迷上了鸟山明的人设，杰也因为是Enix和《DQ》的忠实拥趸而玩得爱不释手。

“韩抒清也是我先看中的，是不是也要死缠烂打？”

“你……”小满没想到一向好脾气的狐狸会发难，扯扯一旁的杰，“杰，你也说说他啊。”

易杰不说话，长长的睫毛抖动了几下又继续撮GBA的《马里奥赛车》。他最近本来也很少上美术教室，今天是被小满硬拉才来的。

狐狸心里愈发憋闷，书往桌上猛地一拍，想了想，又捡起来收好，弓着背僵硬地走出门去。

小满原本是一个人坐在教室最后的，因为入学时风风火火顶了虎姑婆的嘴，所以受到“特殊款待”。

不过小满这人不爱记仇，之后也一直笑脸相向，后来还在学校画展上给班里出了幅作品，算是戴罪立功，于是第二学期被调到模范班花韩抒清的旁边。虽然韩抒清一直强调老师是想帮助她，然而小满却觉得虎姑婆的目的是让班花24小时监视她，弄得她浑身不自在。

不过杰和韩抒清交往后，又是另外一回事了。

“小满啊，你整天和杰一起，知不知道他都喜欢些什么啊？”午休的时候，韩抒清递了一包荔枝汁给小冉。

“他啊，比较喜欢传统日式RPG啦，像Enix的《勇者斗恶龙》和Namco的‘《传说》系列’他都很熟，但《生化危机》那种AVG就完全白痴了。对了，他这两天应该在通《永恒传说》，周一店里刚到的货。”



小满一顿噼里啪啦后，吸了口香甜的荔枝汁润喉。

韩抒清听得一头雾水又满脸崇拜：“你好厉害哦，小满。那什么日式RPG的，我完全搞不懂。”

“没什么难的啦，比元素周期表简单多了。”

“我也觉得打游戏应该不会很难。不过，你能不能教我啊？”韩抒清笑盈盈地勾住小满的手。

小满乍舌，这班花不愧是班花，连虎姑婆都能搞定的手腕果然不一般，自己看来是招架不住了。

“嗯……你以前玩过什么游戏吗？”

“玩过啊，《美少女梦工厂》我就玩过。”

“育成类啊……的确是女生会玩的游戏。对了，你家有什么游戏主机吗？”

“诶，什么主机，游戏不是用电脑玩的吗？”

果然，小满心中扶了一下墙。

“就是PS，DC那种拿手柄接电视玩的机器……算了，解释起来比较麻烦。这样吧，我明天带一套《幻想水浒传》给你，那个是PS经典移植PC，你家易杰也很喜欢的。”

“好啊好啊，太谢谢了小满，你真是个好人！”韩抒清高兴地扑到小满身上，笑容灿烂如花。

哎，先别笑得太早啊班花大人，你如果知道自己走上的是一条怎样的不归路，还会不会笑呢？小满心中暗自窃喜，心想虎姑婆啊虎姑婆，你的人终于还是栽在我手里了，也许当初把我封印在教室后面才是正确的抉择也说不定。

狐狸消沉了整整两个礼拜，到第三个礼拜的时候，这厮却忽然吃了熊掌似的满面春光。

上前一问，才知道是偷偷在家玩了《新绝代双骄三》。

“我以前都不知道，原来古龙的剧情也这么百转回肠……”狐狸坐在床边啃着小卖部的粽子陶醉道。

“你以前不是鄙视大宇之外的所有台湾开发商吗？”小满扶额吐槽道。最近被班花每天的拷问搞得头都大了，才知道高智商人群认真打起游戏是多么的可怕，系统的每个细节都非问个清澈明白不可还要做笔记，小满不得不陪着重玩了一遍好解答她关于一百零八个同伴的收编地点和条件的问题。

狐狸突然一脸严肃。

“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啥事？”

“我觉得恋爱就跟游戏一样，退一步，换一个对象也许就海阔天空了。”狐狸眼中闪动着泪光。

“你终于知道啦，可喜可贺。”小满打了个哈欠，困得要死。

“所以，并不一定非要什么韩抒清，小满你这种的说不定也……”

“你给我去死。”一个粽子猛地拍上狐狸原本就很扁平的脸。

没过多久，狐狸就重新回到了《魔力》。令人意外的是，连韩抒清也加入进来，填补了队伍里传教的空缺。

狐狸还是很腚疼地一路带着韩抒清练级升装备，任务也做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来得起劲，小满在一旁看得直摇头大呼吾国亡矣。不过不可否认的是，这是她玩《魔力》以来，最快乐的一段时光。

高二最后的学期就这样被混乱劫走。

叁 像烙印在灵魂的勋章 很酷却很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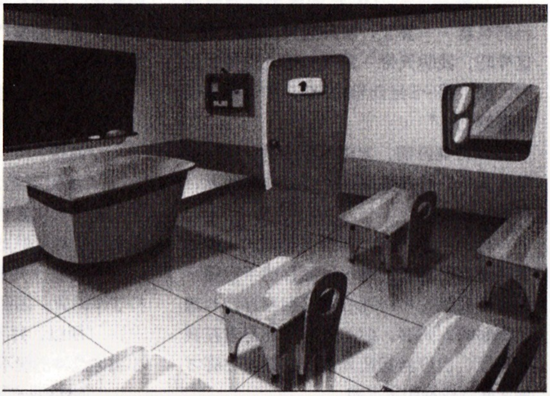
期末成绩出来了。

按名次排列，韩抒清101，易杰288，小满420，狐狸487。

虎姑婆站在讲台上，面孔很臭。全年级500人，她班里的人倒着数起来比较快的占多数。

“你们知道这名次的意思伐？不知道我讲给你们知道。”虎姑婆声音气得

发抖，脸上还恶毒地笑，“我们学校二本上线率是50%，一本20%，也就是说250名之后的都是大专。你们是不是觉得区重点就保送本科啦？该醒醒了，回去跟你们父母说说，好让他们聆聆清你们这两年在这个学校里都学了些什么！”



虎姑婆是真的生气了，后来去挨家挨户做了家访。高二最后的几天，大家情绪都很低。

高三要重新分班，十二个班按专业和成绩来分排。小满选了物理，狐狸是历史，杰则和韩抒清一起选了化学。

“小满你也太彪悍了，物理那么难，你还是跟我选历史吧。”狐狸面色发青，据他自己说是睡眠不足，但小满怎么看都觉得是被扇的。

“我也考虑过历史，但我不擅长背书的，还是理科好点。”小满的漫画已经被家里全数没收。她没反抗，一方面是内疚于成绩，一方面也觉得是该用功了。

“杰，虎姑婆不是逼你和韩抒清分手了吗，你们还选一个专业不要紧吗？”

“切，她说分就分啊？”杰瘪瘪嘴。不过他也就是嘴上说说，韩抒清最近已经很少找他了。

高三开学的时候，虎姑婆终于彻底地离大家远去了，她被派去摧残一年级的新生，走的时候也没跟学生们吱声。也不知是不是她走前留的神之一手，杰和韩抒清最终还是没能分在一个班。

开学的时候，美术教室的门上了锁，早操时间也被自习和测验取代。四十个人零零落落走进各自不同的教室，坐在新的同桌旁边。

小满的新同桌是韩抒清的闺蜜好友黄飞飞，两人相处甚欢，不过小满没再跟她谈起有关游戏和漫画的话题。

高三第一学期的模拟考，狐狸的名次上升到267。

第二学期，杰交了新的女友。

听到这些消息的时候，小满不知为什么觉得很陌生。

小满还是保留着看油细鸡的习惯，虽然上面介绍大多都已经是PS2和GBA游戏，都是她没有的主机。

不知谁说的：高考是一只怪兽，把青春咬得面目全非。

有一次，小满在美术教室门口的走廊悄悄翻杂志，虽然门锁了，但这里仍是学校最安静的地方之一。

哒哒哒哒——久违的回力球鞋拍打地面的声音。

“哈，王悦！”小满条件反射地转身格挡，然而这次拍背魔爪只是轻轻落下。

“你竟然还活着啊，我还以为你死

在哪里了！”王悦扑上来给小满一个拥抱，很用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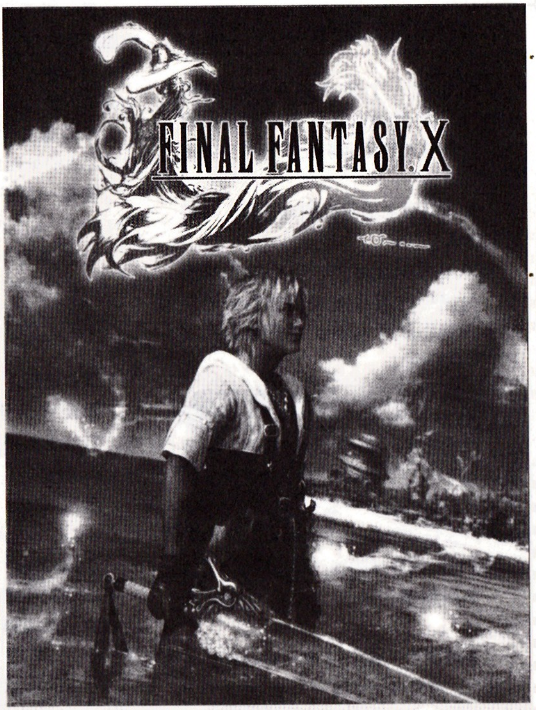
小满和王悦在分班后就没有联系了，在小满的印象里，王悦是个无论什么环境都能坚强得活得很好的生物，所以应该不用自己担心。然而事实显然并不完全如此，王悦本来就很黑瘦的脸又凹削下去不少。小满这才想起，自己连王悦的电话都没留一个。

“呸呸，乱讲。我一直就在1班啊，你呢？”

“我在8班，化学班，跟韩抒清一起。”

“哦，她还好吗？”

“谁知道啊。对了，有什么漫画吗？最近都没有书看，我快无聊死了啊。”



当然啦，这年头谁还会带漫画来学校。

“我最近也没怎么看，要考试了啊。”

“哦……”王悦有点失落的样子，“那你手上这个？”

“这个是游戏杂志啦……”小满下意识地把油细鸡朝背后收了收，但《FF X》精美的蓝色封面还是很刺眼。

“游戏……没兴趣。”王悦家没有电脑。

气氛有点尴尬。

“那……你准备填什么志愿？”

“随便填个大专，反正也不一定会去上。”

王悦不是认真学习的人，但成绩一直不差。

“大专，为什么不填本科啊？”

“反正家里也没有一定要我上啊，这样不是很好吗，嘻嘻。”王悦突然蹦蹦跳跳往后弹了两步，两手背在背后调皮地看着小满，“喂，你以后如果再画漫画的话，要记得给我看哦。”

“哦，好啊，等考完吧。”

“嗯，那就这样吧。”王悦有些害羞地揉了揉一头乱发，“那，祝你考一个好学校！”

什么啊，突然那么正经？

小满看着女孩像头健壮小鹿般飞奔着跑走，突然觉得她从来没真正了解过这个朋友。

2003年夏 战争的终末

高考是一个被历史反复记载的BOSS，尽管进行了无数次的模拟战斗，还是没人敢保证能在最后关头使出致命一击。

看着网页上显示出的成绩单，小满吐了口气。

在室内来回踱步，电话拿起又放下，小满扫过通讯簿上陌生的号码，终于还是回到屏幕前，按开桌面角落上的黄色图标。

提示：进入神圣大陆？确定/取消

按下确定，欧洲风格的城堡如同画卷铺上屏幕，熟悉的红色小人落在银砖地面上，手中魔杖一摇一晃。小满揉揉眼睛，惊讶地发现旁边一名蓝发剑士正盘坐在地，懒洋洋朝她打着招呼。

卡斯德罗·杰：『哟，你总算来啦。』

卡斯德罗·杰：『喂，狐，杼，满进来了，快回城里来接我们啊！』

队伍频道

我是一只千年的狐：『稍等，遇敌了。』

清舞轻舞：『惨了，我刚才忘了加血……』

我是一只千年的狐：『不会吧，那现在加啊！』

清舞轻舞：『来不及了……啊……』

一道闪光后，圣职装扮的女孩被传送到剑士和魔法师身边。

我是一只千年的狐：『……』

我是一只千年的狐：『算了，我也死吧。』

另一道闪光，土里土气的绿发士兵也加入了队伍。

★满天星☆：『哈哈哈……你们也太逊了。』

卡斯德罗·杰：『就是啊，谁叫你们不等我们就跑出去的！』

我是一只千年的狐：『是你们太慢了好不好，看个成绩至于那么久吗？』

卡斯德罗·杰：『没办法，二本啊，被老头子训了一顿，哈哈。』

★满天星☆：『你们都考得怎么样啊？』

清舞轻舞：『还算可以吧 ^_^』

我是一只千年的狐：『我还用说吗，自然是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卡斯德罗·杰：『去去，这什么跟什么啊，不知道的还以为你考砸了！』

清舞轻舞：『小满，你呢？』

小满的手指冻得有点发僵，手臂也激动地不停颤抖，久久才在屏幕上打出回应。

『OUR VICTORY。』

剩下的暑假究竟是怎样度过的历史上已不可考，惟一可以确定的是，每个人都努力画下了属于自己的那个句号。



尽管无论有没有那个符号，故事都将告一段落。

后来，易杰还是回来跟韩抒清在一起了，狐狸因此忿忿了很长一段时间，不停地向杰追讨理由。

“到底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啊，君何苦呢？”

杰被问烦了，某天终于坦白道：

“其实也没什么特别的原因，就是她会陪我玩《幻水3》而另一个不会啊。”

狐狸听完气得绝倒，小满则在一旁捧腹偷笑。

狐狸拿到的是来自某个遥远城市的录取通知书。他晃着手里的纸片喜滋滋地秀给小满：看，古代文学系。

“终于让你夙愿得偿啦，臭狐狸。”

“那是，爷这一上马，《轩辕剑》就不愁后继无人啦。真是岁月冥冥，早有注定啊。”

背着大包小包上火车时，这厮还一如既往地贫着嘴，然而火车真开始动了，眼泪又很没骨气地崩了个稀里哗啦。

该走的都走了，城市变得有些空旷。

小满坐在大学宿舍里，拆开王悦给她寄来的第一封信。

『小满：

怎么样，大学好玩吗？

我最近继承了家里的生意，每天都很忙，快没时间看漫画了：（

不过认识了很多有趣的人，有个书店的大婶让我免费去她那里看书，嘿嘿。

对了，你在《卡通王》上的作品，我拿给老爸看了，他很喜欢，说考虑让我以后开个漫画书店卖你的书。我觉得是个不错的主意8-)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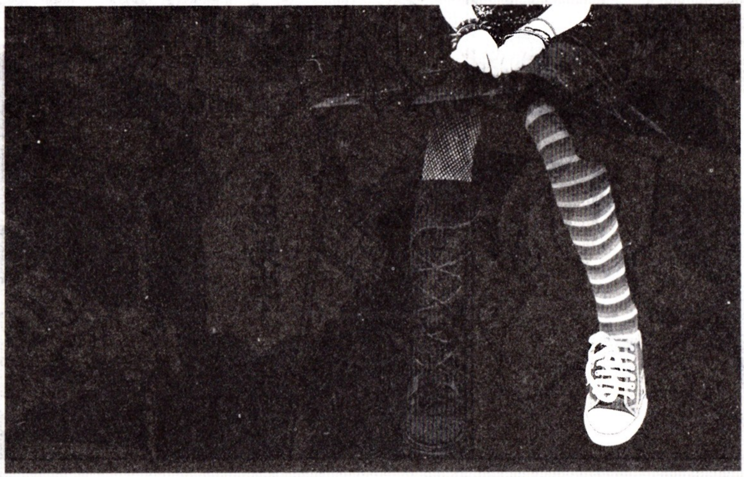
……

……』

信的最后附上了一张王悦的画，歪歪扭扭的，临摹的是小满漫画中的人物。

小满合上信，小心地收好，回到桌边，铺上白纸。

生命中的每个章节我们都有千言万语，欲说还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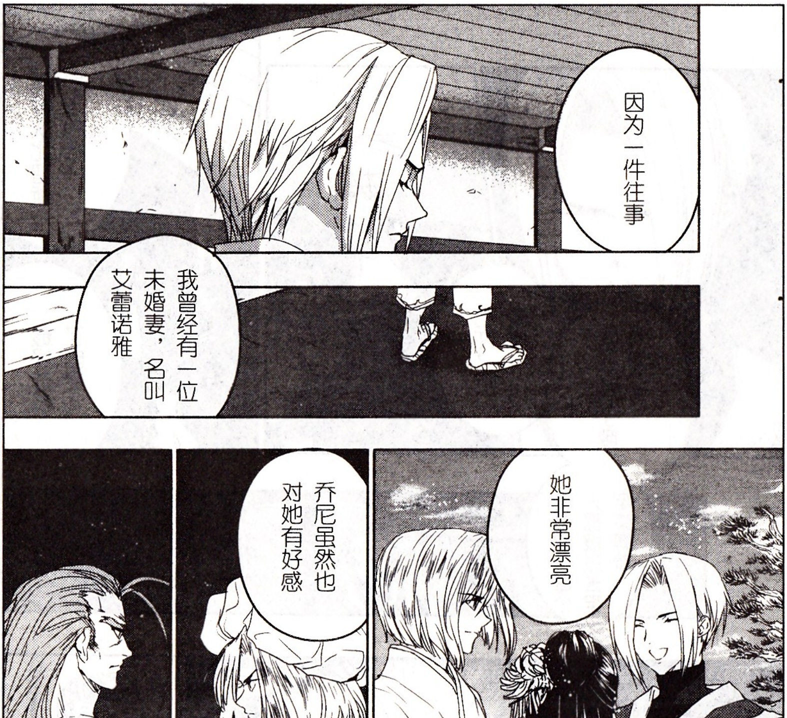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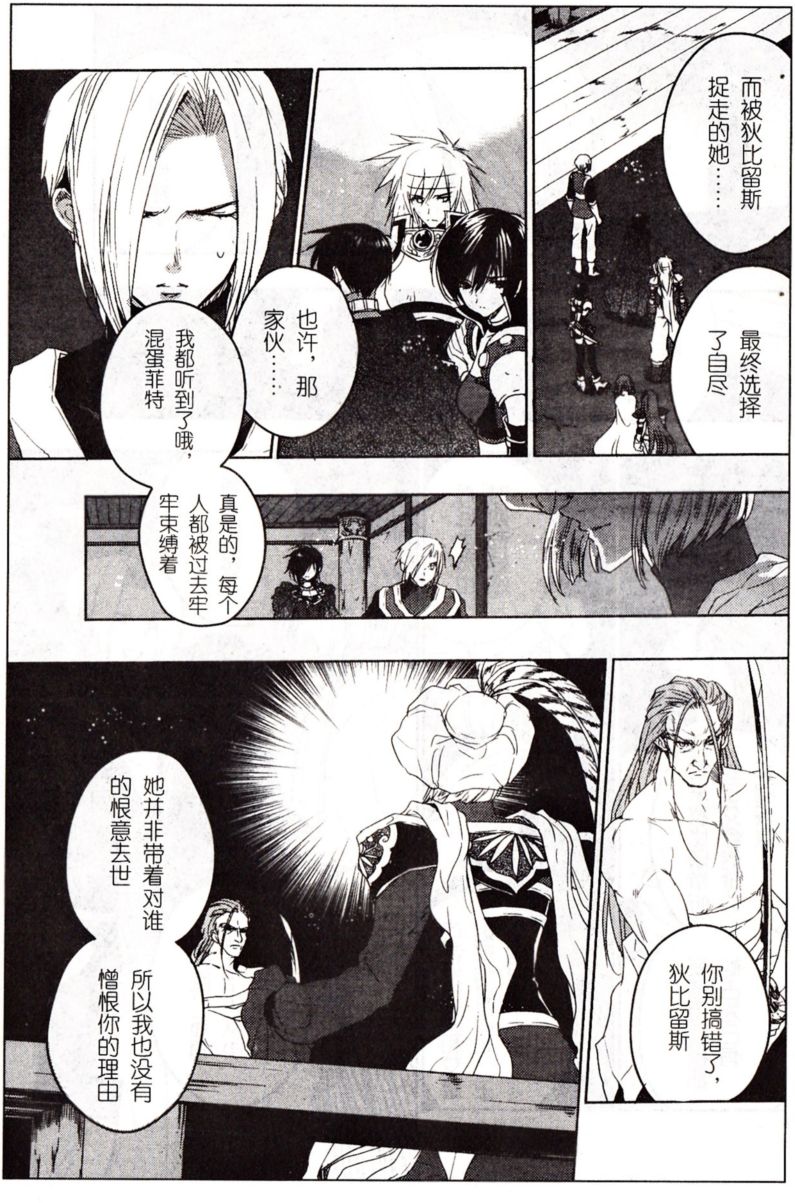

第十七回
春日部晶
译：清雨
两人的思想和火花一起在空气中交错！！
前情提要
里昂一行在乔尼的指引下杀入多凯城，击退失控的怪物群来到多凯领主狄比留斯面前。认清大势已去的狄比留斯提出了和菲特决斗的要求。就在这时，乔尼上前一步，先于菲特接过对方扔出的利剑……
Tales of Destiny
转瞬即逝
乔尼先生！
呃！
喝啊！


唔！
牙齿已经被折断……
可眼神却丝毫未变，了不起的家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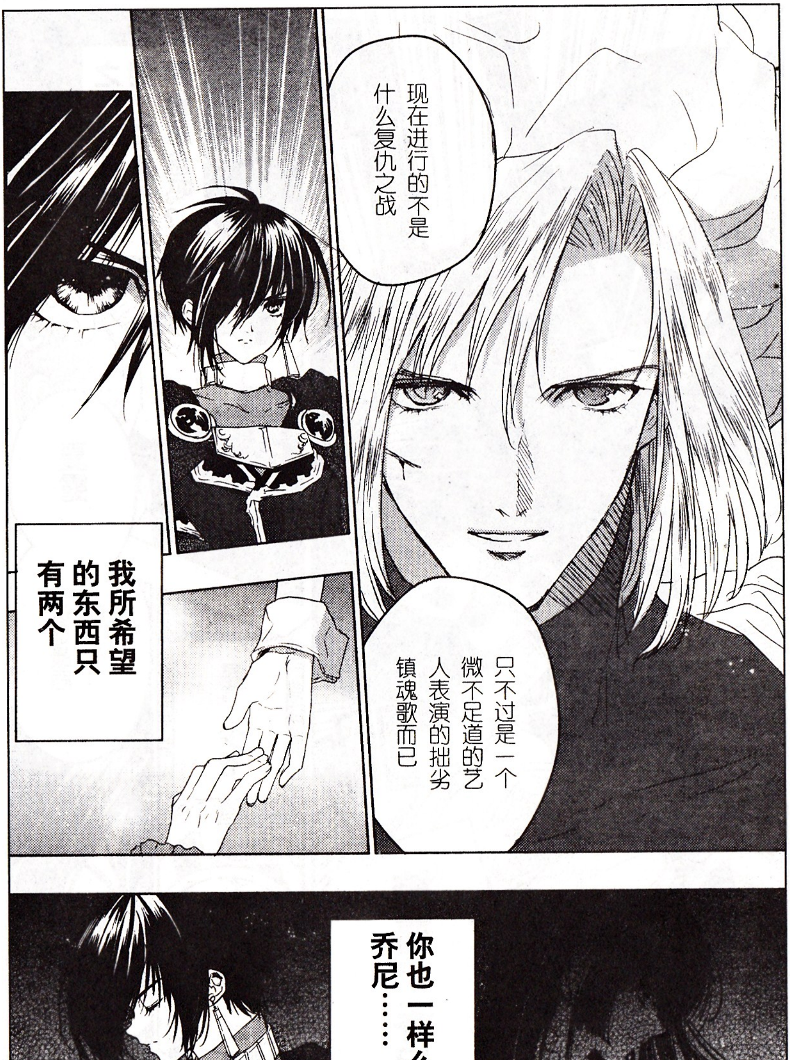

好厉害
狄比留斯是水上城公国首屈一指的武者
不过那家伙应该很清楚这一点才对，为什么还要……
其实你非常恨我吧？
想要从我身上问出置她于死地的理由吗？
乔尼·希坦
喂，你叫菲特是吧
那家伙为什么坚持和狄比留斯决斗？

游漫堂


因为一件往事
我曾经有一位未婚妻，名叫艾蕾诺雅
她非常漂亮
和乔尼，还有我三个人从小一起长大
乔尼虽然也对她有好感
可在发现我和艾蕾诺雅相爱之后，主动退出了……
后来狄比留斯听到了艾蕾诺雅的美貌传言
妄图用强权把她占为己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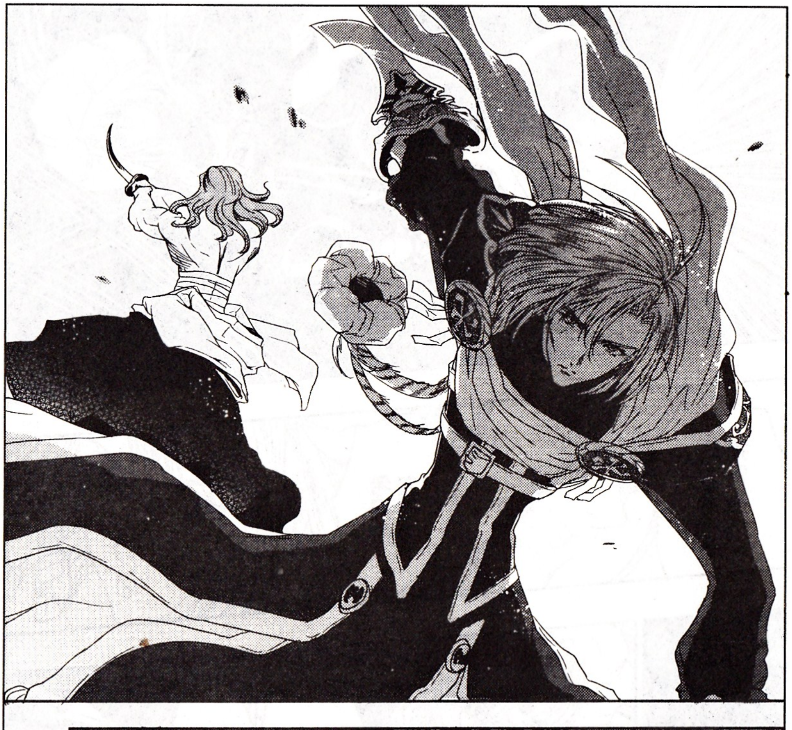

而被狄比留斯捉走的她……
最终选择了自尽
也许，那家伙……
我都听到了哦，混蛋菲特
真是的，每个人都被过去牢牢束缚着
你别搞错了，狄比留斯
她并非带着对谁的恨意去世
所以我也没有憎恨你的理由

游漫堂


现在进行的不是什么复仇之战
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艺人表演的拙劣镇魂歌而已
我所希望的东西只有两个
你也一样么，乔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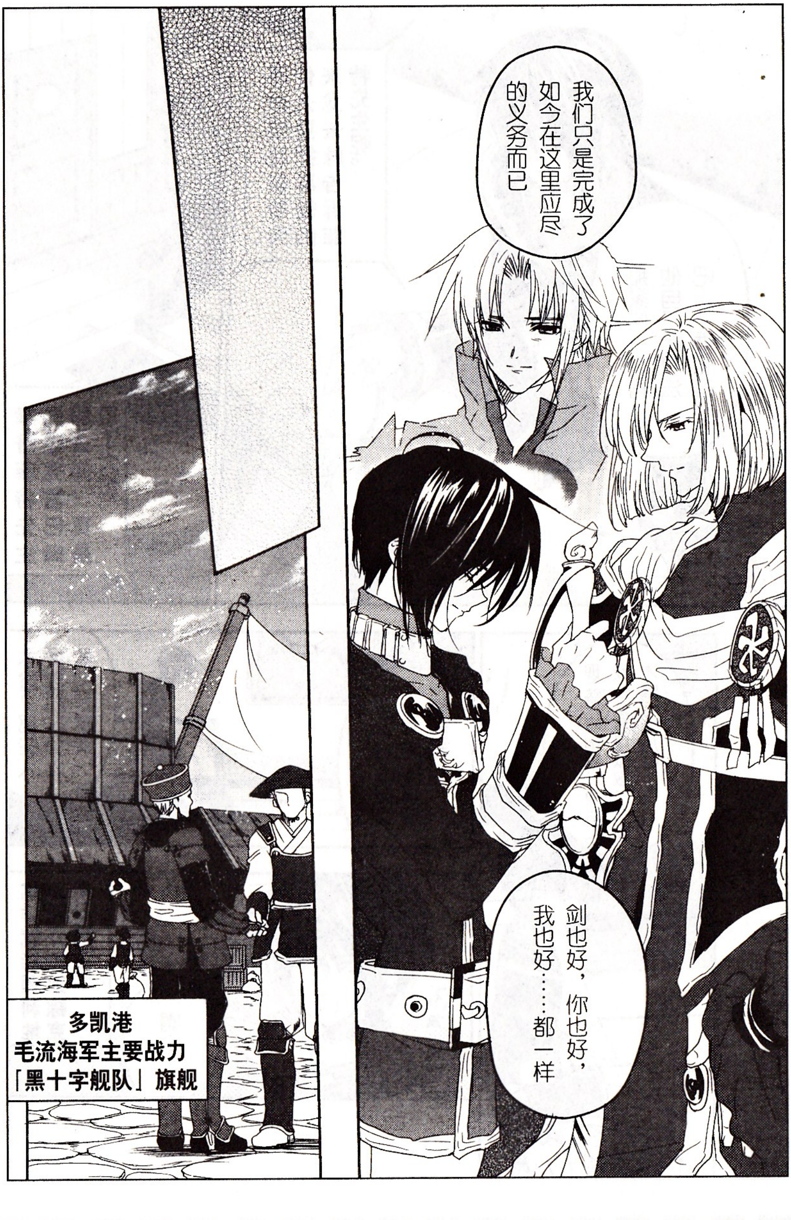

之所以挥动利剑，只是为了那份思念吗？
夏露
这是最后的工作！
是，少爷
接着，乔尼！


希坦的宝剑！
这就是因果报应么！
好了
落下帷幕吧，狄比留斯！




真是的……
原来我和父亲是同一类人啊……


凭自己的意志让你再一次沾上血污
从而彻底失去了成为宝剑主人的资格
乔尼王子……
乔尼！
好，战争结束了
快向国民宣告这件事吧
谢了，里昂
又让它背负起这个国家的罪孽，实在抱歉
你到底要我说多少次


我们只是完成了如今在这里应尽的义务而已
剑也好，你也好，我也好……都一样
多凯港
毛流海军主要战力
「黑十字舰队」旗舰


幸好菲特先生知道克雷巴姆的去向，真是帮了大忙
不过狄比留斯为什么要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告诉菲特先生呢？
那家伙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吧……谁知道
不过，那些人欠我们一个人情倒是事实
所以才会把这么夸张的军舰借给我们
这样就能顺利地重新开始追踪克雷巴姆了吧
啊……
ふぁ…
现在只等出航，而且又没什么事可以做，干脆休息一会儿好了……

游漫堂


哦，里昂你在这儿啊
一句话不说就跑到船上来了
你有什么事？
ギロリ
哎？不是，那个……
这次给你添了不少麻烦，还发生了好多事
如果可以的话，本来想跟你谈谈的……
随便你
你很累吗，里昂？
啊……


乔尼刚才来打过招呼了
说会留下来帮忙进行战后恢复
那家伙也有领主的血统，这是理所当然的
虽说是领主，但他真是个好人啊
连对待我们异国人都那么亲切
现在暴君狄比留斯死了，他们应该会恢复和其他国家的正常交往
等任务完成后，我也打算就这件事向国王进言
能直接和国王说话，你可真厉害
那是当然，我和你完全不同
说起这次的任务……

游漫堂


菲特先生说，他在我们到达之前看到……
啊……
没想到连塞伊喀鲁特和奥伯隆社宝贵的运输手段都被他抢走了
克雷巴姆那混蛋居然用「飞行龙」逃走了
之前曾听说飞行龙由于遭到怪物袭击而下落不明……
啊，对了，关于那次袭击……
实际上，我来塞伊喀鲁特之前
就在那艘飞行龙上
一片混乱之中，我遇到了被放在仓库里的狄穆罗斯


别绕弯子了，你到底想说什么？
啊，不好意思，那个……
因此我有种不祥的预感
算上飞行龙这件事，那家伙一共抢在了我们前面四次
我们必须对此有全新的认识，说明敌人具备超乎我们想像的预见性
或许我们早就被卷入了他的阴谋之中
我们……真的能把神之眼夺回来吗？
哼……
不知道你听没听说过“笨人无良策”这句话
呃！


你们只需要什么都不想，好好守住我的后背就行了
别让我后悔在这里救了你们
部下需要做的事情只有带着对长官的信任去战斗
千年前的「我」，就是这样做的
呃……
除此之外的任何事情，我都没有半分的期待
你还是第一次承认……
愿意把后背交给我们来保护



谢谢
这样一来，我就能没有顾虑地挥剑了
很好
不过，乔尼先生刚才跟我说……
什么？
本来想过段时间再告诉你的
他说里昂太过在意能否完成任务，所以有些担心

游漫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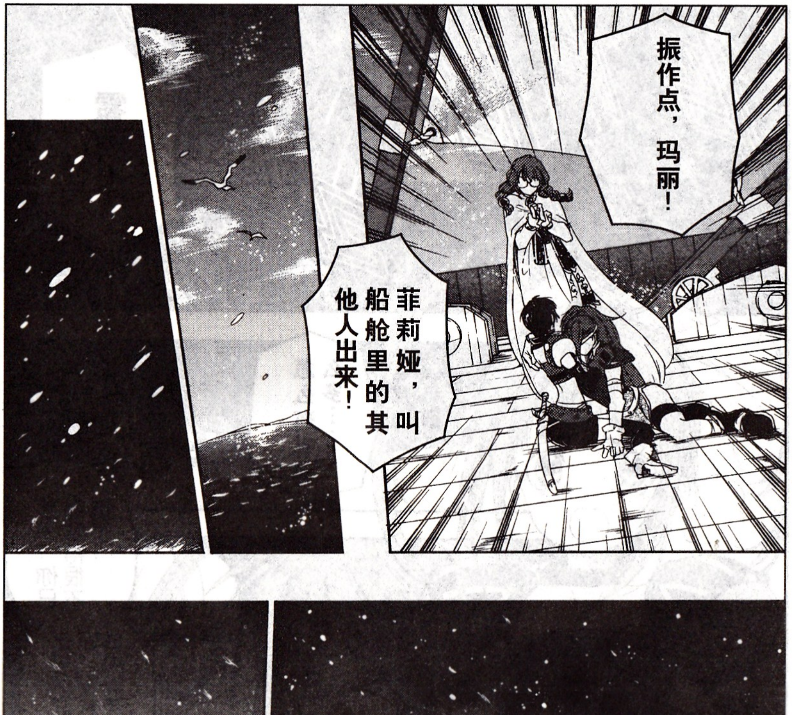

还说你不应该一个劲儿地朝目标猛冲，而是偶尔停下来观察下周围的环境
如果仔细思考的话，说不定能够发现新的可能性
他就告诉了我这些
哼……
至少我现在没有心情去想任务以外的任何事
哈哈哈，我就知道你要这么说
等任务完成之后，我会考虑这些的
好不容易追着克雷巴姆来到这里
在这之后才是最关键的
啊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塞伊喀鲁特的邻国，位于极寒之地的凡达利亚
赛伊喀鲁特
首都达利尔杰伊特
首都海德堡
凡达利亚地区
如果那里陷落的话，整个世界的政治平衡都有倾覆的可能
虽然听说那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军队
但不知道能在何种程度上与克雷巴姆对抗……
我们必须赶快阻止克雷巴姆
不能再让他为所欲为了！
没错
这是最后一次让那家伙逃掉

游漫堂


凡达利亚啊……
他怎么又逃到那么远的地方去了
在全世界引发战争……克雷巴姆还真是个大忙人啊
从塞伊喀鲁特开始，接着是卡尔巴雷伊斯、菲兹喀鲁特、水上城公国……
差不多绕了世界一整圈
然后再回到最开始的大陆？那个笨蛋！
别浪费我们的旅费啊！
喂，玛丽，你也觉得很让人生气吧？
玛丽？


我说玛丽，怎么了？
哪不舒服吗？
凡达利亚……
战争……
说什么呢，我们正要去阻止战争爆发啊
不是，我……


振作点，玛丽！
菲莉娅，叫船舱里的其他人出来！
塞伊喀鲁特南方 凡达利亚王国
首都海德堡 王城


雹雨！
怎么还有那么多……
够了！你已经做得很不错了！
这里就交给我们吧，你快去负责城内的防守
实在抱歉
祝你们好运！

游漫堂



该死的……这些怪异的军队究竟是什么？
再这样下去的话，我们的城池就……
好了，请尽快到这边来！
敌人的入侵现在只是时间问题了！
凡达利亚城
王族居室
但是……
传令！
传令！



阵亡了……
伊扎克·凯尔文国王陛下阵亡!
眼前这位人物是……
下一回,凡达利亚篇正式开始!!
下一回精彩继续,切勿错过!



文/不快乐王子　编/夜蓝

一　蝴蝶花之墓

黄昏，夕阳浸染大地，照耀着辛勤农民的归程。但对于某些人来说，这一天才行将开始。

“鬼阴内乱”之后两年以来，满目疮痍的乡田城渐渐重拾了朝气，此间行人熙熙攘攘，扶老携幼，荷锄而归，一副和乐融融的景象。两年前的惨痛经历渐渐离他们远去，百姓每日只懂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生老病死，祸乱灾荒，各安天命，江山属谁与他们并无太大关系。只要生活还过得去，人心难变。

乡田城北郊，有一处清幽之所，城主乡田松之信把它列为禁地，平常人迹罕至。禁地之内，盛开着淡紫色的蝴蝶花，花丛深处安葬着城主乡田松之信的爱女菊姬。小小的凉亭，微微隆起的坟茔，矮矮的墓碑……昭示着墓的主人对平凡世界的向往。

时值黄昏，夕阳将淡紫的蝴蝶花染成火红，微风袭来，传来阵阵银铃的低吟之声，蝴蝶花跟随着风与铃声轻轻地舞动，仿佛以舞蹈来抚慰逝者寂寞的灵魂。

轻柔的脚步声响起，步伐平稳而有节奏，似是行者素来的习惯，又似是刻意不想打扰此间的和谐。暮色中，一个男人手挽一只小木桶来到菊姬墓前。此人一身黑色紧身劲装，满头雪白的短发，一道深深的疤痕由前额划至右颊，透出一种森严的杀气，只是岁月已在他坚毅的面庞上留下了沧桑的印记。男人从水桶中舀出一瓢水，温柔地冲洗着墓碑上的尘埃。银铃低吟，回应着丝丝

情愫。男子抬头，只见原本挂着银铃的凉亭檐上，不知何时又多了一个银铃。

"彩女，你来过。"男人轻声自言自语，转过头来眼神复杂地凝视着墓碑，"把你当做容纳仇恨与悲伤的容器，但是你的远去，真的能够消弭一切的不幸吗？"

没有人回答，墓中之人早已与她的不幸一同化为尘土。天地间只剩下一片没有答案的静默。

"力丸殿下，过去的得失就让它永远沉默吧。"一把声音响起，"城主大人要见你。"

"好，我知道了。"男人拉起颈上的忍者面罩，恍如两对狰狞的獠牙出现在他的面上，使其显得更神秘森冷。他身形一晃，就此消失在墓前，只留下一对银铃轻声相送。

这个祭奠菊姬的男人，正是乡田城私人武装东忍流首领——力丸。十年来三次拯救乡田国于危难之中的英雄。当然，知道这件事的人并不多。

二 彩女叛变

黑夜，对一般人的来说这是休息的好时机，然而对某些人来说，黑夜才是一天里的关键时刻。

乡田城中，天守阁上灯火通明，把偌大的楼阁照得有如白昼。议事厅里坐着两个人，下首是一个一身绿衣、须发皆白的老者，面上挂着永远不变的微笑，一副法兰西玻璃眼镜更使他显得深不可测。此人正是关谷直信。当年鬼阴密谋颠覆乡田国，在暗中绑架了关谷的同时，更乔装成关谷潜伏在乡田松之信身旁，最后成功串通凛姿掳走菊姬并一度夺取乡田城。力丸帮助松之信夺回乡田城后，在关谷宅邸的密室中找到了关谷。经历多烦劫难之后，松之信对关谷更是信赖有加。

上首主位上坐着的一名中年人，身披黄色外衣，两襟处绣着"两菱相生"的家徽，一头黑发之中夹杂着些许青丝，眉头眼角隐隐泛起了皱纹，双目散发着摄人心魄的光芒，给人一种不怒自威的感觉。此人赫然是乡田国国主——乡田松之信，那位没有扩张领土的野心，总是想着把人民和领地的安宁放在首位，因而有着很高威望的东忍流主君。此时，两人都没说话，只是静静地坐着，仿佛在等待些什么。

灯光很亮，但总会有灯光照不到的某些地方。

"主公，你在找我？"一把暌违已久的声音从松之信背后的暗影处响起。冷静的声线中听不出有一点感情，忠诚就是力丸最大的感情。

"力丸，两年不见，过得还好吧？"松之信也不回头，开口问道。

关谷却是忍不住向声源处望去，只是他怎么也看不到那潜伏在黑暗中的身影。

"是，主公，我过得很好。"力丸的回答一如既往地简短。

"好，我问你，你是因何追随于我？"松之信冷不防地问道。

"东忍流自师尊东紫云斋初代开始就追随主公，主公所坚持的'战乱之火伤民，必以人民安宁为先'便是东忍流的正义。我身为当今东忍流的头领，定当竭尽全力，以'天诛'来避免战火之灾祸及人民！"力丸回答得毫不含糊。

"好！"松之信大声喝彩，脸上却是流露出复杂的神色，"假如我要开启这战乱之火，你又会怎样？"

力丸一怔，并没有回答，议事厅里又恢



复了之前的沉静。

沉静，可以让人听到更多平时无法察觉的声音。一道黑影将满室的光明分割成两片，尖锐的破空声划破短暂的宁静。松之信连忙侧身，让过急速近身的暗器，"笃！"一把苦无深深地没入他身后的榻榻米之中。与此同时，天守阁外飘起一道紫影，在清冷月色的掩映之下，恍如夜空中舞动的精灵，灵动清丽之中却带有慑人心魄的寒意。紫影跃入天守阁，甫一着地，便急速向松之信飞奔而去。灯光之下，终于看清她的样貌：一身紫色女子忍者紧身衣，清秀的面容，凌厉的眼神，嘴角带却着邪恶的笑容。

"是彩女！"距离最近的关谷首先发现来者的身分——东忍流的天才少女，两年前与力丸一道退治"鬼阴之乱"，却因其一直守护的菊姬死亡而失踪，想不到今日竟然会以这种方式再次见面。

关谷刚想拦阻，彩女已越过他，来到松之信身前。她举起手中匕首，直接往松之信颈上劈去，来势之快松之信竟无从反应。

"接受天诛吧！"彩女眼中迸发出嗜血的光芒，松之信闭上双眼，等待死亡的来临。

"铿！"一声响亮的金属声取代了想像中的割裂肌肉的声音。

松之信睁开眼，只见一把忍刀硬生生地挡住了彩女手中的匕首。一道黑影一手持刀，一手抵住刀背挡下了彩女有如疾风迅雷般的一击。此人黑衣白发，一个狰狞的面罩遮住了口鼻，正是东忍流的首领——力丸。虽然挡住了致命一击，但是刀风过处，依旧让松之信颈部生痛。

力丸撤手提肩，撞向彩女胸口，彩女借势倒退几步，横刀在胸。

"快来人，有刺客！"关谷从震惊中醒悟过来，连忙呼喊求救。霎时间，呼叫声、警钟声和脚步声乱作一团。

松之信没有动，力丸凝神戒备，彩女却是缓缓地收起刀，目光中充满了蔑视。然后

猛地一转身，跃出天守阁，瞬间就消失在黑暗之中。

力丸身形一晃，隐入暗处。此时，家臣卫士方在橘百兵卫的带领下匆匆赶到天守阁。此时彩女已走，松之信只是交代了几句加强戒备、慎防敌人偷袭后，便遣众人离去，只留下了关谷与橘百兵卫。

“力丸。”松之信依旧没回头叫道。

“是。”

“去吧，把彩女追回来。”

“是。”

松之信略微迟疑了一下，补充道：“彩女似乎已堕入魔道，必要时……实行‘天诛’吧！”

力丸一怔，终于一咬牙答道：“是，我知道了。”身形一动，便离开了天守阁。

待到力丸离去，松之信饶有深意地对关谷与橘百兵卫点了点头。两人心领神会，领命而去。

三 正义·魔道

天空飘过一抹浮云，遮蔽了月色，夜更深。然而，有人却无意保存这种宁静。

乡田城西郊，一道紫色的身影在树上疾奔。彩女不愧为仅十四岁就获得了东忍流忍术皆传的天才，她身形彷如灵猿，穿梭跳跃于树枝之间却如履平地。猛然，彩女停下了脚步，顿时隐入大树的阴影之中。树枝轻摇，彩女犹如神秘的天使伫立在树上。林间轻风吹动她及肩的秀发，竟有几分飘逸之意。别过头，彩女瞭望着林外的动静。

夜很静，清风吹过林外茂盛的稻田，发出柔和的沙沙之声。彩女闭目凝神静听，忽然眉头一皱，她隐约听出有细碎压断稻谷的声音。彩女向声源方向看去，只见一道黑影正飞速向她接近。彩女一咬牙，转身向树林深处疾奔而去。奔驰数里之后，并无听见追兵的脚步声，彩女方才松了一口气，跳回地面，缓步往前走去。

走出树林，展现在彩女面前的是一片盛开的蝴蝶花海。皎洁的月光下，淡紫色的蝴蝶花染上了神圣的雪白色，一座孤零零的墓亭座落在花海之中，清脆的铃声似乎在细诉着无限的悲凉。

“彩女，你是来向菊姬道别的吗？”硬朗的男声响起。

彩女反手拔刀，凝神迎敌。能轻易地追到自己前面的人只有一个，也是她最不愿意面对的一个。果然，一道黑色的身影从菊姬的墓亭之后转出，银白的短发，深深的伤疤由前额划至右颊，狰狞的面罩遮住嘴脸。

“力丸！”彩女冷然地轻呼一声，身子压得更低，随时准备出手。

力丸却没有动手的意思，而只是凝视着彩女，一种森然的压力油然而生。彩女只觉得呼吸困难，握刀的手不由地微微颤抖。

“彩女，告诉我，为什么要背叛我们的正义？”力丸问道，语气中带有让人无法抗拒的威严。

“正义？”彩女猛然惊醒，一股力量由心底而生，竟然冲破了力丸的威压。

“哈哈哈……”彩女不禁仰天狂笑。她的笑声越来越大，越来越恐怖，最后竟有两行清泪夺眶而出，顺着脸颊缓缓落下。

一群宿鸟被笑声惊起，纷纷振翅扑向夜空。力丸双手一紧，随时准备出手。

彩女收住了笑声，静静地望着那孤单的坟茔，口中喃喃道：“在我迷失了自己的忍道时，是菊姬将我当作亲姐姐般仰慕，让我重新找回自己活着的意义，我曾发誓要好



好保护她，对于我来说，菊姬就是我的正义。”

力丸眼中流露出痛苦的神色，道："对不起，菊姬的死，是我的错。”

“不，你只不过是行刑的刽子手罢了。”彩女惨然一笑，冷酷地打断道，“真正的罪魁祸首是原本我所敬仰的乡田松之信。是他残忍地剥夺了菊姬的父爱，在菊姬死亡的一刻，我的正义已被他亲手埋葬！”

力丸默默地凝视着菊姬，良久方才叹道："彩女，你变了，你已忘了我们东忍流的正义；忘了松之信大人是如何努力地维护领地内百姓的安宁。”

“变的何止是我，素以观察敏锐著称的力丸大人也变得思维迟钝了。”彩女反驳道，“东紫云斋师傅自幼便教导我们，东忍流所谓的正义，就是守护乡田国境内的百姓，使他们免受战争之苦，假若有人要在国内挑起战争，便要对其实行‘天诛’。”

“你既然知道，为何还要这样做？”力丸责问道。

彩女冷冷笑道："假若是东忍流的主君挑起战乱之火，使百姓深陷水深火热，那他是否该受‘天诛’呢？”

力丸闻言大怒，喝问道“你在胡说什么？”一边说一边反手按住身后的刀柄。

彩女见状却没有举刀迎战，反而还刀入鞘。她手腕一抖，一卷细长之物便出现在她的手中，接着素手轻扬，向力丸抛掷而来。

力丸侧身让过飞来之物，定眼一看，见是一卷卷轴，方才伸手捞回。动作一气呵成，彩女见状不禁暗暗叫好。

力丸打开卷轴，双眉紧锁，狰狞的面罩衬托着他越来越难看的神色。只见上面赫然绣着乡田家专用的“两菱相生”之印，信中所写竟是乡田松之信邀请邻近诸侯国一同攻打多头国，卷轴的最后还盖着松之信

独有的印章。

力丸无力地垂下手，任由卷轴摔落地面，良久才喃喃道：“这还是我要效忠的主公，还是我要守护的乡田国吗？”

他抬起头，看着同样面带哀伤的彩女，力丸面上闪过一丝迟疑，接着柔声道：“你走吧，身为东忍流的首领，这件事由我来解决。”

彩女没有回答，只是含泪点了一下头。风吹起，铃声在回应着这份悲凉的哭诉。

四 正义之战

就在两人准备离去之时，一阵急剧的马蹄声惊扰了林间难得回复的平静。一匹骏马从乡田城的方向飞奔而来，马上骑士身穿蓝色流云武士装束，腰间别刀，一只右眼用眼罩蒙起，正是乡田家世代家臣橘氏一族的年轻剑术教头，也是力丸难得的知己，橘百兵卫。

橘百兵卫尚未到近处便朗声道：“力丸殿下，你真让人佩服，主公不放心让您孤身犯险，命我出来协助追捕叛贼彩女。没想到你竟然这么快就找到她了，来，让我们合力擒下这妖女，早点回去交差。”

彩女冷哼一声，便要动手。力丸横身拦在了彩女身前，回头向彩女示意稍安勿躁，然后深深地吸了口气说道：“百兵卫殿下，我希望你能放走彩女。”

“你说什么？”橘百兵卫闻言猛然剑眉一扬，连眼罩都有所移位。

彩女也是吃了一惊，她很清楚，力丸说出这句话所要面对的后果。

“你究竟知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橘百兵卫喝问道，“难道你不知道这样做的后果？”

力丸缓缓站直了身子，刚毅的神色重新出现在他的眉宇之间。

“我知道，我将成为叛忍，受尽乡田家的追杀。”力丸看了看橘百兵卫天蓝色武士服下隆起的胸口，不待他回应便继续道，“恐怕松之信大人早已准备好了追杀密函，此刻就在殿下的身上吧？”

橘百兵卫闻言苦笑了一下，然后缓缓从怀中掏出一份卷轴说道：“力丸殿下还是那么洞察敏锐，主公曾说，只要力丸殿下交出彩女，便依旧是东忍流的首领。”

力丸眼中闪过痛苦的神色，道：“东忍流？被自己坚持的正义所背叛的东忍流，根本就没有存在的意义！”

橘百兵卫叹了口气：“力丸，在我心中，主公的正义便是我的正义，正义可以改变，但忠诚不变。或许你会怪我扭曲了心中的正义，但在我们眼里，你又何尝不是在变革中改变了自己的忠诚？”

“我忠于的，是那个把人民的安宁放于首位的主公。”力丸反手抽出背上忍刀，双脚分开压低身子，“东忍流的正义，由我来守护。”

橘百兵卫抽出腰间的武士刀，双手握紧高举过顶，沉声道：“那就为了我们心中的正义，接受对方的天诛吧！”

风动，银铃急响，是急于阻止那一触即发的战斗，还是为知己间生死相拼擂响战鼓。

风止，人动。橘百兵卫大喝一声，垫步上前，双臂由峰变谷，猛然向力丸劈去，其去势之快犹若惊雷。

力丸手托刀背向上格挡，“铛！”火花四溅，让人两耳生痛。力丸双腿压得更低，显然一击之下，橘百兵卫占了上风。一击得手的橘百兵卫得势不饶人，更为迅猛地再斩一刀，竟是落于同一位置。“铛！”力丸的忍

刀之上出现了深深的裂痕，他的手臂已被压弯。但是在电光火石的一刻，力丸已然将身体往左方移出几分避开了心脏要害，饶是这样，只要再接一刀，也难免会刀人两断。

最后一刀！更快，更狠！橘百兵卫从力丸的瞳孔中，看到了快速下落的刀影，两眼一花，泪水从橘百兵卫眼中夺眶而出。

"再见了，力丸！"

"不！"彩女呼叫出声，此时再想上前抢救却已来不及。

"铿！"刀断，刀风卷起了一地落叶。

没有惨烈的场面，只有淡淡的血腥在空气中漂浮，力丸竟然消失不见。

橘百兵卫马上回刀凝神戒备，猛然发觉身后有人，正要回身，一双有力的手已经抓住了他的颈椎。

"对不起，我还不能死。"力丸深沉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

"那就和我们的正义一起同归于尽吧！"橘百兵卫毫不犹豫，猛然掉转刀锋往自己胸膛扎去。

眼看两人就要象菊姬与鬼阴那样一同被贯穿，彩女痛苦地闭上了双眼。就在一切即将变成事实之时，橘百兵卫只觉得颈上一痛，眼前一黑，长刀哐当一声无力坠地。力丸一把扶住橘百兵卫摇摇欲坠的身体，轻轻地将其放在了地上。

他抬头看了看惊魂未定的彩女，柔声道："好好照顾他，等他醒后放他回城。"

力丸一边说，一边站起身来，从怀里拿出止血药洒在右肩的伤口上，橘百兵卫的雷霆一击给他造成不轻的伤势。

"你要去那里？"彩女此时恢复了镇静，柔声问道。

"去守护乡田城百姓的安宁，守护东忍流的正义。"力丸一边走一边道。

"等等。"彩女从怀中取出一个卷轴，



向力丸扔过去，“带上它，或许会有帮助。”

力丸回身一手接过，向彩女点了点头，眼神里闪过哥哥看待妹妹那般的温柔：“或许，我不会死。”说完，一腾身，消失在夜色中。

“或许，你要去接受他所谓的‘天诛’。”彩女看似冷漠的面上，留下了两行泪水。

风动，铃声响，似是对力丸的哭送。

五 收回成命

半壁旭日划破了黑夜的沉静，大地沐浴在晨曦薄雾的氤氲与肃穆之中。

早起的人家开始了他们的忙碌，几处烟囱升起了袅袅炊烟，农夫拿起镰刀锄头，拍了拍拉着自己裤腿的孩子的小脑袋，笑着从妻子身边接过早饭往田间走去。对于常年遭受战乱的百姓来说，三餐温饱、宁静而平淡的日子，已经值得感恩戴德，只是不知这种日子能维持多久。

乡田城主乡田松之信早早地起床，在老臣关谷的帮助下，少有地穿上了武士的甲胄。虽然睡得很少，但松之信显得依旧精神矍铄，他缓步走到天守阁的露台，俯视着百姓的貌似卑微、却又怡然自得的生活。或许在今后很长的一段时间里，这种日子将会被彻底改变。

旭日把天守阁照得透彻光亮，把墙上乡田家“两菱相生”之印照耀得熠熠生辉，也在松之信身后拉出一道长长的阴影。只要有阴影的地方，就有为黑暗而生的人存在。在松之信的阴影中，就重合着一个人的身影。

“主公。”黑影深沉的声音响起。

“彩女呢？”松之信问道。

“被我放走了。”

“那百兵卫呢？”

“被我击倒了，醒后应该会回城复命。”

“好。”松之信并没有多问，淡然自若地伸出手，指向城下忙碌的百姓道，“力丸，你来看看，乡田国境之内五谷丰登，人民是何等地安宁和自在。”

“这正是主公最想实现的。”力丸依旧单膝跪在原地，低声回应道。

楼台之下的众生相对他来说并不陌生。多少个早上，力丸在一夜辛劳之后，伏在高处观察着百姓其乐融融的生活。每到此时，他更感到自己存在的意义。

“唉，这种生活又能维持多久呢？”松之信叹了口气，反问道。

“我东忍流之众，自当竭尽全力协助主公守护乡田境内的正义。”力丸斩钉截铁地答道。

“守护？我们如何守护？”松之信的语气中竟有自嘲的意味，“从‘冥王之乱’到‘妖术师天来之乱’再到‘鬼阴之乱’，哪一次不是让百姓蒙受巨大灾难？我们越是守护，就越是有人希望去破坏这种正义。”

“所以我们要对在乡田国境内的恶行进行天诛。”力丸抬起头，一双星目迸发出炽热的光芒，一字一顿地道。

松之信摇摇头，道：“在菊姬死的那一刻，我就已明白，仅仅是在乡田国境内实行天诛是不能实现和平的。”

松之信一边说着，一边转过身来。力丸赫然发现，松之信在一夜之间竟然苍老了许多，不仅皱纹清晰可见，就连眉毛胡须竟然也全都变成了雪白之色。

力丸悔恨地低下了头，颤声道：“菊姬的死，全是我的错。”

松之信粗暴地打断道：“不，罪魁祸首



不是你，而是那些野心家。是他们一次次地密谋扰乱乡田国境内的秩序，是他们玷污了我们的正义。只要一天有国与国之间的差别，战争纷乱就不可避免地存在。”松之信长长地吸了口气，“和平总是要伴着鲜血。要实现人民的真正和平，就必须发动席卷全国的战争，对一切邪恶的国家实行天诛。我们要让他们知道，乡田国并非无牙之虎！”说到最后，松之信眼中流露出嗜血的光芒。

力丸一怔，猛然双膝跪地，恭敬地向松之信伏地顿首道：“主公，发动战争不啻于把战乱之火直接烧向百姓，无论是乡田国还是其他国家都将不得安宁。乱世之下便无正义可言，乡田家上下多年来守护的正义便会毁于一旦。还望主公三思！”

“发动战争自然就会有所损伤，不过这些都是短暂的。”松之信意味深长地看着力丸，“力丸，黎民善忘，这些年来多少祸乱，如今他们依旧生活得安乐自在。只要日后能过上安乐日子，他们就会安之若素。”显然，松之信对力丸的说法不以为然。

力丸抬起头直视松之信，双眼中流露出坚毅的神色，朗声道：“百姓经历多少祸乱，诚然不虚，但总不至于妻离子散、流离失所。如今却要农民将丰收所得送进永不满足的兵粮库，妻子儿女亲手把丈夫送上生死未卜的战场。待到得胜而归，又有多少米粮可吃，又有多少人能够一家重聚？这仅是幸者，假如战败，又将如何？”

“什么！”松之信闻言，当堂暴跳如雷，拔出腰间的火绳枪，抵住力丸眉心怒骂道，“我领受天命，内有精兵良将、粮草充足，外有邻国相助，怎么会输！力丸，你太放肆了，你以为我不敢杀你！你知道吗？自从知道菊姬是死在你的手上时，我无时无刻都想杀掉你！”

力丸依旧倔强地直视着松之信，悔恨与坚决随着泪水一同涌出，颤声道：“我本希望以我们一直坚信的正义说服主公真正回心转意，使百姓远离战火，继续安稳度日。”他一边说着，一边从怀中取出彩女所给的卷轴，“假如主公仍要一意孤行，还望主公能先把卷轴看完，再让我背上所有的罪，接受天诛！”

“是多头国的密报！”松之信惊讶地夺过力丸手中的卷轴，一边看着，手中的火绳枪一边不断地颤抖。

“主公，多头家早已与邻近诸侯国合谋，趁乡田军进攻多头国之机，里应外合围剿乡田军，同时派兵攻打乡田城，一举歼灭乡田国……”力丸话犹未了。

“放肆！”

“砰！”火绳枪口冒着浓烈的硝烟，乡田松之信颓然跌坐在地上，口中喃喃道：“错了，通通错了，我以为合乎天理的正义，到头来竟是身堕魔道，让百姓万劫不复！菊姬，父亲对不起你啊！”最后，竟伏在地上，嚎啕大哭。

力丸并没有中枪倒下，而是依旧跪在松

之信的阴影里，他身后巨大的乡田家"两菱相生"家徽中央，一个黝黑的弹孔分外醒目！

松之信哭得累了，方才止住了哭声，木然地看着门外。

力丸长舒了口气，轻声道"主公，乡田国与东忍流的正义，就让我们继续守护吧。"

松之信没有作声，只是缓缓地点了点头，静默地望着渐渐高升的旭日，任由身后的阴影慢慢缩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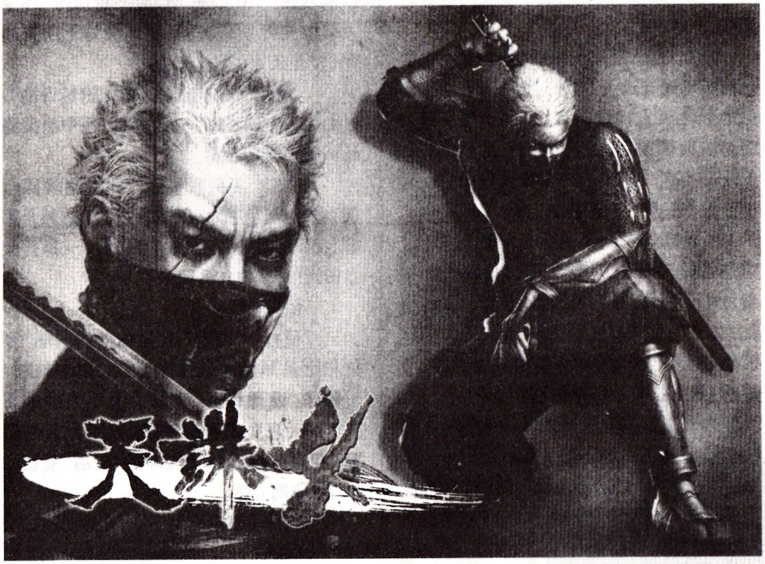
尾声

日升，日落，平凡的一天就此过去，熙熙攘攘的农民迈着轻松的脚步往各自的家里走去，等待他们的是笑脸相迎的妻子、跃进他们怀里的儿女和一顿安稳的饱饭。没有人会想到，在这平凡的一天一夜中，他们的命运是如此峰回路转。

月升，一对男女并肩走回城中，男子一身蓝色流云武士装束，右眼蒙着眼罩，时刻透露着一股凛然的威势；女子身穿紫色女子忍者紧身衣，神情冷傲，仿佛对一切都漠不关心。只有两人嘴角不经意间流露出淡淡的笑容时，方让人感觉到，他们孜孜以求的正是这种宁静的生活。抬头望去，一道身影正在高处一闪而没，继续在黑暗中守护着人民的正义。

乡田城郊，那清幽的蝴蝶花之墓，一个男人安坐在墓前，轻轻地抚摸着墓碑，温柔地道："菊姬，父亲哪儿都不去了，以后会好好地陪伴你。"

银铃清脆响亮，欢快地回荡在宁静的夜空。





史蒂夫的回忆

——《生化危机 代号维罗妮卡》同人

文/唯懿　编/夜蓝

一

我叫做史蒂夫·邦赛德，17岁，囚犯编号是——267。

二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囚室里的囚犯都开始躁动起来。那一声声发自心底的怒吼，开始让我渐渐听不出那是人类的语言。在一个个夜晚慢慢迷失着自我，就如同被一个又一个漩涡淹没，伸出手抓到的却是汹涌的波涛和恐惧。

也许由于我的父亲曾经是安布雷拉药业的职员，我被单独关在了一个没有窗口的狭小房间。可是，外面的声响是不会就这样被屏蔽的。每一天，几乎是每一天，我总能透过那扇厚实的铁门听到外面的响动，以及囚犯们着魔般的哭泣和嚎叫。但是我感觉不到他们所面临的恐怖，因为这是一扇如此厚重的铁门，我一直觉得自己早已被他们遗忘。我只能抓住自己的肩膀蜷缩在昏暗的囚室里，不受控制地一遍又一遍思考着那些我从来不曾想过的问题——比如，死亡。

那些声音开始越来越频繁，越来越厉害了。我好想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难道是他们看到了什么更加可怕、更加绝望的事情！我猜不出、想不到，究竟会有什么事情会让这些本来已经对生命失望的人们变得如此躁动不安，难道囚犯要暴动了吗？

不可能……根本不可能……一旦有人暴动，他们肯定会把所有人都释放出来，人越多成功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啊。即使我曾经在心底不停地祈祷着这一天的到来，可是理智又不得不告诉我那不可能，特别是在这样一个连鸟都飞不出去的严密基地，这样的事情就更不可能发生了。

但是，我真的好想离开这里！我想离开这里！

就这样，我再一次昏睡过去。自从被关进了这个人间地狱，我再也不清白天和黑夜。只能感到时间从指间匆匆流走，却不知道究竟哪天才能重见天日。每天只有一顿饭，透过那扇关闭着我的巨大铁门，我的生命似乎也在这里一点点地被消磨殆尽，身体开始一天一天消瘦下去。不知不觉，我回想起学校里绿色的草坪，放学后宽敞的篮球场，女孩们偷偷塞给我的情书，还有妈妈……那个温柔却又坚强的女人，那道堪比阳光的明媚微笑，慢慢化作平静湖面上的一道涟漪，轻轻一下便可以触动我心中最为柔软的地方。不知何时，这些都已经开始在我的心中定格为永恒，不时地从心底冒出来嘲笑我的软弱。

好痛苦，每次想到妈妈，我的眼泪就会不由自主地流下来。那是我永远都无法忘记的噩梦，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就是那个男人！如果没有他，妈妈还会活在这个世上，我也不会如此悲惨地被囚禁在这个不见天日的地狱！每天忍受着比死亡还要残酷的折磨！

“这里已经失控！我们不能再等了！必须紧急撤离！”

“你疯了！司令官耳目众多，他会杀了我们的！别告诉我你不知道那些囚犯都被送到了哪里！”

“我不管了！我必须走，如果你坚持要留在这里给那个该死的黄毛小子当陪葬品的话，我是不会阻止你的……但是我告诉你，如果再不离开，下一个死去的可能就是你自己！”

门外传来了激烈的争吵，这是谁的声音……哦，对了，是守卫！那个胖子守卫马丁……可是另一个人又是谁？岛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什么失控了？

我附在门边仔细地揣摩着他们的谈话，心里开始慢慢浮现出一个可怕的想法——难道……我也会死吗？不行，我必须逃出去！我可不能就这么成为那个人贪婪的牺牲品，我要想办法逃出去！

再一次睁开眼睛，我已经感到自己快要窒息了，感觉无比漫长的噩梦让我全身都充满了前所未有的焦躁。

“咚咚……咔嚓……”熟悉的开门声，是守卫来给我送饭了。

我蹲在墙角，用手下意识地去遮挡从门缝泄入室内的刺眼亮光，光芒中慢慢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待我逐渐适应了光线时，那个人已经端着碗站在了我的身前，是马丁没错。突然，我脑中灵光一闪，这也许是个机会！马丁说要逃走，所以这很可能是我的最后一顿饭。

他还是老样子，只是这一次他的眼中布满了血丝。马丁一手拿枪，一手拎着我可怜的饭碗。“咔哒”他弯腰将饭碗丢在地上，然后抬起头，用一种鄙夷而略带同情的目光看了看我，转身欲走。

“马丁叔叔！”我失声喊住他，“求您等一下……”

他转回身，用枪指着我道：“你又要耍什么花样？”

“我没有……我发誓！”我举起双手站起身，慢慢向他靠近，用一种近乎恳求的语

气说道："马丁叔叔……我能帮你！"

他挑眉道："帮我？帮我什么？你以为你现在这个样子能帮我什么！"

"您知道的……虽然我不了解外面发生了什么，但是我知道您想活命！而我也想！"

"有趣……"他放下了抢，用那双满是血丝的眼睛瞪着我，"那又怎样，你以为我会放了你？"

"那个家伙不肯帮您，但我可以！我们可以一起逃出去，我是囚犯，如果被发现了您可以把责任都推在我身上，就说我在逃跑途中被你抓住，正打算……押送到断头台？"虽然我并不知道外面是不是真的有断头台，但是囚犯们在争吵中的确提到过这个地方。"虽然不知道外面究竟发生了什么，但是我有预感那一定是非常紧急的状况。身为守卫的您都面临危险，更何况是我这样的小囚犯呢？您知道我没有罪，我不想死在这里！"

他似乎动容了，无奈地撇了撇嘴角。然后用一种面对孩子似的表情看着我道："我知道你待在这里是死路一条，但这是个不错的建议！那好吧，你在这里等着，逃跑是需要时机的，还有……"他眯着眼睛狠狠地瞪着我，"在这之前你别想耍花样！"

说完，他就关门离开了，熟悉的黑暗再次席卷而来。我不知道马丁会不会真的相信我然后回来……但是我的心中不由自主地燃起了希望！我开始感到心跳加速，而且焦灼不安得再也无法入睡。

三

又不知过了多久，门外开始出现可怕的爆炸声，还伴随着建筑物倒塌的剧烈声响，人们的呼救声隐隐约约在耳边回绕。囚室的走廊里传来撞击声和可怕的咀嚼声，还存在活着的人吗？我不禁自问：这里究竟发生了什么？谁来救救我？

终于，我的铁门在一阵响动后被打开了……站在门外的是马丁，他左手手臂缠着绷带，腰间挎着两把自动微冲，右手还拎着一把手枪。

"小子，我们走吧！小岛被人攻击了，岛上的人都沾染了病毒……"他把手枪递给我，然后耸耸肩无奈地说道，"这个给你防身，不知道我们还能不能逃出去……不过现在只要还有一点希望就不能放弃，对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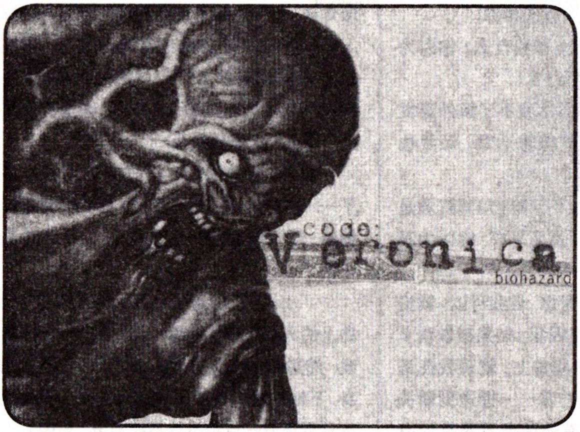
"谢谢，你马丁叔叔……"我咬着嘴唇道。

情况比我想像中还要糟糕，原来那些如同野兽般的声音正是那些变异囚犯的呻吟。即使将那把手枪握在手里，我还是感觉不到丝毫的安全感。跟着马丁走出囚室后，我发现其他囚室里已经没有活着的人了。那些还能动的家伙丑陋肮脏，皮肤腐烂，身体扭曲……就像是刚从坟墓里爬出来的蛆虫一样，它们一看到我们就发疯了似的挤过来拍打铁门，好像要把我们撕成碎片。地上到处都是零星的肉块和尸体，这里完全变成了一座大坟墓！

"那是丧尸……"马丁一把拽过我，"几天前小岛受到了莫名的袭击，岛上的人陆续都被感染了病毒，司令也查不出跟谁有关，但大家都怀疑是那个新来的女犯人传播了病毒。"

"女犯人？这些人都被病毒感染了？"

"没错，身体被病毒感染后就会渐渐溃烂，并会在失去意识后袭击人类，以活人为食……而被攻击过的人，也可能会变成丧



"可是……"我不想丢下他一个人。

"不要管我！我已经不行了！"他用手用力地挠着脸上和身上的血泡，黑色的血液汩汩地从伤口中流出，而他似乎感觉不到疼痛，"这附近有个机场，你必须赶到那里！"

"马丁叔叔，我……"失望与悲伤再次袭上我的心头，马丁说的对，我必须离开。

我知道，当他再次醒来时，从前的那个马丁便已经死去。他会变成只受食欲控制的怪物，然后渐渐脱离人类的外壳，痛苦地在这个小岛等待着世界末日。我哭不出来，只感到心口阵阵麻木，是恐惧吗，也许更多的是空虚吧。

尸……"

我低头看了看缠在马丁手臂上的绷带，忽然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真希望他能没事……

可是后来，我最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马丁开始出现了不好的症状：他全身发痒，脸上和手上开始起水泡，而这一切仅仅是最初的变化而已。我感到很无助，但又不得不握紧手中的枪。马丁在找到我之前遭到了丧尸的攻击，他的每一丝异变都被我看在眼里，我为自己能如此近距离地目睹人类被病毒侵蚀的过程而感到难过，我为自己的无能为力而感到绝望。

"轰隆隆……"一架直升飞机在空中打了几个圈后狠狠地撞在了附近的一幢建筑上。

"怎么回事……我们、去看看。"马丁拖着越来越沉重的脚步带着我向那里赶去。

可是走到囚犯宿舍一带时，他的症状开始加剧了……马丁蹲在了地上，一手捂住胸口，一手推开我说："你还是一个人走吧！"

离开马丁后，我来到了训练所附近的塔楼上，并在那里找到了一柄火力很强的重机枪。同此同时楼下的丧尸们大概是闻到了新鲜食物的气味，开始纷纷向我拥挤而来，就像一群饥饿的猛兽！

"不！"我凭借塔楼上的探照灯，在黑夜中疯狂地向怪物们扫射……我不想让它们靠近我，不想变得和马丁一样！我简直杀红了眼，血腥味和腐烂的臭味全部混合着横飞的血肉在半空中炸开了花。终于，它们都在扫射中倒下了，而我握着枪的手还在微微地颤抖。我从没有杀过人，即使是面对一群企图吃掉我的怪物，我还是会有些许的罪恶感，毕竟他们曾经是人类。

突然，楼下传来了开门声……又是怪物吗？我暗自握紧机枪重新准备，心想着只要它一露头我就射爆它的脑袋！果然，从拐角处探出了一个脑袋，我下意识地扣动了扳机，可对方却十分敏捷地躲到了墙壁的另一侧。子弹很快就打光了，我不禁惊讶，看来它不是一般的怪物，竟然知道闪躲！接下来，那家伙用不知从哪里弄到的手枪打碎了我的探照灯，又一抢打歪了我的机枪底座，再一枪……那子弹擦过我的耳朵，打在了我身后的墙壁上！

对方一定是人类，不是怪物！

"嘿！等等！别开枪！"我举起双手大喊道。

"你是谁？！"传来清脆的女声！

竟然是个女人……她探出头来，露出略带怒气的秀丽面庞，并用手枪指着我。

我匆匆跳下塔楼走到她面前，这才看清她身着红色的马甲、牛仔裤，梳着倔强的马尾辫。难道她就是马丁提到的那个袭击洛克福特岛的人吗？怎么可能……一点都不像！

"呵呵……很抱歉，一点小误会！"我高傲地抬起头，伸手去拨开她手里的枪，"我还以为你是怪物……"

"闭嘴！"她恼怒地闪开身子，依旧用枪指着我的脸，"再乱动我就开枪了！"

我嘿嘿笑了两声，无所谓地说道："别紧张，美女！我叫史蒂夫，是这个岛上地囚犯。我猜……你也不是安布雷拉的人。"

"不是。"她似乎放松了警惕，终于放下了手中的枪，"我叫克莱尔·雷德菲尔德。"

"克莱尔？"我笑了笑，"不错的名字，我会记住的。"

她咬了咬唇。我曾经听别人说过，薄唇的人都很寡情，我想她一定也好不到哪去。

"我听说这儿附近有个机场，只要能找到它，就能离开这个疯狂的小岛啦！好吧，再见！"

"嘿！等等！"她喊住了我。

哼哼，果然还是个需要照顾的小女生，只可惜我可没有那个闲工夫。我回过头无奈地看着她，然后摇了摇食指："不，我可不希望你跟着我，女士。你只会是我的累赘！"

在训练所的控制室，我在电脑里找到了一些洛克福特的内部文件。原来这个克莱尔是在8天前被送到这里的，她只身潜入安布雷拉的巴黎总部，为的竟然是寻找自己的哥哥！可笑，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这么傻的人！寻找哥哥？开什么玩笑！克里斯·雷德菲尔德……这个健壮英俊的高大男人就是她的哥哥吧，这两个人有着几乎一样的眼神。

这时，开门声响起，果然又是她。

"你在这儿做什么？"她走到我的跟前。

"克里斯·雷德菲尔德，他是你亲戚还是什么？"我明知故问，只是想试探一下她的反应。

"你是说我哥哥？"她略带惊喜地问道。当提到那个人时，她眼中竟然满是骄傲和欣喜。

"哦……两兄妹啊！"我鄙夷地瞥了她一眼，绕过她向密码锁箱走去，"你哥哥，好像也在安布雷拉的监视当中。"

"什么？"她惊恐地叫出声来，然后急忙在电脑上查看那些我刚刚找到的资料。

"那份资料上有这个小岛的经纬度。"我提醒她，然后嘲笑道，"你怎么不把这里的坐标告诉你哥哥，然后让他来帮忙呢？"

“谢谢，我当然会的！”她倔强地回应我。

“嘿，你别当真，我是在开玩笑。”看到她疑惑的神情，我继续说道，“他根本不可能来这儿……是你哥哥又能怎么样？”

“他当然会来，我确定！”她有些生气了，似乎不允许任何人说他哥哥的坏话。

我握紧拳头，冷冷地看着她，然后一字一句道：“不可能，他不会来的！如果你永远都指望别人，到头来你只会失望……相信我，他不会来的！”

说完，我头也不回地离开了。与其说是离开，不如说是逃走才对，我心中涌起的那阵撕痛，不是别的，正是嫉恨和羡慕。如果她的哥哥真的可以那么值得她信任，值得她付出生命去寻找，那么我的亲人又算得了什么呢？我的信仰又是什么呢？

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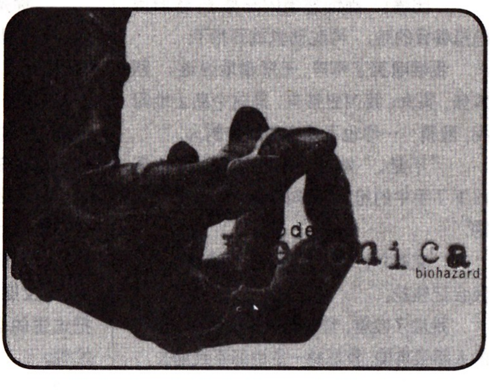
克莱尔，这个奇怪的女子揭开了我心底的伤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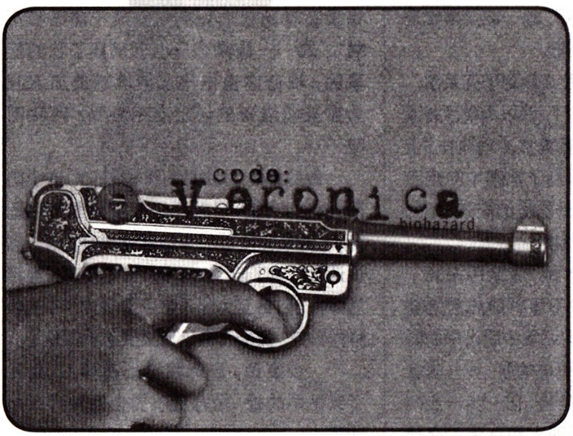
入夜，冷风吹拂着还没有清醒的我。乌鸦在天空中凄厉地嘶叫，爆炸的火光还在不远处炽烈地燃烧，那浓滚滚的烟浪在半空中翻腾，就像恶魔的巨爪在抚摸着这个可怕的小岛，然后狞笑着我们这些还活着的弱小人类。

在14岁之前，我一直和妈妈生活在乡下外公的农场里。在那里，我学会了坚强、理解和信任。我的父亲是有着很高学历的药物专家，而且就在著名的安布雷拉药业做研究员。他是我从小到大心目中不可动摇的榜样，一提到他，我就会感到非常自豪。我曾经对妈妈说，长大后我也要成为一名像爸爸那样优秀的研究员。而我和妈妈之所以要搬到这个城市就是为了和父亲团聚。我，妈妈还有爸爸……三个人在一起生活是多么幸福的事情。这是我期盼已久的事情，我曾无数次设想过这种幸福的日子，希望一家人永远都不要分开，然后我就这样健康快乐地成长，直到渐渐可以永远地支撑起这份幸福。

可是到了新家后，一切事情都与我想像中的不同。我经常会看到爸爸一个人在院子里无助地叹气，有的时候还会听到他和妈妈争吵的声音。爸爸逐渐开始晚归，最后甚至长时间不回家。我问过妈妈，可她只是无奈地摇头，然后告诉我不要担心。但是我仍然感到不安，我一直认为自己已经长大了，必须要保护妈妈和这个家。可是爸爸的做法实在是让我不能理解，我已经好几天没有看见他，我迫切地想要和他谈谈……

后来，当我放学后在一家商场的门前看到爸爸和一位妖艳的女子亲密地走在一起时，我才意识到如果一个人的心已经不在了，那么无论其他人怎么努力也都是徒劳





的。妈妈已经无法留住他的心，爸爸是不是也已经忘记了我这个儿子？这样的背叛让我和妈妈如何能够原谅他？妈妈究竟哪里不好？她辛苦地将我养大，到头来却要遭受这样的对待！不公平，太不公平了！

我冲上前去推开那个女人，爸爸惊恐地盯着我，他紧紧地咬着嘴唇，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来。他在我心中的高大形象开始扭曲，开始倒塌。我无法容忍他对妈妈无情的背叛和漠视。既然他从未真正地关心过我们，那为什么还要让我们放弃宁静的生活搬到这里来？他那些温柔的话语，明媚的笑脸和鼓励难道也全都是假的吗！？

这只是我噩梦的开始……回到家后，我发现妈妈已经倒在了血泊中。她的手里死死地攥着我们一家三口的合影。我爬过去抱起她，可是她早已经没有了呼吸，身体也变得冰冷。

“妈妈……为什么！这是谁干的？”我抽出她握手里的照片，看着上面笑得开怀的爸爸，内心竟然感到一丝从未有过的绝望。

正在这时，一支手枪顶住了我的头，我慢慢地举起双手。

“是你们杀了我妈妈？！”

没有人回答我，过了一会儿，一个被蒙住面孔的黑衣男子走到我的面前，他端详了片刻，低沉地对我身后的人说道：“没错，就是他！把他带回洛克福特岛，这样叛徒邦赛德才会明白事情的严重性！”

我就这样被带到了这个人间地狱。后来通过看守们的对话我才知道，原来父亲为了那个妖艳的女人盗取了安布雷拉内部的药品配方，然后将这些配方以高价卖给了敌对公司。为了他的快活，妈妈和我却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就是他让我学会，不可以相信任何人！

在搜索训练所时，我被机关锁在了会议室的密室里。我大呼救命，密室里空气越来越稀薄。就在我以为自己快要没命的时候，那个女孩克莱尔将我救了出来。我感到十分难堪，可是又不能轻易示弱。于是我故作镇定地冲她大笑道：“哈哈！你上当了！”

她没有说什么，只是用一种无奈的表情看着我。

我向她炫耀那两支害我被关进密室的金枪：“怎么样？很帅吧，现在是我的了！”

她一愣，然后道：“那两支枪能给我吗，我有用！”

我身子一闪躲过她：“没门！除非你用两把全自动的跟我换！”

回见，克莱尔，我又一次逃离了她，现

在想想，我真是好幼稚啊，她一定觉得我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孩子吧。

后来在地下工厂，我又看到了克莱尔。当时她正被长手怪抓住了，我以为自己会溜之大吉，可没想到的是我竟然冲动地扑了上去打败了那怪物。我看到了她眼中的感激之情，原来她有一双十分漂亮的眼睛，不知道从前有没有人告诉过她。

可同样也是为了救她，我亲手杀死了自己的父亲！这本是我不愿再回想起的噩梦，可是当他从坍塌的水泥墙中爬出来的时候，面对那张早已腐烂不堪的脸，我一眼就认了出来。他变异成了怪物，正一步一步向克莱尔靠近。我举起那两支和克莱尔交换的双枪，就这样指着他却不敢按动扳机。

“不……不可能！”我喊道。

“史蒂夫，你怎么了？”克莱尔担心地问道。

“不！！”我终于扣下了扳机，子弹像炸开的火焰一样直冲他的身体，他的面孔在我的脑海中开始变得越来越清晰。我杀死那个早就该死的父亲，可我却感觉不到一丝的快乐。这是为什么？

待到我重新振作起来时，克莱尔已经离开了。我握着双枪继续寻找机场，在通往宅邸的小路上，四处都堆满了碎石与瓦砾，断壁残垣中传来阵阵腐臭。就在我快到达宅邸大门时，一个高大的红色身影从黑暗中一闪而过。那个是……阿尔弗雷德·亚西福特，洛克福特岛的司令官！我不由自主地跟了上去，在他企图通过暗道的时候，我举起了手中的枪，冷冷地说道：“站住！”

他回过头来，满脸的惊恐在看到我之后突然变成了鄙夷和不屑：“呦……是你这只小老鼠坏了我的好事呢！难道你也迫不及待地想要加入我为克莱尔准备的游戏之中去吗？呵呵呵呵……”

他的声音让我感到有些恶心，这个阴阳怪气的家伙，早就已经在监狱里臭名远扬了！他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虐待囚犯，据说还专门请了职业的法医，常常亲自去观看活体解剖，甚至为此不惜巨资制作了各式各样的刑具，真的没有比他更变态的家伙了！

“少废话！告诉我机场在哪？”我晃了晃手中的枪，示意他不要企图做什么小动作。

“呵呵……机场啊，你以为你能逃得出我的手掌心吗？别做梦了，小子！你会为我的事业陪葬，包括那个袭击基地、在洛克福特岛四处散播病毒的女人！我不会让你们有好下场的，怎么样，害怕了吗？哈哈哈……”他发出了颤抖的笑声，就像个精神分裂的病人。

“闭嘴！你休想对克莱尔做出什么过分的事，我绝不会让你得逞的！”我没有因为他出言不逊，反而是因为他扬言要伤害克莱尔而感到愤怒……我从什么时候开始



变得这么在乎她了?

“随你怎么说!总之,你们都是亚西福特家的敌人,我身为第六代家主,一定会保护好我亲爱的妹妹和家族的荣光,走着瞧吧!哈哈哈……”

我向他扣动扳机,但他却毫发无伤地继续笑着。天啊,我竟然忘记了双枪里已经没有子弹了!

他向我挥了挥手,然后迅速消失在暗巷中,一边跑一边喊道:“我允许你加入我们的游戏!我为你们准备了惊喜哦,就请你和克莱尔小姐好好享受吧!哈哈哈……”

“可恶!”

我在宅邸的秘书室里找到了一个放置有武器和弹药的大箱子,落满灰尘的箱子上放着一封信……我小心地打开信封,里面只有一张小小的纸条。

史蒂夫:

如果你看到了这封信,请别忘记补充弹药。

秘书室的暗门可以通往城堡,那里似乎有很重要的东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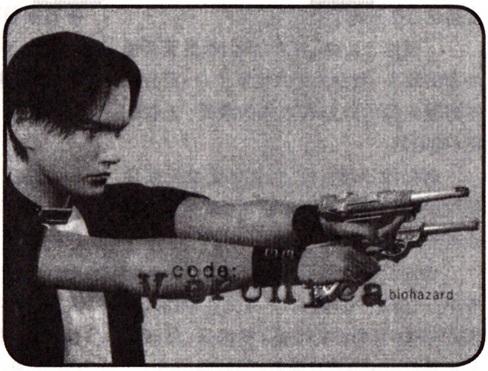
为了尽快逃出去,我已经先走一步了,请照顾好自己。

克莱尔

是克莱尔,她在如此危机的时刻竟然还惦记着我,她如此信任我,并把我当作自己的同伴……和她相比,我果然是自私的吧。一直以来,我都是那么迫切地渴望着被人理解与重视,可是从未被真正实现过。但是如今,在这个坚强的女孩身上,我找到了自己一直在盼望的东西。我希望自己可以守护住这一份难得的信念,她即使在危机之中也不曾忘记给予他人关怀与帮助……我要保护克莱尔不受伤害!这一次,我不会再让身边的人受伤害……妈妈,你会为我感到骄傲吧?

凭借克莱尔在信中的提示,我很快便找到了那座阴森恐怖的城堡。殷红的大厅里四处都是尚未干涸的血迹,虽然大厅中的装饰极为奢华却没有丝毫的温馨可言。这里似乎已经很久都没有打扫过了,天花板上到处都结有蜘蛛网,楼梯上极为高级的红色地毯上也满是令人作呕的蛆虫。而最能体现阿尔弗雷德变态嗜好的东西就要数悬挂在大厅正中央的巨大人偶了,满是血迹的面孔狰狞漠然地望着地面,脑袋则像没有脖子支撑一样斜斜





地耷拉在胸前。

这时，从走廊深处的那个房间里传来了一个女人疯狂的笑声！我悄悄走过去，透过玻璃窗看到一名身材高挑的女人正用一把猎枪顶着克莱尔的脑袋。她有危险！我不顾一切地冲了进去，立刻便与那个女人厮打起来，她的猎枪打伤了我的手臂，但是在我的乱射之下她也不得不仓皇而逃。

"史蒂夫，谢谢你……你没事吧？"克莱尔关切的目光让我反而有些不好意思了。

我和克莱尔走进了那个女人逃跑的暗门，突然一个高大的身影从上面跳了下来，直接扑向克莱尔！我狠狠地推开了那个人，待我们仔细一看，对方竟然是阿尔弗雷德！我和克莱尔是被他惊人的打扮吓得说不出话来！他竟然画着浓妆，和刚才暗门另一侧的女人一模一样！他挣扎着来到镜子的前，然后惊恐地大叫起来……我侧过脸看了看克莱尔，她正用同情的目光看着阿尔弗雷德逃走的背影。

"原来他一直在假扮他的妹妹，阿蕾西亚。真是可怜的人，他一直以为妹妹和自己在一起，原来这都是幻觉……可是，那个阿蕾西亚真的存在吗？"克莱尔喃喃自语道。

五

阿尔弗雷德最终启动了基地的自爆系统，洛克福特岛的命运即将终结。我和克莱尔终于找到了一架飞机，离开了这个人间地狱。

"现在，我可以送你到任何想去的地方！"我透过飞机驾驶舱里的反光镜端详着克莱尔可爱的面容，现在的她真的非常美。

她红红的面颊上浮现了一个浅浅的微笑："是吗……听说现在的夏威夷风景很美呢！"

我们在驾驶舱里闲聊着，享受暴风雨后幸福的平静。一切都结束了吧，可是我们终究还是会分开吧，真不想就这样和她说再见。

"克莱尔，我们……啊啊！"话还没有说完，飞机就突然开始剧烈地抖动起来，我被直直地被甩了出去，克莱尔也因为震动而跌坐在了地上。

"啊啊……这是怎么了！"

"抓住把手，克莱尔！"

我伸手去抓住她的手臂，然后拽住她不让她滑到舱底去。就这样坚持了一阵后，飞机终于安静了下来。

机舱地扬声器里再次传来了阿尔弗雷德令人作呕的笑声："呵呵……怎么样？这趟旅行舒服吗，如果以为这样就结束了，那就大错特错了，让我送你们最后一程吧！"

我原本以为洛克福特岛已经是我的噩梦了，可是当那架被阿尔弗雷德操控的飞机抵达南极后，我才真正意识到什么是噩梦。在这里，不仅仅是气温低得可怕，而且还出现了更多强大的怪物。我开始感到力不从心，总觉得自己会在不经意间永远地闭上眼睛。

在这个可怕的冰窖南极，我们看到了那个真正的阿蕾西亚——阿尔弗雷德一直念念不忘的同胞妹妹。她是一个真正的美女，金发碧眼，远远看去真的就如同亚西福特家族画像中走出来的。可不幸的是，这个女人和她的哥哥一样是个变态，她似乎一定要秉承自己哥哥的遗愿，非要将我和克莱尔置于死地！她先是用所谓的"维罗妮卡病毒"操控巨大的触手袭击了我和克莱尔逃生的雪地车，然后又释放出无数恶心的怪物。

最后，我还是落入了阿蕾西亚的手里，她将我锁在南极研究所的地下牢房里，长长的回廊里只有我一个人，四周都是高大狰狞的怪兽石像。我坐在一把古老诡异的椅子上，而阿蕾西亚则手拿针管对我阴险地笑。

"无知的人类，让你成为维罗妮卡病毒的信徒吧！让你知道什么才是真正的力量……"

克莱尔，无论如何，你一定要活下去！

一想到那个美丽的少女，我的心就会不由自主地温暖起来……她灿烂的笑脸和时不时无奈地神情，都在我的心底刻下印记。她叫克莱尔·雷德菲尔德，是我最好的朋友。甚至，她在我的心目中早已就不仅仅是朋友了。爱上她，是出乎我预料的事。可是，也许爱情就是这么不可捉摸，甚至是我这样永远不会轻易相信别人的人也会在有生之年感受一次。

我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明白我的爱，可我希望她能够相信我，希望她不要仅仅把我当作弟弟看待。因为，我是真的爱她，甚至愿意为她付出自己的生命！

"对不起，克莱尔……不能跟你和你哥哥离开了。"

"求你，史蒂夫！我哥哥已经来了，我们马上就可以离开这里了……你要坚持住！"

她的泪水落在我冰冷的手心，那滚烫的温度让我感受了从未有过的幸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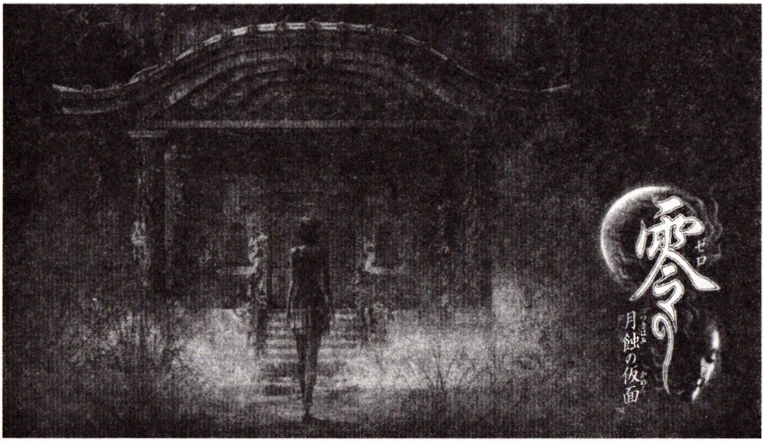
"你……好温暖。"我用尽最后的力气将她的手放在我的脸颊，"别哭……我爱你，克莱尔……"

人的一生会有多漫长？我不知道……但是我的生命停止在了最美的17岁。我心爱女孩的笑脸和泪水全部成为了我最美好的回忆。

克莱尔，你一定要活下去……替我活下去。天堂里有爸爸、妈妈和我作伴，所以求你不要伤心。我会很好，会一步不离地守护着你。那里没有丑恶，没有绝望。只希望……你可以偶尔想起我——史蒂夫，那个冒失的、却深爱着你的男孩……

完

◎零 月蚀假面◎ 文/清雨



操作★★★★☆ | 画面★★★★☆ | 音乐★★★★★ | 情节★★★☆☆

零 月蚀假面

机种：Wii	发售时间：2008年7月31日
制作公司：TECMO	类型：AVG

游荡在孤岛上空的离别与怨仇，终将被一曲华美的乐章所击碎。以月蚀之名，悠远的祭典再次盛放光辉。

月蚀之夜

位于本州南面的胧月岛上正在举行十年一次的胧月神乐，在活动进行过程中，有五名年幼的少女忽然失踪，她们后来被一名刑警给找了回来，但全都失去了那段时间的记忆，只有名叫水无月流歌的女孩脑中似乎还残存着些许模糊的印象。十年之后，曾经失踪的少女中相继有两人死于非命，她们那紧捂着脸，仿佛在放声大喊的死状让人不寒而栗。和流歌一样在那次事件之后离开胧月岛的少女麻生海咲、月森圆香为了查明好友突然死去的真相，决定回到岛上一探究竟。流歌也在得到这个消息之后乘船前往故地。

刚进入岛上的胧月馆没多久，海咲便发现一直跟在自己身后的圆香失去了踪影，于是她焦急地在这幢建筑物里搜索起来。海咲很快发现包括自己在内的五名曾经失踪的少女全都是在这里居住过的病人。另一方面，流歌在一个房间里发现一架钢琴之后，自然而然地坐上去弹起来，一幕幕往事慢慢填满脑海。父亲四方月宗也，母亲小夜歌，还有自己的童年，她甚至回想起了仪式那天发生的一切。当时胧月神乐正好进行到一半，她被一名男子带到地下并戴上面具，成为在另一个仪式现场演奏月之音的五名巫女之一。她参与的，正是早已被禁止的“归来迎”。然而仪式最后以失败告终，巫女灰原朔夜的面具崩裂开来，倒在地上不省人事，五名“奏”也全都失去了记忆。仪式发生两年之后，本不该苏醒的朔夜突然醒了过来，见到她的人全部“开花”，在惨叫中失去

性命，整个小岛因此人烟断绝。事隔十年之后，又是一个月蚀之夜，只要用父亲打造的完美月蚀之面再加上母亲留下的月守歌，流歌就有可能击败化为怨灵的朔夜，释放一切被囚禁在岛上的灵魂。月夜之下的归来迎仪式，能够顺利进行吗？

新的开始

自从听说系列最新一部作品将登陆Wii平台那一刻起，我想有很多玩家和我一样，便再没有期待过《零 月蚀假面》在画面上能有什么大的进步。实际效果和最初的想像也差不太多，作品很好地保持，或者说延续了PS2的画面风格，也许这种主机性能限制造成的朦胧感也正好符合制作者的本意。虽然Wii的体感操作特色在游戏中的运用程度并不算高，但都显得很巧妙，与整体的环境气氛融合在了一起。比如用遥控手柄模仿手电的动作控制光柱这个设计，无疑大大增强了玩家在进行游戏时的代入感；在拍照时用遥控器手柄瞄准则可以有效提升拍摄精度。当然，也有人觉得制作厂商是为了“体感”而“体感”，把一些没有必要的操作加入到游戏之中，以此凸显出任天堂这台“异质”主机的特别之处。其实笔者认为大可不必如此敏感，让自己的注意力被一些游戏之外的因素影响，从而忽视了对游戏本身的体验，这无疑是本末倒置。制作人在不同的主机上用不同的形式表现自己的意图，有的采用了体感操作，有的则将高清影像、高质量音乐和音效加入作品之中，这本身没有优劣之分。身为一名玩家，我们只需体验最终的结果就可以了。从游戏的细节入手，仔细体会每一款作品，而不是带着先入为主的观点说三道四。

接着是游戏的基本结构和推进方式。我们很欣喜地看到这些关键要素并没有因为加入了颇具新意的操作而改变，依旧遵循了搜索+解谜+战斗的套路，总体给人的感觉与系列之前的作品相比并没有太大变化。在很多游戏的续作都为了求新求变而几乎完全抛弃系列最初的一些理念时，《零 月蚀假面》并没有盲目跟风，即便面对的是一款操作方式如此不同的作品，也依然紧紧抓住了系列的核心特色，一如既往地精心设置每一个镜头的角度、每一片朦胧的质感、每一个让人毛骨悚然的音效。这款游戏里依然是一个与血腥无关，但却可能让人连在移动脚步时都战战兢兢的世界。

广阔未来

最后说说剧情方面的特点。众所周知，系列前三部作品在明里暗里有各种各样的联系，让玩家在游戏时有一种独特的延续感。但在最新的游戏中，除了那个强力的射影机，我们再也看不到它与过去的作品有什么联系。难道告别“PS2三部曲”之后，“《零》系列”即将迎来“Wii三部曲”？我们拭目以待。



操作★★★★★ | 画面★★★★☆ | 音乐★★★★★ | 情节★★★★☆

勇者斗恶龙IX 星空的守望者	机种：NDS	发售时间：2009年7月11日
	制作公司：SQUARE-ENIX	类型：RPG

折翼的守护天使降临人间，但他依旧坚守着自己的职责，那就是为世界上所有的人守卫这片星空。

疑云重重

万众瞩目的日本国民RPG“《勇者斗恶龙》系列”的最新作终于在无数人的质疑和期待中面世了。作为系列第一部登陆掌机平台的正统续作，它从公布之日起便在业界掀起了一阵不小的波澜，围绕着这款作品最终面貌的争论也自此展开。首先，既然是一款掌机作品，而且是整体性能相对于PSP而言要落后不少的NDS，那么《勇者斗恶龙IX 星空的守望者》（以下简称《DQIX》）的画面和音效等要素便不再有争论的意义。SQUARE-ENIX（以下简称SE）的制作功力再强，也不可能让它表现出超越主机机能限制的水准。这对那些满心期待新一代“DQ”能够登陆高性能次世代主机，从而在画面上得到完美进化的系列拥趸来说，无疑是当头一棒。然而我们同样不能忘记，“《DQ》系列”的精髓从来就不是华丽的光影、精美的CG和特效，而是朴实的画面、直白感人的情节以及传统而又简单的系统。要延续这样的系列主题，自然不是非次世代主机不可，简单、方便的掌机或许才是厂商和玩家的最佳选择。没有人规定“DQ”只能出现在家用主机上，偶尔跳脱一下传统，或许会给玩家们带来意外的惊喜。但这一切猜测，最终都要游戏来印证才行。没有人怀疑这将是一款好游戏，但它究竟能“好”到什么程度，是否对得起“DQ”和SE这两大金字招牌，没有人敢对此作出任何断言。



神作诞生

以SE之前在NDS上复刻的几部"《最终幻想》系列"作品为标准，大家都对《DQIX》的画面究竟能达到什么水准心知肚明，不过只要实际拿到游戏并稍事体验之后，我想很多人还是会忍不住发出由衷的赞叹——又一部神作诞生了。鸟山明的人物以及怪物设定自然是极为重要的原因之一，正是那些曾相识的容貌，可爱依旧的怪物勾起了人们对于游戏原始乐趣的回忆，仿佛是喧嚣中的一阵清风一般。画面色彩的运用明显要比之前几部NDS上的3DRPG熟练和亮丽许多，物体建模更加圆润，充分利用了有限的多边形来表现各种材质和造型。纸娃娃的系统再加上漂亮的服装、武具，给人一种精心制作的直观感受。一套套服装、一件件武器，无论能力指数高低，都充分体现了制作者的认真态度。其实从《DQ9》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上一部作品的影子，从画面到系统，都延续了《DQ8》中的一些改变。比如对话中出现汉字、战斗时可以看到己方人物的招式和动作等，这些变化使得"DQ"在保持传统的同时更符合RPG游戏如今的普遍规范，显得不那么曲高和寡，同时又对游戏的基本风格没有太大影响。系统方面的改观当然不能不提，转职系统的引入直接将《DQIX》变成了一把谋杀时间的利器，于是笔者周围便多了不少反复在同一个地方绕圈练级的人……

下面说说"DQ"招牌式的剧情部分，笔者个人觉得用"简单的童话"来形容再好不过了。游戏开场不久就发生了一场异变，让身为天使的主角失去翅膀掉落人间，并在不久后接受找回七颗女神果实（七龙珠？）的任务。接下来主角的旅程正式开始，寻找果实的旅途便是经历一个又一个小故事的过程，在这一路上遇到贪心的大神官、爱女心切的渔夫、执着的老石匠……每一个片段都能勾起玩家心中小小的感动。这里没有繁复的恩怨情仇，没有内心的纠结，没有晦涩，没有难以捉摸的意图，制作者想要表现的一切全都包含在了角色的一句句台词，一个个动作之中，看似单调的剧情结构反而产生了一种返璞归真的效果。故事的最后阶段当然也免不了俗，出现了一个妄图毁灭一切的堕天使，在宿命般地被主角击败之后恢复本性，和其他天使一起化为天上的星光。而主角也在抛弃天使的身分完成任务之后回到人间，继续守护身边所有的人。

惊喜过后

我们很高兴看到SE在《DQIX》中体现出来的技术实力和创新精神，让一个曾经代表着"古板"、"不知变通"的老牌系列焕发出全新的活力与吸引力。同时也再一次证明"简单"、"直接"的游戏同样可以让人感到发自内心的喜悦和爽快，这无疑是对当下"唯机能论"的一记有力反击。



官方小说介绍评析

栏目主持：清雨

《怪物猎人 疾风之翼⑤》

作者：冰上慧一 插画：布施龙太



玛蒂丽娅在年复一年的狩猎中从未间断过对哥哥纳泽尔的寻找，她的好搭档迪安对此自然心知肚明，默默地协助着她。突然有一天，当年导致纳泽尔失踪的罪魁祸首——崩龙在雪山深处苏醒了过来。实力已经得到集会所认可的玛蒂丽娅和迪安迫不及待地踏上了讨伐它的征途。

作为“疾风之翼”的完结篇，本书在情节安排上有较大的改进，战斗场面的篇幅相对较少，更多地着墨于人物心理的变化和矛盾，但由于新出场的角色比较多，可能会让人有种混乱的感觉。本书中对崩龙的描写气势宏大，准确地把握了怪物的特点和动作细节，由此可以看出作者对本书的重视程度。

《真・女神转生Persona4 Your Affection》

作者：渡海奈穗 插画：副岛成记

2011年4月，已经在乡下小镇八十稻羽生活了一段时间的阳介依旧不太习惯，不过好歹身边有两位稍显笨拙的好友——千枝和雪子，让他不至于太过无聊，但与此同时，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人心中都有着隐隐的不安。而这种负面情绪在“他”到来之后，渐渐变得更加明显。

这本短篇故事集的主要内容是主人公们在游戏中没有表现出来的日常生活面貌，结构精巧，措辞讲究，用极短的篇幅完整展现出了人物内心的复杂感受。相信小说的作者也是一位十分喜欢原作的玩家，在欢笑和叹息的同时又给人留下了思考的空间，实在是难能可贵。



《薄雾传说 金色满月》

作者：矢岛さら 插画：中嶋敦子



十八岁的爱斯蒂尔从出生到现在从未离开过帝都萨菲亚斯，平静地过着属于自己的生活。一天，她偶然遇到了在城下小镇中长大的青年尤利，并在机缘巧合下随其离开萨菲亚斯，展开一场充满未知的壮阔冒险。

既然是以爱斯蒂尔为主角展开的小说，那么她与同伴之间的互动，在互动过程中的心理描写自然备受期待，可实际结果却比较让人失望。几乎是照搬游戏中的台词来推动情节发展。既然选择了与原作不同的视角，那么情节产生一定的变化也是理所当然的吧。作者在这一点上做得实在不太到位。

《苍穹之法夫娜》

作者：冲方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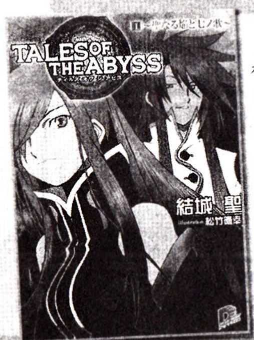
你，在那里吗？——在一阵神秘的回响过后，闪耀着金色光芒的敌人Fostom突然从天而降，将战争与灾难带给平静的龙宫岛，而这场战乱也解开了一个被隐藏二十九年之久的谜团。少年真壁一骑在法夫娜驾驶员丧生的情况下无奈地坐进这台巨大机械的驾驶舱，踏上了保卫家园的征程。

本书由负责动画原作剧本、系列构成的冲方丁亲自撰写，所以给人的感觉虽然和动画版很相似，但同时又蕴含着别样的风格和特色，可以说是一部完美沿袭了动画风味的作品。小说的剧情结构简单易懂，即使没有看过原作也能轻松地阅读和理解。不过，在故事中死去的角色比原版多了不少，喜欢原作的读者对此要有心理准备。



《深渊传说》

作者：结城圣 插画：松竹德幸



自从在十岁那年被人绑架之后，失去部分记忆的卢克便一直以半软禁状态生活在自家的豪宅里。一天，当他像往常一样与师父进行剑士修行时，一名少女突然闯入，扬言要杀死师父万·格兰茨。他与少女的交手引发了“超振动”，并因此被巨大的能量抛向远方。超乎想像的残酷命运，就此在卢克面前展开。

这部小说前后总共有七册，可谓是长篇巨著，因此对角色心理和环境细节有着远超游戏原作的细致描写。不过相对而言原创的情节和故事相对比较少，作者更多的笔墨落在了还原游戏的氛围上，特别是战斗场面显得魄力十足，增加了很多作者自己的想像，这也算是对原创力度不够的一个有力补充吧。

《转生学园苍幻录 镇守人异闻》

作者：天羽沙夜 安曾了

中学时代的九条绫人由于各方面才能极为出众而被周围的同学孤立，在他幼小的心中，究竟发生着怎样的改变呢？所谓“退魔”，就是将天魔不留痕迹地消灭掉——以此为信条的五个人结成了月咏退魔部队，但实际上他们心中隐藏着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一个又一个的小故事将把真相一一解开。

本书由五个短篇故事构成，讲述了很多不为人知的往事，对游戏爱好者更完整地理解整个故事背景、世界观构架无疑有巨大的帮助。每一个故事不不长，但紧扣主题，牢牢把握住了人物的心理核心以及性格特点，由此可以看出作者的用心程度。精美的插画也是本书不得不提的一环，原作爱好者一定不要错过。



四格漫赏



拉夫&阿巴乌特

作者：菅野贵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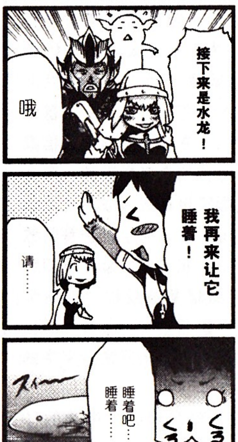






MONSTER HUNTER PORTABLE 2nd G
モンスターハンターポータブ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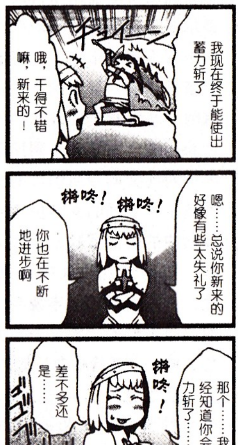
极限？



目标



成长起来了





ā sī tǎ dì

阿斯塔蒂

希腊语： Ἀστάρτη

英语： Astarte

属性： 神

出自： 腓尼基神话

登场作品： 《恶魔城》系列





游戏剧情描述

“乔那森！你怎么啦！清醒过来呀！”夏绿蒂一边躲避着战友的疯狂攻击，一边拼命想要唤回乔那森的神智。可是乔那森完全中了面前这位名叫阿斯塔蒂的恶魔的魅惑诅咒，彻底失去了理智……

阿斯塔蒂是被腓尼基人所广泛崇拜的丰收、爱与战争女神，信仰的中心地区位于欧洲岛国塞浦路斯群岛，此外在赛达、泰尔以及在朱拜勒（现在的黎巴嫩）这些地中海沿岸城市中，也有着根深蒂固的阿斯塔蒂信仰，赛达的不少古代货币上都铸有阿斯塔蒂乘坐在战车中的形象。很多考古和历史学家认为，阿斯塔蒂和美索不达米亚两河文明中所信奉的女神伊什塔尔、苏美尔人崇拜的女神伊南娜以及希腊罗马神话中的阿佛罗狄忒其实源自于同一位神祇，因为这几位女神都具有典型的双面性，一方面掌管着丰饶与爱，给人以慈母般温柔美丽的印象；一方面又是冷酷的战争之神，拥有着嗜血好战的一面。

从古至今、从西到东，散落在世界各方的大小宗教和神话中皆有神明的存在，有趣的是我们时常会在查阅资料时发现，这个神话的神祇恰好是另一个宗教的恶魔，这种矛盾在神学上比比皆是，阿斯塔蒂也没能逃出这个合理的怪圈。阿斯塔蒂的信仰文化主要集中在地中海附近，而在基督教中占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圣地”迦南也恰好位于这个区域之内。在当时，

解说

犹太人遵循耶和华的旨意迁往迦南定居，而在迦南本地的土著居民间已经存在着关于阿斯塔蒂的信仰。因为阿斯塔蒂掌管的是丰收与爱，故很多犹太人也开始拜祭她，耶和华的地位受到了很大程度上的动摇。在《旧约圣经 列王记》中曾记载，晚年的所罗门王在妻妾的影响下信奉起了以阿斯塔蒂为首的众多异教神，那之后的许多以色列国王也都或多或少地承认了阿斯塔蒂的信仰。于是为了维护基督教的绝对统治地位，神职者们在编写《旧约圣经》时，将阿斯塔蒂被贬称为亚斯他录（Ashtoreth），这名字有“羞耻”的含义，其复数形式还可以指代通常意义中的异教女神。

受到16世纪恶魔学者维尔影响的19世纪法国作家普朗西在撰写《地狱辞典》一书时，曾将阿斯塔蒂描写成地狱大公爵之一，左手握毒蛇乘坐在龙身上。她是典型的堕天使，在堕落为恶魔后外表变得非常丑陋，并且会散发恶臭。占星术中“Astrology”一词似乎也是来自于阿斯塔蒂。



sī kū lā

斯库拉

希腊语：Σκύλλα

英语：Scylla

属性：魔

出自：希腊神话

登场作品：《恶魔城》系列、《剑之世界RPG》、《世界树之谜宫II 诸王的圣杯》、etc。



游戏剧情描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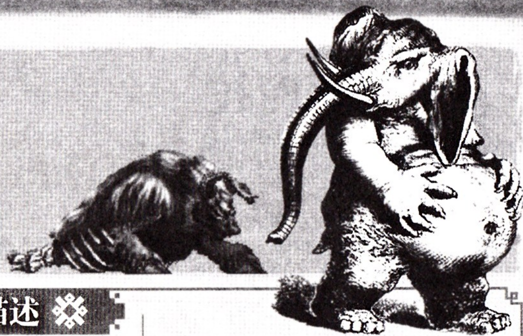
少女与猛兽，面前这一奇异的复合型魔物让阿鲁卡多不禁哑然失笑。父亲的这座城堡之中，究竟网罗了多少宗教与神话中的神魔啊，连在希腊神话中看守着海峡的女妖都不放过。不过显然这片狭小的洞穴让体型庞大的斯库拉吃尽了苦头，她的身体貌似是被卡在角落中无法动弹了……

解说

斯库拉是出现在希腊神话故事中的一个女妖，其名有“犬之子”的含义。她的上半身是貌美如花的妙龄少女，下半身则是鱼尾，从腹部开始生出了6匹狗的前半身，所以身体上一共有6个头和12只脚。她守护着墨西拿海峡的一侧，这个海峡的另一面是著名的卡律布狄斯大漩涡（Charybdis）。船只要想顺利地经过这片海域，只能选择绕过大漩涡从斯库拉的领域内通过，但斯库拉会要求船只献上6名船员作为祭品。在英语的习惯用语中有“Between Scylla And Charybdis”的说法，翻译过来就是“进退两难”的意思。

据说斯库拉原本只是居住在西西里岛上的一位少女，因相貌美丽而受到众多男性的亲睐，不断有人前来提亲。但斯库拉却对此毫无兴趣，提亲也一一遭到她的回绝。由于斯库拉每天酷爱在沙滩上散步和在海水中沐浴，连海妖们也相当喜欢她。某日，斯库拉和往常一样在一个隐秘地点沐浴海水时，面前出现了海神格劳科斯。因为格劳科斯留有一头长发，身体泛着青光，双脚也是鱼尾的形状，斯库拉见状吓得慌忙躲藏了起来。格劳科斯向斯库拉辩解称自己本是人类，因吃了某种草后突然爱上了海水，因而舍弃了陆地的生活潜入大海中，并得到众海神的许可成为了他们的一员。随后他也向面前这位迷人的少女提出了结婚的请求，但他同样遭到了斯库拉的拒绝。不甘失败的格劳科斯找到了对魔术和药学有着丰富知识的魔女喀耳刻，请求她使用咒文和草药的力量来帮助自己达成恋情。喀耳刻听罢格劳科斯的述说，便被这名痴情男子深深吸引。她向格劳科斯表明爱意，希望对方能接受自己。然而格劳科斯一心只想着斯库拉，魔女的恋情无果而终。因爱生恨的喀耳刻将复仇之矛指向了斯库拉，她运用自己得意的学识研制出了一种毒药，并将其投入斯库拉平日沐浴的水中。毫不知情的斯库拉前来沐浴，便在毒药的作用下变成了怪物一般的模样。她的心也因为这场变故而凶暴残酷起来，想要平安经过她所在的海域，就必须向她献上活祭。

bèi xī mó sī
贝西貘斯



阿拉伯语： bahīmūth
英语： Behemoth
属性： 兽
出自： 《旧约圣经》
登场作品： 《恶魔城》系列

游戏剧情描述

眼前这个下半身腐烂的怪物就是《圣经》中所提到的贝西貘斯？乔那森和夏绿蒂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它最为得意的象征力量的腰部和肚腹已惨露白骨，只能用两只前蹄在地面上匍匐前进。这种姿态，与其说恐怖还不如说是有点可怜……

解说

贝西貘斯是《旧约圣经 约伯记》中提到的居住于陆地上的巨大怪物。耶和华在创造世界的第5天创造出了一雌一雄两头巨兽，雌兽叫做利维坦，居住在深海之底；雄兽名叫贝西貘斯，居住在伊甸园东面一个名叫“登达烟”的旷野。依照《圣经》所描述的，贝西貘斯是神所缔造的杰作，被认为是最完美无暇的兽类，当世界末日来临之时，它将和利维坦一起被作为神圣的食物奉献给虔诚的信徒们。《约伯记》中曾写道：“它的气力在腰间，能力在肚腹的筋上。它摇动尾巴如香柏树，它的大腿的筋互相联络。它的骨头好像铜管，它的肢体仿佛铁棍。它在上帝所造的物中为首，（中略）河水泛滥，它不发战，就是约旦河的水涨到它的口边，也是安然。”尽管贝西貘斯的体型被刻画得非常健硕，但它本身却是一种以草类为食、性情温厚的生物，所有的动物都会被它所吸引。另外，在伊斯兰教中也有关于贝西貘斯的描述，但详情与《圣经》中所记载的存在着不小的差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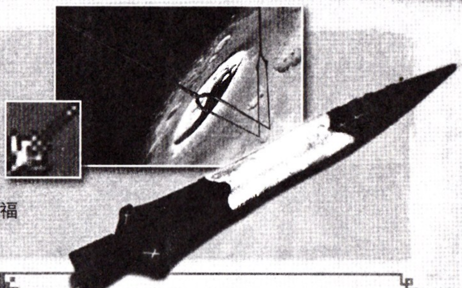
中世纪之后，贝西貘斯的形象被恶魔化，但这与基督教原本的观点之间没有任何干系。变成恶魔的贝西貘斯掌管着暴饮暴饮，象征贪欲。同样，利维坦也化身为了七宗罪中代表“嫉妒”的恶魔，因此也有人认为贝西貘斯对应的应是七宗罪中的“贪食”或者“贪婪”。但这个认知是错误的，代表“贪食”的恶魔名叫“别西卜”，代表“贪婪”的恶魔叫做“马蒙”。恶魔化身后的贝西貘斯脱离了原本的兽类造型，被描绘成拥有象头人身的怪物模样，与印度神话中的格涅沙颇为相似。

当贝西貘斯的传说流传到阿拉伯之后，就转变成游戏玩家非常熟悉的龙王“巴哈姆特”了（但实际传说中，巴哈姆特也并非是龙，而是漂浮在极为巨大海洋中的大鱼，其上有公牛，牛上有红宝石山，山上有天使，天使之上有6层地狱，地狱之上才是大地）。与利维坦和巴哈姆特相比，贝西貘斯在游戏中登场的概率是相当低的。

在现代，Behemoth一词指代的是河马。

lǎng jī nǔ sī zhī qiāng

郎基努斯之枪



英语：Lance of Longinus

属性：武器

出自：《新约圣经》

登场作品：《恶魔城》系列、《新世纪福音战士》、《香巴拉的征服者》、etc。

游戏剧情描述

苍真的手中紧握着一柄散发着耀眼光芒的长枪，这就是曾沾染上基督之血而获得绝对能力的圣遗物——郎基努斯之枪！如果在神的圣物面前，一切邪恶之物都将化为乌有，那么自己是否也应在碰触到这把枪的同时消失殆尽呢？如此想着的苍真不由得苦笑起来。

解说

郎基努斯之枪这个名字对于看过《新世纪福音战士》的读者而言无疑等同于留下回忆创伤的一把武器，它的使命是用来完成人类补完计划的最终工具，能刺穿任何神圣不可侵犯的结界。

郎基努斯之枪又被称为圣枪、命运之矛或是圣矛。根据《新约圣经 约翰福音》中所记载，耶稣基督替世人承受神之愤怒而被钉死于十字架上之时，正值13号星期五，犹太人要求处刑人将他的身体搬离十字架，因为他们说不应在安息日（星期六）让犯人的尸体继续留在行刑架上。于是，有个罗马士兵为确认其死状而用一把长枪刺进耶稣的腹部，有血水顺着伤口流了出来。这把沾染上圣子之血的兵器在耶稣复活后，便被视为是圣遗物而受到后世的拜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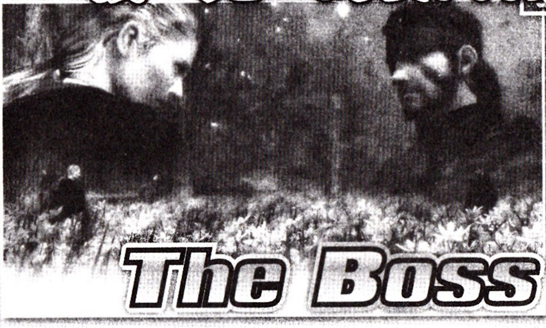
尽管在《圣经》中没有明确记载，但在一些外典作品中曾详细描写了耶稣受难的全过程。据说用长枪刺穿耶稣腹部的这名士兵是一位饱受白内障之苦的百夫长（相当于今日的中尉或上尉），名叫郎基努斯。当他将枪刺入耶稣身体中之时，血水流入他的眼中，他的视力竟然自行恢复。见证到神迹的郎基努斯舍弃了原来的职业，受洗成为一名虔诚的教徒，被后世封为“圣郎基努斯”。他使用的那把枪也顺理成章地被称为了“郎基努斯之枪”。

郎基努斯之枪被视为是耶稣基督受难的象征，传说具有能制服世间一切的绝对统治力量。只要持有这把枪，即可以主宰世界，但失去它的人会即刻丧命。在古代罗马帝国中，多位君主都曾手持郎基努斯之枪驰骋沙场战无不胜。它也是历代统治者们争先恐后企图掠夺的宝物，在不断的征战中，郎基努斯之枪被断为三节，这三节又被打造成三把圣枪，现在分别保存在维也纳霍夫堡博物馆、罗马奥古斯丁教堂和大格拉斯顿柏立修道院中。据说阿道夫·希特勒之所以会产生想要统治世界的念头，也是因为在霍夫堡博物馆内亲眼目睹了郎基努斯之枪。他想尽办法弄到一把郎基努斯之枪，并将其藏于凯撒大教堂之中。1945年4月30日下午2点10分，美军占领了大教堂并夺走了郎基努斯之枪，1小时20分钟后，希特勒饮弹自尽，其血腥残酷的纳粹统治也由此宣告终结。

真正的无名英雄，独一无二的爱国者

登场作品

《潜龙谍影3 食蛇者》



我再次站在了你的无名墓碑前，向你深深地敬礼，我的老师，我的战友。是你教会了我战斗的技能，但我永远都无法超越你，你是那么强大，跟你比起来我一直都只是学生。

我和我的儿子都被称为传说中的战士，但你传奇的一生比我们都要伟大（当然，没有世人能够找到这段历史的任何资料），是你引导了我战斗的使命，在这点上你是一个出色的引领者，你是那么严格地恪守着一个战士的本分，但你绝对不是墨守成规式地教条主义，在永无止境的战争中，你永远坚守自己的战斗信念。

那么你战斗的信念是什么呢？你曾经说过世界本应是一个整体，当你在太空中看到地球的全貌时，你就知道这个地球本身是没有边界的，没有东方，没有西方，没有冷战，但现实的世界却因为这些看不见世界全貌或心中没有世界全貌的人之间的争斗而四分五裂，你的理想也就是因此而生的吧。

随着时间的流逝，曾经在一个战壕里待过的好友各奔东西，我们这些战士更会因为他们的争端而成为敌人，就像风改变它的方向那样简单。曾经的同盟会成为今天的对手，你当然觉得这很荒谬，但你同样清楚地明白：我们是军人，军人会服从命令与敌人战斗、与朋友战斗。当你在战场上遇见The Sorrow时，你也许感受到了这命运的嘲弄，但这就是任务，“哲学家”所下达的指令必须完成。战争的牺牲导致时代的改变，这种改变会萌生新的冲突，成为下一场战争的导火线，就像原子的连锁反应一样，每次冲突都引发无数的反应，形成一个永无止境的战争漩涡。但军人的技能不是用来伤害朋友的，那么什么才是敌人？有没有绝对且永恒的敌人呢？不，并不存在也绝不会有，因为我们的敌人正是像我们一样的人，他们只有在一定条件下才会变成我们的敌人，所以这世界必须还原为一个整体……这些都是你所领悟到的。

这个国家确实欠你太多：为了自己的清白而污蔑你为叛国者，甚至让你饱尝后人的唾弃；为了东西争霸的科学试验而让你受尽了核辐射的侵扰；他们让你们夫妇在战场上自相残杀，甚至抱走了你刚出生的孩子。但这也正是你的理想和抱负，在你眼中的国家只是一个暂时的标记，你是不会计较被这个世界所遗弃的，也就更不会去在乎这个国家对你作出的无穷伤害。

你选择了在与我的战斗中结束自己的生命，我是理解的，我们之间没有那么多的“为什么”。我还记得你在最后的表白：

"我养育了你，我爱过你，我给你武器，传你本领，教你知识，我已经没有什么能给你了，惟一剩下能给你亲手拿去的只有我的生命。一个必须生，一个必须死，没有胜利，也没有失败，活下来的那个必须继续战斗，这是我们的宿命……活下来的人将继承'Boss'的称号，而这个人将去面对永无止境的战斗……"在其他少数知情者看来，这是你最后的任务，而我明白，这并不是你理想的终结，你在最后把希望托付给了我，也只有我。

不过我的生命也即将结束，在你的墓前。我也曾经被自己的学生、儿子消灭过，很讽刺是不是？不过在这次之后，战争应该已经结束了，这是他们努力的结果，你的儿子和我的儿子。

"She want to live on in you memory, not as a soldier, but as a woman。她希望能够永远地留在你的记忆中，不是作为一个战士，而是一个女人。"夏娃曾经这么跟我说过，也许因为同是女人吧，我想她是对的。

就这样吧，老师，愿你安息。

——你的杰克（大首领）

The Boss这个称谓来自于二十世纪40年代的美国俚语，意为在本行业中最出色的人（没有之一），用这个称号作为她——传说中的战士大首领的师父，那是再恰当不过了。

在"《潜龙谍影》系列"的整段历史中，冷战时的开端、大首领（Big Boss）是如何叛乱的这一部分对MGS饭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一笔，我们对那段不为人知的过去保有着相当强烈的好奇心。所以当《潜龙谍影3 食蛇者》出现在我们面前时，玩了被雷电小白脸替换了的二代"自由之子"时的憋闷感一扫而光，这个代号同样为"斯内克"的年轻战士是如何成为大首领的传奇经历立刻就抓住了我们的心。然而，随着眼镜蛇部队成员的逐一亮相、夏娃的神秘演出、奥塞罗特的稚嫩登场、沃尔金上校的疯狂表现，以及斯内克从头到尾的战斗，我们的目光最终停留在了他的恩师——引领者（The Boss）身上，我们最终发现：这才是《食蛇者》真正的核心主人公。

虽然引领者是游戏的最终BOSS，但她并不是一名反面角色（不过这种设定似乎已经司空见惯了）。与大首领两人出生入死十年以上，他们之间绝非简单的战友关系，也并非单纯的男女之情。美国为瓦解苏军的核武计划，命令引领者假装叛逃到苏联，打入苏军内部进行破坏。然而沃尔金上校发射的核弹却引起了美苏间新的冲突。为了证明美国政府的清白，中央情报局将大首领派遣到苏联，由他进行刺杀引领者的行动。死在大首领手中，是引领者的使命，在美国她是一名可耻的叛徒，在苏联，她是一位制造核灾难的凶手。历史永远不会记载她所做出的贡献，没有人知道真相，她的事迹只在大首领心中永存，她的理想与信念也只有大首领传承了下来。

小岛监督对于这个角色的塑造绝对不是脸谱化的，在《食蛇者》中，我们了解到了她悲惨的过去，她的信念理想，她的情感愿望……战争本来就是残酷的，而对于一个女性来说更甚。幼年丧父、战场生子，死后还要受到整个世界的遗弃……可引领者都无怨无悔地独自承担了下来，这个角色的艺术形象陡然拔到一个空间前高度，盖过了游戏的主人公大首领，甚至盖过了系列的主人公斯内克。《食蛇者》的剧情也因为她的登场而深刻，使之在整个系列的人文程度达到了高峰，也让这一少见的女性战士形象永远地留在了我们的心中。



多年后的重逢

地点 努玛拉王国 **出处** 《失落的奥德赛》 文/玛娜

在四周被蔚蓝的大海所包围的和平之城努玛拉王国中，由于海洋性气候的温和，开满了这样那样的美丽花朵，街边的草丛中，偶尔能看到几株并蒂生长的淡蓝色花朵，由于那白蓝之间若隐若现的柔美光泽，看起来就像是不存在于这个世界的美景一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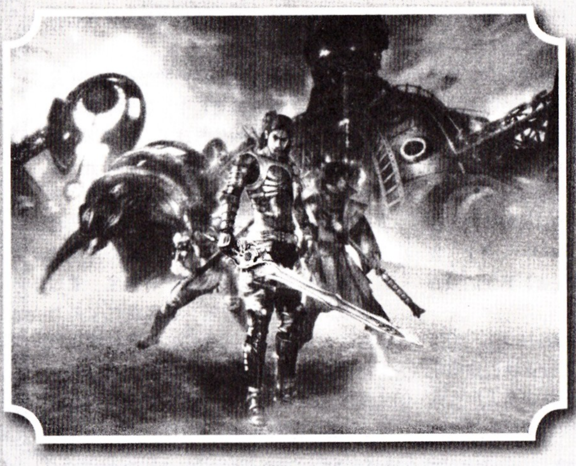
这种花朵，又被人们称为幸福之花，凯姆记得，那是非常难以培育的品种，也是他的女儿莉尔姆最喜欢的花。

在记忆都已经模糊的很多年之前，当凯姆还没有成为战场上令人胆栗的不死战士前，他曾经拥有一个美好的家庭，温柔娴静的妻子、可爱活泼的女儿。他们在远离城市的地方定居，过着简单平淡的生活，每天夕阳西下时，三人都相携前往附近的崖边，在温暖的阳光下迎来一天的终结。

但是，所有的幸福都在一瞬间失去了，莉尔姆即将迎来10岁生日的那一年，凯姆昔日的同伴冈伽拉背叛了他们而将莉尔姆掳走，那是凯姆最后一次见到自己的女儿。

之后，一切记忆都模糊了，妻子因为悲痛而离开，凯姆变成了孤单一人。

转眼间就是二十多年，而现在，这株淡蓝色的花朵让凯姆又想起了那个小小的身影。



“啊呀，看这花圃，这不是据说能带来幸福的花吗。”路过的骑兵们突然注意到了花圃，勒住马很有兴趣地走了过来，想要伸手摘下一枝。就在此时，两个小小的身影冲了过来，伸开双臂拦住了正打算摘花的骑兵。

“什么啊，这个小鬼，快点走开！”骑兵一边说着，一边伸手按住那个孩子的脑袋，用力将她推了

出去。

就在此时，一道白光闪过，骑兵们腰间的佩剑纷纷应声而落，望着不动声色的凯姆，惹事的骑兵们面色发白，慌慌张张地策马而逃。

“好厉害啊大哥哥！”望着匆匆逃走的骑兵们，两个孩子兴奋地跳了起来，“我们想好好谢谢你们，到我们家来好吗？我们的妈妈也很喜欢这种花。”





两个孩子住在一间靠海的民房里，虽然破旧，但是房间却打扫的相当干净，数量不多的简单家具井井有条地摆放在房间里。一推开房门，两个孩子就像是脱弦之箭一样，大声叫着“妈妈”，向大厅深处的床边冲了出去。

床被放在大厅最靠里的地方，一名面色苍白的女人躺在床上。由于长期卧床，女人的脸颊呈现出一股不健康的灰白色，眼窝深陷下去，听到孩子的声音后才微微睁开了双眼，向着访客礼貌地点了点头。

在看到凯姆的刹那，她的笑容突然凝结了，但是随之而来出现在她眼中的，却是一股难以言说的轻松。

她拼命地将手臂向前伸去，像是想碰到站在床边的凯姆一样。

“……那些花……好想，好想再看一次啊。”

一道闪电突如其来地击中了凯姆。

被掳走的莉尔姆的身影和躺在床上的女人渐渐重合到了一起。

微微皱起的褐色眉毛，轻轻下垂的绿色眼睛，总是流露出让人怜爱光芒的双瞳，所有一切，都那么熟悉，只不过经历了多年的时光变迁，又有了那么巨大的不同。

凯姆轻轻伸出手去，握住向自己伸来的手，在那轻柔的抚摸下，对方的眼角滑出了一颗泪珠。

“爸爸……”

“是……莉尔姆吗？”凯姆轻声问道，就像是害怕自己的声音会吓走那得来不易的小小希望。

莉尔姆轻轻地点着头，露出了如释重负的幸福笑容。

凯姆小心地抱着莉尔姆坐起来，莉尔姆凝视着十多年没有见面的父亲，目光中写满了欣喜与悲伤。那是与童年时代记忆中一模一样的面孔，纵然经历时间流逝也不会有任何改变的，不老不死的父亲。

而这个时候，莉尔姆已经三十多岁了，比起自己的父亲，看起来还要更加成熟。

和父母分开后，莉尔姆来到了这座

温暖整洁的城市，她渐渐长大，遇到了贫穷但却深深相爱的丈夫，生下了一男一女两个可爱的孩子。接下来，丈夫因意外离她而去，难以根除的旧疾长久困扰着她，只剩下两个孩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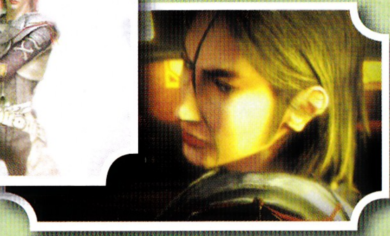


但是，莉尔姆并不感到悲伤，她遇见了许多友善的人，曾经投入地恋爱，有两个懂事的孩子，一直承蒙这座城市的和蔼女王照顾，过着虽不富足却很安定的生活，在生命的最后，见到了一直等待着的父亲。

虽然不能不老不死，但是生活所带给她的一切，对她来说都值得感谢。

“太好了……真的太好了……能见到爸爸。”莉尔姆长长吐出一口气，非常满足地闭上了眼睛。





孤独的旅行者

当莉尔姆闭上眼睛的时候，凯姆极力压抑着的感情就如闸门被打开一样，全部涌了出来。

在漫长的生命道路中，凯姆见证了太多的死亡和离别，他见过在酒吧偶尔邂逅的士兵，为了保护自己这个怎么也不会死的人而献出了自己只有一次的生命；见过住在偏僻小岛上的孩子的死亡，他们将战争所带来的烽火当成美丽的光之雨，亲眼见证光之雨是他们一生仅有一次的最大愿望。

而这一次，凯姆亲眼见到了，自己最爱的女儿第二次从面前离开。

那个时候，他没能阻止冈伽拉在自己的面前带走莉尔姆，甚至到了现在，他也无法阻止生命之流慢慢从莉尔姆的体内流走，面对着时光的力量，即便是不老不死的凯姆也如此无力。

拥有短暂生命的莉尔姆是幸福的，而拥有千年生命的凯姆是寂寞的。就像现在一样，他曾经无数次送走自己最爱的亲人，今后，还将继续面临离别的悲苦。他是历史的见证者，也是孤独的旅行者。

那株幸福的花朵，其实是为凯姆开放的。

官方博客：http://blog.levelup.cn/members/g_novel/

栏目主持：YULA

通信地址

邮编：730020
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收）
Email：g-novel@vip.163.com

月度记事

YULA （泪水涟涟）我不行了！为什么总是闲的时候一点事都没有，忙起来又好几件事堆到一起啊！

清雨 不是RP问题的话，请参考UCG集团公认名言之"人生是这样的"。

YULA 每当这种时候我总是无比地羡慕当老师和学生的，起码有寒暑假可以指望，尤其是暑假……

夜蓝 对哦，你不说我还没想起来，现在正是暑假时节。

YULA （斜视）你这个慢牛，人家暑假都快过完了好不好？

清雨 是啊，漫长的两个月，有多少时间可以拿来宅啊！如果是高考完的就更爽了，还不用写作业！

YULA 记得高考过后，有段时间我是天天顶着大太阳坐车去很远的地方租漫画看哦，来回要将近2个小时呢！在那会儿看来这可是很难得的！

夜蓝 精神可嘉……

YULA 你们呢，有没有也做过什么疯狂的事啊？

清雨 哦哦，这个话题我很有兴趣呀！（正欲滔滔不绝……）

YULA （突然想起重要的事）不行，不能再继续贫了，啊啊忙死了~（一把抓住）你们两个，谁来帮我写下读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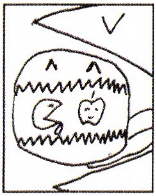
夜蓝 对了，死和尚！我之前给你的稿子还没校对完吗？

清雨 你不也一样，刚才美编MM还问我游书苑怎么还没拿去改稿。

夜蓝 散了散了，一会儿老大追究起来就不好了~（拉上清雨走人）

YULA （怒视）你·们·两·个……

本月最上镜读者：
兰州·丁超



本月读者囧言：
绫波丽！绫波丽！我上一期应该寄调查表的啊……绫波丽……

《游小说》第27辑读者调查结果

一.您对本书的整体评价如何？	二.最喜欢的文章	三.最不喜欢的文章
很满意：20%	第一名：轩辕剑3 云和山的彼端	第一名：《空之轨迹》大漫谈
满　意：54%	第二名：魔兽世界 阿尔萨斯：巫妖王的崛起	第二名：铳墓
一　般：25%	第三名：皇帝称霸速成教材	第三名：佣兵传奇——《女神侧身像》同人
不满意：1%		

邮购信息

《游小说》读者服务部现提供邮购服务

目前《游小说》有以下几辑可供邮购：

总第7辑、总第9辑、总第10辑、总第11辑、总第13辑、总第19辑、总第20辑、总第21辑、总第22辑、总第23辑，定价：9.80元；总第26辑、总第29辑，定价：12元。

邮购地址：兰州市邮政局东岗99号信箱　**收款人：**《游小说》读者服务部　**邮编：**730020

请在汇款单上写清自己所要购买的辑号和数量，并以工整字迹提供自己的详细地址，最好能留下联系电话。若汇款后超过一个月仍未收到，请及时用电话或EMAIL与《游小说》读者服务部联系。

电话：0931-8674805 **EMAIL：**g-novel@vip.163.com

网名：Lyuki/QQ：1009448368
网名：诅樱/QQ：309891733
网名：我为PSP狂/QQ：294608871
网名：暴风雨中的光辉/QQ：648773381

互动空间

（上海·太郎）在“读编往来”得奖的是不是托儿啊……

为了验证我们设下的奖项是否属实，建议您养成长期坚持购买《游小说》并寄出详细回函的好习惯，如果哪天您幸运地被抽中了，一切就真相大白了！

是因为现在的各种“托”太泛滥了么，连游游都被怀疑在造假了！曾经中过奖的读者们，请拿起手中的奖品向这位太郎同学砸过去吧！（好吧我相信没人会舍得，尤其是中头奖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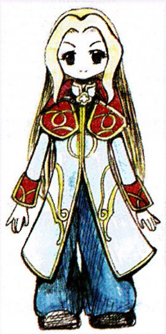
（E-mail·周鹏）希望书的版面大点，拿在手里像是拿了一本厕所小读物一样。

我承认，确实有人视游游为最佳入厕读物，而且还是我的一个好友……记得看到此人说这话时嬉皮笑脸的样子，当时我真的很想打她。= =

（北京·邓昊男）话说自从中考结束后我就再也没碰过书桌了，今天一写字，发现上面积了一大层灰……好，转回正题，我觉得游游应该给从1-27辑都有的读者们发点奖品，比如，小仓优子写真一套啦。（啊啊……别拖我走）

说到写真，偷偷地告诉大家，其实我一直很垂涎玛娜MM能够出一套。而且真人就在眼前，拍摄起来既方便又节省成本呀，要是玛娜MM肯赏脸的话……（被玛娜打昏）

（贵阳·刘姣）我画的不是女版的，不要误会，只是画得有点像女生而已，真的！怎么越说越奇怪了……我以后每一辑回函都会画一张画，希望大家可以见证我的进步，不好意思呀。还有：小编辛苦啦～



那就不要解释了，你忘了“解释等于掩饰”吗？XD

好乖巧的萝莉暗星……我最喜欢看画了，请多多地来！

（济南·李克文）《辐射》的同人不错，《光环》的小说很赞，上淘宝买了最新的6，看了一点很棒，可惜E文不好，还得指望游游了啊，为我们造福吧各位小编大神们OrZ

（南昌·小绘）我代表外语中学18名《光环》女粉丝强烈要求出单行本的《光环》小说，谢谢可爱的《游》亲们哦，我们合伙凑钱买了4、5、6，可惜看不大懂，唉，只能靠游游啦。

（E-mail·luo蒙）这一辑……貌似我认真看了《光环》小说这一个，稍微喵了一眼《零》的小说，我听网上说光环的最新小说好像也出了，游游赶快跟进了，想得发疯了啊……

（E-mail·雪风）感动啊，在xboxskyer上听说《游小说》连载《光环》小说后就立即询问质量，没想到这次大家居然都说相当不错！！强烈支持继续刊登！最好一口气把6和7也登了算了！明年出7……编辑大大们去贴吧和sky上看看吧，有多少热情的粉丝啊！光环万岁！士官长万岁！游小说万岁！

看来这次的《光环》小说真的是大获成功，读者们的回函中到处都充满了赞美的字眼，甚至还有人要求干脆由这位翻译者重制以前那篇“奥星的幽灵”（汗）……在这里对小布头说声恭喜哦！^_^

（辽宁·曹赫）这是改版之后的第二辑了，刚拿到时吓了一跳，还以为夜蓝大人自毁形象登上了封面的说……后来发现是自己想多了 不过电脑前那女孩无论就气质还是长相都与夜蓝大人有几分相似～不过还是很想在封面上见到可爱萝莉的说看了这辑的读编往来，貌似很多同学对于网游小说的出现提出很大质疑，而且视网游为洪水猛兽……我只是想说单机族对网游的偏见其实是很正常的，我当初也对网游不屑一顾，但我也记不得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慢慢接受了网游，因为宅在家里玩游戏貌似很少能与别人交流，而网络游戏恰恰给我们提供了这个条件，也经常能碰到与自己有着相同兴趣的玩家，大家在一起聊天也很愉快，也认识了不少很不错的朋友（至少我的朋友都不错）。至于王晨同学把《魔兽世界》一路痛扁……我觉得很冤啊，我就是一名魔兽玩家，

游游交友栏

网名：按喜好来/QQ：774831257　网名：艾特纳尔/QQ：396596448

网名：Bear/QQ：774603646　网名：薄暮の乐章/QQ：329415856

我不知道所谓的不该教的东西是什么，但我从这游戏里体会到的是团结、齐心协力，这话说出来可能很肉麻，但是确实是这样，无论是副本还是战场，你都不是一个人，总有伙伴在你周围，你的失误可能导致大家的灾难，大家在一起就一切皆有可能……说了这么多其实我就是想告诉大家，我不指望大家喜欢网游，说实话有些国内网游玩家素质的确不敢恭维，但是也请别那么排斥，所谓宅就是有大爱的兴趣，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兴趣，希望大家不要戴着有色眼镜去看待自己不接受的东西就好了，也希望小编别因为一部分的压力而放弃连载网游小说，呃……至少把这篇连载完吧。

封面那个怎么能叫“自毁形象”！不过如果你指的是“伪娘”的意思的话（奸笑）……我只能说夜蓝啊夜蓝，你的形象不愧是众编之中最易于大作文章的呀！难怪读者们都喜欢恶搞你~

非魔兽玩家的某Y我虽然也对一些人沉迷的程度感到不可思议，但感觉上面这位读者朋友所说的还是很在理的。每个人都有自己喜欢的东西，因为自己不接受而去贬低他人的所爱，总归不太合适，呵呵。

小编自爆区

在本辑的“月度记事”中也提到了寒暑假，那么如今已进入不惑之年（众编：胡说八道，什么不惑？人家还年轻得很！）的小编们，在还是学生的当时都有过怎样的难忘经历呢？请大家往下看！

暗星：虽然软缠硬磨才在高中时代弄到了心仪已久的PS，但除了周末那可怜的两个小时外，也只有寒暑假才能在父母上班的情况下痛快地大玩特玩了。而且不时招来几个狐朋狗友切磋《WE》更是令人大呼过瘾，虽然我很想培养他们对RPG或SLG的兴趣，但他们一看到开场画面就大呼小叫着让换碟，所以暑假的PS基本上就成了《WE》专用机。不过那样也好，还可以搞个联赛踢踢，其激烈程度一点都不比意甲英超什么的差。那段时间应该算得上是我生涯中的游戏黄金时代了吧，一群朋友聚在一起说说笑笑的感觉真好，这种感觉，恐怕以后都不会再有了吧。

夜蓝：说说我在小学时代的寒暑假吧。每当放寒暑假的时候，老师总要按照地区把我们分成一个个学习小组，然后大家每天都要去其中一个人的家里写假期作业。我所在的学习小组中，一个男孩子家里有一台小霸王学习机，也就是山寨版的红白机。在假期开始的第一周里，小组中的每个人负责一本假期作业，比如你负责数学，我负责语文，他负责地理……大家以最快的速度做完整本作业，然后互相抄袭（汗~）。从第二周开始，我们小组的“作业”就只剩下一项——玩游戏！

YULA：学习机啊，不禁让我又想起了小学毕业时的那段往事。记得以前自爆过是在朋友家接触到了小霸王游戏机，一玩倾心的我便顺理成章地瞄上了升级的学习机，还美滋滋地想既可以帮助学习又可以玩游戏，多么两全其美的好东西！于是央求父母给买一台，而他们也许诺只要小考成功就买给我当奖赏。后来……成是成功了，然而我亲爱的父母却反悔了！害我整个暑假都过得相当郁闷！再后来便迎来了视电子游戏为洪水猛兽的时代，而我的游戏生涯也就此宣告夭折了……想想当初要是得到了这东西，我的ACG人生应该会有很大不同吧。

清雨：《零 刺青之声》发售的时候正好是暑假，胆子不大的清雨拿到盘后硬拉上同样胆小的好友A一起攻关。记得那天他家正好没有其他人，只有我们两个缩在电视机面前战战兢兢地玩游戏。尽管有些害怕，但想到是两个人一起，干脆把屋里的灯关了。正当剧情进行到一个颇具悬念的环节，我们都屏息凝神的时候，不知何时回家的阿姨看我们没开灯，开口问了一句，吓得我俩浑身猛地一抖，把手柄随手一摔站起来哇哇大叫。那种酷暑中的冰寒至今仍记忆犹新。

网名：狼赤心/QQ：275179706
网名：BoBo新钰～宁/QQ：275845744
网名：Star Gazer/QQ：563008828
网名：Fantasy★然/QQ：921257069

读图人生



（提交人：暗星）应该是国内画手创作的《怪物猎人》中的怪物拟人女性版（抱歉忘了名字了……），看上去颇为不错，所以放上来与各位一同欣赏~



（提交人：YULA）最近看到若干幅明星人物与游戏人物的对比图，这里的便是个人感觉最神似的几组。虽说是对比，但两者之间并无任何扮演的关系，有相像的部分，那都是巧合啦，巧合！



（提交人：清雨）我再也没见过比这更神形兼备的COSER……



（提交人：夜蓝）经济不景气，但还是要糊口啊……

网名：寒飞雪（爱龟龟）/QQ：137528470　网名：——/QQ：466408333
网名：仙剑☆鲍斯/QQ：649414558　网名：凤煜圣尊/QQ：854017673

《游小说》Tot.27中奖名单



一等奖

怪物猎人携带版2G 随从猫

西安　马琪琪

★ACG精美周边

广州　陈晓婷	昆明　谭　明	北京　邓昊男
常州　马逸飞	合肥　郑萍辉	成都　杜瑞蓉
四会　谢文俊	容县　陈天杨	中山　何彬暖

（只要寄回调查表，就有机会赢得精美模型）

《游小说》Tot.29 CD-ROM介绍

梦 剧 场： 《怪物猎人3》开头动画、《战国无双3》预告片

PV 地 带： GIRL NEXT DOOR《Be your wings》（PSP《对决传说》主题曲）

幻彩花园： 《蔚蓝光辉》、《分裂细胞 断罪》等近百张精选PC、PSP壁纸，《生化尖兵》设定欣赏

游 音 盒： 《勇者斗恶龙IX 星空的守望者原声碟》+其他游戏、动漫音乐

《游小说》栏目征稿启示

《游小说》现有部分栏目向玩家敞开，欢迎大家踊跃投稿，一起来建设这首本游戏剧情小说专门志。而我们会为各位奉上优厚的稿酬供您购入更多游戏，然后等待各位继续投来大作。

①时光回廊： 经典游戏的剧情小说，无论机种或游戏类型，只要文笔足够优秀便可，字数30000之内为佳，如特别优秀者可酌情提高字数上限。建议先将文章大纲及一两千字正文发Email至g-novel@vip.163.com，待收到我们的回复确认后再继续动笔，以免浪费您的宝贵时间。

②同人馆： 各种游戏的同人小说，只要写得好，从《俄罗斯方块》到《最终幻想》我们都来者不拒，从搞笑到悲情也没有任何限制。字数应控制在2000～10000之内，短小精悍者优先采用。

③特别企划： 对系列游戏的剧情回顾赏析，或对游戏文化的介绍评价，具体请参考栏目刊登文章，字数应控制在6000～10000之内。

④游戏议会： 对游戏剧情的评价赏析文章，游戏新老不限，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⑤名场面： 对游戏中曾感动过你的情节的描写及评价，格式请参考书中对应栏目，字数要求在1500左右。

投稿须知

1.文责自负——投稿人必须拥有其所投稿件的完全著作权（版权），对于侵犯他人著作权及其他任何权利的内容，《游小说》不予承担任何责任。

2.独家版权——《游小说》采用并支付稿酬的稿件，作者授权且仅授权《游小说》以任何形式使用、编辑、修改此稿件，《游小说》不需另行征得作者同意和另行支付稿酬。

3.《游小说》目前只接受Email或其他网络方式投稿， 在投稿反应期的30天内，作者不得再向其他刊物或媒体以任何方式一稿多投，如果造成《游小说》或其他刊物、媒体的损失，由投稿人承担一切法律责任。

4.投稿邮箱： g-novel@vip.163.com



网名：偷星九月天/QQ：781156299　　网名：wormd/QQ：1034698994

网名：wencalong/QQ：329255553　　网名：星之海洋/QQ：358723394

小编寄语



●《窃听风云》没有想像中的好，本来是冲着刘青云才去看的片子，但最后的感觉只能是不过不失。关键还是剧本的张力不够，实际上这也是港片的通病了，除了银河映像和少数几个导演真正将工夫花在剧本上，其他港片还是过于迷信明星与特技。当年的《无间道》让编剧的地位提升了不少，但现在来看也只是昙花一现而已，真希望像麦兆辉和彭浩翔这样的人能够越多越好啊。

★近来状态异常低迷，很多事情不能按照原则贯彻下去，结果就是期待与现实相差甚远，希望做完这期后的休整能够尽快让状态恢复过来吧。

◆他强由他强，清风拂山岗，他横由他横，明月照大江——金老爷子的这几句话还真是不错，对于放松心态颇有帮助，与各位郁闷的朋友共勉~



※芒果台拍摄的山寨版《流星花园》最近很是红火，连我也禁不住好奇心去一瞧究竟，可惜只是看了下精选剪辑，便因雷点太低而不幸被直接轰出围观大军。此片的另一功效则是惹得我翻出之前的台日韩版进行比较观看兼洗眼（虽然也没坚持多久），结论是：日版杉菜、台版&韩版道明寺都超可爱！不过我果然还是适应不了扭捏的台湾腔和难听的棒子语啊……OTZ

※不堪忍受家里的台式机在启动时频繁出问题，干脆狠心买了本子，然而就在这位新成员到家的当天晚上，台式机竟然怎么都不出声了，在排除一切常见故障之后我只能虚弱地认为：大概声卡坏了。哎，莫非这就是"沉默的抗议"？

※最近遇到的小麻烦貌似有点多，大魔王降临了吗？－－



▲年假归来，一个字——"爽"！

▲七天的时间里吃了三顿海鲜、四顿烧烤，竟然没有引发"肠胃危机"，果然还是家乡的水土好啊！

▲腐败归腐败，我还是抽空做了一次全面的体检，结果遭到了医生的严重警告。海鲜、烤肉、啤酒啊，永别了……

▲看了《UP》，两个字——"凑合"！今年的动画片还是《冰河世纪3》最棒！

▲心情：你摆脱了时间的束缚，并在我心里开了一个洞！



◆如果没看到班长那封邮件，我还真想不起来自己初中毕业已经快十年了。看到失去联络的同学中有你的名字，我忍不住想到——是你在刻意回避与过去的交集，还是无意间遗忘了那不甚久远的人和事？不过转念一想，这又何尝不是如今绝大多数人的常态。

◆《怪物猎人3》没有用"在以往的基础上添加新要素"这种方式体现自己的开拓性，而是几乎重新制作了一个全新的游戏，除了最基本的操作以外，一切都是新的。在这样一款能让人真切地感受到"变化"的续作里畅游，很容易让人忘了时间。

◆"人活世上，有时难免要有求于人和违心做事。但是，我相信，一个人只要肯约束自己的贪欲，满足于过比较简单的生活，就可以把这些减少到最低限度。远离这些麻烦的交际和成功，实在算不得什么损失，反而受益无穷。"——周国平《守望的距离》

网名：冥王座/QQ：408884375　网名：当幸福来敲门/QQ：759586784

网名：Zero漆黑之牙/QQ：631472871　网名：瓜窑哈/QQ：602937001



■真名法典2

责任编辑：陈　欣
封面设计：紫血犄



ISBN 7-900747-37-2
9 787900 747372 >
本手册随盘附赠不能单独销售

ISBN 978-7-900747-37-2
游小说光盘定价：12元（1CD+1手册）

警告

WARNING

本物品內容可能令人反感；不可將本物品派發、傳閱、出售、出租、交給或出借予年齡未滿18歲人士或將本物品向該等人士出示、播放或放映。

THIS ARTICLE CONTAINS MATERIAL WHICH MAY OFFEND AND MAY NOT BE DISTRIBUTED, CIRCULATED, SOLD, HIRED, GIVEN, LENT, SHOWN, PLAYED OR PROJECTED TO A PERSON UNDER THE AGE OF 18 YEARS.

WL01

神睡扫描

